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碑傳

儒藏・史部

第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鄧文原　王勳　劉蒙正　張楧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中進士舉。逮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欽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職。越三年庚戌、出任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又爲國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己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爲集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葬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爲請。澄適卧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旨孟頫子昂爲澄屢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之爲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謂後予十年而生、遽先棄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姿温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遒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合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澣伸民冤、至今有遺愛祠①祀。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有文集、內制稿、讀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曾大考從龢、妣楊氏。大考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

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澤、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子柔、嘉柔、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楚、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其壻也。孫男某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祔。系本衛鎮西將軍苗裔、去秦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參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爾拔萃。緊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熙洽、文焰燦睽、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攪轡、仲杜出滯、驅峻珍澍。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稱聞人。中朝望珠、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曷為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隕淚。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四

代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代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産眞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諭佃人令自實稻、增其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閫、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爲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代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思慕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爲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居

睦州。其後又徙家于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遜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瀕，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嘗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塋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端，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單父孟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鏞、鈸、鎌、錡、鈺。女二人，適汪某、黄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辱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遺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閲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飭，蓄之也豐。有沃其枝，遺澤是蒙。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黄溍撰《文獻集》卷九上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銘

國子助教劉君文廷既陞于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應奉即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寔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黄于阡，狀其先德，謁銘于余。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國子祭酒，又同在胄闈，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家正，字聖功。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十四世祖曰五處士，初徙城西璐村，晉安復縣也。處士

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鍾氏科第相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辭、八歲能舉子業、號曰奇童。父嘗携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悉致不凡、坐客歎服。一日父于役、公戲母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兒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為。公俛默若有所營、喰頃曰、兒賦就矣。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贊諸父、諸父為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是兒。明日、賦傳誦衆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浸不屑為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悒悒不樂、喟然歎曰、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皤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淹貫六籍、馳騁百家、旁及盤盂、隱輿、度切、釋官、靡不搜抉。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倕、長短大小、咸中矩矱。它匠棄捐、悉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厭飫日趨、不容挹也。性豪舉曠達。先廬故占勝地、猾鄰乘公出、誘大駔賭攘、規為己有、諸從巽愞不能制。公還、誓必復之。駔亦辭公、奉歸侵疆。公摒除塓葺、招復徙者、隣以是讓公。會歲侵、鄉田不毛、隣趣於征布、以計弛其宥於公。人謂勢必返之、不則病。公曰、人憊故求更傳而返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滋削。

然終不咎隣、獨自責曰、居不擇隣、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人士族、樂公之遷、遣子弟受業、恐後。四方勞問、繼屬。公內給大夫人甘膬之需、外偕諸士友綢繆之好。晚況殊適、環堵蕭然、戶屨常滿。興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人詩文擊節而歌、聲沮金石。踈髯古貌、臞如列仙、睥睨世故、無足芥其胸次者。一日、飲傍舍、莫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亘心膂、歲常殆。今二十年復作、其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卻其藥不飲。七日、忽宵興、正冠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惟以不得終養大夫人為恨。言訖而瞑、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會大父繼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為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長聞、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録事、有善政。居成均、事稱其稟、以善教名。次闓、次閔、次閎、皆以經教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于時饑饉、師旅相仍、公避難崎嶇、往来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緻、家雖貧、所識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挾。平生喜讀書、過目成誦。朋友乩疑、隨事疏答、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

有箚然。爲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澁、下筆輒累千言、雄擴疊出、多評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倫魁之材。尤善知人誠僞、策事成敗、横逆無故至前、了不爲動。人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輒致親附、而明白坦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忘。雅不喜浮屠幻妄之説、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生著静德王公堅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擧、養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既下、公讀而喜曰、吾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汾已。其見重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聽集若干卷、學者傳之。旣没、時人見論事不痛快、臨文不强人意、輒太息曰、安得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擢巍科、公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擢、父懷其璞、子獻其穀。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背其馳、死戢其脊。其有不居、其蓄不袪。其達敷腴、其積漓諸。茫茫九京、公莫起矣。瞽宗有彝、博史有謳。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一〇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鏞、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淦、忠翊節②。先生諱栱、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絶人、能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移。甫冠、學藝大成。是時宋社旣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期望四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溺於擧業、以磔經破道之學、囊籥而風聲之。先生獨嶄嶄於流俗、鋭意矯復古學、一切掃除芟能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典訓、黜異剗僞、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修厥文、閎肆雅奥、拓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温麗閒淡、氣質渾灝、斛

非一律、横從窮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康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帥初、漁陽鮮於[3]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今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産業、基址日益以貧。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柔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戶屨鱗鱗然。其聞言氷釋、覿德心服、勸飭礲灑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録、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海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徹、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喋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矱、嚴指誨、我冠逢掖翕然、知所樹立。庾粟庫錢、整剔蠹、修明紀綱、士得以勸。儆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欿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輒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廗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禄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茲益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柔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指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廼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斡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兢。浙西

道廉訪使者曾啟薦曰：張楧學完行尊，鄧善之、劉損齋傳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淛儒學提舉，以獎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牟公巘號大儒，讀先生之詩，嗟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黃榦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獎後進，一有所長，輒誘屬獎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當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愿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頗喜藝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子猷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稾若干卷、拾遺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立於不朽。視夫待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沆之女。繼室年氏。子五人：炬、熽、爔、燉、熯。燭、煥前死矣。五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杭吳杲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表陰王沂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猷。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歿，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為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王沂撰　《伊濱集》卷二四

校記

①祠苑：當作「詞苑」。

②忠翊節：疑誤。

③鮮於：當作「鮮于」。

黃澤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内江縣，曰訏，埶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遂爲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名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寺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爲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内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爲養，老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己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

奉致政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雨、先生敬恭奉持、菽水雖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者之籍、謂先生一耆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饑寒自此始矣。當其絶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温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為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絶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　月　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予幼者早夭。

女二、劉春賢、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覃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開其愚、神啟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

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録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説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脱藁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國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説。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説，發尤精當。其祭

祀之法、則蕙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並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祇幷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為聖

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説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逮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屏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屏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於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祀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偏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説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赤黃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

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祇、皆出是總祀地祇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岳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祇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禘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屛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辨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

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於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幽風及周太史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①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興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其時、唯臨川吳文正公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後吳公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溪書院、初見先生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補注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為之辨釋補注、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予歎美之不足、因以驗於學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復、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公溉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緯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己、而又闕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注、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

傳也。厲經寇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泯絕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數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闕、而傳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皆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曰親矣。及子朱子出、而厚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具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

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汸始拜先生於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為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朞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嘗以質於

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概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己任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汸謹狀。

趙汸撰《東山存稿》卷七

校記

①「聽」下脱「者」字，見《春秋師説》附録下。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三

袁裒　趙世延　孔學詩　潘弼
岑翔龍　鄭紹祖

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維袁氏四明大族，繇處州太守諱轂試開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守杭。文忠爲同年生。後贈光禄大夫，生倉部郎中諱灼，得罪政和，以歸。生贈朝奉諱坰，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學士、贈少師諱燮，嘗以禮部侍郎專史事，謚正獻，天下稱爲絜齋先生。桷七世祖諱轂，試開封，以中書守當官遷祥符縣丞。生曾孫爲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諱韶，贈太師、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爲族子，相踵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秘書省爲史官，先後爲侍從，搢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卿尚書、東宫官，而第三子最清顯，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再任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尚書、給事中、實録史院修撰諱甫，贈少傅，謚正肅，天下稱爲蒙齋先生。正肅次子諱俟，通判潭州，是生君。君諱裒，字德平，以安定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延祐七年六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族鼎貴，莫盛吾里，甍棟接耀，郡守丞監官議婚，對未肯齒，擬華腴爭高，姿度悦澤可愛。念遇大變故，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貿貿以死者多矣。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海鹽時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移相議曰：「宦族久當圮，宜斷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晝夜濬源鈎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温雅簡絜，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桷繇集賢罷歸，往拜焉，病且瘠，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己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爲離，爲文明，宜司以瑞太平。今天子興文，禄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

世。夫子作春秋、譏世卿、史非世官、不能。兩家子孫凡五爲史官、獨君不及用、試可憾。曾祖妣邊氏泰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霆、曰杲、曰鈗、曰鑰。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步、適通表子墓曰、桷備史屬、號最久、見秉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纂修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爲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戌、族姪具官桷表。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趙氏先廟碑

先王之制、諸侯廟五、大夫廟三。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禮也。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祭器爲次、居室爲後。而宗廟之器苟可銘著者、無不著焉。所以慶、所以勸也、忠孝之道備矣。今天子稽古右文、一本於禮、河洛之思、美循之見、慨然延念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其股肱心膂之績、圖以彰于彝常、煥乎其足徵矣。乃若國家所以報往而勸來者、猶以爲未底極也。爰命公卿、舉先獻、展故實、而隆章之典行焉。於是陝西行御史臺以永古特氏父子勳伐列上公車。有旨、集博士、禮官議。議既上、詔故征行大元帥按扎爾爲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配白氏秦國夫人。故蒙古漢軍都元帥國寶爲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謚忠定。配雲氏梁國夫人。明年、公孫世延入參大政、政以咸熙。天子嘉焉、又贈其曾祖故群牧使達家彰義保節功臣、資德大

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貞毅。配那剌琨氏、雲中郡夫人。繇是參政之先、三世六人皆蒙加恩。又明年、參政拜中丞、自中丞遷右轄、分治雲南。天子顧中丞非君不可、復拜中丞。以乃祖乃父勤勞皇家、宜撮其平生著之閟祀、庶幾永啓厥後、爰詔臣具文具家廟麗牲之石。臣惟上之下下郅隆者、恩也。大復古始者、禮也。感激奉詔、謹按、永古特氏、雲中世族。武宣公幼孤、育於外氏、曰卓裕勒嘉、因姓舅姓、轉而爲趙。宣武智略沈雄、弓馬絶世。未冠、材器已顯、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邑太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鹹強俊、取平涼、慶原、邠涇、如風隕籜。金源固守關河幾二十載、一旦武宣假道摘虚、如天墜而地湧、良平之智不及施、賁育之勇無所用、心潰膽裂、莫之能支。睿宗深所嘉賞、金源繇之遂墟。已而奉律西征、隴右遄定。進兵蜀道、首奪階文。守漢陽、制三邊、納吐蕃、收後効。成都變門之戰、江油張掖之師、皆其功之較然者。多謀尚義、厚下恤民。所至掠珍殘、贖俘囚、輯降附、

則所患益廣矣。然則開國之功不後諸將、而略不論假、遜然若無所謂勞謙君子者歟。忠定雖出將家、自幼學問、雍容閑雅、言貌甚都。蓋武宣雖積苦兵間、而敬禮儒生、恒戒軍中無毀文籍、是宜有佳子弟之報。慷慨倜儻、能得人之懽心。勇於當敵、愛恤士卒、有古名將之風焉。重慶、剛州之戰、皆居軍鋒、或降或殲、無不如志。大都受首、衆之彌精。思立奇功、以承先志。乃招屬戶、修廢州、虎視西南、別授元戎之寄。於是徼外羌渠畏威款塞、列於王會。初不自以爲功、降羌爵命反出其上。殷勤遜謝、益簡帝心。君子有終、世濟其美、古之名將有不能及者矣。竊嘗究觀成功之臣、弗居者百一、而矜以致敗者何多也。若武宣、忠定、爲而弗有、有而弗恃、蔚組輝聯、式克至于今日、父子、祖孫並受顯服、胙之泰梁、躋之廟祏、將遂爲百世不遷之祖、非盛德孰克登兹。嘗聞雲中据西北河山之與、原野高博、風氣凝厚、炳靈異而生其間者、不出則已、出則必瑰偉絶世之材。若永古特氏之達已數世、

而方來者彌昌、其不謂之間氣之鍾歟。且家奮於韜鈐、而中丞服膺詩書、動必以禮、高材峻節、負天下重望。尊天子之命、考先王之禮、於報本返始、敎孝移忠之義、蓋惓惓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可謂能似續者矣。揆厥淵委、宜有雄詞、發揚蹈厲、老臣何能。然大君有命、謹摭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皇帝御寓、天盎地函、萬有咸宅。施仁錫類、幽遐閭適。恩明在上。矧兹世勞、崇功展業、禮有攸當。永古特氏、方叔名虎、父子相望。揚休纘慶、光于邦家、以將以相。桓圭玄袞、爾祖其從、同尊與享。馨香惟德、子孝臣忠、世世无曠。刻此貞石、以昭淵猷、以迪永養。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五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匶以窆。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衆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已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它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者。天曆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豈藉是榮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啉而力擠之。長吏覩君有所請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愧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illegible]所遺而怠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册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

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从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称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翼、張濱、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君家于南、由魯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為而不[illegible]、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弥久獨存。安常委順、說為全人。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九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桷掌呂成公麗澤祠。于時壽俊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澤選不輕、二潘君真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忤世死。小潘君弼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邁年盛、用世必得善譽。子善識之。未幾、良輔來金華、望之魁偉壁立、瞪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出半語。稍論古事、輒躍然纚屬穿貫。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剴發相感動、關絡解剝、不為翕翕附。中丞喜聞四方利病、即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勾架閣兼照磨。是後余亦入為太史屬、臺使者旁午入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襄橐峒冠、稍廉察即縱冠搖動、斂手弗敢問、遂悉發其奸。踰德慶路官逋粮三萬石。劾具①幕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齮怒、誘引亡賴誣蠛。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劾罷者復所居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著、不宜復、然君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即世、不復任君矣。大德十年、復為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為準、闢田築宮、訓士嚴整、力請于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畀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佟公、憲府舊屬、命治佐創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之。會佟公去官、不還復以他事相詿誤、強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謗常角立。昧昧後福、善不近

名、試有為而言也。若是者君幾近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二千石。曾祖恕、樂道不仕。大父垕、太學進士、修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其為文辭浩渫勢盛、衝激巖嶽、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與。所為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吉、鳳翔。女三人、長適常鑰、次林定老、徐天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衡孫。女一人、適林衡。三娶陳氏、女二人、尚幼。曰昇、曰鑑、皆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某年七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桷在翰苑時、嘗以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徵至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且言曰、滿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今年八月庚申葬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矻矻撫字、終以女妻之。繇是悲且歎曰、師友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曰、

長紳峩冠、日出腑章。莫窒其途、委蛇以嬉。白駒在谷、不屑不辱。決臆過郤、孰縶其足。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九泥障流、彼駛者繁。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溘不由、其名奚傳。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黃宗卿震之季子叔英彥實甫、壻餘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子子、鈞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桷時為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弟士貴貢于鄉、桷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選、詞賦工者擢前列、暨拆名則士貴也。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東

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連取之，盛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即起家為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盛者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三十，而接踵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遠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祿，而陞于路者，非耆年則下世矣。君以盛年徧歷，宜涖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佚後窒，若有憾者。未一紀，兒子登進士。又三年，子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為伯父後，士貴，今授某官，季德盛、楚村。女一，適鄧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召輿之原。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迺表以銘曰：

蒼姬展親，岑亭啟封。棘陽專居，傳漢益隆。矯矯舞陽，佐運闢功。後興儒碩，錮禁以終。定籍會稽，支居盬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刋。或鳴以詩，載車和鑾。降宋中微，其譜實完。蹇兮在山，不駛不僨。卒達于川，百折混混。孰導其先，孰開其藴。肇者不居，來者益振。執券獲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馨絪縕。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元故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鄭侯（昭祖）墓誌銘

虞　集

侯諱昭祖，字孔明，姓鄭氏，歙之歙人。曾祖悅，祖南鳳，故迪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父申道，故宣教郎。君生十一年而孤，善事祖母，能自樹立成其家。至元丙子，江南初入圖籍，致貢賦郡中，無敢署劇職者，君年一十六，獨以材推擇，得管庫上計江淮行省，比說事，以明敏稱。年二十七，用薦者言，除將仕郎、廣南西道儒學提舉，不赴，家居十餘年。年四十四，有司以姓名上聞，天子為下

璽書，用為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舉。又一年，詔置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遂加奉訓大夫、擢副總管。在官踰年而歸，年四十九。又一年而卒，得年五十，至大庚戌十一月也。夫人許氏，先卒。子二：淵，又名也，先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深，以父任得官。今夫人羅氏，子二：以文、以忠。女一，適程極。孫男一、女二。以延祐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其居之獅潭西北十五里烏石岡，許夫人祔。獅潭者，嘗有仙人羅君居之，得道，踐白狼，起潭東巨石上，飛去不復見，蓋神明所遊、山川奇會處也，故其生物也異，而託體者尊。鄭氏素著姓於此，至君而大顯。其仕也起家一命，而為勸學使者，再命而璽書實來，三命而大夫，是拜可謂榮矣。皆君命及門而受，未嘗出干祿也。其居家也，官有繇役，命家隸立具，無或後。歲不足，能周其鄉里。未嘗出謁長吏，有賢者則見，亦無所干請。喜藏書教子。前進士鮑君雲龍明朱氏之學，著書曰天原發微，時人未之知也，君獨愛其書，刻諸木而傳之。嘗自署其齋居曰敬，通議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學有重名，同郡人也，為君記其說甚悉，而君之名蔚然縉紳間矣。其婚娶尤尚門閥。許夫人，高陽令枝之女；羅夫人，則宋丞相程公元鳳之甥、奉直大夫羅之女。淵之婦程、深之婦吳，皆有官譜，而程極又丞相之適孫也。鄭氏子孫遂彬彬衣冠之列，其積誠致此已遠哉。銘曰：

執揭揭以趨，靡其馬車。我舒舒以居，旂繡拖朱。不出里閭，禮賢有書。出試緒餘，食貨用儲。事不盡能，弗競弗矜。遡其本原，矣流可徵。石之岑岑，潭之默默。生乘陽升，歿藏寧陰。允利不蓄，慰後昆之心。

《新安文獻志》卷八五

校記

①具：當作「其」。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四

蘇志道　汪炎昶　陳澔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鬭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傾辭不應①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之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備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頗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闕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還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實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鉤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識不敢擅與。且撙節謹嗇，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矣。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費。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②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争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吃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説、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眞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户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眞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户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貲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刦持、合其徒數萬。淩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没入者鉅萬、没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户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盗内府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盗吏之使盗引良民者、能剗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3]未嘗一日苟曠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冣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錄、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譽。病若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閨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喜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眞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妣吳氏、贈眞定縣君。娶劉氏、封眞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眞定醫學錄張冢、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1]

銘曰、

有蕭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將群公、好善已出。執學執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謇謇訏訏、何行弗底。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亨。頷頷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蕭、從執以書。執害其人、撫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細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國朝文類）卷五四

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氏、諱炎昶、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爲古逸先生。曾祖沖、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諱道安者、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某。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從三吳鎮、因家於上遊十里大畈、今大畈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食寢。遂於書無所不讀、鉤深探賾、洞極淵奧、雖素號博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羣書、發揮微旨、毎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淒斷淪絶、以寄其没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爲詩、遂絶意當世。婺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制齊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矼、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儒、以爲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厭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家居著書、嘗請先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唯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毎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毎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爲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遒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蚤喪父、事母孝、毎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爲者、教授

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肴饍、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不知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其子淮琛、使具疏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筯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娶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來為弟嵩玉後、崇金、蚤卒。女適唐某。孫男三、槃樹、琪樹、芳樹、先生卒時皆幼。所注四書集疏未脫槀、詩文多散佚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於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為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為宗、其論議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汸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遯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為主簿、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汸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為恨、及從先生遊、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已、流風餘韻、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歿、從孫叡與淮琛來謂汸宜狀先生行。汸謝曰、嘗聞録賢者必詳其所終、今窀穸之事猶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有九年、叡始克買地於同里黄荊山高路之原、奉先生柩窆焉、而以書來告其事、則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汸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蘊而稱述之耶。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録其梗概如此、後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趙汸撰（《東山存稿》卷七）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臧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5]接、發為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思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為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為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德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古傳、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敢求為異、而亦不苟為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為是也。其教人、俾庭踐級、具有條序。為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為詩以達其情、婉切懷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嬰嬰祗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為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以食、置筋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沖、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深、照乘、崇金。照乘為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千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崇金已死、淮、深貧、未能葬、命從子顯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汸、請輯[6]群行為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淮、深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礐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為請。趙君乃為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為。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為善者固[7]冀人知己、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為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為墟、將安郎[8]矣。冠屨倒植、命之式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宋濂撰（宋學士文集）卷六四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志銘

嗚呼。此都昌陳先生之墓。臨川危素曰、先生之制禮、將以扶持人心、紀綱世教、爲天下后世慮遠矣。周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視禮何如耳。生乎千載之下、遺經之未泯、僅十一於千百、何其不幸歟。學術既裂、以苟簡爲俗。自非篤信好古之士、豈復講求於此者。素昔事吳文正公、學禮、得先生禮記集說、洎新安陳櫟氏所著禮記解、以問吳公。吳公復書曰、二陳君可謂善讀書者、其說禮無可疵矣。今天子嚮儒學、素以非才、從講官之後、思薦先生、求其著書、置諸延閣、而先生沒矣。先生之子師凱走書京師、以門人王元復之狀來請銘先生之墓、素於先生有不得辭者。按先生諱澔、字可大。其先自南唐保大間遷都昌之南橋里、中散大夫某官輝、生鄉貢進士搢紳之曾孫、聞禮生大猷。師石洞饒氏、以禮名家、登開慶元年進士第、終通直郎某官。先生大猷之子也、則先生之學有自來矣。先生不求仕、獨治經術於山林、老而不厭、豈非篤信好古之士哉。郡守董公守□□、以書幣迎先生爲白鹿洞經師。居二年、然後歸、以至正元年十一月己丑沒於家。先生生於宋景定二年十月、至是得年八十有二。先生之母郭氏、張氏。娶沈氏、繼劉氏。子男三人、師元、師凱、師契。師凱世其學、於易象樂□多所著述。明年九月□□、葬先生雙桂之原。銘曰、

有秩禮儀順天則、協和人文俾弗忒。嬴政焚滅經其國、
太山毫芒存簡册。先生隱居東匯澤、鉤玄發微疑義析。
八十春秋返幽宅、刻銘茲阡久遒赫。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校記

①傾辭不慮往：《道園學古録》卷一五作「顧慮辭不往」。當是。

②「論」下脱「如」字，見右引書。

③益：當作「蓋」，見右引書。

④借：當作「惜」，見右引書。

⑤「與」下脱「世」字，見《明文海》卷四三九。

⑥群：當作「君」。

⑦「固」下脱「不」字，見《明文海》。

⑧弱：當作「溺」，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五

孫轍　袁易　賈壤　林起宗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彦、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撿身慎行、隱然娶有參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餽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宫、近接闤闠、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恒、户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温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憍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趣鄉、不逮執轍。而郡中俊彦有聲者、逯逯皆自以爲出其門矣。

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滄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哀、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黄熱、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

拜。君殁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塘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奕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慕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乎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說、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教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恥。有游有從、觀感咸美。仁義之言、其若在此。銘表其鄉、以勵髦士。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臨川隱士孫先生述

先生姓孫氏、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志。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母蔡氏。先生少孤、以母教克自樹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士揭公傒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於家。久之、先生曰、往教非禮也。遂即家闢門授徒。內外嚴肅。起居有恆。學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無知之否。先生於鄉黨親戚之禮意周浹。里有富人燕先生於家。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己保家之道、似教似諫、聽者為之悚然。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於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而於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知、綱舉目張、可施諸事業。士大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為恥。及見、愛慕之不忍去。部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見。先生言不及官府事、而忠國愛民之義□□復論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盡其情□心□□致□□心。女兄既寡、有□甥女、皆養之、親側而嫁遣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母壽九十五而終、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蒔蘭種竹、危坐終日、翛然有終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澹之軒。今翰林待制柳公貫提

舉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爲郡學學師，辭焉。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公岳柱、肅政廉訪副使暗都剌公、僉事張公榮，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贊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生宋景定三年十月，元元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樊理游化孔皆爲文祭之。明年十二月壬申，親戚門人葬諸臨川縣靈臺鄉高橋嶺之原。先生娶程氏，鄉先生之女，先廿年卒。無子，女三人，適黃勤、適王瑜，皆先卒，其一在室。先生沒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牀下，而先生知素實樸，而訓戒之言猶在耳也，庸敢述其大概傳焉。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爲京朝官者曰仲賢，始家於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於君爲五世祖。南渡時，卒葬於吳，因家焉，故今爲平江人。曾大父曰璡，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辭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鑿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縠紫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煙波蒼莽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中所校定②。客至，輒相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爲世外

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俱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僊峰之説，上及于考亭，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堂集若干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吳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聰，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發，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藕瀆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乖，表以刻辭。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下

處士賈君墓表

至順元年三月，天子策士於庭，房山賈彝賜同進士出身。或曰，是惟詩禮故家，世載隱德者也。未幾，彝以奉常太祝丁内艱，免喪，調官新樂。其父卒，乃命猶子誠來告曰，彝幼學於家庭，始忝科名，欲以為親榮，不幸復罹大故。苟無文字表章先德，後將無以鏡考，是則彝所懼也。謹稽門生任孝祚所述狀而為之書。君少聰警過人，弱冠，聞容城劉公因以理學淑多士，偕其兄往從焉。公愛其兄弟性靜而樂學，命其兄名曰璞，字保真，君名曰瓖，字彝夫，蓋所以期待者非淺淺也。久之，學若有得，隱處州閭，以奉其親，旨甘滫瀡，孝養克備。親疾，躬省藥餌，憂形於色。親歿，衰絰斂殯，遵古喪制。兄亡，撫諸姪盡恩義，教之讀書，皆克樹立。君綜理家務，一毫不以自私。建祠堂以奉神主，劃美田以供祭祀。數教於家，遠近學徒恒

百餘人。君悉悉爲陳經義、大抵祖述劉公之訓爲多。學者寒飢、或不能存、又從而賑給之。繪孔子像、且望師里人祠之、蓋欲一鄉興起爲善之心焉。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爲文渾厚質實、不尚華靡、一時翕然推重。初用薦者授涿州學正、再調宣德府教授、皆漠如也。翰林承旨郝公、貫國子祭酒崔公詠、燕南廉訪使趙公晟、以君才可教胄子、俱嘗薦名於朝、不報。至元元年乙亥八月二日卒。君世涿州房山人。曾大考金尚醫某、祖考貞祐三年進士、伏冀縣丞景山、考處士君德全、母康氏、娶焦氏、早卒、繼趙氏。子男叔讓、提領金玉府採石山場、季常、司石局庫、次即奭也、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女適焦仲平、張世傑、趙大本、劉某。孫男某。君享年七十有四、葬房山抱玉鄉乘原先兆。昔者劉公以高節絶學師表當世、海內之士聞而興者、豈無其人。剡親承其學、雖其高尚若君者鮮。宜有銘以表諸墓、銘曰、

幽燕山川、鬱奇崛、士氣感慨、多奮烈。偉哉容城、古豪傑、作訓其徒、勵名節。若冠有綏、玉有玦、百世考德、載貞碣。

內丘林先生墓碣銘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總攬豪傑、布列有位、猶慮道德之士遁迹林壑、安車四馳、登而用之。至元十九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贊善。未幾、辭歸、後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從而作興者不無人焉。順德內丘林君、蓋其一也。君諱起宗、字伯始。當四方會同、程朱遺言流布遠邇、君誦之知敬、用志堅苦。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于是覃懷許文正公已老、劉文靖公赫然以風節問學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遊、無以爲介、攜贄負笈、齋沐立于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序弟子之列。君聞其講說、深思體驗、極其至而後已。文靖少然可、獨稱君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而行之、家日益裕。已而復往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於溫凊定省、皆有禮節、親喪

廬墓、克盡其哀。行既著聞、士之從者日衆。君儀容弁偉、衣冠雅潔、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言、則和氣滿容。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名公鉅儒道出其邑、即請見焉。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凜乎惟恐有一不善為君所知、觀感而化者多矣。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為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為入聖之極功。又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書巻家説共數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為主。至大間、故相王公結來守順德、始登君名于朝。及長天官、遂論薦之。君年既高、所造益深、優游丘園、玩心神明、以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復號至元之三年二月九日終于家。葬邑西南永安里、門生會葬者百餘人。燕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某、妣劉氏。祖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子男曰欽。女適儒氏張郁、李秉直、張喜安、次以疾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為異術他岐所惑。文正公被遇世祖、徵居相位、與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既出即歸、學者多窮而在下、傳其師説、私淑諸人。兩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不同、其明道術以正人心、蓋未始不一也。然而宦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其德業或湮晦而無聞于世。君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范淳狀君之行、為請。夫賢者之墓宜有銘。天爵生晚、不及識君、而官六察、嘗薦知名士十餘人、充國子師、君亦與焉。豈意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

維天之生財兮、將以為世軌也。明遺經以紹墜緒兮、維道所願也。嗟若人之好修兮、懷瑾瑜以為美也。凛冰霜以自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己。紛時俗之躁進兮、若波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過兮、下愚者之無恥也。抑先哲之

爲依歸兮，慎所行而知所止也。銘以昭其隱德兮，尚多士之興起也。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慕：當作「莫」。

②中：疑衍。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六

齊履謙　郭士文　程榮秀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既奠天位、定百官之儀、新一代之制、治歷以授民時、建學以教胄子。其謀猷師表之重、乃以屬諸中書左丞許文正公。文正既沒、繼者遵守其舊。若夫見而知之、卓有學識、通制作之本原、酌時宜之損益、則惟太史齊公其人哉。公諱履謙、字伯恒甫、大名人。少從考府君來京師、受學家庭、讀書一過輒記。年十一、學推步星歷。十三、習詞賦、府君曰、汝欲為進士、孰能明經術則聖賢可學。公遂研窮性理、非洙泗伊洛之書弗好也。國家襲金用太明歷、歲久弗與天合。至元十三年、詔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尋升局為院。公年十七、補星歷生。同輩多司天世家子、忌公才能。太史王公恂召問其數、皆不能對、獨公隨問隨答、王公稱之。許文正公、楊文康公俱應詔治歷、公侍左右、數請益焉。歷成、與脩歷經歷議。二十八年、太史郭公守敬奉詔浚惠通河、薦公為星歷教授、奏凡儀象未完者命公完之。都城刻漏以木為之、其形如碑、中設曲筒、範銅為丸、自碑首傳行而下、繫統以為節。既久廢壞、晨昏失度。公按圖考訂蓮花寶山漏製、俾工改為、訖今用之。遷平秩郎、保章正、始掌歷官之政。大德三年八月時加巳、依歷日食二分六十六秒。已而不食、眾懼。公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因列唐開元以來日當食不食者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食五十七秒。眾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不以聞。公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及時果食。日官爭沒日術不能決、公曰、氣本十五日、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則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眾從其議。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詔問致灾之由、弭灾之道。公按春秋言地

者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是時成廟寢疾、宰執有作威福者、故公言及之。九年冬、初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公攝司天。故事、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漏、往往將旦行事。公請自今用鐘漏、俾早宴有節、則人咸知起敬。從之。十一年春、武宗皇帝自北藩入繼大統、太后命卜即位日期。公曰、帝王即位、俱有典禮。漢文帝至自代邸、以其日日夕即位。豈宜拘以禁忌、誤大計耶。至大二年、奉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公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寧常在是乎。湖廣民家生子、數歲身足下有毛、行省以爲瑞、貢之。公曰、此異類所產、不可以見。三年、陞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仁宗自居潛宮、嘉尚儒術。及其即位、學校貢舉之制興矣。臺臣屢薦公當爲胄子師、宰相李韓公承上意、拔用名士、擢國子監丞、易階奉直大夫。公嚴條約、以身先之、諸生惴惴畏服。說經精明、質疑請問、殆無虛日。諸生齋居者、休旬無所於食、公積學廩之羸與之、夜給膏油繼之。公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懈也。改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出東井、公廷奏、古者熒惑犯心、宋景公反身修德、熒惑退舍。今當修省、以弭天變。因陳時務八事、曰除舊布新、進賢去邪、省刑輕賦、節用愛民。上改容輕①聽。明年、復拜國子司業。有制、國子歲貢六人、蒙古二、官從六品。色目二、官從七品。漢人二、官從七品。第以入學名籍爲差次。公曰、不變其法、士何由進學、國何以得材。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其言曰、國學立六齋、下兩齋以初學者居之。中兩齋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學詩者居之。上兩齋治易、詩、書、春秋、禮記、屬文者居之。每季考學問進者、以次第陞。又必在學二年以上、始與私試。孟春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策問古賦、制誥章表。蒙古色目②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爲上、准一分。理優辭平者次之、准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第生。以四十人爲額、員不必備、惟取實才。然後集賢禮部試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貢。諸

生二年不能通一經、及在學不滿半歲者、並黜之。中書奏行其法、於是人人厲志讀書、益多材學之士矣。久之、出知濱州。丁內難、不果上。終喪、超拜太史院使、階朝散大夫。至治之季、司天以誤卜日下吏、公曰、陰陽之說多端、未始會歸於一。彼星官疇人各專家學、弗知貫通、豈有心而然哉。由是獲免。泰定二年、選充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江西俗頗健訐、獄訟滋章、姦人因緣為市。公訊之以情、皆隨事決遣。泉漳戍兵選愞肆暴、凌踐郡縣長吏、或白晝刼民財、公痛繩之以法。初括江南地時、民或無地輸稅、或地少輸多、日虛加糧、江西尤甚。詔諭憲司覆實蠲免、久弗施行。公曰、上欲澤加於民、而憲司格之、何也。既杖屬吏、俾憲使親行覆實、免糧若干萬石。閩憲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率破產償之。公命準令送官其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價輸其直。福建鹽漕分司古田江口、商旅過者被擾、公立罷之。福清富民千家、妄稱煮鹽避役、公皆民之。閩多先賢子孫、或同編戶服役、公悉除之。凡黜罷貪吏四百餘人、興利除害數百事、民大稱快。天曆二年九月十有六日、公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七。公平生寡言笑、不妄交游、儀貌奇偉、望之儼然。為學堅苦、家貧、借書讀之。及在太史、會朝廷輦宋三館圖籍置院中、公晝夜誦讀、精思深究、故其學博洽而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所不能、而於經術為尤邃。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於聖賢旨意、蓋多有所發焉。所著易本說四卷、繫辭旨略二卷、蔡氏書傳詳說一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皇極經世書入式一卷、外篇微旨四卷、授時歷經串演撰八法一卷、二至晷景攷二卷、遺文若干卷。公嘗言國家治平百年、禮樂多沿舊制、蓋樂本於律、律本於氣、當擇僻地為驗氣密室、取金門之竹、河內葭莩、多方候之、可以正樂音同度量。列其事上之。又得石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

內圓、中有隔、隔有小竅、蓋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經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殺至管底、徑二寸餘、蓋聚其氣而上之。疑即古所謂玉律者也。既而公遷他官、事遂寢。臨川吳文正公覽公著述、為之斂服、屢嘆當世無知公者。公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祖政、贈中奉大夫、護軍。考義、贈資善大夫、上護軍。俱追封汝南郡公。祖妣劉氏、妣梁氏、俱追封汝南郡夫人。配張氏、封汝南郡夫人。子男克明、世其業、終候儀郎、保章正。女適知祁州申克強。孫男某。公母弟思恭、蚤游成均、有文名。由京學官入教國子、歷尹冀寧之榆次、光之固始、安之高陽、並著能稱。今以奉訓大夫、國子監丞致仕。至元九年二月甲子、監丞買地京城齊化門東大路之陽、奉考府君及公葬焉。以天爵少從公學、故以墓隧之文見屬。嘗觀漢碑、門生為師作者居多、又載人各出錢幾何、共相其役。顧天爵迂疎、何以有此。謹述公歷官治行論著卒葬而為之銘。銘曰、

經世之學、本諸儒臣。孰啟其原、六籍三墳。明乎天人、達乎物理。成己成物、罔不由此。巍巍世皇、撫有萬邦。建官任人、治具畢張。周覽乾象、致正歷紀。爰立勝序、樂育多士。一時鴻碩、曰許與楊。亦有羣英、作式四方。公學堅苦、博觀載籍。於易春秋、獨探其賾。八師璧雍、時詠菁莪。爰其學徒、以弦以歌。由司星歷、進太史職。率其官屬、推步弗忒。在昔唐虞、民辰時雍。三光以全、五典克從。羲和授時、司徒典樂。於皇我朝、惟古是傚。世皇在御、百度惟新。匪飭治化、無競維人。禮樂百年、是圖是究。允懷先哲、不尚有舊。都城之東、鬱鬱新阡。碑無愧辭、過者式焉。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九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壻李濟卿以狀走京師、

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爲真定人。大父諱安世，載德弗耀。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爲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者爲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陝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二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栢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焦、參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礲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衆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爲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歷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子，而君已老矣。君爲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訣，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爲多。屬疾，垂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噫，是豈無得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於身，其有餘者以④衮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碣上曰：彼趮吾靜，以守則勝。彼趎我徐，以求則迂。不趮不趎，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其藏。琢銘斯石，過者必式。

王沂撰《伊濱集》卷二三

元故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程公（榮秀）墓誌銘

陳祖仁

公諱榮秀，字孟敷，姓程氏，世爲徽州休寧人。程之先有

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忠勲賜廟食、遂爲一郡著姓。子孫散處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其裔焉。忠壯十四世孫湲、唐季爲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自歙黄墩徙休寧陪郭。五世孫全、宋季爲開州團練使、駐池州。時伊川先生子端彥避亂州中、因相通譜。全生先、先生永奇、又徙邑之小東門。永奇生瑜、仕爲將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圜、公所後父也。端彥仕爲會州司戶參軍、生江州德化丞暘、暘生徽州直學謙之、與永奇同師考亭。謙之生將作監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孫。振孫生志學、公所生父也。公既貴、贈所後父爲奉訓大夫、中書左司員外郎、飛騎尉、追封休寧縣男。所後母鄭氏爲榮陽縣君。公生而愿慤不凡、有至性、事所後父如生已。自永奇從學朱文公、子孫以詩書世其業。蓋仔從竹洲吳公、伯祥從秋崖方公、圜從虛谷方公、皆知名一時、而公亦以童子遊虛谷之門。求之從孫也、虛谷以睢州內附、將致公仕版。公心薄之、力辭去。從婺源山屋許公受周易、許公奇之。學成而歸、以講授爲事。每自謂伊洛之後、從遊考亭、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學士鄧公文原持憲江東、廉其名、以教官舉授建康路明道書院山長。公爲教率先行義、後課試、尤不規規於銖錙。有餘、即以整濂洛之書、正譌補缺、梓本多完、學者翕然服其教。以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嘉興路儒學教授。所教一如建康、而於風勵學者尤力。蓋於二郡請部使者復新范文正公、陸宣公之祠、訂正其遺書、哀集其祀典、爲景行錄以傳。既而以内艱歸、治喪不用浮屠法。又以朱氏禮出文公既沒之後、中多未定之論、復取文公言行之有涉於禮者、爲翼禮以傳。服闋、除饒之德興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遺逸薦於朝、授江浙儒學副提舉。莅教之日、芝産於庭。當是時、吳興趙公、裕貢公方以詞翰妙天下、徠來浙中、公獨不一詣之。且語學者曰、儒者經史中自有樂地、不願汝曹之崇此芘蒢也久。之、提舉闕員、以薦進補。而公自以年邁乞身、累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禮以自代、遂得致仕云。公之爲學、一以治心爲主、所至必揭四箴及敬齋箴於壁以自警。居家接物、動師古人、

服食起處、悉有常度。論當世事利病、纍纍可以有爲、而位不逮德、識者惜之。諸經子史悉有記錄、朱黄所勘動數百卷、多發儒先所未發。詩章文字、絶不經意、然興到有作、亦渾厚可傳、專工者反不能及。屬纊之際、神氣不亂、正襟危坐、命筆書理程、守法四字、付子弟而逝。春秋七十一歲、至順四年十月八日也。娶劉氏、克相君子、封彭城縣君。子男一人、曰文貴、今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以卒之年、奉公葬邑東程家源。久未有銘之者、文貴乃以狀託邑士趙君汸來屬予。嗚呼。若公可謂通經學古之士、而無忝其所生者矣。銘之爲宜。銘曰：

嵩山巖巖、四方所瞻。於赫兩賢、靈秀攸兼。閎海洋洋、衆派所匯。匪鴻一儒、孰顯其晦。有美程公、學優行醇。發跡於嵩、私淑於閩。分誨三庠、總敎諸路。有來諸生、一尊槼度。明體適用、宜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於斯。膴膴高原、獻兆孔吉。水擁山環、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門。惟朱之徒、惟程之孫。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校記

①輕：疑當作「傾」。

②日：當作「目」。

③半歲：《元史》卷一七二《齊履謙傳》作「一歲」。

④經：當作「徑」。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七

朱以寔 部文忠 吴定翁 李榮

孔昭孫 烏冲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達德推官李君弊同較文鄉闈，南士預薦者二十有八，朱公仙[①]其一也。於是公遷之父殁已十有一年，癸亦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號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充，族日以大。至君，受金山鄉碩德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諜散亡，逸其世次。太父曰国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授以官[②]，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無以謝焉。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与伯兄季弟往從之游，盡棄其學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干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③]，其自養也厚矣。此又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祿遐齡。俄一夕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予其脫然矣。詰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予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它岐。倚歟朱君，自信不疑。
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
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
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黃溍撰 《清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九

故成全郎諸路醫學提舉鄧公墓志銘

公諱文忠、字信卿、姓鄧氏。世居河南、業為醫。金亂、昆弟四人北渡河、亂離自給。其諱成者公之祖也、占籍濟寧、尋遷彰德、因家焉。妣　氏。考諱　、妣　氏。公务讀書、師紫山胡公、以儒為醫、故所造諸視世之專門而局於其術者有加焉。擢大都路醫學教授、恪盡其職。太醫院知其賢、不使出而浮沈郡邑也。累升成全郎、諸路醫學提舉、秩第五品。太醫院總天下醫政、而考覈課藝、薦擇校職、提實攝其要、雍容其間、以稱職聞。致仕歸、築別墅洹水之陽、自號洹溪野夫、日與老友詩酒相娛樂。至元四年戊寅歲閏八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配王氏。子四人、長曰元、早卒。次曰宏、業儒、出官除　郎、利用監知事。次曰中、曰恪、皆為彰德路醫學正。女三人、長適李、次適王、次適郭。孫男三人、女一人、俱幼。以是年十一月　日祔安陽清流原先塋。宏請志。既抜其狀、叙其世若履歷矣、他及知者湮没可乎。公為人純和而舒徐、與人交無少長皆得其懽心、自其為醫官里之醫苟能致一藝、隨其藝高下皆推轂、使其不為齋民。先公捐館京師、歸葬之議未决、公厲言主鄉里之議不敢忘也。孚得請歸、蓋欲載酒相從、而尼於塵事者數矣。其生也不能盡生平之懽、今没矣、何以泄吾悲者、獨銘爾、尚敢辭哉。銘曰、

粹其著、懿厥稟。引年歸、曲肱枕。土維稼、洹可飲。未予畀、均五品。七十六、得已甚。生治世、卒正寢。子服官、迹方闡。渡源肆、日以浸。清流原、澤不滲。銘幽宫、子子審。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四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曜。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絶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没、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

年。世母宋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寓於詩，自以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曼碩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疎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曼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徒④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娶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

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琉、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徐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歿、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歎、善黙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截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臧、隱君之阡。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四三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黄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貰之、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内附未久、守吏牟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脱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民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箙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

以識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李淵率九子諸婿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李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殁。撫、本、桓、槃、棣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桓、棋、李淵之子也。李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四四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爲慶元儒學正。于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訛、桷每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雎自負、語侵先生。迺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鳴憲府、人益奇其抗直、有先中丞遺風。是後爲蘄陽教授、蘄陽舊爲邊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學、久之丕變爲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故

教授者。飭躬以廉、民莫敢病。未幾、江浙省取為掾。會歲歉、討富人籍田出粟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輙減。宰輔奇之。延祐某年、授從仕郎、東州⑤知事。秩滿、泰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為大宗、傳四十有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玠、南從三衢、賜廟、譜諜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為名太守、後僉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謚文介。曾大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為世家紹宗趾、㜸懼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姦、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縣義烏同邸宿至婺學、旬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奇抱介、予輒讓不敢。今歸老田里、期為全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淇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集之女。男六、淇、淮繼兄後、海、益世。淯、繼弟後、建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澥、早夭。女二、闕　陰王墉、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葬葉水浮河原。銘曰、

金剛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兮不緇、德之貞也。憤世嫉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蜻蛉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故處士贈秘書監秘書郎烏君墓碑銘

汴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其先大寧路川州人、君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厲行、高蹈深隱、享年五十有二、以延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葬通許縣之西原。後一十四年、外孫槁城董鐘奉母趙國夫人之命來請銘。初、靜修先生劉公因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道德風采聳動、四方之從者者⑧甚衆。君年出二十、亦來授業、以公卿之子、素習富貴、冠服車騎鮮明華好、既贄見、歸三日不返。諸生皆曰、是豈真實為學者歟。異日、君博帶褒衣、執經趨席、刮磨豪習、凜若寒士。諸生嘖嘖驚歎、劉公亦甚喜之。君為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數年始一歸省、益惟恐學之不及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喪

禮，三年不居于內，宗族賢之。父居官廉，家無儲積，諸兄宦游他邦，君獨養母，旨甘常具。母亡，哀踰前喪，其家益貧，日宴食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説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劉公嘗集已所爲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爲註釋，以達其意。真定安君熙通經學古，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發焉。當是時，君聲名聞海內，憲府藩方薦者以十數。仁皇御極，鋭意古文，一時儒士多不次進用，當路者方擬召君居成均教胄子，而君卒矣，士論嗟惜久之。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君祖考塔塔爾台，國初帥軍民詣界河北，迎謁太祖，有勑書賜名且琳沁，命導太師國王南伐，累官龍虎衛上將軍、易州崇寧軍節度使、行川州元帥府事。考禔，初襲父官，充北京路總管，佩金虎符，歷尹真定、彰德、濟南諸郡，卒官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有名當世。三子：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某，次同知息州事某，季即君也。祖妣李氏，妣劉氏。配崔氏，真定路治中德昭之女，有賢行，中外姻族以爲表儀，追封宜人。子男二人：杞，承事郎、黄州路麻城縣尹；構，不仕。女二人：長適汴梁路總管李經，次適御史中丞董守簡，鎧之母也，讀書明大旨，治家有禮法，知求金石之文以彰其親，賢矣哉！孫男三人：休、勲、烈。女一人，幼。嗚呼！古之人蓋有不仕者矣，或全身以避地，或矯俗以干名，孰能安于義命之正，審于出處之宜，以求合于中庸之道者歟？若靜修先生劉公不可尚矣，而烏君者能忘富貴聲利之欲，知慕高尚澹泊之樂，其胸中所蘊，亦豈一時之人所能窺其萬一乎？是宜序次行事，揭于其墓之原。銘曰：

委質爲臣，隱約善身，出處雖殊，仁心則均。國之四維，禮義廉耻，進不由道，何以曰士。君退于家，惟志之求，善以及人，而心休休。卓哉劉公，君學是企，凜凜高風，聞者興起。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朱公仙：據下文所述，當作「朱公遷」。蓋「仙」之或體作「僊」，與「遷」形近而誤。

②宮：當作「官」。

③恠：當作「性」。按「恠」乃「怪」之異體。

④徒：當作「徙」。

⑤東州：文題署作「袁州」。

⑥從者者：當衍一「者」字。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八

張珪　賀勝（巴延）　張希文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賻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孫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二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顯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帥軍半戍胡廣，有令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官徼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瀕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讐，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無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嵩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恃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爲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督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黨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懾，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陳，公不介而馳之，[illegible]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淛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昭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盡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淛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孰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踣禽慶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賈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父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拆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肇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擢中奉大夫。淛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其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〻。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獻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閩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淛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鈔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賢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二豎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遣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寘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櫬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户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户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省。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咸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嘗　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草告還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尚醫中書省事換往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羸瘦。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增次。如臺者二。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餞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又歷臺省每除。必繳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壽山。又特有五帶之賜。

仁廟晚年。爲主鬯之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始日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侍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男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

售珠於內府。救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緍。公曰。萬緍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濊贓虐。怙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監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反之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賑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爽。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閒。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閒。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緍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二百餘。悉送還官。上聞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譟。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懈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拯。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懋。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懋。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獲。領領有成。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二府相望。總替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涅之。穆穆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死。孰謂得君，衆忤搆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愉壬，睢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行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湍已，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国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八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狀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工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巴延，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散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兼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闕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旺扎勒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顙。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

也。至大闕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闕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闕年終是官。泰定闕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鈕祜祿氏祔。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次適某官舒嚕衮巴爾斯曰額森呼圖克臣。嘗以為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單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立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為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納延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倫、至使重臣濟爾哈呼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名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靷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

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僧格以贖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僧格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僧格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旺扎勒可。上頷之、及拜旺扎勒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特們德爾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往復[2]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愕、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勳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工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鄙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譬。啟是世官、實縣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王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録。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爾爾干城。勤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士女。罔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孚、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欲臣、我抉其翼。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令弗懋、天子奚賴。君子用怨、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裘之遺、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一三

故百丈尹張先生行狀

曾祖某。

祖柔、宋鄉貢進士。

父仲寶、宋鄉貢進士。

先生諱布大、字質夫、瑞之新昌太平鄉人。幼穎敏好學、長益博洽、爲文章滿家。性急義、又多材善謀、早有志當世。喜言治化之術。凡鄉里姻族有争、必折以理。其力役征税、貧不能自輸者、出私錢代之。大德中、蜀人蒲侯來爲郡、得先生進客之、問政所宜。先生爲疏民間所利病與吏弊數十事。侯大悦、因屬筆具條教、下之屬邑。數月大治。方伯連率部使者至、取其所條、令他郡倣行之。李應中爲江西行省檢校官、辟先生爲吏。行省遣應中録吉、贛諸郡囚。廬陵民有爲豪民誣致死獄者、先生閲

其贖、得寃狀、即白應中平反之、活數人。吉守將恣橫為民患、數持郡長吏短長、長吏不堪、或不從將言、將怒、聞長吏子方從數騎飲城外、且歸、日未夕、遽遣卒撾鼓、斷行者、執長吏子及其從者搒掠、城門内遅明、官吏盡造諸將第、致饒羣服謝、乃得解。部使者聞其事、一無所詰。先生念莫敢執何者、白應中曰、是大猾不治、他事何足問。應中即令具其事委先生、當以法上之省、卒從所論。自是郡人安堵。無何、先生去吏、延祐初、入游京師、以薦授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圍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京師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與語、或竟日乃去。前太常李彥方以清介自許、而與巢同里巷、有弟客死京師、其子來歸父喪、貧未有所取具。先生聞之、即以所寳玉養和從富人質錢二百五十緡贈之。既發喪、先生送之城外、見其病且跣行、乃還馬走城中、更取衣衾偕得百緡與之、使僦驢以往。語在虞先生書巢詩序中。然不止是、其親戚言先生家居時、見城中仁濟橋壞、民歲有溺者、以告郡守、願身任其役、卒能成橋。又嘗出私錢萬緡、作石梁橫江里、其傍往來道皆砥之、去梁一里所、張氏有故祠、祀玄武神及漢天師者、久廢、先生復之、號之曰留張道院云。先生故有痰疾、不事藥餌、嘗對客談、輒連咳欲絶、咳已復談自若。即客有辭去、必固留之、日為常不懈。一日、從容語客曰、陰陽家言明年我當死、果死、吾不為夭。先時其子汝惟嘗再至京師、迎先生歸、不果、約二年復來、且必歸矣。後至元三年十月、汝惟乃來、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竟卒京師、年七十有四。配胡氏、先先生卒。有男一人、即汝惟。女一人、適李繼黃氏。有子曰大都驢。孫男一人。平生所著有丁祭攷一卷、十三卦攷一卷、詩雜文若干卷、梓行于世。汝惟既卜以某年月日歸葬先生於鄉、來請狀其行、將乞銘當代執史筆者、以示來世、用書其事以授之。謹狀。

傅若金撰　《傅與礪文集》卷九

校記

①胡廣：當作「湖廣」。

②「後」字下當有「宫」字。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九

何中 李洙 陳顥 劉楚蘭
包廷藻 薛觀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除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師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爲龍興郡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爲具棺殮，其命子爲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清原妣夫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撰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爲撫州樂安官族。曾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名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讎。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爲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一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①、通書問一卷、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槀十卷②、支熙録二卷、蘭丘述遊録一卷。其門人潘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恝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邪？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

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十人。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歧，而鰲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没豈其起而。

揭傒斯撰《文安集》卷一三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爲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剌諭制四蜀，改剌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謚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剌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於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貌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六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没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珩瑀，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宜屑躁意名禄，惘親年高，欲代門户，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爲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生不蠱其躬，死不没其名。去兮霆騫，歸而飈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六

陳氏先德之碑

天子既用潛邸舊臣陳顥為集賢大學士、以制書就第拜其父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封趙國公、母李氏、楊氏並趙國夫人、配完顏氏封亦如之。又贈曾祖考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謚通憲。祖考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謚康靖、並追封趙郡公。曾祖妣劉氏、祖妣樊氏並追封趙郡夫人、前妣王氏追封趙國夫人。陳始居盧龍、遷霸之信安、復遷河間之清州。延祐元年夏五月、顥自霸啓曾祖、祖及伯父三世之封、改葬清之司馬莊。明年春三月、天子復賜先德之碑、而命臣某撰其辭。謹按顥五世祖諱山、以材勇仕金、累遷穆琨監軍。大安初、守居庸關。聞太祖神武仁聖、必有天下、以兵內屬、為平陽、太原等路軍民都元帥。後以年老歸信安。金主南播、河北、山東羣盜並起、有號兩淮張者據信安。元帥單騎入謁、說令北歸、弗聽。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鼈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凍不可登。張恃以為固、數喻以禍福、終不聽。壬辰、將帥滅金、乃慷慨言曰、今天下已定、君保一孤城、欲何為耶。生民何罪、城且屠矣。張感動從之。元帥娶褚氏、邢氏、生子課、德、松。課即通憲公、禮賢下士、録千戶、都統、為萬戶、與金人戰死。是生康靖公。德娶孫氏、常氏、無子。松娶趙氏、生廣、藹、倉。廣生昉、倉生暉、昕。康靖修潔自好、生國祥、國瑞、剛。國瑞是為大司徒、樂善喜賓客、今年八衮、猶聰明不衰。國祥嘗提領稻田事、營祔葬新塋、娶徐氏、殷氏、有子曰允溫、允良、允恭、允遜、允立。剛善騎射、終同知固安州事、娶孟氏、呂氏、蕭氏、有子曰允信、允誠、允忠。惟顥寬敏信厚、强學好義、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事徽仁裕聖皇后、安藏深釋教、后乃命顥祝髮受戒。及從上單懷入侍春坊、益見親用。武宗命以資德大夫為釋教都總統。上即位、遂易冠服、以榮祿大夫位集賢、恩寵甚渥。臣竊觀前古士君子、積德累行、不獲其報、必有賢子孫出遭聖明、大顯其道。若陳氏之先、知時審變、輸忠伏節、磊

磊若此、而顥果能過非常之主、朝夕左右、言聽計從、名在賢公卿之列、親老益壯、生享大國之封、豈不信哉。顥、王夫人出、夫人有賢德、爲九族儀軌。配完顏氏、金翰林學士銀青榮祿大夫貞簡公蘇都爾之曾孫、左諫議大夫蘇呼之孫也。銘曰、

乾剛兮坤柔、陰陽兮曷留。何滄海兮不縮不盈、何草木兮一春一秋。豈積之有厚兮、其培之有弗固。惟先哲之孔明兮、克置予于度。嗟虞舜之大聖兮、氏益陳于既衰。或受命而君兮、或良弼而碩師。歷周漢以底于今兮、猶昭晰而弗虧。孰夕風而朝露兮、孰冬盛而夏腓。伊盧龍之茂族兮、既益熾而彌章。俯黃流之奔猛兮、吾將沂夫崑岡。遭明哲而際運兮、是果誰之所造。匪夫傳之有則兮、而繼之有道。冠岌岌綬緌緌兮、曰載錫此趙土。既尊乃父兮、遂及厥祖。今視前而丕纘兮、後復祇承于厥令。何祚之有窮兮、何福之不任。世世鑑此貞石兮、乃爾祖之志、天子之心。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七

劉滐林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楚蘭孚芳叟、學者稱滐林先生。系出漢楚孝王囂。十四世祖後周淮南制置大使、始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高祖濟、贈承事郎。曾祖天定、宋理宗朝以尚書擢第、累仕至朝散郎、寶慶知府。祖崇甫、宋文林郎、岳陽軍節度推官。考繩武、宋亡元興、隱居講學、非程朱不宗、學者稱琴軒先生。繇仲子如川官承直郎、永濟倉監支納、推恩贈承直郎、吉安路總管府判官。妣蕭氏、贈恭人。先生其長嫡也。聰穎沉毅、善智謙冲、博涉經術、惇隆孝友、事府君愉色婉容、洞洞屬屬然。未弱冠、服恭人喪、哀浮乎禮。睦姻仁族、不以戚欺慼虧。府君繼室王氏、羅氏、事之如一。王息女六、及笄且歸、悉爲營資裝、常割其室奩中肋之。至元初、天下舉茂材、慨曰、吾官譜由漢迄今四十五世、吾不可以布衣老。因偕群季入燕、用薦授建昌文學、考滿、勑陞吉水儒學教諭。無何、以群季隨朝、府君年

老、辭祿歸養、益肆力於學、尤深於易。壘土爲圃、室覆以茅、名號易齋。別築樓亭、春覲樓曰風月無邊之樓、取曠遠無滯、本元公意也。亭曰四時佳興之亭、環植嘉木花草、鑿池引泉、取純公語也。府君遐八袠、日與鄉之耆壽俊爲九老會、每佐食視具必整。府君歡適焉。弟監支納由過用愆虧、貲產償不給、知吉水馬侯承徽督徵窘迫甚、至先生爲侯規畫、且捐已貲助之償。僕始壯時、當泰定甲子府君之喪、觀焉、凡沐浴飯含之儀、絞衾斂殯之制、衰麻疏數之等、內外哭踊之位、若塟及祭、不豐不約、大致準朱子家禮、皆先生講行之。鄉人考禮者得有所覜倣焉。其後攝鄉校、施焉帳、凡覲承議論者悉有所弘益。先生沒四十年、狐城始以狀求誌銘、以僕知德深也。僕行且七十、表先進以儀來今、不敢以鄙拙辭。先生生宋咸淳二年丙寅、終元至順元年辛未、享年六十有六。娶通判袁氏曾孫女、生女一、側室胡氏生子一、狐城也。孫男二。先生沒時、城方四歲、喪塟皆弟季通董之、易代之際、遺過軍發闥、將以其年某月某日改厝於某之原。銘曰、

知進退存亡之幾者易也、謹冠昏喪祭之節者禮也。易以幹之、禮以維之、幹強以茂、其支維張、以達其施。懿哉先生、壯德之機、時則雍熙。我思遡肥、孝友是師、幽光遠而。

南澗子包公碣

陳謨撰 《海桑集》卷八

烏傷縣西四十里爲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讀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歆中八仙及大歷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爲弟子師。南

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岸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濂以家貧、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擔簦遠游、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渠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啟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卯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濂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竭蹷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

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摩。何以表之、銘澗阿。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丹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學生。父辰伯、入 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讀書善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於仕進、自 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江縣簿。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俾君通攝之。在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每謂吾求無媿其職足矣。援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閒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憲導治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逾重江抵予西湖寓舍、以銘為請。始予識君于鄞、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蹈晦之久、逮出而小試、已迫於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張、所發也微。不震以轟、卒不大施。皷缶而歌、式全其歸。揭石幽竁、昭以銘詩。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

校記

①二卷：《元史》卷一九九本傳署作「三卷」。

②十卷：右引書作「十七卷」。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

蕭泰登　王執謙　張士元

龔璛

監察御史蕭則平墓誌銘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泰登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或疑。時某客鄂、諏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事姓名來、中有蕭某、年若干。余訝其少。或告曰、公未識耳、材則老也。洎來南臺、中丞徐子方道則平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則平方典江廣學事、學者咸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行都元帥沙什干賊殺不辜、為則平所劾、鞫之如章、帥遂抵罪。以則平為御史、七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廬陵劉將孫、須溪翁之長嫡也、其言信、狀其行事視余、疊疊萬言、曰是宜銘。且助其子以請曰、則平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籍安成。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名逢辰。大父安中、從仕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則平早穎拔、諸公皆器之。弱冠試吏、丞永豐、治事敏決。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僉廣東按察司事。衆睨其所為。會有獠賊來逼城、衆惶惑無所措、獨奮曰、督捕盜賊、獨非憲部職耶。我請先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賊遂退走。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為貨及他奸利事、守令以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歲賦白金、得請、遂減半。條嶺南積弊二十事、身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今天子踐祚、思與天下更始、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累臣、以則平為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衎往諭其國。時安南既以失藩臣禮、重得罪、聞有詔使、疑

懼條畢，吏民迎餽樂至。喻所以來意，悉慰郤之，君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開究，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盗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所職辦治。行省遣慮郡囚，袁瑞州路有訹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擿理出之。僉廣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制獄既竟，出沙什千所掠生口八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遣之民。柳州白蓮道人謀畔，論死者二百，録之釋不知情者百三十有七人。他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謬吏二百一十，汰左右江攝員四十一。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賑，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之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襚，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毋妄受贈襚。既戒，不復言，遂卒於舟。明日斂於建康。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某所。配楊氏，再彭氏，皆名家。子六人，男若干，女若干。則平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詘，故發必中機。意悟飄洒，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愛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媕阿渜涊，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則平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洛爾山君，勿刓其方。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六

蕭御史家傳

公諱泰登，字則平，姓蕭氏。遠祖繇唐末遷長沙，占籍廬陵太和縣，代有吉士。曾祖諱逢辰，官至中大夫。當開慶間，以安撫使副守鄉郡，兵至卒急，群議撤近郊民居爲清野。大夫持議，不下城守，兵去，里人德之。晚歲築宅一區，立田八百畝，聚其族以教，厚德衍裕。生德安府觀察支使諱安中，稱其先猷，蚤歲以亡。德安生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諱元永，玉雪矜謹，倜儻自檠。是生則平。方幼時，頭角嶄異，九歲入鄉校，治論語義，屬筆精警。稍長，忽自悟儒以道得名，事物險易，當品節中理，齷齪翦翦，無益也。弱冠試吏，調永豐丞。永豐多盜，區跡巢穴，僇之，丞以治稱。入 京師，授湖南儒學副提舉，振直士氣，使治靡寄者不敢撓。部使者徐琰奇之，言可爲御史府屬。會徐爲中丞，力言，遂僉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廣東介絶嶺海，幽篁深水，蠻獠縱恣，郡吏私表裏，聲言獠不可治，白日剽刦子女財物，公贈遺。良吏清謹者皆避讓，郡縣多版授官，姦宄馴積莫問。使者循行，擇善地坐歲月即去。至則躬歷所部，劾治與獠相根蔕及積貪濫者八十七人，皆罷之，減始興貢銀之半，蹏其可宜行于臺者，凡二十便①事，廣東民繇是知 朝廷有犯贓律焉。初至廣，時譁言獠寇入境，亦欲以是嘗試，一坐大驚。徐曰：督盜守令職，署舍在是，卒有警，我輩何自。即上馬出境，軍將爭率兵以進，獠殛退。是歲至元二十八年，

天子下議，群臣言按察官糜爛不任職，更名曰肅政廉訪司，遂以舊職觧，後新使者及御史咸言蕭按察治事纔二百日，所論按皆引直當法，不宜以舊官同罷。牘甫上，御史大夫書牘曰：須選用。元貞改元，成宗即位，罷兵安南，釋陪臣陶子奇歸，命李衎爲禮部侍郎，奉 詔往使之，遂拜兵部郎中，介其事。明年二月入安南，世子遣僞署官曰太尉迎 詔，空首不至地，因問，何得爾。僞太尉曰：國世子未至，不敢先，以

黄蓋二、皁衣數十人清路入館。世子髡首跣足、率從吏百餘人至館門前、問聖天子起居、却立曰、 主上新即大位二使者辱入弊境、道里勞遠、秋毫無所取、誠切感朴、敢昧死顒聞 明詔大意。侍郎目郎中、郎中前曰、昔迺先王先諸蠻欵附、朝廷錄舊功、將錫宥于汝小邦、汝曷敢不祗畏畏②克敬、迺不墜厥命。或少縱自恣、天憲遠罰、弗敢逭。宜肅恭盡事。世子錯愕唯唯。越三日、脩伏奉絲輿、率朝服數十人導詔從褥道中行入其宮、世子後從二使者授 詔、世子拜伏讀 詔、興稽顙曰、小臣不自意獲寬大如是。復命再拜、遂定慰賀皇帝、 皇太后、 皇后表牋、貢物儀注。成禮迺還、道谿思明、時思明帥言石西州祿州皆 本朝地、爲安南所侵、幾二百里、彼詭言山溪蠻阮盈出沒不相統、虛文歲往來無益。至永平寨、寨故宋戍兵遮道、言實安南部領侵撓、不得耕耨、回首語陶子奇、山溪蠻誠所屬、奚爲令不可止。今已目覩、

當語而世子。子奇不能對。至是復命歸地、蠻吏上下顧吝、遂言、吾非以侵疆來石西、地不足輕重、設奉辭致討、汝何以自洗。各屏息一口、盡歸侵地。故右丞相太傅公時治湖廣省、聞復地、亟喜之、爲設宴以勞。凡安南所贈遺悉返之。明年、還連州。又明年、改爲江西儒學提舉。儒者用廢已久、新舊持短長、科舉律令交排、鄙不中節。至則擇知名士禮致之、導誘後生、斟酌可能行者爲繩準。省檄慮囚、有巡官及富民殺人、誘傭奴以財、俾自誣伏、獄屢閱無異詞、徐跡憑所及所持刃亡有、獨引囚曰、若是汝、當死。咸欵實得出。會 詔使按問諸道守令治狀、使回、丞相問官吏孰廉、使以儒學官肅泰登對。四年、僉嶺南廣西道廉訪司事。海南都元帥薛闍千贊馘震海上、多所爲姦利不法、立具章劾。有 詔雜治抵罪、數殺無罪七人、焚掠村堡二十四、奪私設奴婢六百七十五、雜畜三千六百五十五。過柳州、出妖民誣詿者百三十七。凡黜吏二

百一十。羅攝吏四十一。六年，進奉直大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分守江浙行省。會歲大饑，吴流民扶曳㴉道，已定議出官粟，守法吏言非　朝旨不得擅。語曰：民命在旦夕，後有詰責，已請以償，何害爲。行省吏牘積猥叢雜，首尾衡絡，搖手莫敢問。時已得疾，呼掾史詰難，梘罪輕重悉坐之。又别爲副書，筆其事，使後毋有出入，群吏大驚。是歲八月，疾漸革，趣治棺斂，手書屬其子、語侍疾者勿宜受贈賻。遂登舟，不復言，卒時年三十有八。歸葬于其鄉螺岡門外。配楊氏，繼彭氏。子男三，文孫、憲孫、昇孫；女三。大夫天性明爽，閲具獄率不爲吏蔽，探情傳意，多所出活，非曲假恩貸以自異。重然諾，容采精絢，達官大人皆傾耳與論事。或言太剛必折，徐正色曰：今世士無有剛果，折何憂也。長子文孫，静專自脩，留　京師，授翰林學士程公銘，俾爲家傳。念與公同年生，相後纔一月，薾薾不自振，然職在太史，筆削傳信惟謹，延弗辭。

贊曰：大江以南，號多公卿。比數十年，闃焉無聞者何邪？官御史府，嶄嶄五六人，或以激毁，或以愞譏。獨蕭公精謹自持，正静益明，物莫能逃，守儒知通，据法不阿，使參錯天下，三年可成也。年不衎用，名益以昌，何恨焉。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吳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孫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閲難其師，其師爲絶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諸郡學，未幾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亦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喜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說。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美地薦之。父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與書蘭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陸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澹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亭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冀一得邂逅為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荷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皆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閒。而胷中了不可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瓌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以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蕭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脩金冊、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均不為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徵、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閣按上書、夜且半、妻卒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仆几、却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遂暝。楊載、杜本來而傷暝。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二〇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其沒於杭、其子正紫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叙官閥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臥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黄君受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篳右瓢、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廼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歷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為人内秀朗而外朴珠、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

名胣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僉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堅、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溫州樂清縣尉。父續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遂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大初之孫女。令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家也、當以廕得官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纊、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末矣。銘曰、

樹之既同、有穫而弗充。不贏于躬、獨以嗇終、後其豐。

黄溍撰《文獻集》卷八上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璛、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大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修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潗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大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逮先生以官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喬、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藉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寘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

以累考合格、嘗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畯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扶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先生論說、毫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委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縕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請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絶、自成一家、然亦未嘗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鋒鍔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

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超高明。
有來侁侁揚其馨、金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
刻茲方珉告玄扃。

黄溍撰《文獻集》卷八上

校記

①便：當作「餘」。

②祇畏畏：當衍一「畏」字。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一

周之翰　焦悦　韓性　黄叔雅

元故奉訓大夫冠州知州周府君墓碑銘

周氏爲燕名族、金贈儒林郎企生子安貞、登皇統五年進士第、累官中議大夫、咸平路轉運使。其弟宣武將軍、河間草場使安吉、生鎮國上將軍、杞縣令壁。壁生蔡州節度判官天禧。國初、燕京行省辟充詳議官、生奉政大夫、右侍儀使鐸。鐸生二子、長曰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綱、次即君也、諱之翰、字子宣。我國家既定中夏、太保劉公奏起朝儀、侍儀公佐之、遂成一代之禮。夫人王氏、翰林學士承旨文康公鶚之女、讀書賢明、教子有法。君與侍講早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君次當蔭父官、推讓從兄之幹。久之、擢侍儀舍人、滿考、再爲之。復充法物庫直長。出官將仕佐郎、主滄州清池簿、未上、大司農司辟爲掾。進本司照磨、擢侍儀通事舍人、轉承務郎、武備寺經歷、出爲淮安路推官。進拜冠州知州。到官五月而卒、至順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五。歸葬良鄉縣南呂里先兆。君自元貞初入仕、六命而至郡守、階六轉而至奉訓大夫。當朝廷承平之日、又佐人以爲職、故不克大有所施。獨在侍儀明習禮文之事、嘗述朝儀備錄五卷、朝儀紀原三卷以進、蒙賜幣帛、命以其書藏史館。及官淮安、民有殺其子而誣仇人殺之者、有誤繫人死、有一鍛錬爲故殺之者、有因中酒而死、其家誣人毒死之者、獄具、君一一辨之、民大稱善。君嘗問學於楊先生時煦。文康公時賓客日集其門、故君於近代故事、一時偉人、悉能知之。居官廉慎、毫髮無所私。少嘗拾遺於路、追及其人與之。蓋其爲人温厚和平、能以禮義自守者也。其配趙氏、燕京提舉學校官大寧先生鉉之從孫、太常博士元長之女、中書平章政事儼之女弟也。子男曰驥、國子積分出身、奉聖州判官、擢中書掾、歷文林郎、都護府都事、擢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次駿、廣官進義副尉、主亳州城

父縣𥁞。周氏自金皇統迄今至正，垂二百年，而詩禮衣冠之傳不乏，可謂盛矣，宜有銘以著其世。銘曰：

幽燕之郊，天挺雄豪，世服鞮橐。云何周氏，祖及孫子，蔚乎多士。遭逢明時，執禮誦詩，温温其儀。朝有大會，冠裳玉佩，臚傳九拜，雍雍淮城。汝往司刑，死者復生，維聖之制，刑本於禮，民率興起。世祿之家，克慎弗奢，益振厥華。洽爾來裔，家學是繼，尚永其世。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七

焦先生墓表

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祖考恩，金季自懷之武陟徙真定。考德行，以孝行聞于鄉。先生弱不好弄，端重如成人。始入鄉校，即知嚮學，師弗煩于訓誨。稍長，從蔡軒吳君游，吳君明經先生，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君有所得，自是一言一行，皆求合于規矩，同游者敬而畏之，不敢狎侮焉。我國家初定中土，取士之制未遑，仕者悉皆吏進。先生迫于親命，俾習律令，夜則讀書，或達旦不寐。嘗與同郡安君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一時朋友皆自謂弗及也。久之，辟州佐史，未幾謝去，又辟為郡掾曹，數月辭歸。蓋先生持身廉正，不樂隨俗俯仰，以故退休于家，奉親養之温凊甘旨，盡其職。執親之喪，衰麻哭位合于禮，三年不宿于內，君子以為難。家庭雍睦，雖盛暑必具衣冠以見子孫，子孫亦皆緝學修行。先生弟恒早亡，其妻趙氏守節自誓，朝廷特表異之，皆先生之德有以化之也。豈惟家人化之，而鄉閭亦知景仰焉。先生嘗曰：學者將以行其學，學焉而弗踐履，何以學為哉。故晝之所行，夕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有所不為也。鄉之先進若翰林王文恭公、恕齋安先生，咸器重之。燕南部使者復以憲府掌書薦，亦辭不就。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為人師，遂授真定郡學官。先生勉起就職，訓誘諄諄，唯恐不至，而學者亦樂聞其說。歲餘，不出，號其居曰兌齋，家事不復關白，詠歌詩書以佚老焉。享年七十有二，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壬辰卒，是月丁

面、堇郡城之北大安鄉游家里。先生之妣王氏、鄒氏。配趙氏。子男二、鎮先卒、次堇。女適稿城尉劉景祖。孫男二、立本治進士業、次習耕。女一、幼。昔先參政府君與先生交雅厚。其為掾曹、盍同就辟、先府君推掾河東、先生贈言曰、居行我止、豈非命乎。蓋安于義理類此。先生既卒六年、天爵之官鄧省、拜謁墓下、堇以墓表為請。夫以先生潛德篤行、當上太史、垂範後世、顧惟後學豈足以發其萬一、然不可以無言也。先生始學為詩、即有理趣、其詩百餘首、詩講疑一編、並藏于家。銘曰、

丸乎其若虛、確乎其若愚。斂之以歸藏、淵乎自如。奉親
居喪、執禮弗踰。我述潛德、以表諸幽墟。百世之下、尚徵
其為齊魯質行之儒乎。噫。

蘇天爵撰　《滋溪文集》卷一四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膺胄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勑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秉心

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壻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奧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遥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儁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與世應、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蕺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櫬、聚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卒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

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己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闕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臾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揜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璐。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為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愧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

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下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時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蘊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可自進。有薦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異是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桷官翰林，家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啟口以告于當路。嗚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鬯，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為文辭纚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於時，由列國言之，誠遇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轍，達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遺逸舉進，以秩禄愿縮在下，不能有為。仲正之不屑者在是。儒病通乎古而不知今，昔之在上位，類重名，其行事執愎誤後世，甚者竊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名。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卿，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咸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遯，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垚，祖一鶚，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葬章家奧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

闢覯稱貞，舉世顯榮。肥遯靡求，孰為之升。君允矣恬，寧奇激英。求知者天，卒韜智名。有年不倩，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永厥聲。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二

袁桷　王昌世　吳辰子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徽州軍州事、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於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遂遷修撰。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上水慶遠墺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轂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祥符丞轂為曾孫、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為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為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深、非耑事記覽摛衆取寵者所可擬也。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録用之、而宣慰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閻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為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

日、天尤①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②。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義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及其即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勳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栢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修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於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剿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天子特敕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故事、而江南舊家尚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曮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益有所助。初、世祖建宗廟於京師、至仁宗崩、七廟已滿、乃結綺爲室、以附英皇、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二人、瓘、瑾。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佾。

次適處州儒學録余應渠。孫男曦、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於朝、遂擢秘書監著作郎。次擧、攺。孫女適浮梁州判官范理、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修行勖故家子弟、俾自愛重、無爲門户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修英皇實録、令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褧、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録、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録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會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辭典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歌詩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内、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歷、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曲委、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序而銘之、來者尚有所徵乎。銘曰、

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既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燦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九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齠齔時已佗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懿、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

為文一發于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榮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録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臥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扶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斗米十千、給疏屬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饑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暴、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

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冤。有過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3]、隣。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於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嶴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閫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某、以銘為屬。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大廷。贊其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下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内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昜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鄒、鄒生滕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傳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傳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

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内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傅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膺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尊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歿、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媢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惟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

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别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關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禄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八

校記

①尤：《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作「既」。

②「旨」字上，右引書有一「有」字。

③同孫：疑有誤。按，墓主之子曰厚孫、寧孫，其孫不當名「同孫」。且另二孫均爲單名，亦與之不侔。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三

周尚之　吾衍　王宗

周東揚墓誌銘 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擧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抉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四年，江西以春秋擧上禮部，有司嘗其策語不合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擧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鷙民嚚。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嫗曰國母，自謂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額標名其上，由是趍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遠寘于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毆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犢中一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功，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調為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未幾疾作，猶强起署文書、理訴獄，既而浸劇，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頤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東揚務為深遠靖簡，不事襮衒，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迎致，以先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十人，審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危言、敷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頤言將以天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為窀穸，先期以其友熊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洎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弥欵，别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諤淵寧中所撰勅書樓記，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書，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迺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懈文薄質。於皇盛時，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射策先登，如稼斯銍。丞邑于荆，績用佗佗。既涉其門，亦朱其韍。尚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隲。大車在行，將駕而驟。彼羞而嗟，此壯而怫。不亡者存，其音秩秩。庶其方表，貽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吾銘昭之，聲于湮欝。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吾子行文塚銘

金華胡長孺撰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大父為太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唐。子行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學、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慕李長吉詩樂府、效其體為之、氣韻輒與相似、性曠放、有高世不仕之節、自比張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己。其所猒棄者詣門請謁、從樓上遥與語、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未成童坐之樓下、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好譏刺、輕侮詩人文學士、獨盛稱仇仁近、婺胡穆仲、汲仲、至謂百年亡有。其著述有尚書要略、晋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道書授神契、卦氣間中編等書。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女嘗妻人、年饑棄歸母、與後夫匿弗言、輒去之太末、妾為子行産子數日死、留五年。當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處、訟之、逮母、母來死子行所。又逮後夫、後夫復舍于子行、因僞楮幣事覺、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邏卒辱子行、南行數百步、録事張景亮識子行、叱邏者曰、是不知情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臘月未盡二日甲午、子行持詩一章暨玄縚緇笠以詣仁近別、值晨出、家留詩還縚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詩曰、西泠西畔斷橋邊、意將從靈均於斯。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為水鄉、巳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禄、實虛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火①、家絶身棄、此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與詩合。西湖多寳院主僧可權從子行學詩、聞其定死、哭甚哀、為琬良石鐫碣院後、與浮屠師遺塔相望、曰、皆吾師。請長孺銘、庶幾子行有後世名。其銘曰、

嗚呼、生不瀆、死不辱、貞哉白。

郘衍傳

金華宋濂述

郘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為公侯屈色、嘗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

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遊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客游談文噱、解髮濡酒中為戲。羣童為肅容、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鐵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為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為巳妻、官為逮女母、母死。逮母後夫、夫來主衍家、會其偽券事覺、逮及衍、衍固弗知也。逼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摧也。即遣歸。或有訴衍承相府、事得下杭府、殆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之象、曰、骨汚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為詩、聞其死、哭甚哀、招䰟葬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效李賀詩、工隸書、猶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為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書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詛楚文音釋、學古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焉。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夫。

吾丘子行傳

華川王禕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大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塘。至子行已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于音律猶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右足跛、而風度特蘊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屋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

動隣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欵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遥與語、弗為禮。或與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内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欵識多莫能辨、咸以為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于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喜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説文續解、周秦刻石釋音、學古編。其修辭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于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慍②、不知者不堪其譏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賈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已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蚤出、即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吴人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其詞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巳墓在丑、惟子惟丑無禄、殞虚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歲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絶身棄、此其骨汙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語語③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為招魂以葬、而汲仲為之銘。為説者曰、篆籀之學自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始子行倡其説以復于古、而吴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殁、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吴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吾行傳

太原王行著

吾行者、字子行。其先太末人也、大父為宋太學生、徙錢唐、遂為錢唐人。行工篆隷書、明律呂、著書史、能屬文辭。所著有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説文續釋、尚書要略等書。

居錢唐市側委巷、一樓蕭然、惟法書銘刻、古編鐘鐃磬如意之屬置左右、時撫玩用為娛樂。有豫章人以音律自喜、聞衍名造之、衍與語合甚、既而扣所列鐘鐃間曰、音何屬。客曰、某也。又擊其次、客曰、某也。扣過言率合、衍後東柱下鎛鍾擊之、鎛形弇、其音涵洭、客審聽之曰、宮乎。衍笑曰、宮當渾以圜、重以閎、玆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辭、蓋古棄鎛耳。客乃服。明年、攜一鎛鍾復來諸衍、則衍死矣、因傍徨欷歔不能去、歎曰、吾學無所正也。初、衍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為買醸工孤女為妾。妾母嫁後夫、夫以私造楮弊事覺、避遠來衍所、衍意其省女弗察。及逮、卒根逐至衍舍、及接後夫出、併係衍道、逢録事張景亮知衍事、謂卒曰、是不知情、奚攝為、趙舍之。衍既脫、猶不釋然、即為詩別其友仇遠、徑去。旦日遠讀衍詩、怪其語異常、隨跡其處、竟莫知所往。遠後行湖上微訪之、有買④酒老媼自云、常識衍所曳屨遺水際。遠始悟詩中意、乃知所自湛死矣。時至大四年也。衍性剛簡希偶、所善惟金華胡之純長孺兄弟暨遠。他雖稱貴人求知之、非所合率拒不肯見。每出常獨行不求侶、遇明霽時、日之湖山間、無定適、任步所至、便道以沽酒、飲微醉、箕踞長歌其所為樂府詩歌、已輒放聲慟哭乃返。家通市、無曠隙地。當月明則持洞簫來屋騎脊而吹、聲怨愴而忼壯、聞者輒能別識。既死、咸傷悼曰、簫聲不作矣。有桑門可權嘗從衍學詩、哭之甚痛、求屍不得、有為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屍漂不可見已。權弗信、益購索之、終不獲云。余少時聞長老言、衍死、人咸高其不受屈、或曰是褊心輕己自喪。余嘗悲之、其不受屈非也、褊心則然、謂其輕己自喪過矣。以衍之不肯妄知人、與觀其長為大慟時意氣、彼其所自負者甚重也。惟高視一時、謂當世無足知己、則固有遺世矣。而橫逆之、激切之、此遽捐其生也。雖然、使衍能夷然委順、以其學自善其身、蓋有餘裕、顧乃不懲小忿、害滅其性、以取不弔之譏。嗚呼惜已。

《竹齋山房詩集》附録

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至元六年、予自維揚被召入朝、道出河間、以疾止、命醫視疾、得王彦澤氏、問詢其家世之自。彦澤言曰、吾王氏、家河間數世矣、皆以醫業相傳。至先考教授府君而名益著、疾者請之輒往、貧則惠之以米、遠近求藥者踵門、賴生全者衆。府君爲人慈祥而孝友、尤善事親、晨夕躬奉甘旨、以致其養。平生樂趨人之急、宗族飢寒者歲時濟之不厭、子弟孤幼者皆教養之、居鄉黨事長者盡其禮、撫幼者中乎節。每儒服持謁、必館於家、苟有所求、亦周給之、故鄉社之人愛而敬之、既歿而猶思焉。嘗訓彦澤等曰、比見世人以治疾取財、居藥致富、鮮克能久、汝曹當以爲戒。郡守康知行義、欲表於朝、府君辭曰、吾盡吾心而已、豈干譽以爲是耶。彦澤又曰、昔金大定間、鄉郡有良醫劉氏完素、能起危疾、名傾朝野、累名不起、賜號高尚先生。兵後子孫皆亡、而所著書幸在、先世嘗因劉氏遺書以治其術。府君曰、不可使劉氏之學無所傳也。即其故居作新祠宇、且望率醫者謁之、庶幾瞻拜儀形、講習論著、益廣其傳、以活斯人焉。府君之沒今十餘年、得公一言以表於墓、則其行義庶不泯沒矣。予嘉彦澤之志、謹論次之。按府君諱宗、字伯川、初爲保定路醫學正、遷衛州路教授、再擢河間路教授、享年六十有一、以天歷元年三月十三日卒、葬郡城西南三里。祖諱珍、妣某氏。考諱璧、前至元中授河間路管醫都管勾、妣某氏。生子曰仁、河南道按察司書史、曰誠、滄州官醫提領、次府君也。娶某氏、子男三人、長彦澤、由中山府醫學正遷晉州教授、次彦直、彦修。孫男四人、丕度、丕進、丕遠、丕輔。府君之叔父諱鼎、生子曰弼、曰謙、曰義。誠之子彦叔、弼之子彦洪、彦忠、義之子彦濟、彦深。諸孫丕衍、丕承、丕顯、丕明、丕俊。嗚呼、聖賢之道大矣、其散爲百家九流、亦有可觀者焉。嘗考夫劉氏之言曰、醫教嘗本乎五運六氣、世之醫者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失其意者多矣。乃著

運氣要旨以明其經，藥證宣明論以證其方，玄機病原式以辯其誤，大抵皆祖素問而爲言也。其用功精深，造術淵奥，而王氏祖父子孫居同里閈，討論遺書，風聲習尚益有默契者焉，故其尊崇景仰若此。然則縫掖之徒，於吾聖人之教當何如也。是歲龍集庚辰春二月戊子，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新除樞密院判官蘇天爵述。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校記

①火：王褘撰《吾丘子行傳》作「水」。按，作「水」是。

②恕：當作「怒」。

③語語：當作「詩語」。

④買：當作「賣」。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四

楊壯行　吕汲　倪淵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摠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勝從之。其家勝爲卅後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宦。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殁。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殁之其仲子也。官至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服憚之。有子諱公谿。內附國朝。以嘉議大夫、南安路摠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出慶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甚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倜儻好學。尚氣遊。一時之名人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黄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實聚族於斯也。南安没。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没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游秉王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蔭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攺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摠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貲樂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舊事稱發赵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蔭。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没。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虞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国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卅稜府君。於蜀則參政其叔父也。實哉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敬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操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没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黄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嶓嶓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運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四三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溵，字仲修，姓呂氏。呂氏於婺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其所居地望為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迪功郎師愈，仇家搆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漕薦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白無例，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羔，皆承節郎。祖諱埜，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嘗與計偕，試禮部，入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夢然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為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祲，為粥食餓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僕從，唯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癯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仁愛及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衆識厭服。為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鹽誣平民，蔓延所及甚衆，為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為置吏，即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井，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彼強起之以為鄉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

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樅、曰機、皆朱氏所出。府君既早失内助、三子又幼弱、固鞠凡子俾持門户事、而悉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樅既長、道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為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為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燧、炯、燁、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廸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益吕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顧乃斂藏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昂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吁嗟府君、隱居行義。澤施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夭閼。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閎、天寵是承。貽恩所加、賁及窀穸。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黄溍撰　《文獻集》卷九上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後，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既長，乃棄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愽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紀，慎許可，時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孛憐吉解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業，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歉歲之餘，倉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為米三百石，贍用稍寬，乃嚴飭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官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肯監閲之，因招致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令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諭詮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

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搆先聖殿、而圮墁漆繢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崇來學、又剏仁智軒為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涚田可十頃、豪家據而有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告

闕

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為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赴江東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釐正之。

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富珠哩公翀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袠、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

何言。須臾翛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騄，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駪。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璨，用公廕爲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璛、瑛、瑋、瑛、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駪爲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璛走京師，屬某爲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權止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某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遠，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奉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亢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揚休千祀。

黄溍撰《文獻集》卷九上

有元文靖先生倪公墓碑銘 代歐陽先生作

至閒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時薦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繼翁、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姚公式、天下謂之五儁。鄧公官至法從、敖與姚卒官文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然皆以文行相高、論五儁者不以仕之崇卑優劣焉。至泰五儁、如慕古人。而倪公之孫璵恭公之門生鄭汝原所狀行來謁銘其墓。至黍論選之職、銘公何慊、亦何辭哉。公諱淵、字仲深。其先浚儀人、出漢御史寬裔。五世祖南金、以武弁仕宋、從其君南遷、因家錢塘。四世祖某、又從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復民、弗仕。祖猶年、路分兵馬鈐轄。父守貞、自號愛山處士、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旦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嘗閉前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鋤。長遂通五經、尤精于易、三禮。初用薦者言為本郡學錄。及高公以五儁并薦於朝、來報、而行省調公杭州儒學正。江浙李儒吉甫平章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擬臺章所薦、五儁各補郡文學。乃升公為杭教授。在杭學、復田之曾沒于勢家者若干畝、新學舍、造祭器、撤上丁俗樂、訪得宋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致兩學工①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學皆作登歌樂者、實自公倡之。中書左丞高公昉又舉公編修官、以親老辭、乃授本郡教授、以便養。未上、丁外艱。服除、在湖學、做安定舊規、列經義治事齋、以惠來來者、為々立生祠。公移正之不得、窮②往撤之。用累役入流、得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獨公理縣事、縣賦籍不明、公手為分劃編次、瞭若指掌、二稅始如期而集。歲旱、民告災、慕長、斥去所工狀、公曰、錢穀國計、民生國本、球末而發其本、可乎。請不合、投劾去、闔府駭然、追史遮留之、一以檢覈委公、民賴以蘇。縣前改沮檢久之、公擿得舊田亦復曰為塘。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得民與交易、券成而負其直、訟則誓券③折之、官莫能下、至是越江來訴、公探得猾者情、始懼、率以直歸之。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④且十年、有同姓而非族者、依倚前官平⑤其産、至給帖省左驗、民直于公、々曰按摘其誣者數事、盡反所致。部使者元公永貞至郡、廉公德政、曰、吾按太平池州、得良吏催當塗主簿而已。遂薦公可上縣令、而公已無復仕進意、告老而歸、受加恩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士接、益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八卷、圖說敘例各一卷。病革之夕、猶置易于几案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修⑥遺、至正二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年七十有八。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馱。女二、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長璵、用公⑦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瑀、瑛、璪、瑛、瓚。女三。曾孫男二、女二。公昆弟四人、伯叔季俱蚤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于已子。伯季

皆無嗣，則以駿，駿為之後。駿等遵治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歸祥縣德政鄉此山先墓之次。學者私謚曰文靚⑧先生。韓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公盛年以俊稱於時，而官大道甚彰，先生徐徐，白首窮經，覺我後覺。晚位一縣，未展所學。鄭公註禮，註禮益精。焦氏治易，治證有聲。位不德滿，時人所惜。君子處之，惟謙故益。蓋不在身，在其子孫。史氏有撰，貽厥後昆。

《東維子集》卷二四

校記

①學工：當作「樂工」。見黄溍撰《墓誌銘》。
②窮：當作「躬」。見右引書。
③勢券：當作「執券」。見右引書。
④「父母」下，右引書有「沒」字。
⑤年：當作「奪」。見右引書。
⑥修：右引書作「翛然」。疑是。
⑦「公」字下，右引書有「蔭字」。
⑧文靚：當作「文靜」。見本文文題。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五

李銓　劉詵

李司徒行述代作

嗚呼、我先公之亡、銓時年十有三。遺言懿範、誠不盡知、雖知之亦不能盡詳。少鞠于趙氏外家、外大父諱某、爲南京同知。先夫人嘗泣語銓曰、汝父沉靜寡言笑、篤志嗜古、卓然遵聖賢言行爲矩範。強之仕、弗肯仕、凝塵敗席、家事廓容弗顧。疾革、猶執卷瞠然若有思、空約彌甚。間嘗曰、我幼孤、長兄樞密都事教我撫我、繄汝舅之訓。汝舅生三子、長都事君從革、次總判君從謙、余叙爲季。生兵革中、我先君每誨吾兄曰、家世朔州、罹亂離、朝夕習騎射。今邊守寧謐、諸兒宜守儒顯親、毋刻木吏爲也。都事受其言、朝夕以詔二弟、俾從學于九山李先生徵吾、詎願不仕、非其道不可也。銓幼、不能必其成、後其語諸、又曰、大父之墓在朔州、地遠不能至、考其事則有紫陽楊先生之誌在、戒其毋忘焉。不幸某歲卒、年四十有一、葬于南城柳村之原。先公既卒、家益困、太夫人挈于外家、化治銖粟、率資以教。銓稍長、痛自感勵、有以其名聞于

世祖皇帝、詔習儒業、入國子學、師許文正公焉。後直省闥三年、出爲彰德鐵冶提舉。又十年、同知歸德府事、始得致養于母夫人。元貞元年過汴梁、將歸　京師、不幸夫人卒於汴。卒時年五十有八、奉柩歸葬于柳村。相其地水齧洳、不可旁祔、迺卜於西山金河口田峪之南、得合葬焉。冬十有一月某日也。元貞元年爲翰林待制、又三年轉廣平等處鐵冶提舉、改工部員外郎。承撿視屯田鴈門、鴈門地近朔州、銓思念吾大父葬朔州、在鄯陽灰河西一里、今六十年、榛莽不可考。有楊先生英誌在、雖無能知、吾以誠求、寧卒使無知哉。翼日驗誌徵旁近、卒無有。哭走于野。有老叟年八十餘迺來曰、李府君葬時、吾嘗治畚鍤于灰河、今西一里隆然者、其墓也。銓泣且拜、得封

崇以識焉。楊先生之誌曰：李君。大父諱彥宏、由彥為名者十八人。自彥而別為王者二十六人、其諱玘者、銓大父也。我先考大父之幼子也。都事有子曰某、總判君無後。銓由是奉都事而下皆合葬于西山，而厥河之墓始樹楊先生之碑、推大父熹後之德、遭時隆平、非若昔時之承隴、歲時省墓則力猶可至也。楊先生之誌又曰、大父為山西西路課稅時、耳目所逮、纖悉必陳於長官。有以權麴牟利、即峻拒、絕後患。或言郡縣始安輯、宜用重典、使不犯、輒面折陳白、非忠厚恤民本旨。先公之誌、翰林承旨王先生構則曰、拱璧駟馬、流俗所恃。婞者先公、無是心也。銓無所肖似自工部改授朝列大夫、揚州路同知、臺擢為監察御史。四年、少中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副使。五年、移淮東、未幾、嘉議大夫、常州路總管。不六月、召為參議中書省事。又六月、除禮部尚書。復五月、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改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治書侍御史。

今上皇帝推賚存歿、於是得贈大父資善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冀國公、謚莊順。祖妣王氏、冀國夫人。考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端敏。妣趙氏、冀國夫人。嗚呼、銓無所肖似、承藉先德、先夫人之訓歷歷在耳、顧因 朝廷先贈之寵、求文鉅公表於墓道、俾李氏子孫後有攸考。謹再拜敘其事于右。端敏公諱從益。銓今為翰林侍講學士。娶孫氏、封冀郡夫人。合三房孫凡幾人、長某。延祐四年九月日、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李銓狀。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行狀　夏以忠

先生諱詵、字桂翁、號桂隱、姓劉氏。系出長沙定王子孫、散居江西臨江之瞿斜。宋集賢學士敞公是、中書舍人攽公非、兄弟叔姪以文學號江右三劉、為先生之派族。先生先世有諱滔、字禹績、官大理評事、由瞿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彦升、彦明昆弟。彦升字鵬舉、五子競爽、第四子倜、字端臣、生子少齊、字思賢、以書經領宋紹興癸酉鄉薦、是為先生之高祖。少齊子歡、字德卿、宋太學生、與陳東上書留李綱①、被斥歸、從誠齋楊文節公游。子銓、為國學內舍、以文學氣節受知文山丞相、號麓隱。子仁榮、字雲祥、號習靜、與弟化龍及長子元同領宋景定甲子鄉薦、世稱三劉復興。明年、兄弟俱及進士第。雲祥擢授從政郎、平陽縣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母李氏、有淑德懿行。先生始生、平陽公夢晉左丞郗廣基桂林一枝之語、故名。二歲失王父母、五歲能識奇字、授以古人詩文、輒成誦。與群兒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有不忒者、即去之。七歲而孤、九歲而宋亡、崎嶇兵革中、太夫人授以經史、寢食不廢。先生以穎悟之資、奮志不凡、尊師取友、刻意問學、自能樹立於羈孤、不墜先業、又克大之。年十二、能賦論。十五為童子師、有持異書詰所難知者、先生得書、一夕盡其義、明日以語其人、愧謝去。舅氏鶴田、肯堂、深齋皆名進士、咸器重之。先輩趙文、彭元巽、晏宗鎬、梁節、艾幼玉皆知名士、優游鄉校、雅相敬畏。雖科舉已廢、猶以其文教學者、先生學益力、名益起。劉氏自瞿斜而下、益有光焉。大學博士劉公辰翁見先生詩文、極稱之、禮部郎中鄧公光薦奇其詩賦、為之序引。尋命其子受學、復列薦名士五人於提舉方崖蕭公泰發、先生辭不試、後提舉蕭公禹道聘處鄉校、始居郡城、弟子彌衆、曾制幹先之、楊縣尉如圭皆忘年交。後方崖蕭公為御史、薦以校官、鄭公鵬南為尚書、薦以遺逸、學山文公為集賢、薦以館職、狀上於朝、皆不報。延祐甲寅科舉制行、先生年幾五十、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

生曰、科舉之學、吾非不能、但學以講道、豈以是為富貴之筌蹄邪。辭不就、乃隱郭門、訓學者、以師道自立。士子千里裹糧而至、一時名家巨室、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咸師事之。若進士顏成子、羅見大、如虎輩、皆門弟子也。先生於其質之不逮者、必誘掖獎進、其俊秀者必力許與、故多所成名。廬陵胡撜弱冠受學、先生憐其貧、而篤教之。及歿、先生復哀之而表其墓。同門蕭升、周賀為刻石焉。先生理家、豐不踰矩、儉必中禮、耳目之好、一不經心。不為世俗好尚之所淪染。母賢子孝、聞於遠邇。至於冠婚喪祭、於禮不違。事諸父謹嚴、與諸昆季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產、悉推讓之子姪及門。遇以禮而教誨之、必以忠信節儉為本。伯氏早世、其子古臣方幼、撫育訓導、使有成立。古臣死、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死、子女俱角羈、皆教育而婚嫁之。晚即南嶺搬祖祠、率子姪歲時祭祀、正昭穆之序。貧族不自給及婚葬不備者、皆賑貸之而不責其償焉。居常峩冠博帶、行規步矩、有古君子風。從容廬里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公卿大夫士聞其高風、莫不聳動而願見之。先生未嘗出其所長以自衒、與人交接、一主於敬、久而不衰、心怡氣和、不妄語笑、茍義有不可、即毅色正言、人莫敢犯。嘗言於官府、復司戶廳、詩人堂於鄉校、曰、此唐參軍祠、可泯泯於僧寺乎。吾非以為名也。歸婦氏墳廬奪於豪卒者、曰、彼弱不自立、吾非以為利也。釋誣指逋負后妃王邸錢者數十曰、長此安窮無厭、將及我、非以為德也。晚年進學益勵於初、四方求文謚屬於門。先生手答如流、若不用意、而理致森嚴、莫不歎服。有詩文若干卷、板行於世、曰桂隱集。翰林承旨歐陽公玄未識先生、而書問頻致、稱先生道德之重、藻鑑之明。其為文根柢六經、屬饜子史、蹴蹀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宏、槩䕶哲匠、達於宗工。不鉢劌心目、不掐擢胃腎、液古融今、自執其轡、靡處不獲、靡施不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及敘先生文集有曰、余讀先生

之文、温柔敦厚歐也、明辨雄雋蘇也、至論其妙、抑豈相師也哉、有不可傳以言者矣。翰林侍制柳公貫稱先生德業之盛、於古人不多讓、蓋先覺之士也。奎章侍書學士虞公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尤相知重、至郡從論文、累日不忍去、既别、往復有書。虞公稱先生以英偉之器、不肯小出以狥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三光不為之蔽虧、潢汙載道、大陸不為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栢後雕、沙礫汰除、而黄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亦已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旄導前、笳鼓擁後、賓客竝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獻態呈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又曰、先生之文、無奇崛艱險之僻、固波瀾之浩蕩、無頹靡膚淺之陋、固山嶽之雄峙。愚嘗以為生一鄉而不溺於一鄉之薰習、生一時而不合乎一時之流俗、豈非所謂偉然間氣、而何待於人哉。及觀先生詩文而序之曰、集嘗承乏禁林、竊意高蹈遠隱之士、必有過夫人者而不之見也。歸僑江上、乃得劉桂隱先生之文於其門人學者、而讀之則誠昔日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惜乎、江湖之遠而不能有所薦於上焉。又以先生之文為能繼夫歐陽永叔、曾子固、而稱之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有以達其知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則言之而無疑。論古今成敗而無所蹈襲、出人意表、觀乎瀧江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揭公乃曰、大江之西、德足以潤身、文足以垂後、有子孫之賢、無飢寒之迫、如先生者、真天下之至樂至榮者也。又曰、方今天下德行文學之士日寥寥矣、若江西惟先生耳。又曰、先生德行日尊、文章日富、豈僕娖娖者比邪。又曰、論古今文章、辭甚高、義甚富、病甚切而憂甚深、古人所以為古人、今人所以為今人。往者不可追、來者殊可歎。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近

數見製作、令人不能釋手、益增向仰之懷、取跡於大人君子、日夜思念、果何益邪。及為先生詩文之序、則曰、先生非君子之行不行、非聖人之學不學、其養之也深、其積之也隆、其地不離於閭井、其名不登於廟廊、其發之也沛然浩然、而常有餘、故其詩沈著幽遠、得天地之性情。其文平實敷暢、會古今之法度、因其所感而為之律、乘其所託而為之義、或常或變而不可窮、惜老而不見用於朝廷也。先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生、卒於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州之仁壽鄉東槎灘之原。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前先生二十年卒。子男三人、長立敬、前先生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早世。季應麟、業進士。女四、適同郡李以遜、夏昶、彭鎡、蕭泰端、皆宦族。昶以下三壻今皆有官。孫男七、觀先夭、次珵、瑜、琼、璉、讓、珣、理。今為龍溪書院山長。瑜新城教諭。嗟乎、劉氏世澤之盛、代不乏賢、自平陽聯科而後、陵谷變遷、不獲究用於季代。然先生克紹先業、廸光前人、斯亦難矣。今之士大夫稱先生德行道藝、如出一喙、尚論其人、孰有賢於柳待制、歐陽承旨、虞揭二學士者哉。四君子德業聞望已極一時之盛、不輕與可、而能極其稱許敬慕、則先生之實學從可知矣。先生卒、門人進士顏成子已狀其行、山長病其未詳、以語以忠。以忠自髮始燥、欽祗盛名世父果原先生於先生之居壤地相接、為輩行交誼彌篤、而以忠又與山長友善、故於先生之潛德懿行尤所悲焉。敢摭其梗槩、以干名世之士、銘其藏而表章之、使先覺之士死而不忘、非斯文之幸與。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狀。

墓碑銘　歐陽玄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珵來京師、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遵東海以歸、乃致前請。謹摭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詵、字桂翁、號桂隱。其先清江之瞿斜族也。瞿斜之族、自宋公是、公

非弟兄叔姪以文學聞天下，號江右三劉。先生之先世有諱滔，字禹績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嶺，傳六世，至彥升、彥明兩弟昆。升字鵬舉，五子競爽，第四子曰僩，字端臣，生子名火齊，字思賢，是為先生之高祖考。火子生子敞，字德卿，宋太學內舍，從誠齋楊文節公游。子銓，字衡父，受知文丞相，號麓隱。子仁榮，字雲祥，號習靜，與弟化龍、長子元方同領景定甲子鄉薦。明年，俱及進士第，受平陽縣尉。先生，平陽第四子也。生二歲，失王父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穎悟之資，自樹羈孤之中，能不墜先業，又克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光焉。先生之為德，不為世俗之所搖敓，不為風聲氣習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與鄒魯士埒，而無作容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先世恒産，悉推讓之。子姪及門，必厚遇以禮。伯氏早世，其子古臣方幼，撫育教誨，使有成立。古臣卒，又撫其子如古臣。夏氏女沒，所生角羈未齔，教育而婚嫁之如禮。晚即南嶺掓始祖祠，率族人歲時祭祀，以正昭穆之叙。居家處鄉，有古君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為文，根柢六經，屬饜子史，蹦躒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弘，架軼哲匠，達於宗工，液古融今，自執其轡，靡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儁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四方求文，極屬於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卷，總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揭先生及玄皆嘗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歎之盛。然以先生之文，微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殁，吉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若李氏鶴田、肯堂、深齋三公，於先生為母黨尊行，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須溪劉公於先生為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之家，使範其子。若彭巽吾、晏山心

於先生為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復興。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强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司瑟竽理之必然。不足深論。先生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鏃。掠牛腹。舍麤詣精。以不中為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中者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崖蕭公為御史。以教官薦。學山文公為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譽。賢士何與焉。先生生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吉州之仁壽鄉東槎灘。娶印岡羅氏。有婦德。能致內助。先二十年卒。子男三。長立敬。先五年卒。仲尚文。克世文學。先生鍾愛之。惜早世。季應麟。業進士。女四人。適同郡李以遜、夏昶、彭鐵、蕭泰端。皆宦族。昶以下三壻皆有官。孫男七、觀先、天次、珵、瑜、琮、璉、讓。珣、珵、今除龍溪書院山長。瑜新城教諭。孫女八。曾孫男二。未名。玄於先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為深。虞公晚歸田。過從甚樂。每有相見遲暮之歎。虞揭二公皆先卒。玄以垂老之齒。獨得銘公。銘曰。

宇宙氣化。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係乎茲。富貴儻來。非悠久。功名時至亦易就。維茲二事衆可勗。天畀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頡頏其間。展也桂隱。實宗歐陽。豐曾約蘇。謹嚴歸王。天憖其衷。不靳所重。我其承之。貴若光寵。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貤厥齋。俾昌於詒。

《桂隱文集》附録

校記

①此句所述有誤。陳東、李綱與楊萬里非同時之人，歐陽玄撰《墓碑銘》亦不載其與陳東上書事。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六

郭好德　朱𡉛　舒堯俞

元明善

郭君秉彝墓誌銘

延祐七年、陝西行省行臺擇可魯齋書院主訓導者、僉曰、郭君秉彝文行純懿、倦游開成、真其人也。於是遣邑吏走書幣以請、三往返然後至。既舍菜升講座、樂育之和盎溢几席間、執經而問、約禮而言者、昧昧以進、昭昭以退。兩府謂得其賢、學者謂得其師、士林謂得其友。甫三數月、庠舍不能容矣。至治改元之春、瘍疾為虐、竟不起、二月十二日也。嗚呼、天果欲窮吾道邪、何奪斯人之遽也。使前日相慶者皆相弔、來哭之慟、自復及殯、皋相屬。弟彪時方以命省家開成、友人王總管庭彦、傳推官彦升經紀喪用、衣衾棺斂、必誠必信。浹旬、彪以其嫂王氏謀所以葬君者、則持教授孫忠符狀乞銘于予。予雖拙於為言、無以振發潛懿、義不得辭也、乃受而申之。君諱好德、自號鳩菴、世居京兆華陰、為儒家。再從咸寧。考厚載之陝西等處打捕鷹房提舉、妣王氏。君生而穎悟、蚤從家齋孟先生學、能自淬礪、讀書為文、捷出時輩、故人皆期以致遠。大德戊戌、開成路同知方君薦為安西王府說書、會王受命北征、開成貴家爭延訓子弟、故君留居者餘二十年。懃懃懇懇、務以成就人材、一方翕然得所矜式。貧而願學者約己資之。康生繼昌居門下五年、義則師教、恩則骨肉、故今繼昌喪之如父。君蚤孤、事母篤孝、迎養致樂、未嘗少違顏色。侍疾四旬、衣不解帶。喪祭一遵禮制、不忍以俗尚薄其親、徒步千里、護柩歸葬。素雖不困酒、母遺言敗德、終身止飲。兄弟間無違言忤色、朋從友好、信義尤著。素善渭南曹顯道立、聞其妻有娠、約通婚姻、既産曹男而己女、歷十有八年、顯道夫婦死已久矣、君曰、吾可失信於故友邪、乃資其女歸曹氏。庭彦之總管開成也、以師禮遇君、丙辰之變、庭彦既被執、守者露刃脅以必從、闔府吏卒奔散無一人、君易

衣冠伺間隙獨往省視、庭彦曰、吾分當死、人殺如自殺何。君勉之曰、公知守大義、當聽命於天、無益之死不可爲也。庭彦每語人、深感其義。仁心周流、終始無間。嘗晨起、有遺𥚃在門、視之皆金帛、其直不貲、君求其人盡畀之。六盤地寒、日暮聞河側有悲哭不能爲聲者、君往視之、拾薪兒凍幾死矣、舁救於家、明旦還其父母、蓋全吾降衷者類如此。妻王、男氏女也。側室梁氏。三女一男、長壻吳用貴、次即顯道子宗顏、季尚幼。男復、方一歲。季女及男、梁出也。享年五十三、卜以三月九日葬咸寧縣芙蓉園之先塋。君稽古務學、履真踐實、其積也若是之豈、其取也乃若是之嗇邪、是可哀已。銘曰：古稱仁者、宜位而富、位富未能、必得其壽。如何郭君、三無一焉。陽錯陰揉、匪昔之天。嗚呼秉彝、扶善斯世、籌德度功、是亦有位。含英咀華、諸子百家、淵淵其蓄、用則孔多。豈弟君子、同聲爲口。以是爲年、庶幾顏友。玄房有石、琢此銘章。嗚呼秉彝、可謂不亡。

同恕撰　《榘菴集》卷八

元贈武略将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榮陽縣男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垚、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榮艷、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塟、占地百餘畝、亦目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紱蟬聯、朱紫并絶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貲雄于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爲無州學正。母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嶷然如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隨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晩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絶不與競、人以爲迂、則笑曰、主静乃吾學也。鄉鄰有鬬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尽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将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虚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亹亹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歔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塟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将軍、勳武騎尉、爵榮陽縣男。劉氏贈

婺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徙例遷京師、有爲其文學於
上者、得　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　親王、陞　燕府參軍、轉
長史。予時忝職禁林、燕
青宮贊善、日與湊游。湊凝重醇愨、有儒者氣、相予甚重之。會
子棠　恩歸田、湊持燕相府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
序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隱括、而繫之以銘。銘泉
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遠有世序。
邦人鹽之、緜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脫而潛心、我學吾
易。覯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爲。發聞于時、郡國
交辟。有儒一宮、可涖其職。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
雲青山。令子既顯、褒贈攸亙。九泉冥冥、燁其有輝。況　今遭
逢、六合重熙。　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堂。太
史勒銘、永固其藏。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八

舒伯可墓志銘

君諱堯俞、字伯可、姓舒氏。余銘象山教諭械之墓、所志
通直郎、贈承議郎澂之五世孫也。承議長子琬、宋宣和
七年、紹興十六年與二弟同舉鄉貢、淳熙十一年特恩
對策、以直言迕世、在次等、官至通直郎、差簽書威武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致仕、轉奉議郎。其在官、嘗單騎深入
蠻徼、以片言釋其兵刃、樓宣獻公志其墓。承議生朝散
郎洽、君之曾祖也。祖槃、父煇、母王氏。君生以元至元十
六年正月。父教之甚嚴、嘗從外傅受業、夕講習於家庭。
學博而不入於異端、文工而不趨於淫靡。與之處者如
坐春風飲醇酎、至論事曲直、則明辨力諫、而必歸於正、
不可少屈也。鄉校聘爲諸生師、經其指授、皆有可觀。至
順元年春感疾、至於革、問者以寬語解之、君徐應曰、修
身以俟、天壽不貳、平日所守確不可拔矣。訣別骨肉、了
無戚容、乃以七月乙亥卒、享年五十有六。①葬以元統二
年九月□□。娶薛氏。子男祥金、元金。女二人、竺與義、竺
江、竺寧其壻也。君之墓在奉化州鮚埼之原。葬後十有
三年、祥金遊京師來請銘。銘曰、
鮚埼之阡、蔚彼喬木。善人所藏、過者必肅。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蒿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大族李氏，睘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絍以居。賓容僚隸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太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為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馬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擴袂於所親，一不得志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多言以飾媿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弱冠遊吳中，奮（一作忞）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江淮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辦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殺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藁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為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宮，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録，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

直學士文㬅同譯潤。潤一本無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秉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脩武宗皇帝實録。明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叅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終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讀學士、名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録、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為文以紀之、賜酒加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

署御名、上命代書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葬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謚考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以涵泳以膏澤、叅之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敦鏞乎其古。聲倡古學于當世、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于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衰從

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聾發瞶力不克、蜚聲天衢名嶷嶷。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杞其馳學涵碩、天藻掞縟琢圭璧。五十四年反玄宅。

馬祖常撰 《石田文集》卷一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潛邸、同為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後轉侍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賓幰、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為偶然非耶。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朝廷為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為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後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竁。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蒲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為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為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為銘、則冥冥之中為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為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為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

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為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為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為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翁岸幘、疊疊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聞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畧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院及入為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給之、使謂此為流民、非為驛也。君曰、驛於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以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菴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畧為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為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為。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遙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為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為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樂石、相策以域於善者、在今為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為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夫人。君娶李氏、累封

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後一年亦卒。次尚幼。一女、早嬰攣疾、贅某人。君由省叅議叅湖廣行省政、名爲集賢侍讀學士、最其揚歷、惟居翰苑爲最久。然以散局常歉爲不足、則其平昔鋭於兼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長自褫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〇

校記

①五十六：當誤。按，墓主生於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卒於至順元年（一三三〇年），其年當爲五十二歲。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七

陳仁　王賓　貢奎　程郇

會山老人墓誌銘

嗚呼、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囊縶于庸妄之手、（原闕二字）一展足為千里試、此龐士元幾困頓於漢昭烈、何況常人。（原闕二字）東吳直東南瀕大海、九峯三泖間、才罷如會山老人、卒厄（原闕二字）書期會、其可哀已。老人諱仁、字子壽、姓陳氏。其先浚儀人。大父興、宋迪功郎、崇德監酒稅、遂家錢唐。父嗣、青鎮酒醋務都監。沒時家貧、母杜、殊賢淑、脫簪珥營襄事、誓守節弗移、躬紉紡蠶織、給其子讀書、而老人能淬勵力學。時宋亡、人以吏為師、老人念親老人迫、從舅杜汝霖居華亭、業吏獲祿為養、旨甘無少闕。母喪、哀泣甚、人至不忍。其舅亦漸老、養之如母、至八十三而卒。大德間、松江陞府、老人究庫與計偕、解府諸項鈔若干萬緡。時府為皇太后湯沐邑、直隸徽政院、道路以歲祲、往往椎埋竊發。老人用智周防、卒善達畿

甸。院官以老人才可大用、比南歸、勑其府擢之、調上海、以年勞為府史。地瀕海斥鹵、宜荳麥、不宜稻、其事合言浙省、而衆皆首鼠憚行、老人毅然請往、意為東南民力竭、征徭寬一分受一分賜、抱吏牘翻覆辨諭曰、海隅罷氓迫其所有、急供上需、何辭。今輸官欲以其所無有、是殺之也。宰臣韙其言、止科荳麥。已而調常州、更鎮江。焦山寺有田在府、寺僧端挾寺貲陰持丹徒縣長短、與同寺僧醒有憾、殺醒以滅其迹。事連所謂嚴閏于湛等、拘之獄、榜掠誣服、人皆寃之。老人按而得直、時天久旱而雨、人以為洗寃雨。次年勞浙省、除老人婺州路錄事典史。浙東憲治在婺、守土大吏日惴惴懼飛語、而老人以才幹稱。婺民有殺已女异尸沈淵窟陘下、圖陷以得賄、老人直其寃。秩滿、轉衢州、衢俗獷號難治、而老人從容案牘間、三年如一日。一日嘆曰、湛卑職固吾命、顧止足則在我。於是引年以歸、松江有舊田廬、琴書畫冊、足以娛歲時。邑人長者喜而攜子弟相從、奉几杖、進尊罍、靡

少間。吳興趙魏公為書秋圃二大字遺之、金華黃侍講賦之詩。浯溪俞伯貞父為記秋圃堂、其大致以老人持官不剋、而樂廉退、故安於晚節。且有子四人、長元善、次亨道、利用、貞固、皆以儒術致身。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曾昇、思配、何氏、先卒。老人雖從吏而酷嗜問學、經史百氏言往往能成誦。遺子①從許文懿公講道金華山、故其子皆知名當世。亨道從事漕府、時迎老人居吳、時猶承平、每嬉遊山水間、意甚樂也。至正八年、詔賜高年帛、老人亦與焉。還松江、是年秋九月五日、捐館於其里、壽八十。諸子以十一年蜡月望葬於邑之集賢里畲山之原。十八年、亨道自閩任滿歸、走吳謁予銘墓。予惟老人出而為用、弗殫才、而子多才俊、皆可書。于是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稼于石田、固難望其有年。忽倍其穫、濩濯溉然。嗟嗟老人、百僚底施、于其難而可紀。壽康令終、又有子。畲山藏、極邃美。嗟嗟老人、是之謂不死。

鄭元祐撰《僑吴集》卷一二

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中統建元之明年、世祖起中山王公為贊善大夫、輔皇太子、親授之書、是為裕王。其書冊之端、有親書廟諱。厥後書歸王氏。延祐三年、仁宗御光天殿、贊善之子祕書少監賓執其書以獻。上穆然曰、是皇祖所讀之書歟。朕何敢不敬。有詔褒寵。王氏曾祖順、贈中奉大夫、太常少卿、中山郡公、謚安定。祖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中山郡公、謚端愍。父嘉議大夫、太史令恂、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文肅。曾祖妣趙氏、祖妣劉氏、俱追封中山郡夫人。妣張氏、追封定國夫人。繼姚氏、封定國夫人。又命中書遷賓官、未及命而賓卒、延祐七年夏六月某日也。當是時、天子方鄉文學、賓重以是起之、贈典罷已久、祖考蒙是休澤、可謂忠於上而孝於親者矣。公字子立、賓其諱也。贊善之幼子。性資閑敏、初從祭酒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通其大旨。贊善兼以星官歷法妙一世、既為太史、改正歷日、公

亦傳其學。贊善覺選爲太史院保章副、累遷至少監焉。公少長富貴、未嘗有富貴氣、容儀雅潔、若寒士然。居京師、未嘗謁貴人門、嘗語其子弟曰、吾名臣後也、當慎守先業、豈可妄與新進小生交游哉。至大中、尚書省因某抉異書、遂起羅織之獄、公視家所藏、凡涉天文陰陽家者悉焚之、禍厚賴此。娶郭氏、太史院使守敬之孫、都水少監某之女。二子、楨、主滄州清池簿、桂、補太史星歷生。公享年五十有二、權殯都城東南十里。楨將以至治三年六月某日葬公安喜縣北邑原。銘曰、

於皇仁宗、文治太平、一時才藝、咸列禁庭、翊茲遺經、裕皇宸翰、藏之臣家、榮光有爛。恭進丹陛、允也其時。斯文日興、亦公啟之。悉冊襚章、褒及祖考。將進大官、胡命不偶。北邑之原、土厚泉深。銘昭厥美、以視來今。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〇

集賢直學士貢公文靖公神道碑銘

天歷二年十月朔旦、集賢直學士貢公歿于家。越五年爲元統甲戌、其子師讓來官京師、以公之行治泣請于朝、天子贈公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謚曰文靖。集賢臣顥又奉詔令臣考公族世里居官次蹟業之實、賜師讓以刻于石、以寵賚貢氏之家、以勸朝著。師讓知臣于其父宿有好也、迺錄翰林脩撰臣李黼編緝之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聲美於人、其可以傳世而善後者、孤不敢贊已。維墓有碑、實後嗣所以紀先人之德、而飾其千百世子孫于無窮者。今幸得以承聖天子明詔以請焉、其足以稱碑辭而無忝者、公幸張之。臣敘曰、公姓貢氏、諱奎、字仲章。其先大名蒲城縣人。七世祖祖文、以武德大夫扈宋渡江、跡鍾陵、徙居宣城之南湖、因家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寔、宋承節郎、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伯。妣黄氏、廣陵郡君。父士濬、累贈亞中大

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甫冠、以詞賦試漕司中程、明年黜於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志、己在於為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詠歌息、僵以忘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獨愛公甚於他子、曰、三郎和易端厚、頴悟若過人者、吾世有蘊德、發必在是兒也。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并日夜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顛數名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詰。於文章辨議閎放儁偉、不狃畢近、必以古為趣、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被淛省檄為池州齊山書院山長、於更調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為非常苟易之節、而清約才（一作安）博之聲、大夫士翕稱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授公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上書言、先王之制禮雖節文有經、而本誠貴質、惟不敢於禮之文而得禮之意、則可以對越而無慊、不然、煩為之節無益也。朝廷多採其議。九年、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大元年、轉應奉翰林文字、階將仕郎、預修成廟實録。丁秘書府君艱、比京師至家、毀瘠楞然、言不能聲。太夫人見之曰、爾嗣業於祖、從事於朝、少而學、壯而仕、父母曰是將大吾家、隣曲曰是能華吾鄉、宗人朋友之望亦猶是也。爾父不幸死喪、不有中制耶。脫有不諱、非孝也。始勉之粥食以自強當。延祐元年服闋、起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明年就官、見刑械署庭、胥旁午走、繫數人立、吏持牘詣公署曰、是學校吏、報事愆期者。公斥之曰、金穀勾稽、犴狴木索、職有司事耳。吾以天子命提舉儒學、教吾職也。刑奚以為。悉命釋繫、以械屬縣官。大書其坐之屏曰、讀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與諸生講說文義、為師弟子揖讓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謹、其言繹繹有理、輒退而燕處、聞其戕咏之音、若程工督計者、故士之屨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怠以止。

五年、遷翰林待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有差。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斂氣下聲、昆弟相顧、白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見懈色、於資之衣食給物雖頻、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病、竟夕立床第前、聞太夫人咳息之出、輒倚氣喘戚、若以身代然者。泰定元年、太夫人卒。三年、復起公為翰林待制、進承直郎。四年秋七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秩從三品。天曆元年、文宗即皇帝位。冬十月、上親祝香幣、命公往祠北岳、淮、濟、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臥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有云竹樹蕭蕭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奈何。語竟溘然以歿。公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崖涘。凡再興鄉試文衡、一為廷對讀卷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所第甲乙、人咸服其平允。其為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攝大禮使侍天子祼太室者一、皆肅恭靈神、度致上意。為使而不疚於貨賄、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禮。是皆公行之徵、而世亦不能及也。然公負有為之志、不得盡見於事、於勢利之會又不求機以投合取顯、以其故終於館閣文藝之職、而人之被其澤者蓋尠。嗚呼、此人之所以為公惜。公之所以為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公以歿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葬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母夫人李氏、追封廣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寧國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泰、由胄子試中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辟署江浙省掾曹。女一人、適阮垕。孫男三人、高山奴、吳山奴、萊山奴。孫女六人。其所著曰雲林小藁、曰聽雪齋、曰青山漫吟、曰倦游集、曰豫章藁、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撰

諸禮書爲一家言、未就而卒。令師謙、師泰皆孝弟純篤、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礱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方未艾也。論次終始、作爲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慰其子孫、以勸以傚、以貽其鄉里哉、將以昭聖天子褒優儒臣之意、以垂盛世之鴻懿也。謹再拜稽首、爲銘以獻曰、

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戚、（一作徙自鍾陵、又作肩其終藏。未詳孰是。）光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述綿綿、其承有變。祕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跡太常、旋書帝制。有嶷其容、志眂萬里。大騁瑰辭、綜緯經史。始來玉堂、騰聲其駕。惟長左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訝。公夷坦坦、弗矜愈下。銓覈再試、士曰予歸。讀卷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周所覆。公馬騑騑、持幣奔走。神欽公虔、蕃祉以茂。式乆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佚于閒。竹木以居、南湖之山。公出公休、鄉人顒顒。廩餘者粟、與黨及隣。屋藏有書、遺其後人。素領丹顋、僨焉以怡。言笑在耳、乃哭于帷。維公德善、殁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且用未極其從。維俭于厥躬、永也其鴻。刻銘塞宫、豎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虞集撰　《石田文集》卷一一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大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始出蜀而僑居於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黄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出儕輩閒。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閎肆有奇氣、下筆須刻數千言、覩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巘與公居同邵、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

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者窘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於溪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人咸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為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祲，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慮囚，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蔣湖及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堙湖為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衆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涖事之暇，尤垂意于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于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于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

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佳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於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臣枋國，憸黨盈庭，鋤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遭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某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與百壬，更起迭仆。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祉，逮其曾孫。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黃溍撰《文獻集》卷九上

校記

①遺子：疑當作「遺」。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八

丘世良　唐元　杜英發
沈茂寔

丘同知墓志銘

丘氏齊太公後、太公封于營丘、支子用邑為氏。晉宋以來、代有聞人、譜牒已不可攷其世次。在趙宋有為陳留令者、因家陳留、有子三人、從高宗南遷、其季子處台州。三世為璹、始家錢塘。璹生次山、以承信郎領漕篇、屬米亡不仕。次山生世良、字子正、是為松江府君。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年十二喪父、二兄分遺貲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為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兼懿也。于是集賢院薦之于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君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嘆曰、吾不過欲得祿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為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壞、土田奪于張宗。人服君德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孔子廟。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杭為東南大會府、省憲臨其上、而四方游士之所集也、為教官者易得謫上下。君與教時、若左丞許公敬臣、廉訪使修公伯起皆待君如平生、士亦無敢訕議。既代、授將仕郎、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君所定文牘、吏不得舞文法為姦利。監郡者擅權貪勢、以君持律令、志不得逞、走帥閫愬知事抑己、帥曰、若所為徵知事、民不聊生。方議責若、若顧愬人耶。亟往謝知事。其人慚服、故終君為僚時得不敗、後竟以贓罷。郡倉歲畜米以輸京師、船人入倉、廢法用量、所贏十五六。是歲有一倉所畜米黴腐、郡守以下咸懼曰、破家不足庚、柰何。君計之曰、若節其贏、則不至用此。即往見海運官曰、先時官來、縱船人大取贏去、唯所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援國家者也、何福以堪。且人行天險中、平生乃克濟耳。海運官惕然、戒船人毋取贏、黴腐米因不用。至治中賦

江南包銀、帥閫以慶元賦委君定之、君分戶為九等、止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賦簿峻責之、君曰、民困賦役、今又科包銀、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為一郡民請命、其亦可也。卒不增。時太夫人年九十餘、居南湖之上、日具酒為歡娛、達官顯人亦時與君為太夫人壽。俄丁內艱、哀毀不自堪、以喪還杭。制終、調杭之於潛縣主簿。於潛豪民多閑令甲、以主簿儒者、聚縣廨觀之、君聽訟明決、誦律如流水、豪皆驚嘆、不復敢梗縣政。攝縣昌化、以至陞承事郎、為集慶之江寧尹、皆以嘗施于潛者而施之。于是君老矣、居二年、請老于朝、進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事致仕、推恩追贈父某官、母某縣君、妻潘氏封某縣君。至元三年丁丑歲二月丁酉、以疾終、年六十九。子男二人、長曰茂、廕授溫州路樂清縣尉、次曰芝。女二人、長適吳江州稅務大使呂文矩、次適吳興貫元禮。孫男一人、申孫。其年三月甲寅、葬錢塘縣方家峪先塋之次。君聰明辯溫、行正而通、與人交終始款愜、心不宿怨、能急人之急、自壯至老、無一怨之者。居家平易和樂、外因官事而妻子不知、仕宦四十年、未嘗營產業。為文不事艱險、善為詩、尤善長短句、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初同郡潘翁有女、富人求之不與、一旦見君、以為宜婿、家人言其貧、翁曰、丘生今貧、後富貴。竟妻之。君果以文學發身、官至五品、夫人得為封君、潘翁亦知人哉。余聞古之仕而已者、則歸教其里、使子弟有所受以為善、先王治化之所以盛也。君以善道著乎鄉、雖庸夫孺子亦敬而愛之、故余于其致仕而來歸也、以賓禮延致郡學、將使學者接見其風猷而有得焉、而君遽即世矣。茂以狀泣請于余曰、子實知先人、願得銘刻于墓石。余誼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綜治、老于鄉邦、猶足以淑夫子弟。則雖縣車于門、未嘗不行其志。嗚呼、今又逝矣、過其墓者、尚慨歎而興企。

陳旅撰　《安雅堂集》卷一二

徽州路儒學教授唐公元墓誌銘

杜本

龍集丁卯，予遊吳庠，識唐長孺。時長孺司糾錄，英譽籍甚，恨未知其細。後十有七年乙酉，辭召江浙，歸武夷山中，長孺子仲設教崇安，不特識其父，抑知其子之賢遠於人。噫！單居塊處，悠悠爾思，安得與而父子接哉。仲寓書幣偕善狀一通而告曰：先君不幸於己丑夏四月卒于正寢，臨永訣，把筆作淡墨字，命孤不肖，葬而不得杜先生銘，如不葬也。零丁羸疾，不果離苫次，足跣以請，惟先生諾而銘之。按公諱元，字長孺，新安歙縣人。總幹廷瑞之從孫。其上世俱以文章起家，譜系中絕，考君諱虞，又以婺源李氏出後于唐。故德宗遺胄，至今池曰飛龍，橋曰太子，以爲左驗云。公狀貌魁梧，德量軒豁，與人無疑咳，其於天叙孝友，最隆者也。初貧屢阨于衣食，既長，方奮迅劘切，以詩自鳴。中值朝廷以巍科收多士，浸淮經術，探賾史籍，挾其所有，四戰輒北。遂屢以明經試有司，又不第。乃棄舉子業，以古文鳴於世，此學業之可表者也。筮仕吳庠，髮已紛白，五十八，省授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分水縣儒學教諭，陞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廩稍率削弱，不克自振，遇春秋祭祀，蘋藻潔虔，待學徒侃侃講說無怠。此又履歷次第之可攷也。嗚呼！凡今之士，學業履歷未必加公，科舉即標甲乙，爲學官，掇青紫，迂回沈鬱，固宜憫悼。然天之陰厚於公者，人未易曉也。康强矍鑠，以盡交四海王公大人，博覽淳蓄，以成其學，以教其子，以及其學徒，猶公之貴且顯也。遭時承平，杖於鄉，坐上座，謁其門者車轍無虛。刻聖天子仁化天下，崇尚耋耄，賜以織文一端，再賜以織金龍一端，以華其躬，以郵其家，其榮何如哉。較今士德不足以稱其位，才不足以符其名，往往取敗姍笑於時者，孰得孰失，蓋易知也。嗚呼！公之詩文霶霈敷腴，不事險澁，詩慕陶、杜、黄、陳，文入歐、曾，而卒於臨卭有得也。詩文五十卷，藏于家。其平生相知，如建德路總管方公回、徽州

路總管孟公淳、中書大叅王公士熙、南臺侍御史張公起巖、翰林待制楊公剛中、題品具載序跋。其死也、中書叅議烏古孫公良貞、禮部尚書汪公澤民、監察御史張公止、秘書監丞彭公炳、賻贈千里、以致其哀。春秋八十有一。唐氏之曾祖諱大有、曾祖妣朱氏、用長子廷瑞恩封孺人。祖諱廷雋、宋登仕郎。弟兄四人、曰廷瑞、免恩主遂安簿、轉銅陵丞。曰廷堅、曰廷秀、明禮記、請鄉舉。李氏之高祖諱冠之、曾祖諱尚禮、迪功郎。祖諱玘、以書魁與丞相程元鳳聯榜。考諱虞也、周禮試得待補。妣程氏、弟二人、煇、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成、早卒。配徐氏、慈祥端重、為九族師、受恩帛、得年八十有二。於是年八月廿又一日合葬於歙之滕源。男六人、長徐卿、詩益工。次琪、次堅、次存真、次即仲、銓南雄路儒學正、次芹芳。女二人、長適吳岩壽、次適張琭。孫男十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愧予老邁、文思刋落、繁其辭讀、其狀不必存焉可也、約其旨讀其序、不必狀焉可也、敢不諾而銘諸。銘曰、

粵稽古氏、陶唐。吾善繼闡弗彰。百代下、道益光。具在我用必張。時不偶、吁可傷。年八袠、須眉蒼。帝賜老、恩澤霶。出雲錦、雙龍翔。維父子、擅文章、名鴻鴻、連四方。曷告哀銘斯藏。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下

南容教授杜公碣銘

祭統云、銘者、論著其先德之善、功烈慶賞、聲名於天下。

予友裴貢士曰章、嘗將其友杜子直來謁曰、此南容教授曾孫、其仲三、而續文脉南容者直也。閱三年、直以南容公行狀謁予松江次舍、曰、吾祖仕不大、無功狀爵名可書、然德善在鄉、有足示後者。直大父、父不獲登先生門、直獲登焉、而先生賜銘曾大父、大父、父晦先德者、庶直足以贖之。予閱狀、證之以鄉父兄之言、則知南容長者也、人至以三杜姓其村、其教澤淑於人者淺、而義行範於人者遠也。初、季父某無後、螟莫姓子、齒幼、復以公為後。季父歿、俟螟齒長、以家產歸之、而復冠娶、待之不異同氣。皇慶間、其族困於里徭、公倡率義役、歲儲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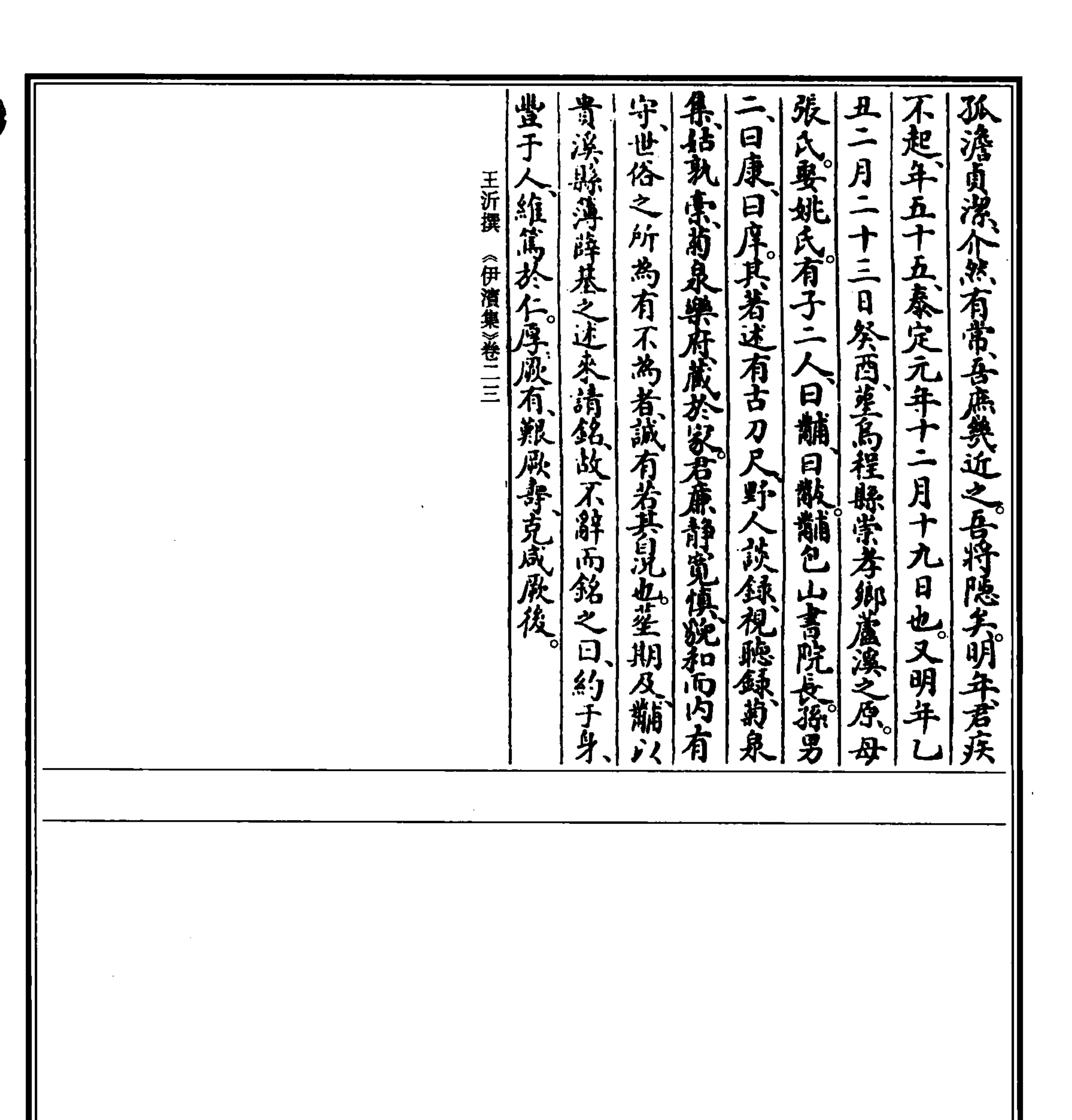
干給之。隣里姻友不能嫁娶喪葬、周之各有差。渴道有漿、斷津有梁、凡濊於急義、即勇為者類此。予因喟然曰、吾周遊東南、大族甲姓優為此者不足多。公以中產為之難也。淞有饒貲家、利酤榷、兼兄弟戕死里氓者不顧。吁、鄉父兄之談南容長者之不去口、有以哉。此宜得銘也。公諱英發、字俊卿。早年遊京師、以才名得學正建寧、年勞升南容教授。未幾、即棄官歸隱於淞之西霞、自號西霞道人。歲延碩師教子弟、裴貢士嘗客其所。娶某氏。男一、孫一、曾孫三、友直、友諒、友聞。生於宋己巳、卒於今至正庚寅、享年八十有二。葬青龍之原、祔祖塋預思菴之右。銘曰、

彼戕同氣、我友螟以義。彼併連阡、我給征以田。吾知南容義且仁、出於性、覃於人、澤及後昆。至今鄉之人襲杜、固姓其村。

楊維楨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里、西州史孝祥投輿之門。用薦者補錄紹興儒學。母病、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錄。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卒喪、遷太平儒學正。先是、庾粟庫錢弗以慕士、壹切靳嗇、贏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其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日為清覈誑士、惴惴然、恐户外之屨入也。君獨裕人薄己、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鄉邑之老登峨眉亭、俯大江、釃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恭鄉尊尚之、君歆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栖、樂其溪山、吾圃樹菊二百、菊



孤潜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隱矣。明年、君疾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葬烏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錄、視聽錄、菊泉集、怙執稾、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靜寬慎、貌和而内有守、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誠有若其自況也。葬期及、黼以貴溪縣薄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豈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王沂撰 《伊濱集》卷二三

元儒碑傳集卷八十九

安熙　許謙

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來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於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抱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攷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備為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公書曰、甚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閉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其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於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復、以求至當而

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間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於其生平為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卒然立論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必當恭然悔其平日之為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嚴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於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於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堅、垣、墉。二女、宜寧、順寧。堅、垣向學有力。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鎮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

家父子兄弟自為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為師，尤深於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弟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覩春秋者有以攷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為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為文章以理為主，皆有為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陶冩造化而已。有默菴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稾，藏於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萃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為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有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敘其梗槩，以揆塋垣，俾求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二二

真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金躡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愽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何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劒。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録，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

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稡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絶、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脩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絜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絶、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堅、坦。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沖。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齋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袁桷表。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吴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毁，貢士君相繼淪没，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闔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吕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殁，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吴越，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念[1]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像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疾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籠粮

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户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跡、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門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熹、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閭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列上其名于省閫、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國當大比、誘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問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早孤、不逮事祭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厥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日、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

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宫。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賻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説、有所未安、亦不敢茍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説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詞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説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温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説。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吴君師道得吕成公

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纂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殁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

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爲之銘。溍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汩没，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溍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故叅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徹始終。際兹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慭，不訖耄期。山頹木壞，人將曷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兹，尚啓爾後。

黄溍撰　《文獻集》卷八下



校記

①念東：當作「浙東」。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

蕭甲叟　柳貫　潘宗祐　袁萬里

蕭存遠墓碣

吉水虎溪蕭氏、縣宋修職郎監江陵府糧料院[1]諱來新、以景定壬戌奏賦南宮第一、與一時賢士大夫交遊、見稱長者。教其子宗古、孫甲叟俱為宋太學博士盧陵劉先生高弟弟子。宗古字如壎、宋鄉漕貢進士。甲叟字存遠。科院季子予五歲為貢士、後七歲江南内附、先生避地其鄉、奇其材曰、如壎不死矣。十歲、先生撫之曰、恨汝不識江丞相、以如壎為丞相客、丞相嘗銘其墓故也。又三年、而盧陵鄉飲酒、按察馬德昌一見、稱其不凡。當是時遊先生之門者、一旦皆出存遠下。及徐子方叅政江西、德昌以郎中重來、存遠從先生見兩公、兩公郎署為白鷺洲書院山長。既滿、除教授潯州路。未至潯、科院訃至、馳歸終喪、調田州路。自陳得改湖州路、湖學復興、授將仕郎、湖州路歸安縣主簿。嘗考試[2]江浙、得士、監杭我課得美、被檄委問得當、然竟用當得怨。浙俗以贓罪誣人者為賂告、有豪民為僧者尤善誣工賂、以為姦利、用報怨避罪誣存遠。又有疾存遠才名者、顧為將直其事、而陰實擠之、蓋深助僧者甚於僧。存遠既受誣落職、為袁州路平準[3]行用庫副使。三年不得代、以疾去。及還舊職、秩將仕郎、潭州路長沙縣主簿、而存遠以病請老、未幾死、死時年六十矣。始、盧陵先生為古文、祖史漢而宗歐蘇、其論詩為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存遠既盡得其微、又博采佛老方技之書、歷覽南北山水之勝、而壹發為文詞、其詩尤工。然家益落、身益債、坐視妄庸得志、更用以資為嗤笑、使人憤惋。向微子能嗣業、尚得為有天道耶。余少客虎溪科院、遇我特厚、與存遠語、面相質責不少恕、然必極歡。別久、移書亦然。去年過豫章、見存遠寓舍、相視無言。既去、乃為余痛哭、殆死別也。娶陳氏、

子男二、元秀、元仁。仁後其弟。孫男二、梓、桂。元秀求余文揭於其阡、余哭存遠三世矣、感其始終盛衰之際、乃爲之詩曰、

天之生材、夫豈云易。摧敗毀傷、惟恐不至。盛時恨少、多才恨富。既老而貧、積毀滋垢。乃知生世、無用文章。我碣其藏、以永其揚。猶有鬼神、在其後之人。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一〇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寄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丱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蒼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翶。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陰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俣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興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

至今以爲便。勳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以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冑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迺丐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俊乂莫有敢追襲其辭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政④、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謂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摘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　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　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歲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秬、穎、稷、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背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illegible]、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精法書、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illegible]。晩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藁二十卷。⑤盡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既爲之銘、納諸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爲之表揭于冢上。溍與公居同郡、學同志、交游於公爲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溍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翱翔後先。

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擄欲陳，尭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黄溍撰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〇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邱人。其上世罹兵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府經歷，載尹嚴之淳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二，居喪如成人。既長，痛早失所怙，刻志問學，蘄以所業表見于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往。吏有弗堪者，鉤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義》一十卷來京師，撼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院檢閱。秩滿，進編修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于是又著《遼金纖畧》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紘，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曰："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爲永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逮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夭猶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迫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廉如，齚舌傍觀。君獨余白，亦手暴虎。烈者義之，選懊汗兩。友道以飈，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觧多嫵。一有剛腸，羣嘿族侮。何天亦然，質籲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張養浩撰　《歸田類稿》卷一三

故奉訓大夫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袁公行狀

曾祖克昭。

祖原溥。

父本固、贈清江縣尹。

公諱萬里、姓袁氏。其先出嬀姓、陳胡公之裔、本爰氏。秦末有曰告者、居河洛間、其少子政始氏袁。繇政至漢司徒安、二十餘世。繇安至宋雍州都督顗又十四世。顗後人九世、為唐宰相滋、謫判吉州、子孫家焉。其後曰立德者、徙居新淦之漯水。立德三傳至皓、生二子、俱蚤世。夫人劉氏、通書史、教其九孫皆有成、年九十八而卒。九孫邦為字號九邦、自九邦一傳為二十四仲、而漯水之袁氏遂大。諸仲之顯、或以德義、或以功名。公之曾大父克昭、仲明其一也。克昭生源溥、源溥生本固。固力學有用世之志、既蚤孤、遭宋衰亂、遂杜門養母、不復出。後以其子貴、追贈清江縣尹。公字廣遠、曰果山、以其號行。從少穎邁、博覽羣書、為文辭疏暢茂麗、若振葩布葉、榮粤悅人。又善筆札。至大辛亥、廬陵文莊侯入京師、載與俱。侯宋忠臣文丞相賢冢嗣、國朝所尊禮、而公為之客、由是重京師。侯南祠海嶽不返、乃更客董忠宣公館中。董氏勳臣世清白、多賢者、所薦用率文武才能士。其嘗在館中若清河元公明善、臨川吳先生澄、蜀虞公集父子、清江范先生梈、其道德文藝與所施用、皆暴白當世者。故公在董氏、益重。大夫士交薦之。既直舉國子助教、吏部且上其名中書、為左衛關校官、遂用薦者言、授公衛教授。始、衛學綿蕞、以祀先聖師弟子無所庳。公至、首葺廟庭、訪得故所賜學田千二百畝之侵于屯者、復之、以共祭養、而軍中執經受業者多至百數十人、皆能談仁義知尊君親上之道矣。無何、丁父艱去官、弟子號泣送者塞道。服除、任饒之樂平州教授。去猶寡歸、侵饘、藝樹浚池、廟學以新、游士有業。樂平故多豪猾、守佐獲終三年代去十不一二、而公在鄉校攝州事半之、無敢肆欺者。民懷愛惠、士歌其德。秩垂滿、湖廣省辟為掾。廉介忠

厚遇、事無留難。時平章高昌王雅敬士、見公尤加禮遇、自王以下皆字而不名。比七月辭去、諸相固止之、不肯留。上其年勞、授將仕郎、南安路總管府知事。南安江右之窮遠郡、吏不知檢、事多害政。公至、理凡郡之滯訟及屬邑之不法者數十事、不彌月悉就繩度、獄為之空。上猶虐其民、且亂、吏皆遁逃、公往撫之、即出令復其流逋、稍諭以禍福、許之自新、民大喜、相謂曰、是公更生我也。乃均賦役、興學勸耕、以富以教。民既樂業、始葺縣著、大脩學宮及殿廟之在祀典者、鑿渠疏池、泥塗者甓之、病涉者梁之。大旱、公禱雨、上猶立應、還禱于郡、亦如之。是歲連郡大饑、南安民獨稍以給。天歷初作兵器、南安郡最下、而數反倍他州、令且急、公曰、民不堪役、宜請于行中書、三分損其二。僚吏欲因為姦利、皆曰、請不便。公力爭之、狀數上、行中書竟是其請、及御史至、僚吏多坐姦利被罰、公獨無所與、且得聲稱。上猶民祓其兄、前有司縱弗問、公曰、是傷人倫之大者。立按其事、且成獄上之。

南康民有訴里中惟祖史誅求殺其父人者、縣受賕反狀誣付暴卒苦之、且疾甚、公訪得其姦狀、即日勑縣按所主史、罰之、正其獄。大庾饑、禁土豪之畜貧驢以奪民利者、質人得食其傭不死、且至今市之賈者恆雜沙穀水米以欺細民、自公為政、皆相戒勿欺。三年、部使者取其治。元統初、進承務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始至、謁于金山之神曰、潮之民困矣瘁矣怨且尤矣、吾何以安之耶。神其相予、亦竭吾力而已矣。所不以至公者、神實在上。潮人聞之喜曰、此仁人之言也、吾民其有瘳乎。未幾、省詞訴、薄賦斂、均力役之征、潮果大治。暇日數臨學、集博士弟子員、陳說經義、申以孝弟之教。潮故昌黎韓公過化之邦、而文集未列之學官、乃割俸倡郡中有力者板傳之、以惠潮士。潮守將以營中不利士卒、縱部曲雜居民廬、而因奪有之。公在郡、立下令徙還其營、以復民業。潮無松杉、公使人自閩中致二木千餘、栽植之、治後之金山、將與韓木俱不朽焉。先是、仕于潮者貪吏多虐取、

當使者行部，懼事覺，恒進厚賄，求免去，則又取償於民以為凡，而以禍敗者亦先後相望。獨公在幕府時，郡無留獄，部使者至，深異之，盡屏私謁，毫髮無所受。郡有石刻具載其事云。既年老，不樂居海隅，秩未滿，遽解印去。府僚及郡之士民强留之，不可得，爭持錢追數十里，大設祖帳餞之。雖去，民猶思之不忘，遇東西行者，時時候起居，冀其或來也。既出嶺，遂告老於朝，居久之，加奉訓大夫，以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命下而公卒一年矣。公兄弟五人，曰惟宜、希逢者最少，母孔氏且歿，以布逢屬伯兄九萬，而惟宜屬公，字之既室，且皆有子孫矣，乃復為昆弟如初。公既退休，悉以其先廬居惟宜，而分田以給之，別自築室于峽之柚木嶺，益闢地為園池，環室前後植脩竹嘉樹，蓺花卉果蔬麻蔬，日課童僕治生產。賓客往還，時相與賦詩酌酒，極笑談登臨之樂，坐則引其孫，授以詩書。卒時年六十有九，後至元己卯十一月廿六日也。夫人孔氏，生子惟德，雅善斡蠱，有所植立，不廢其家學。女適胡，適宋。孫男二，鐵頭、麟兒。女二。將以至正改元辛巳九月十有一日乙酉葬里之都督嶺楓林之原，距峽七里許。嗚呼！公始以一布衣士趨京師，取知卿相，身致顯榮，以及其親，用雖未大，而所至能脩其政，使豪猾不得肆，而善良者感化，既去，人猶歌頌其德，是可有稱於後世者已。若金與公同郡，在京師，既辱與游，處家居時，又亟相見，故嘗得其行事，列敘始末如右，庶執筆紀述者有取於斯焉。謹狀。

傅若金撰《傅與礪文集》卷一〇

校記

①糧科院：當作「糧料院」。

②誠：當爲衍文。

③早淮：當爲「早准」。

④政：疑當作「攻」。

⑤盡：當爲衍文。見四庫本《文獻集》卷一〇。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一

張恕　儲能謙　楊載　嚴侶
程端禮　孫會叔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鄉方之官嚴陵、忽持餞行卷示濂、中有浦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莊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豔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望之若玉井冰壺、絶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纚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歎鄙吝粗穢、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為問道攷德之圖、居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伻絜羣行為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為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為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議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公幼而頴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磨之、雖暑爍金、寒折膠、不易其恒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為己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羣聖人之書、為之敷繹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為之丕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齒髮垂領、尚可宦遊而弗之止邪。自是臾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藝沉淪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至是發寖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人、虎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于貞、方元亨其壻也。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己亥、窆公於縣東五里

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藏于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祉而甄陶其性情、故涖事制物動與理違、深爲識者之所慨歎。有如公者、惓惓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爲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也、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公雖亡、其不亡矣夫。銘曰、

孰武其先、公則式之。孰牖其後、公則廸之。累世之儒、聲華爍而。況公之施、三爲校師。衿珮逶佗、左矩右規。鑱石幽墟、以昭以貽。里中子宋濂謹譔。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宜興儲先生墓志銘

宜興儲先生既沒、其子鄉貢進士惟賢請於吏部侍郎偰公書其事、復以書抵京師、屬素銘之。惟吏部蚤擢進士、爲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何假於素之銘哉。然向客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吏部敘先生之事曰、先生諱能謙、字有大、姓儲氏。其先居潤之金壇、其地曰莊城。唐綦毋潛有送儲十二歸莊城詩、謂監察御史光羲也。御史十三世孫鄰、繇莊城徙宜興之槭林、至先生十世矣、今槭林之族聚百餘家、散處旁近者又百餘家。御史有詩名、迄今子孫猶不失世業。曾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璧、咸淳六年鄉貢進士。宋末以八韻賦取士、先生父行數十人爭勝一時。及內附之後、學校課試猶仍舊習、先生屢試輒與首選。延祐初設科目取士、或勉先生爲仕進計、先生喟然歎曰、誠不欲與後進爭聲利、顧吾自有世業。自是大肆其力於詩、而口未嘗及干祿事。嘗即先廬之東築室一區、雜植竹樹、扁曰樗巢。暇日散步田閒、勸勞耕者、或遺之飲食。先生幼學六經子史、靡不窮極、手自寫書、不閒寒暑。尤好黃太史庭堅詩、天未曙輒默誦百餘篇而後起。其父喜曰、吾世業賴是子可繼。開門授徒、從學者衆、族人之質美者必善誘而陶成之。性至孝、母辥氏晚病臂、累年憂勞如一日、冬溫夏清、飭妻子不敢暫去左右。喪親哀毀盡禮、

葬祭遵朱文公家禮。族父某感其孝誠、至闢蔬圃以廣送葬之道、鄉人化之。有不作佛事者、忌日時祭必前一月治事。縞巾深衣、哀泣終日。先生天資剛毅、若不可犯、而在親側、必婉容愉色、接賓友必盡歡。治家甚嚴、卑者有過、督責無恕。夫人蔣氏寬解之、則曰、君儒家女、不聞易曰、家人有嚴君耶。乃課子孫讀書、非家事不令須臾廢學。鄉人以貧乏疾病告者、視其力之可及而食之、藥之。所著書有本論上下篇、有楮錢論、皆力詆釋氏之說。其詩文號樗巢集若干卷。先生生於宋咸淳六年正月、卒於元至正四年六月□□、得年七十有四。夫人先七月以卒。子男四人、長惟賢也、方待試禮部而科目報罷、監察御史以著書立言薦之。惟志、惟仁、惟德、皆業儒。女三人、長適蔣立本、先卒。次適趙濟、次適潘杲。孫男十人、抑、□、擽、播、揖、撫、拓、掾、揢、授。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先生臨終戒諸孤曰、吾生而不以才用世、死必樹吾墓以樗、使亦不材、爲世取可也。以是年七月□□□□合葬於里之淡竹原先塋之側、先生命也。銘曰、

義興之墟、有墳渠渠。其植惟樗、卷愼弗舒。與天爲徒、後有徵者、在其書。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揚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溍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溍不敢不諾也。初、溍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揚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於杭、故又爲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强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於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

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郎選也，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文益以氣為主，毫端亹亹，縱横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於畸岍之縈折，舡敧杌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譔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溍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溍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溍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槩，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黄溍撰 《文獻集》卷八上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侃，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女，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生曾大父。淵，王大父。旦，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貫公。貫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授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昇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敏，願為嚴子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絶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

會、取晚而有信。翺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劒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唐、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踊氣絶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宂時。所居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祕已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夭、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牧養無忝、吾死何憾。平疇西地、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黄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於祖祠西小室。娶黄氏、宋榜眼進士黄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余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余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跡、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冢。余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請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於古風凞乎胡可追、千有百祺、不盡厥岐、不背厥馳、嘡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堪、維高有堪、維遠有遺。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楊維楨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冑曹參軍某。其自鄱陽徙家於鄞、則由冑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絶。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

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埜鼇受業焉。埜鼇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仞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於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鵞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肆門禮、請先生為學者師、師閩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廪、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群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挐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於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黯然、各奉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欒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

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才以女歸之。卒、因葬於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行。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益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黄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此①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於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某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龐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蔀。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施、垂於無窮。門人謁辭、論譔遺德。昇於方來、永有矜式。

黄溍撰 《文獻集》卷九下

孫君行實

君諱會叔、字友仁、姓孫氏、世居鄞之東吳。宋龍圖閣學士沔之十一世孫。曾祖諱涇、鄉貢進士、妣李氏。祖諱禪、宣教郎、妣畢氏。父諱夢荃、鄉貢進士、妣韓氏、繼高氏。君生於宋咸淳壬申九月十有一日亥時。幼岐嶷不嗜弄。既就學、師訓不煩、記書不過二遍。五六歲即解大義。有

客訪鄉貢君、不遇、君迎送盡禮。客驚曰、孫氏有子若此乎。九歲喪母、哭泣盡哀。市里迎神或擕觀之、君應曰、聞禮不聽樂。讀書自若。十餘歲事親不少衍、宗族鄉黨皆稱異人焉。師行義韓君元、韓君見其篤志、慨然嘆曰、廣子學者子也。本堂陳公著贈以言曰、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不以時好遷、不以毀譽動、一以孔孟爲燈。他日學成、見之者如景星鳳凰矣。君讀書有序、終日一書、沉潛玩索、必驗諸己、以致實用。尤考三禮、著四書演義。凡程朱引而不發者、悉闡其旨、辭不求甚工、常謂心體虛明、自當有言。發於詩、往往天趣遠出。旁通天文地理度數之學、義利之辨、胸次介然。閒居端坐、肩背竦直、望之若神、即之則和氣怡怡、暴慢者廢然自失。晨興謁先祠、適父母所、溫顔色、問所欲以進、或不安、即憂形於色。幼依庶祖母李氏、李病目、寒不爐、君以身溫被者八年。及卒、爲心喪三年。雖遇緦服亦不飲酒、聽樂必變容。遭繼母喪、苦塊不違。後事庶弟母顧氏若事所生、顧亦愛之過於己子、家庭訢訢焉。君待朋友必敬必信、奬掖後進、有不悛者、歎慨不已、隱惡揚善、人孚其衷。識者謂君天質粹美、問學充實、孝弟行于家、信義著于鄉里、得一命舉此措之、宜無難者。君獨退然爲未足、將以終身者。以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一日酉時卒、得年三十有二。死之日、鄉隣無少長莫不垂涕、至今猶有道其事者。葬于青山之原、聘史氏、未迎、以弟俞叔次子儀伯嗣。端學後君生六年、自總角交遊、故知君爲悉。嘗北面事之、君終辭焉。其嘉言善行、懼歲久而弗彰也、敢錄見聞于大雅君子、幸擇而銘之。

程端學撰　《積齋集》卷五

校記

①此：當作「比」。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黄先生文集》。

郝伯魯　夏友蘭　葉謹翁
應本　王肖翁　曹知白　范梈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誌銘

君姓郝氏、諱伯魯、字希曾。其父道寧、以詩書教授鄉里、學者常至百人。今吏部侍郎郭公、戶部主事左君、尤著名者也。君少傳父學、起家樂城縣教諭、遷固安州學正。爲守令者重之、爲諸生者敬之。閒居京師、詩酒自娛、卓越豪縱、或以奇士目之。會朝廷崇儒術、黜吏弊、詔學官未調者悉補百司吏。君以才擢戶部吏、轉太醫院。出官將仕佐郎、萬億綺源庫知事。年五十三、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妻李氏、無子。君操守嚴謹、戶部綺源掌天下錢穀簿書出納、一毫無所私。其卒也、郭公經紀其喪、合諸友之賻、授其弟某、以是月某日歸葬君真定縣常山里先塋。銘曰、

時須其材、而命不偶、又將誰咎。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元將仕佐郎贛州路同知會昌州事夏侯墓誌銘

夏友蘭字幼安、初名九鼎。撫樂安曾田人、後徙蘭原。世以材武長軍籍。幼安亦弓馬便習、讀書不及卒業。夙慧、自能爲詩。逮其父時任家督、精簿書、稽錢穀出入、欺弊無所容。父卒、家力適大、凡事提綱衆目、各界所司。謙厚文雅、聲譽四達、聞風締交者自遠而至。每歎儒流識卑言陋、遇方外人傾心嚮慕。邑尉明安達爾志同意合、俱造吾門受學、獲聞往聖先賢所言性命道德之懿、濯去舊見。自是假真贋僞者不能惑。當父忌日、哭泣盡哀、事母婉順、致養唯謹。家居之儀、時祭之禮、一遵司馬氏、朱氏所定。邑東門外創建書院、施田贍給、敦請名儒詹貢士掌教其事。聞上官爲設官、家有內塾教子、又有外塾普及親鄰諸幼之可教者。月朔弦望、遠近賓朋內外子弟、深衣會講、以身率先、升降進退、威儀整肅、如學校規。詩文自出胸臆、無一語塵腐。星數、葬法、風鑑、占驗等術、

靡不探討。或勸之仕、則曰、是有命焉、不可倖致也。予在國子監、幼安白慈親、願觀國光、親許、遂趨京師、又趨上都、覲日表於潛邸、得旨從集賢大學士李公游出入禁闥必從。明年、龍飛御極、李公秉政、奏授將仕佐郎、同知會昌州事。皇慶元年春、南歸、秋至官一月、聞恩旨下、護持所創書院、亟歸迎拜。至家感疾、再閱月而終、十月廿四日也。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葬於宅東之園。幼安生長將家、衣被儒術、深潛端重、山立時行、中州外域、顯官貴戚一見共款、起敬起愛、不信其爲楚產也。平居處事詳審、年四十三始仕、廉仁外著、士民悅服。比聞其喪、悵怏觖望。父諱椎、管軍百户、鎮撫樂安縣三翼。母劉氏、慈善好施、綜理内外事秩然。娶前吏部侍郎李公曾孫女。男志學、以七品官之子充國學弟子員。予於幼安之不得壽也、痛之惜之、志而銘之曰、

家有百井、身則三命。雖嗇於年、順受其正。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七四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illegible]。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冠之年与之並登于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碩獨恬於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爲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封、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淺爲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与物接。父霖始復以家事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知南康軍葉公閶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与之遊。擧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illegible]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丞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与之不合者、力搆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爲異同、乃貫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旧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爲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貲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舍。

父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明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簀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稾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　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衢州路慶元縣縈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任。次泰之，歷補江淛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樞，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樞，而溍亦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溍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溍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溍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宦遊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歎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溍蒙恩錫召，欲伸繐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它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人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黽勉從事，靡愛其力。孰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閑閒險夷。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三

應中甫墓誌銘

中甫應氏，諱本中，甫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塘，因家焉。父普，受知淮閫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遂韜晦不復出。中甫生而秀異，稍長，能自植立，治家務勤儉。與朋友交以信，好為人排難解紛，而輒䘏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甫與子同年進士前史官楊公載共學，明於禮、春秋，喜為歌詩，頗有志於宦遊而弗遂。年甫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提舉江淛儒學，辟主教仁和縣，辭不就。後游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定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於仕進，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以厚其直而取之，所積甚富。平居能自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秉燭至夜分乃寐。間有所得，手抄成帙。善鑒定古書畫，一時名人咸服其精。旁通數術方技，而最深於醫，晚遂混迹於廛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海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返柩葬于錢塘縣水月鄉葛嶺之原。先是，中甫在海昌，俄一日泛小舟至錢塘，徧謁親故，携其甥某登葛嶺，指示以所卜樂丘之向背。僅逾旬浹而竟不起。屬纊之際，神思不亂，屏去婦人，惟留諸

子侍側、告以平生俯仰無媿、即死、汝輩慎勿徇俚俗追薦之説也。語畢而逝。娶朱氏。子男四人、才、兩、預鄉貢、用特恩、授嘉興路儒學正。傛、嘉興路總管府司吏。貞、晉陵縣儒學教諭。旋、仁和縣醫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俞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隋直寡合、不屑苟售。然篤於教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祿雖未豐所養者志、既壽而康、遂以考終、亦可無憾矣。子獲締交於中甫甚久、才也又辱從子游。中甫之殁也、子方告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召還之命追及子於錢塘、敦迫就道、無從申總帷之一慟。而才也跣走造子傳舍、奉中甫治命以銘為請。衰朽荒疎、不足任付託、顧義不得辭。銘曰、生也直、畸於人。積也厚、燕及於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焯於幽。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為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揀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佖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既長才業兼茂、為宗鄰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猷醞藉、雖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為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為之。公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為靜江教授。南方歊暑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

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為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贛人有因覈田虛增粮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為民變雖靖、而粮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事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主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託辦、僉以為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祲、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為具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於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萱某官。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蘭、鎮江路錄事判官。荃、葵、約、高節書院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蔓、吳某。孫男十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賑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為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魯公之從子是為文憲公、公實學於何文定公基、以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教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擕堂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統者復推王氏為濂洛之適傳矣。維公之生、憑藉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於一門者、累世承傳、逮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

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畯英。簪衣冠家，孰盛王氏。相業道統，暌徽襲軌。奕葉載德，委祉於公。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明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水木，期有本原。斲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王褘撰《王忠文集》卷二三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己酉，葬于脩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於莬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

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靄者，在唐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脩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脩生某，某生從龍，從仕郎、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於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于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閼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户。尤喜黄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漫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為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

爭內屢應交。平居於姻族鄉黨、賙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沖、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為治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閑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 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巴延。次適常德路達嚕噶齊哈喇哈達、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騶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闔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凜焉高風。退觀閑步、玄館儒宮。既介而通、亦嗇而豐。不倚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心、冲冲其容。采山薇蕨、涉水芙蓉。麥歌忽斷、五湖三江。有次其藏、琢石穹窿。謚私而公、靖節文中。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故承務郎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范亨父墓誌銘

士之汎濫于虛文、而忽略于實行也久矣。波流茅靡之中、有特立獨力者焉。余惡乎不以東漢諸君子例之哉。清江范梈、亨父、一字德機。家貧早孤。母熊守義、長而教之、天資穎敏、所讀誦輒記憶。年未三十、予識之于其鄉里富者之門、雖介然清寒、煢然孤獨、而察其微、有樹立志、無苟賤意。越數年、漸漸著聲稱。其處也、苦節困窮、竭力奉母。其出也、假陰陽之伎以給旅食。其耽嗜于書、鑽研于文、用功數十倍于人、人鮮或知也。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勲舊故家延致教其子、藝能操趣、綳中彪外、流光浸浸以達。中朝薦舉充翰林編修官。官滿、部注建昌路

照磨。憲臺有聞名者、改擢將仕佐郎、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知事。不憚波濤之險、瘴癘之毒、巡歷遐僻、每務興學明教、民之抱冤、官之受誣者、一一存活申雪、政聲上徹。仍其所職、遷江西湖東憲長、嚴明于條屬中、獨異目視。選充翰林應奉、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本污、而文繡局取良家子為闕工、無別莫甚、嫉之閑之、作歌詩一篇、具述其弊。憲長采之以聞于朝、緣是其弊遂革。居十閱月、會江浙行省禮請校進士文卷、行至建寧移疾、竟歸託于外族、而家在新喻之百丈山。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不赴其秩。自湖廣行省校文而還、逾月有母喪、明年十月以疾終、年五十九。娶易、先卒、晚有子二人、庶出也。持身廉正、涖官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也。為文雄健、追慕先漢、古近體詩尤工、藹然忠臣孝子之情、如杜子美。又善大小篆、漢晉隸書。金谿士危素慕其風、數從遊處、未終前兩月、往哭其母、時疾已劇、尪羸骨立、謂素曰、世道之卑、士氣之陋甚矣。子其勉諸、吾殆將死。已而果然、素哀其卓犖大節、浮沉下僚、又不獲中壽。其子長者甫七歲、幼者甫四歲、懼其湮沒無傳、乃摭其事行、徵予撰銘、將與龍虎山道士薛玄義買石勒諸其墓。嗚呼、亨父誠特立獨行人也、而素之高義、亦薄俗所稀。范之詩文有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文稿、總十二卷。銘曰、

介潔之行、瑰瑋之文、而止于斯也。來世倘有聞乎、噫。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八五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三

虞集

邵菴先生虞公行狀

曾祖剛簡，宋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贈中大夫。

妣趙氏，贈宜人。

祖珽，宋奉直大夫、知連州，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氏，追封雍郡夫人。

父汲，故國史院編修、致仕，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雍郡公。妣楊氏，追封雍郡夫人。

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事太宗，陪葬昭陵，子孫為雍人，事見本傳。永興生工部侍郎昶，工部生江陰令昳，江陰生盱眙丞知待，盱眙生長城令禮，長城生金吾衛長史明。金吾四子，叔曰殷，中和間守蜀仁壽郡，因家焉，遂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嘗。嘗五子，次四曰琚。琚二子，幼曰庚。庚四子，次二曰承詢。承詢二子，幼曰繼崇。繼崇三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周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祺，及進士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秦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功烈具宋史。丞相三子，伯曰公亮，性高簡，不樂仕進，晚以奉議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禄大夫。季曰杭孫，大理寺丞，至中奉大夫，贈通議大夫、開國。六子，次二提刑也，與臨邛魏華父、成都范文叔、李微之輩講學蜀東門外，非洙泗伊洛之道不言，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由是蜀士盡知周程張朱傳授之旨。所居官輒舉其職。從四川置司辟①為參議官，自請行邊，却强敵數十萬。知簡州，擢夔州路提刑，遷利路，立保伍之法，三年民歸之者三十九萬餘人，為屯田，聽民自耕，邊實人足，敵不敢犯。

學者稱為滄江先生。滄江二子、伯尚書也、以文學者稱、知永州、興學校、靖冠暴、吏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連州。六子、伯曰普、兵部侍郎、直寶文閣、兵部三子、仲曰從龍、朝請郎、通判惠州、子三人、伯為通直郎、黄岡尉、尚書無子、以黄岡繼宗事、即參政也。宋亡、自海上還隱於臨川之崇仁、禮義忠厚、鄉里信之。與翰林學士臨川吴公伯清為友、吴公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於諸生中識故江浙行省參政晉公子暈、今翰林承旨歐陽公原功、而深期之。夫人楊氏、故工部侍郎國子祭酒文仲之女。楊公世以春秋名家、而從弟參知政事平舟先生棟以濂洛之道自任。夫人未笄時、即盡通其説、至近代典故、亦貫穿不遺。平舟以彗變上書、夫人侍側、進曰、叔當去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乎。及歸參政、事舅姑以孝聞、雖在患難、動不忘禮。族姻嚴憚之。生三子、伯諱集、字伯生、即公也。仲曰槃、進士及第、官至承事郎、武昌路嘉魚縣尹。季曰葉。咸淳

間楊公守衡州、以參政從、未有子、楊公為禱於南嶽。俄夢客將啓曰、南嶽主者來謁。既覺而公生於館、壬申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乙亥、楊公守漳州、明年趨嶺外、參政亦在行。公三歲即知讀書、干戈中無書册可攜、母夫人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聞輒成誦。九歲北還、至長沙、就外傅、始得書之刻本、則已盡誦諸經、通其大義矣。又五歲、始來崇仁、吴公伯清見其所為文、謂參政曰、賢郎後當有大名於世。時江左學者猶守舊業、郡邑學校有用前代科目法出題講課、以程其藝者、所取輒百數十人。公與嘉魚令以所業應之、咸考中、出諸老儒上、時猶未冠也。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諸公游。於經傳百氏之説、帝王之制、有國家者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為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者尤精詳矣。楊夫人嘗曰、吴伯清今世大儒、可為師表。故公與嘉魚令從吴公游。吴公於先儒之言有所辨釋、公悉能推類以達其意、吴公亟

稱之。宋之將亡、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狽奔走、僅保遺息於東南、內附以來、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衆矣。尚書之解組永州也、道過臨川、寓公邑、管安撫陳公元晋之夫人、其女弟也、率諸子迎伯兄以歸、因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崇仁邑南門外、故參政自長沙來居之、稍收養其族人於傷殘驅迫之餘。蜀既不可返、而家益貧、無以為生、益不勝遺緒之憂也。公生有異質、長益自奮於學、參政少慰意焉。手植紫薇於庭以期之。嘗與嘉魚令屏居一室、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宇曰邵菴。故四方稱為邵菴先生。大德六年、以大臣薦擢大都路儒學教授。十一年、除國子助教。明年、丁內艱。至大二年、再除國子助教。四年、授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除從仕郎、太常博士。三年、奉詔西祀名山大川。四年、除承仕郎、集賢修撰、考大都路鄉試。五年、被旨以集賢直學士名吳公伯清於家。六年、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除、以舊官名。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進士、除承德郎、國子司業。二年、除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考禮部進士、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陞奉政大夫、兼經筵官。明年、兼國子祭酒。天曆二年、陞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仍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歲中進階中奉大夫。至順元年、為御試進士讀卷官、奉旨修皇朝經世大典、任總裁。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纂大統、被旨赴上都、秋以病謁告歸田里。元統二年、有旨名還禁林、從使者至、即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終於崇仁私第、年七十有七。初、藁城董忠宣公以左丞相鎮江右、延參政與吳公而賓禮之、因以知公之賢。及拜行臺中丞、請於參政以公俱行、命其子受學焉。俄入朝、公始來京師、方海內承平、中朝無事、四方名勝萃焉、為文章相尚以雄嚴新奇、不必盡合於古。柳城姚公在翰林、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繼之、與公言俱大悅、即以

異日斯文之柄歸之。涿郡盧公處道、清河元公復初素相善、有所述作、輒即公論定。元公嘗謂公曰、子文無雷霆之震驚、無鬼神之靈變、將何以稱於世乎。公謝曰、誠不能也。後元公卒、以公所為為善、業祇翰者稍為改弦易調矣。時元老大臣為中書魯國文貞公、翰林承旨唐公、多國初侍從耆人、因董氏識公者、輒見親厚。於先代文獻有所徵焉、公亦得以盡知國家之舊典、西北之遺事。臺臣言公材堪御史、雖不果擢用、而公名高一時矣。始教授京庠、平陽王文憲公以相臣尹京、賢公之為、待以客禮、故公得盡心訓迪、益自致於所願學者。時前代故家子孫仕於朝者不數人、公與四明袁公伯長最厚、盡交友之義、嘗追考故國士大夫德業之盛、各述其鄉邑之舊而論著之。大史院教授洛陽楊茂弘者、知置律候氣之事、嘗與太史郭公試用之而應、以為律歷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其文繁夫宜、不足達意、以公素討論斯事、求為之潤色。公既為整飭其書、又以告諸有

位者、會茂弘以病死、不得達、其所著書猶藏大史簽院齊公伯亨家。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者每不安厥職。公為助教、即以師道自任、中國學之成法、以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蘊、明事理之非二、通雅俗於性情、脩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顯、學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待公之退、多挾策趨門下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宗尚、多相率詣館下請益為之師者、一無間言。為博士言於祭酒曰、惟學務修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喜也。聖天子嘉惠監學、使得歲貢士以次授官、蓋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勵之。李秦公時領學士、閱而是之、趣以名士當言之於上、乃於諸生中得端靜有守嘗試以事者二人、併牘上之、委於吏議、不得達、而秦公已歸翰林矣。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不能成音。公為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將有所考正焉。仁宗方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以

重其事，屢起名儒為之師，皆欲有所更張，以副上意。公力助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執政為之動，好進者乘間媒孽其間，謗議沸騰，前後兩司業或稱病，或投檄去。公亦以病免。在太常時，暺忠憲王為使，盛年不飲酒，好靜默，間獨從公問禮器祭義甚悉。及至家，必留坐欵曲，或盡日無倦色，公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實，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迹，忠憲屢為嘉嘆，益信儒者有用。公以去蜀久，乞充使，幸得一視墳墓，遂被（闕）

趙汸撰　《東山存稿》卷六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来，經生文士判為兩塗。唐昌黎韓公、宋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濂洛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奧，道極道之精微，一趍於至善而後止。其發也，門人錄其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緊之聖人脩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滋甚，皇元混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恭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閒，天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簣之再期，子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麗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其所深慨而請繼以言焉。叙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盱眙丞智、長城令禮、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守敦人，從僖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子，次曰琚。琚生庾，庾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祺進士及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議郎、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禄大夫。季曰抗孫、大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爲蒼江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奉直大夫、歷知永達兩州、自永移達道。臨川、其女弟適遂管安撫陳公元善、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井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孫子也。所出三子、長即公。次槩、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棨。參政公初授承直郎、黄岡縣尉、見山守衢州、夫人從參政方需次與猶、時未有子、見山禱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蓐、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晡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劍入白、南嶽主者來謁。起肅之而寢、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未晬宦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潭州、參政伉儷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草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前列、老儒爲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流寓是邦、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辯、公能推類達意、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丁内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階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爲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勑修遼金宋三史、欲用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遠行。奏積將上而止。朝使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趣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木數十株、治命以深衣斂、毋用浮屠。明年己丑八月二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譚源。娶慶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蔭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女一人、俱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樂樂、適譚紱。郭氏生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差授武緣縣博合砦巡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甫弱冠。孫男五人。其蓋嘗論公家世勳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

御、讜論、忠賊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肅當令②、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功烈不早矣。及公之身遇靈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暎史冊。嗚呼盛哉。又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叔、李微之講學蜀東門外、爲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爲政、參蜀制閫、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宣夔路立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參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爲文清醇、典教江右湖南、簡拔後又如南陽孛木魯翀子翬、後多顯融、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萇城董公表章之、使大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子、甫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爲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家庭所覩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孅士習上丁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罪削之、貴近有爲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欵者傳仁皇東宮諭旨、姑漭其罰、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詹事院以啓仁皇。更是公所爲、由是益知公賢。踐阼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請倣法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以爲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臺臣、爲祭酒、召四方名儒爲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爲異同者撓之、司業投劾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敘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爲學問之意、師友之從游、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天降地出、有④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爲詭異者、經義守正說而不尚奇論者、爲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於泛泛莫知根柢者也。朝臣避其論而憚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獲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萑葦之地、潮汐日至、淤爲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爲田。募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成、惰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征之。五年有積蓄、眞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得民丁數萬衞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而江海求食民有所歸、凶歲不至爲盜。今海口萬戶之立、頗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兵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爲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爲、因舊民所在定城郭、閭里、治溝洫畎畝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遠者漸歸、封域漸正、守望相濟、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將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群臣未有相其謀者。太史院教授雒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郊、太史有徵、晚合律、嘗爲一書、謀以進、而患其辭煩簡失當、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釐治其書、且告當道、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爲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牘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四方之來上者、參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閥閱具存、凡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爲聖治禆益、能使一代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宮、議寶冊禮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鄆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授王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爲。王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溫和、敷對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延英閣、求去者屢、因言陝西田制得俞音、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爲歸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諭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顧今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間爲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耶。閤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爲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倣中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勳舊封王制詞於內庭、同列二人嘗爲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紿己、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稱除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爲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踈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推人品、質正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爲知己、人以擬眉山三蘇。嘉魚歿、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秉以莞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無難色。遇庶弟槃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器。盛暑不命童子揮翁、曰勞人以佚己、君子不爲也。生平知己大臣藁城董宣公、保定張

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輙以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治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戴襍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淺近言也。屢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業不克就。濂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為之太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剗乎其中，深靚簡潔，廉劌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胎[5]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攄寫廉品之作，襍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藁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閒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邑有平糴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謚。既葬而命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忝政公，博士之召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奬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而不敢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雖鷄先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驥上驤，孰能寘之周

行也。莬冠蟬綾蕙繢蟹筐、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磐硯、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濩四方、琬琰之刻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搏。芝草三秀、醴泉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九

校記

①莗：當爲「辟」。

②今：當作「金」。

③勑：當作「勑」。《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作「檄」。

④「有」字上，右引書有「安」字。

⑤昭：當作「詔」。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四

蕭瑞　張圖南　曾順　胡助

將仕郎韶州路知事蕭府君墓誌銘

禹昜諱瑞、姓蕭氏、世家吉水虎溪嵩華山之下。蕭氏世科故家、至禹昜始遷廬陵之馬塘、距忠簡胡公、丞相文公故第為近、蓋擇而處之、遂為馬塘蕭氏。鄉先生須溪劉公扁其室曰嵩崖、示不忘。禹昜嘗遊京師、集賢以其名聞、省部定從江西水補江西①、復從憲司試選、始用為學正封州、興學歸田、一日必葺。封州還、教授梧州、如封州。梧州還、授將仕郎、賓州行用庫、尋除韶州路總管府知事。見知宣、憲兩司、方被遇、而以病卒于官。至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也。始死、郡長貳率僚屬往哭之、比喪還、賻奠有加。其子達觀以其喪歸、而請銘於余、其詞甚悲。余少客其族里時、科院蕭公獻可以風流厚薦為鄉丈人、一門群從多知名者。禹昜二父際南北初混、方遊泰淮、北闕中原、始盡更其故所居、以科院領客而落之、屢造焉。科院即世、群從相繼淪沒、盛年以主簿死曲江者、余友周遠也。今又哭禹昜焉。禹昜以別業起廬陵為豐家、以三仕死曲江為中壽。余銘禹昜、孰知余悲。祖仲貴、從事郎、淮東轉運使諮議。父曰敬、張氏②。子男五、達觀、達胡、達章、達玄、止敬。女一、壻文寀、丞相諸孫也。孫男女九。葬某所、以某年月日。余聞禹昜早孤、事季父如父。昏嫁庶弟妹如一、分財利必均、二弟安裕至今日者、禹昜力也。銘曰、

嗚呼曲江、奪我良友。嗚呼禹昜、竟隕中壽。嗚呼此碑、亦墮吾淚。嵩華峩峩、歸來無棄。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一一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能、狀其師張奉常行誼以求銘。蜀劉傳之名御史、以授其友劉岳申曰、奉常楚材之良者也、宜得君銘、君宜銘。余感忠肅家教、又嘉傳之臺評、不敢固陋辭。奉常諱圖南、字則復、息堂其自號

也。其先世家盧陵安成、自其父徙長沙、遂為長沙。自宋季已知名、見知故相江文忠公。至元辛卯、徐公琰起公為嶽麓書院。自是為濂溪、為紫陽。宣慰趙公淮腴公教其子若孫、翰林盧公摯薦公可翰院、可提學、又移書時宰、極道其才美。至大戊申、授辰路儒學教授、辰學始知有教養、新學、歸田、為校官冣。嘗筞群蠻反覆、條上便宜於郡、皆如公筞。延祐甲寅、詔下興賢、湖廣起公主文。丁巳再起公如甲寅、當時江南三省獨稱湖廣得人。庚申、江西起公如湖廣、江西一二名士實出名門生、海北湖南兩憲交剡上其名實。至治壬戌、以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其冬十有一月十四日、以疾終於家。嗚呼、國家有科目而海內無經師、欲為士者、不患業之不精、不可得也。余聞公講學於鄉校、於及門、湖湘士人人自以如得所歸。公亡、悵悵無所如往、如有所失。嗚呼、如公不尚奢靡。曾祖元章、宋登仕郎。祖光祖、宋漕公武羽。妣鄭、繼劉氏、江氏。公江出也。蚤孤而盡其孝於母、父事叔父而讓其弟以其貲。娶嚴氏、繼歐陽氏。子男四、崇、嶼、嵒、巖。女二、孫男二。葬長沙大賢鄉金龜阡、以某月日。銘曰、

嗚呼先生、如此而已。其存者長如彼湘水、欲往求之門生兒子。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八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郕國公四十九代孫。郕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畧、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可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嵩、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大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

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貫文肅公榦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會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椁、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慫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遊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侵也。善鑑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黙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項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卧、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斂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其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瘰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祗奉、唯恐少咈

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亂、出爲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爲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倀倀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倜聞府君爲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遑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公爲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垕、曰基、曰㙇、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爲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肇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于常侍、奕世以詩書允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爲經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爲前後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

隧上之文、濂閩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爲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𨛦國傳道自孔門、道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流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如王温、蘄然頭角譽彌敦、日爲二俊起續緒、三爲人師教道尊、書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澆爲淳、自内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建摧、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爲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霅川有諱神者、爲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諱翱、爲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爲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迪功郎、辟史館實録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朴恬静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爲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爲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録。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爲監察御史日至泮宫勉勵諸生。先生之爲學官也、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温、遼省叅政康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曹公克明

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甫之時為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廬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為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叅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遊。既授溫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署、上京虞公為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滸、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為之。中書總史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固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為史、況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二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行中書選為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烏希説、張約中為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稟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絶嗜慾。平生誠實無偽、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

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壯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識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惟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耶。先生既歸數年、兩霑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為之興懷傷感。獨侍講黃公晉卿巋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遂陽儒學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應賀州通判。女一、適溫州陰陽學正陳樵。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壽、衢州路學正。學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英、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夭、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營葬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為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為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胡助撰　《純白齋類稿》卷一八



校記

①江西水補江西：此句疑有訛誤。

②「張氏」上當脫「毋」字。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五

黃叔英　汪澤民　蔣吉相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溍與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溍竊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溍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溍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搃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斈，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与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万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泝采石，上漢江，西游荊襄，歷覩用武閑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与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戇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槩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斈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詘也。彥實於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儁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於道。有戇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夭，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嫉，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尚無有己，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峥嵘，軒昂突兀。蒐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三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謚文節汪先生澤民神道碑　宋濂

濂奉敕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撰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譔、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星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謝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歷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槩、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造。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博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

剥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蟣虱、顧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貊、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于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儀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拷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閒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多爾齊跋扈自用、搤有司之掔、俾不得詘信、其婣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榜大使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耶。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

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餓羸、其病癘方熾者、名醫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戮其尸、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艤、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詹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名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

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多通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鄂勒歡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飾爵封衍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冑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旋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秀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授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黃紅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多通問策于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卻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索諾木巴勒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城守。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必巴實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況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奇濟奇爾達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鋒苟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不絕口。索諾木巴勒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

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惠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惠屋，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惠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惠正，惠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偉聳，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顔，惟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己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懽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寇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詞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者。嘗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台哈布哈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豈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洊舉於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逞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登、金匱遹啓封、衮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笏看山、宛水之涘。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曷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日出。事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為人。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六子、其仲曰承鄴、承鄴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穎叟、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麌、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卒、為佳士。里人孫秘丞德之、時宰賈魏公似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盧陵。賈以誤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還。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羅冠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婿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　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奬。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權君為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

事秉傳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起遷、有單棖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朱其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敢計其崇庳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闥、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顧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鬬、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盗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書、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為變、而盗亦衰息。民有訴佗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内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佗屏暴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柰何持文書俯仰伺候、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輙泫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還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泛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泝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聞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玄曰、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熙之女。子男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珦、浦江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磡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秉聰鄉御史里夏山之陽、盧其右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竁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壻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竊觀君服勤　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舜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班班可覩、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秉時捷出、或取顯融。疑將君、鱗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孰尸繩墨、奪為桷榱。有隕自天、豈不謂命。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兹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貫于松柏。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六

揭傒斯

元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豫章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宿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縉大夫聞者不避泥潦，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為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適遣使賜諸總裁及史官燕勞，以公故，咸援禮辭，中書為改燕之日。使者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萬緡給喪事。有司議以驛舟送其櫬歸江南。孫汯奉史官劉聞所狀行詣玄謁公墓銘。玄與公三為同寅，相知為深，公死，為之哀慟，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所不忍，銘有所不忍。九月，汯將扶護登舟，延勉叙而銘。昺碩諱傒斯，姓揭氏。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屬文，即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束脩從學，惟晝夜刻苦，父子兄弟自為師友。稍長，豁然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儒譽，游江漢間。司徒程楚公為湖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妹。皇慶初，程公入朝，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願識之，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請告歸。泰定元年，復授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曆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宮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預脩經世大典。三年，書成，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且令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上聞，亟遣使追及鄱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為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鐵睦爾達以下凡六人為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遼史既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司馬氏，世遠姓稀，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唐乾寧中有諱鎮者，以左僕射持節袁州刺史，揭氏仕東南者昉見於此。今江右諸揭居豫章、居盱、廣昌，皆大族。豫章族始祖積，盱、廣昌始祖墳，推其訓名，盖積、墳伯仲。昺碩居豫章豐城，今為富州。曾祖光朝，妣黃氏。祖性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妣黃氏，繼何

氏、孟追封豫章郡夫人。父來成、以邃學篤行見推前輩。先賜謚貞文先生、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妣黃氏、追封豫章郡夫人。皆以公貴推恩。初娶李氏、繼程氏、荆湖北道宣慰同知叢卿之女、先公卒、孟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汯、國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幼廣陽、生始四歲。女一人、適秀才楊湘。孫男一、敬祖。孫女一。公職子弟未嘗有識芥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自處約立身、洎有禄入、服食稍踰於前、輙愀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為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蚤作宫門辨色、輙先諸侍臣至。謀為之買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鬻之、示非所欲。初遊湖南、見前宣慰文惠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涿郡盧公摯見輙稱許、其歸朝、竟以翰編薦之。薦牘今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士聚輦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間、既而貢集賢奎章、周待制應極、薦之皆馳騁清途、公與清江范梈德機、浦城楊載仲弘、繼至、翰墨往復更為倡酧。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楷法精健閑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板、購其文若字、袤及殊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脩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史牘耳、君此方謂之傳。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茲非唐律乎。又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御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側、為經筵官、令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朝、皆非踈遠儒臣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倏罷群臣贈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曆至順中、大臣有薦文士、人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表裏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選、捨諸超陞不越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順①大夫、獨不為例、超授四等、轉八階。進神御殿碑、持賜楮幣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宫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為之賜貞文書院額、仍許置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蹴踖、不見幾微自衒之色、而許國之志益自奮厲。故處徽地、論政薦士、以古人自期。王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辭不及他、第言某處災傷未賑卹、某政弊未除、某人賢在下位未擢用。自鄭南召還、丞相與俟見便殿、因問方今

治政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譽望未隆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置史局、又問脩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面諭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政府不樂、論議辨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深感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張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課益倍、為害歷年、公上言罷之。集賢考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得奏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赦次榜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咨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考鄉試會試一、廷試為讀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名士、後居要路。所教勳儒子孫、後多為重臣。公待之泊然、不矜詡以為聲援。於程公禮若賓客、人弗知其為師腑親。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裏如一。聞郡縣有一廉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諭、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况敢億不信乎。至聞吏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

奉金為公壽、求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最有以飾辭為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是為軋、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為。世路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傍觀謂其太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應也。其遇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恂汲引。莫年求文者多、寢食為廢、子弟數以為言、公殊無厭苦意。有客為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臧獲有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卞急、後生便習暴戾、當以身教。稟性堅壯、動作簡便、群下易事。公集必叄、官事尤勤。進遼史後、有旨獎諭史官、早成金宋二史。公奉命罔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奮筆書之、身任勞責、不以委人。屢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戒耳。當暑濕盛作、移居館中、頗自恃其精力、疎於攝生、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脩憲典、公素習律儀、又勤於玄、其②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吾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之墓乎。浤卜葬其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預為之銘。銘

曰、古稱良史造物、予敓是非擅萬世。嗟公直筆庶不剿、獎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亟、寒暑晝夜勤形思。公起南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二。尚方召見呼以字、致君惓惓効獻替。講經作史出一意、陳規進戒爲己事。惜哉負扶勤少試、徒抒精忠載言議。感慨論列時出涕、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斃、豐城故墟干將瘞。夜占斗牛有文氣、將徵道篇録後裔。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一〇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滑爲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滑蒙思起自休退、惟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爲。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爲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稹爲（缺）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寵羣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爲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爲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

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淇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真勝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値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歷二年、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于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買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己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産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

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户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産。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悉陳其制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於國子監、監下於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瀆、南鎮、竣事可缺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

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閣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缺郎缺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例。缺四等轉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缺曰知多寧執大臣徹辭與義、率屬公討定、然後以進、所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瀨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樽③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宫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脱脱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捐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④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

於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曁公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奬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僃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襆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遂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駭，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以聞，上為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柩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救水粗具，而能得其懽心。曰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閒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過下稍見苛急，後生缺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牓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時流。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為之掩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閒寫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詩

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為廢，殊不以為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贓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敕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大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巖御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浤，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才之生必於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於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時，郎猷俁俁。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抉不矜。逮今昌辰，峻躋通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覆細遺，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俍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稽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校記

①中順：當作「中奉」。見《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

②玄其：四庫本《圭齋文集》作「考訂」。

③上樽：當作「上尊」。見歐陽玄撰《墓誌銘》及《元史》卷一八一本傳。

④財：當作「才」。見《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七

郭思恭　趙棨　虞槃　趙時勉
邵彌遠

故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郭公墓誌銘

有壬索居鄉里、求友惟切、昔在中臺、中執法同年馬伯庸稱安陽郭公之賢不絶口。蓋伯庸居光山、公嘗主簿其縣。予雖鄉人、奔走四方、乃不一識。至正癸未夏、公自淮西歸稻田里第、惠然過予洹上、徵伯庸之言益信、遂内交焉。予亦時至稻田、蔭喬木、登崇臺、談讌樂甚。再赴國子祭酒、未幾、即引年歸、徙居于城、過從益數。乙酉夏、大病方起、乘車如稻田、予謂氣體未盡復、忌車馬馳騁、止之。公自度無虞、竟去、病果復作、幾殆。既愈入城、又病痢、遂不起。子皥奉狀請銘、予其可辭。吾鄉巨室不乏、儒而教授至三世者無有也。大父諱文禮、金鄉貢進士、滏陽平章安公兄弟皆其徒也。以公貴、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汾陽郡侯、配魏氏、追封汾陽郡夫人。父諱維禎、承家學、教授鄉里、後學以儒名者、多出其門。試儒中選、復其家、因得占籍太廟、爲禮樂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汾陽郡侯、配宋氏、汾陽郡夫人。公諱思恭、字子敬。甫冠、已爲里社師、聞成均作人、負笈趨焉。故事、陪堂生輸錢乃食、祭酒耶律公閔公貧、苦免其輸、補伴讀。及格、乃教徒于京、其徒有以儒至達官者。爲汝寧教授六年、教育有成、除光山縣主簿、有惠政。丁太夫人憂、服除、移汝陽主簿、辟掾河南行省、調晉寧録事、剸繁有聲。既代、郡人請主晉山書院、遷猗氏縣尹、民有爭田久不決者、至即決之、訟由是簡。興學勸農、有古良吏風。召爲國子助教、學官素號難爲、公凡爲四十月、講課誨導、諸生安焉。陞博士、拜監察御史、出僉燕南河南兩道廉訪司事、歷雲南、漢中、淮西三道副使、務持大體、吏畏而民安之。在淮西歲餘、即歸。中途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之名。在師席三月、諸生方仰以大其成、而請老疏出、不可留矣。既歸、葺先廬、治城居、構亭、曰斯

可以娱暮年。稻里有世塋，樹築充拓，不自知其遽附也。壽七十有二，卒以七月二十三日，葬以九月二十六日丙午。配王氏，累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卒。子二：長曰巽，以蔭在選籍；次暐也。女七，五有家，二未笄。公歷官十四轉，積階正議大夫，六在風紀，得行道焉。惟大司成之職，彤伯荀卿而下可考也。唐以宰相兼判，重可知已。我朝許文正公始正一位，元長之席，師嚴而道尊，厥後掄摧，每難其人。予在政府，衆議嘗及公而不果，乃卒為之。儒而至為祭酒，師席之隆，無以復加，而又考終鄉里，在公無憾矣。予識公才二年，契闊居半，城居方密邇，遽又永别，倡而孰予和也，言而孰予聽也。嗚呼惜哉。銘曰：

三世縫掖，恒業佔畢。淑人孔多，善慶斯積。濬流有源，子孫其逢。種學而稔，嚌道而充。世有淺夫，苟綰一綬，棄其素業，若視芻狗。仕優則學，克踐斯言。不刑而教，朱墨自研。持憲作咸，患狃于隨。我不爾仇，爾盡我師。幼為諸生，鼓篋于于。老正皋比，五百其徒。法容休致，人貴知止。鄭穆精強，留亦行矣。山林市廛，或往或來。有倡必酬，有酒必陪。田娱里嬉，方幸得朋。若堂之封，乃遽予銘。既貴而壽，獲正丘首。藏石播辭，俾是悠久。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九

趙公衡道墓誌銘

公趙氏，諱祭，字衡道，號素軒，居越之姚江。宋燕懿王德昭之十二世孫。曾祖希泰，宋朝議大夫、知衢州軍州事，贈大理寺丞。祖與宜，宋朝散郎、溧水縣尉。父孟侶，宋朝散郎、慶元路沿海制參，贈太府寺簿。母恭人董氏，先係五世祖太師諱師龍長孫孟尊之第三子也，寺簿無子，螟之。公博學，於書無不讀，讀必有論裁，學成無所於試。大德己亥，江浙儒司舉為昌化教諭，轉桐廬教諭，由年勞陞饒之長薌書院長，復長温之宗晦書院。元統甲戌，受牒命教授温州。越五年，教授常州，在處學校有濫給廪給者，必首汰之，以其贍膳儒之老病殘疾及貧無依者。早年散家貲結交先達，凡工文與琴畫、律歷、醫藥、陰

陽者家皆館食西廡、不以歲月計。士友告急、度家即盡如所請與之、致空橐不問。酒濉量能倍斗、酣次爲古歌詩聯章沓韻、對客可待。嘗與友飲、大醉梅花樹下、曰、梅花獨不能飲乎。急呼酒用大白海流其根、且爲問梅詞、又爲代答詞。平生所爲詩無慮數百什、名素軒集若干卷。公生於某年、卒於至正四年六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明年、葬於姚江雙雁鄉之原。孫子㬢持其叔叙狀詣門、泣道遺命、求予銘。予以早歲託公忘年交義、不得辭、遂銘曰、

王之孫、降皂閭。君爲孫而文、詩英酒聖交有神、大樹勸汝海白樽。歸大樹、羅之村。

楊維禎撰《東維子集》卷二四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孫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末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諱闕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闕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闕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

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册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畧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考，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選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

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究。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桀同在京師、乃營其費、使桀與豈歸其喪、未行而豈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

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跡、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亶等屢以斯文為請、每一執筆與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亶、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既、埴、椿、桂、塤。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四三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泰定四年八月乙未，承直郎、曹州定陶縣尹兼諸軍鄂囉勸農事趙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其年十月庚申，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又三年，其子藝來京師，疏君行事，徵文以表其墓。藝與天爵嘗同門學，相友善，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時勉，字致堂，世家蔚州蜚狐。曾大父瑨，國初倡鄉民來歸，累官提刑按察使，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定國襄穆公，因官中山，從家焉。大父秉温，左右世祖四十餘年，嘗兩都作朝儀制、歷象，悉與其議，卒官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父睿，生具美質而不克壽，以君故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君幼聰警絶人，及長，事師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滕公門人多文雅端謹之士，君以貴游子及其門，磨礱浸漬之久，問學精，治身修潔，而無驕矜浮靡之習。其事長以恭，接友以信，齋居終日晏如也。君初，後承直卒五月而生，母氏聶亦卒，鞠於伯母冀氏。

及冀氏卒，服喪三年，以報其德。文昭公既薨，諸父多官於外，君始經紀其家，御下肅然。趙氏族大而盛，歲時伏臘昏喪，君承之皆有法。嘗悼近世之士貴爲公卿，而享祀其祖禰同庶人，乃稽司馬氏、朱氏祭儀、家禮，爲祠堂於正寢之側，凡喪祭昏冠，議而行之，鄉郡聞家或從而化。建學家塾，延師以訓其宗族子弟之無依者，里人亦多來學焉。名既著，朝廷耆舊聞而薦之，起爲承事郎、侍儀通事舍人。供職未幾，會有佞幸除爲侍儀官者，君曰：是豈可與共事耶。即移病去。先世別墅在郡城東新河之陽，君益修治，爲堂、爲亭、爲臺、爲池，清泉奇石，嘉禾脩竹，映帶左右，君偕好友日鳴琴觴酒，婆娑詠歌以自娱，脩然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爲承務郎、右（闕）作司同提舉，君曰：吾學儒者也，豈能吝出納以爲有司之事乎。又移病去。居數年，出尹定陶。是邑土沃而民庶，君下車，既驗民力，差爲九等，悉著於籍，凡賦役調發，按籍而行，於是姦吏不得暴斂侵其民矣。先是，俗頗健訟，富室子弟

或珥筆習吏，覬免徭役，君與學宫禮師儒，悉使就學，執弟子業，躬爲訓督，日漸月化，而習俗亦或少變焉。民有親死欲火之者，君以理諭之而止。無何，政清訟簡，流户來歸，惟恐君滿代而去。其卒也，咸悲惜之。君曾祖妣楊氏，祖妣張氏，俱追封定國夫人，妣劉氏，贈恭人，配李氏，封恭人，陜西都轉運鹽使汝明之女。子男蓺，由國學弟子員補侍儀舍人，調靖海尉。女適同知安肅州事崔繼宗。孫男勝寧。銘曰：

維志之勵，克善其繼。維學之修，克篤於誼。彼皆赫赫，我則舒舒。玉佩長裾，進退裕如。壽匄孔延，施不盡有。尚復其初，以燾爾後。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八

雪溪處士邵公墓誌銘

予嘗客雲間，雲間陸先生嘗稱胥水之南多世家，邵、吕、陳、陸其尤也。先生自其先館邵氏幾七世，歷凡一百五十年。又云邵氏家老侍僮，亦自高、曾、曾、玄，皆世其職業，禄養爲一家之世臣。予求世家於近代，三葉而不替者尠矣，矧六葉、七葉乎。客有持先生狀雪溪公者，抵予次舍，爲雪溪之壻倪琦也，以墓文爲請，即胥水邵也。予欣覽[1]其世澤，爲之叙而銘。公諱彌遠，字子猷，自號雪溪，有譜爲康節公十世孫也。高祖宗穆，流避兵火，渡江至華亭，遂家焉。曾大父德隆[2]，父思聰，皆儒業，教子以經術。父天騏，以易經中宋待補。國朝崇學選士，就試入郡庠，升賽序，弗居。公，待補君冢子也，通父經，博涉羣子史，爲文取辭達，不喜雕繪，身服朴素，亦不喜騎乘，絶志仕宦。有勸之仕者，則曰：「仕不在吾，在吾子若孫耳。」嘗戒其孫之仕曰：「古之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今之遇者大抵尸未腐而名已滅，若輩其戒哉。」暮年，假佛老學，洗慮輕

財急施，至飯沙門，賑飢民無算。民依而聚廬者無慮百十家。所居四面大渠，悉建石梁，治園地第宅之東。風日佳時，必移觴豆以燕悅其親。守義聲於先執，年雖飢，師生廩餼不輒廢也。壯年喪偶，懲閔子之寒，弗繼室，付妾御之慈愛者保育諸幼。預營生域，建精舍，守以浮屠，而尊吾聖人像設其中。嘗慕漢東平王蒼以爲善最樂，又喜唐張公藝忍字爲家法，迺輯經傳言善與忍者爲百善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爲勸。性不嗜酒，客至必與飲，飲輒醉，醉輒放歌，客亦無不樂者。喪明者十年，家事傳于冢子南。時燕月會，必至花竹間，其衣冠濟濟然，傳儀亦潦潦然如常時。至正己亥夏，病癰閱月餘，悉召子若孫曰，吾逝矣。永訣不少亂，或謂公直知寂滅爲樂者，儒而悟理者，獨不然乎。生宋德祐甲戌，殆今至正己亥七月，享年八十有六。娶馮氏，先卒。男一，南也。庶三，應奎、應參、應元。女三。孫五，煥、炳、尋、經、綸。女孫八。曾孫五，垠、埒、埏、垓，炳子也，麟，煥子也。是年九月六日，葬其丘生域。銘曰，尋言有文行有馴，蒼藝之教徵後昆。歷年百五十，而家有世臣。引壽及耋，終弗亂神。君子謂善之澤，吉之人。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校記

①監：疑當作「覽」。四部叢刊本《東維子集》作空格。

②父：當作「大父」。右引書亦誤作「父」。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八

張在　王忠　許熹　婁志冲
王結　吳直方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吾鄉有博洽豈弟之士曰張君，諱在，字文在。其學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說，靡所不覽。既久而能不忘。屏居閭里，環堵蕭然，聚書萬卷，誦習校讎，風暑雨寒不輟也。賓客弟子經過從游，有問輒應，愈叩而愈無窮，然亦未嘗以自矜也。其為人和平樂易，孝於宗親。蚤失其父，獨奉母氏，家雖困窮，自奉清約，養生送死必稱于禮，與朋友交克盡誠款，氣和色溫，怡然不忍相遣也。人或犯之，置而不問。聞人之善，稱道不已。人苟有過，未始一語及之。嗚呼，可謂博洽豈弟之士矣。君世真定槁城人，幼時嘗侍諸父宦游他邦，聞見益廣。年二十餘始還真定，又從鄉先生侯君受業。大參王文恭公休政家居，君恒往來聽言論于左右，所學益大以肆。延祐初元，詔郡縣賓興多士，有司以君應詔，遂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試禮部，下第。時貢舉初興，試者銳于一得，既而被黜者譁言不止，至作詩歌譏詆主司。君即日束書而歸，曰：是吾所學未至也。朝廷方崇尚斯文，作興士氣，凡與計者借授以校官有差，君得真定儒學正，具訓諸生，懇懇不倦。初，成均制登歌樂以祀孔子，至是郡國悉倣為之。古樂廢已久，憲司求能通制度音律者，共議屬君。君秉傳詣餘杭，稽圖制器，審協音律，數月完歸。春秋釋奠，必奏其樂，鏗鏘之音，升降之節，觀者悚然，思見隆古之盛矣。國家既以文藝取士，士之進也不離於是，人人思奮于學，而中州老師存者無幾，後生或無從質問，聞君善教，來學者日盛，經其指授，多中科名。君既明習春秋，以貢舉唯許用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之傳，然四家言義互有異同，君比輯其合于經者為四傳歸

經以授學徒。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數千人、而考官必得碩儒、士方厭服。至治癸亥、御史中丞曹公伯啟監試浙省、以書幣延君、遂偕宣城貢公奎、江寧楊公剛中、長沙歐陽公元考試其文、及禮部取士、浙省得人居多。泰定間、故翰林待制彭公寅亮屢薦君多識故事、宜居史館、不報。乃循資調濮州教授、洎然赴官、振舉學職。山東學子遠近至者常百餘人、君晝則分經講貫、夜則課習程文。久之疾作、或勸君宜少休、則曰、教吾職也、敢以疾辭乎。猶講說如平時、而疾益劇矣。以至順二年四月廿八日辛于官舍、年五十六。濮之官吏及諸儒生共割俸出財、為治棺槨、僦車載之、歸葬其鄉。君曾大父某、不仕。父玉、承事郎、永年縣尹。父君鐸、上都留守司掾。妣顏氏。娶羅氏。子男二人、務本治進士業、立本尚幼。是歲六月十日、葬君稿城縣張家原、里人國史院編修官傚民以狀徵銘其墓。天爵自總角時從觀來京師、聞歸鄉里、輒與君游、每獲多聞之益、嘗嘉君之賢、而竟不果顯聞于時、悲夫。故為之銘、銘曰、

維古于學貴多識、匪衒才華蘊為德。猗與張君資挺特、
篤師古訓饜饌食。典學校文臨郡國、多士鼓笥樂矜式。
神于君子壽何嗇、石著銘章示無極。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

教諭王孝卿墓碣銘

武鄉王誠從余游，一日出行實，致其兄進之言曰：進兄弟不肖，而得忝顔士類，以自異於鄉民市商肆工者，親之教也。先人德善不可誣，恐久遂泯，重進不孝，敢以爲請。按王氏家沁州武鄉縣長樂里，曰現當。金末從軍，有官職，子興參元帥杜公幕，次曰信，善治生，家以不窶。信娶元氏，生忠，字孝卿，進父也。孝卿早失父，元氏誓志秉節，督家人力田桑，躬治絲枲。平居毫釐不輕出，至延師待賓，則豁然不復靳，儀範姻族。孝卿性穎悟，力學不倦。土俗當冬隙群居，終夜斷麻取膚，孝卿以膏火不繼，焚麻取光，且斷且誦，自餘手不廢卷。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下逮陰陽方技、佛老之言，亦致通焉。事母盡子職，族無遠近，歲時交歡，物禮俱至。隱居教授，執業滿堂。郡博士知其賢，辟爲邑教諭，令邑民皆得矜式。雖孝卿亦自喜持階，是以發其光也。大德辛丑，元氏年六十七，以病終。孝卿克致其哀，明年，妻焦氏亦殞。上無恃，下無助，又二十年遂卒，得歲四十有八。葬西山先塋。子三人，進其長也。初，孝卿之喪母也，葬祭一準文公禮，不用浮屠，不恤常議。進之喪父也，恪遵遺訓，有嚴無替。治家儉勤，遂致饒益，視昔倍百。立祠華不違制，而時祭盡禮。曰德曰義，皆孝弟克家，祭統爲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進之知此，學力也。人可不知教其子乎？是可銘也。銘曰：

王氏右族，翁顯替隆，有居沁鄉，樹德惟崇。帝降而祥，匪金匪珠，俾生子爲儒，以華以耿。翁也早殞，但聞其嘆。母也拮据，竟玉于成。嗚呼孝卿，生得母以爲賢子，死有子以爲賢父，雖死猶生。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五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爲己子。處士兄弟素嚴張，若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懽心，於同産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高聲，後二十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静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浙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官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列上。俄又命吏具法從宣閫署置，同時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强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于武

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綿蕝、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母、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它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君貌癯而志倜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驅必厚。産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蓄、久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求予塡諱納壙中、仍踵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盾摭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郭之梅峴、邑居之族掇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邅迴而不進、甫霑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知其委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塗、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善積于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鸑翔鵠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黄溍撰　《文獻集》卷九上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郁，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設儀趙崇揆、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次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令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求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蕭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忠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晝像正至朔望，深衣幅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揖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户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趨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樹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悅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槃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文，知婁氏家世；歎行又知信豐之治民，宜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睹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澌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男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賫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遷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敬睦嚴整。居無它好，坐無襍賓，飲無華靡，室無妄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遯者矣。子三人：槃、彬、楫；女二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

銘曰：

令德之門，始誰爲賢？隱君有能，著自暮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四三

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少聰穎異常、讀書數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人意表。間為歌詩、如魏晉人語。故憲使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聞公談論、皆傾聽畏服。常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選、拔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大經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仁宗皇帝初未出閣、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俾備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監者、日陳于前、上樂聞之不倦也。武宗皇帝即位、仁宗為皇太子、命公為典牧太監、官太中大夫。仁宗清燕、屢召見焉。近侍以俳優進、公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亂、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尤宜防慎。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鋤姦禁暴、悉登於書、俾民朝夕閱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璟墓存焉。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衝、舟車不絕。公曰、吾為郡守、務在理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郡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盈積、壞民麥禾、公命疏為斗門、以走潦水、民始得良田佃作。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多類此、民迄今思之。至治二年、丞相拜珠獨秉國鈞、徵用儒人、作新庶政、召公參議中書省事。公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吳炳等十餘人、除吏平允、衆論悉伏。僥倖請求、一切不與。遠人當遷官者、寬其文法、吏皆不能為姦。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會有月蝕地震烈風之異，天子儆懼，為下手詔命儒臣集議中書。公昌言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以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夏，詔公領經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詳盡，覬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歲貴民飢，公請于朝，得米若干萬石以活之。召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月，明宗皇帝立于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宮，於是遣大臣奉寶璽北返。近侍復有求除拜賞賚者，公曰：俟天子至議之。近侍不悅。皇太子寶以上都變擾，莫知所在，至是更鑄新寶，近侍請大其製。公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初，陝西省臺請命上都，而四川行省隔在西南，平章巢嘉特因繕兵自守，廷議調兵誅之。公曰：蜀遠，恐不能知，可遣使諭之，如果方命，兵之未晚。巢嘉特果來朝。時近侍爭求籍沒妻孥貲產，公曰：古者罪人不孥，沒入家貲者，所以彰有罪也，未有利人妻孥貲產而併殺其人者也。近侍聞之益怒，譖訴日甚。八月，明宗上仙，文宗洊正宸極，公遂罷政。尋又命為集賢侍讀，丁內艱，不起。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勑史官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二年冬十月，拜中書左丞，與今參知政事許公有壬並命，士大夫相慶于朝。是月，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慎恤刑罰，優禮耆舊，懷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便之，公與許公數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中宮命僧尼作佛事於慈福殿，已而殿災，公言僧尼當坐。左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公極陳其不可。又言選調官吏、錫賚金帛，當與同官僚屬議而後聞，一二

宰執不可獨請其事。先時、有罪移鄉者、北人則居廣海、南人居遼東、去家萬里、涉瘴癘寒苦、往往僨於道路。公曰、流囚尚止三千。遂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于令。近歲職官坐罪、多從重科、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者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公得宰相體。至元元年春、命公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中外方倚公為重、日冀其再用、以福元①元年不幸疾竟不起、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于中山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訃聞、公卿咨于朝、士弔于家、咸曰、正人亡矣。公行義如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於人、人怨詆之亦不恤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於時。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干言、臨川吳公澄讀而善之。故相張公珪初薦公入經筵、有曰、王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當文宗讓位、公所進說、蓋欲消彌境閧、為國遠慮、而小人不便、謗公無所不至、賴天子慈仁愛士、第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世祖皇帝始一中夏、仁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內儒士翕然向風、列聖承之、益修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必欲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其功豈不茂哉。公伯祖某、國初即鄉民來歸、其後管領中山人匠、因留家焉。祖遜動②、以質子軍從太祖皇帝西征、娶婦訥爾根氏、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訥爾根氏贈太原郡夫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母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娶蒙古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敏修、從仕郎、社稷署丞。敏存、未仕。女適太常太祝馬遂良。是歲二月某日、葬公中山安喜縣鮮虞鄉宣村原。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勳行實卒葬壽年為行狀一通、請諡奉常、徵銘太史、以詔後世。謹狀。至元三年夏六月甲午、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蘇某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二三

集賢大學士吴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吴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鄠，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著，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留守受濟台台家，教其子托克托及顏森特穆爾。元統間托克托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威如故。重記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名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趣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托克托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後用御史祭舉為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博學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愕，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弇。曾孫女一，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于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吴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

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别録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

校記

①福元：當作「至元」。見《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

②遂勤：右引書作「遂勤」。

元儒碑傳集卷九十九

孔文栩　曾嚴卿　杜本
干文傳

故元吳江州儒學敎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故平陽孔氏于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屬。栩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敎授，孰不以遠大期之。及起敎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于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乃改葬管輿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爲洪武十六年，伯衡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飭嘗同朝，奉事狀乞銘，誼不得辭，乃爲之記。公諱文栩，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檜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宣義郎、漕舉進士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侄之第三子、胄舉進士、承信郎、淮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爲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淇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爲學。迪功府君器之，使受經于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于安國張公湛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靈抄雪纂，口誦心惟，至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爲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間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爲之延譽，名聞于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昉、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敎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噶齊瑪森綸爲下誣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爲上官敬信如此。秩滿，黄公溍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豪氏爭魚陂，郡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揚主簿者按視。豪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簿，公詰之

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侵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能、以公黨于守、至詆以言、公曰、立于爭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園亭、蒔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俎豆之間、儹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牘上、置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害稼、贍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閭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于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為掾、方治裝、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恩、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于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于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蕝、聖像所御扆不稱制、忽謀于伯兄建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衆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葬南湖。子五人、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焦。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縣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滕陳出也。孫男四人、希城、希球、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挺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繄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乎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翱翔朝著。四十八齡、遽鎩其翅。僅霑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猷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于上、其藏在是。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蘇伯衡撰　《蘇平仲文集》卷一四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巖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与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孱交於滔，謂先世在吳時嘗有同年好，以谿来屬滔，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嘗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令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徹，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尭，贊尭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孝，學孝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潛，潛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澂，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国子進士，並以文章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州司理參軍廖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来，皆推先世故業与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姊①，悉營嫁之遠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疏之。憐里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稿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楨、同邑黃里。孫男五人：侁、僣、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褆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逕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尔嗣人，有轟其伏。

黃溍撰　《金華先生文集》卷三二

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至正十年八月丙戌、徵君杜公伯原父卒於武夷山中、十月乙酉葬諸崇安縣南郭。後一紀、廣信舒彬浮海抵京師、門人建安藍智等以其同郡蔣易狀來請書墓上之碑。素乃與公里中國子博士俞立、翰林編修高厚述其所聞而備錄之。公諱本、字伯原、姓杜氏。其先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寓台州、後遷臨江之清江。曾祖某、祖某、父謙、妣鄧氏。父在文丞相幕中、毀家以佐軍用。父蚤孤、母攜之鞠於陳氏姑、就學、而母亡去。從隱君子篩先生某遊、得皇極之旨。時臨江皮氏尊賢禮士、若廬陵劉太博會孟、鄧禮部巾父、蜀郡虞公及之、豫章熊僉判與可、及我吳文正公皆在焉。公與同里范供奉德機年最少、從諸公講學不倦。及壯、超然有遺世之意、杜貞人堅居虎林宗陽宮、若吳興趙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浦城楊推官仲弘、錢唐仇儒學仁近、辟助教宗海、多會館中。退則深居靜室、蕭閱其所藏書。江淛丞相忽剌朮聞公名願求見、時吳越大饑、遂上救荒之策、米價頓平。丞相奇其才、還朝、欲挽以俱、不果行。丞相拜御史大夫、數言於武宗。後二年、公始至、有旨令入見、公適他出、物色之不值、後旬日候見西宮、而公車弗駕。公慨然曰、吾不獲對德音奉清光、非命也夫。公在京師、獨與逸人昌平何失得之相好。既不樂久居、思天下名山、去游金華、與柳待制貫、許處士謙、吳禮部師道爲友。詹撫州天麟故家武夷、延公俱歸、得平川一曲、衍沃深邃、有終焉之意。手鈔六經、刊傳注。作思學齋、雍公之子文靖公爲之記。作懷友軒、而自記之。文宗在江南、聞其道行、及卽位、詔甘學士忽都不華齎幣卽山中起公、不赴。釋書無逸篇附遞進讀、文宗嘉納焉。至正三年春、今賀太傅爲中書右丞、祭三朝御容於翰林國史院、詢於經筵官承旨康里文獻公學士札剌爾。忠肅公蚤作從丞相入朝、有敕舉隱士、孰可以當之。二公舉手曰、主上聖明、舉此盛典、素時爲經筵檢討、二公趣爲書薦公與脫寅伯顏、張瑾四人、夜半取印識之、納於賀公。明日、丞相脫脫入奏、或論公雜學欲尼之、丞相色變詰之曰、人多才藝、政國家所須。卒奏授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官、又奏對品奉議大夫。使者至山中、致君相意、必欲一出、不得已就道。僅至虎林、以疾留。素適以事至、江淛丞相趣公行不可、素曰、先生出處之道、非宵人所敢知、相國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公書倣見授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天下合爲一心、以四海合爲一家。如是、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三五之盛矣。公生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卒時年七十有五。娶彭城孫氏、次同里溫氏。子男二人、公早以宰氏子燧爲之後、後乃生煒。女一人、壻詹濬。公爲人淵靜寡欲、終日無疾言遽色、夜則嗒然而坐、或達旦不寐。

與人交尤篤於義。王供奉執謙及楊推官沒，爲經紀其家，刊其詩文，辭助教死，子幼，扶使之成立。閒居書册不釋手，經史天文地理律厤度數名物款識，皆採其精微。蔣易嘗聞於公曰：先天之學，伏羲而下有邵子，邵子已大段發露明白。蔡元定竊見端倪。近世吳文正公獨嘗留意，聽吳公言，不知夜漏之既旦也。又曰：邵子其亞聖乎。故所著四經表義，即皇帝王伯之學也。史原、厤原，即元會運世之學也。律原、韻原，即律呂聲音之學也。六書通編，即觀物之學也。類編同文正聲類韻書成矣。公見之曰：天下不可無之書也。蓋其大欲以參萬化之原，細足以推制作之妙，此其所得者歟。前修淪落，素蚤辱公期待，執筆論撰，不知其僭踰也。銘曰：

於乎先生，學綜百氏，蚤謝浮榮，優游山水。皇極經世，妙理莫窺，著書立言，人莫我知。蜚聲遠聞，使詔徵起，衆方欣欣，公靜而止。武夷平川，如古桃源，思學之齋，懷友之軒。經籍可珍，金玉非寶，究極玄微，探索窔奧。邵子之幸，生於太平，公沒未久，兵戈遽興。永懷洞天，雲月清白，載此銘章，式昭隱德。前史官危素撰。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公終于平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洞涇鷹湯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干氏。干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大夫犨。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思義，於公爲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爲五世祖，建炎初與其弟武節大夫恭扈蹕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潁川郡夫人。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　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妣吳氏、顧氏，所生母陸氏，並追封潁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玄所爲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場屋事廢，湯亦卒，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藉甚。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散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爲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臺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往往群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爲之變。長官有强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怙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輵轕，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關決趨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爲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諉焉。公之號令素孚於長洲之民，聞公諭以善言，無敢爲詭寄，所得皆腴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苛戶不紇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絶，亦以腴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沈之，不死，以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爲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兒見親母，躍入其懷，乳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爲神明。丹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鞫之，公於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爲首者當殺姊之罪，爲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壞其墓而攘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强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爲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擧，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折之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募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舂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爲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逭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觀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舊訖無間言。公歷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爲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爲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隳突也。至於明要束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鶚嘗請脩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脩宋史、久未有成書。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述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憊不少休、南遊再期、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犒錫賚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　朝廷爲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爲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轄公鑰乘使者車按行屬部、至覩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達盛際、峻躋通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齒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閈垂將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闈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上齋。有仁里漫藁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適年而卒。繼時氏、累贈潁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旟、用公致仕澤、爲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瓘、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袁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澂、德滋、惟德淵爲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速葬、旟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窆之事甫畢、旟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溍、以作公碑。始公入秉史筆、溍實同被召命、適遭内艱、弗果赴。逮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溍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與革、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溍之不敏、愧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爲同年者十人、溍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援其萃、乃揚其英。嶷然前列、旅於　天廷。跂跂退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鴻漸于陸。執謁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歷覩後王、推求故實。用裨　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冊府、遷迹仙班。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餞、光華載路。入座之崇、　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謚、嗣擧彝章。顧悳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華則華。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七

校記

①四妨：當作「四姝」。見四庫本《文獻集》卷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

黃溍

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礪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㙉、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鏞、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娠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唱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縝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艱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

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来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囦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樟、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瓊、琛、瓌、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侻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刦、欲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鬭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録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

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撙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釣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誘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来為向導、逮捕餘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冝從重議、持僞文書来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税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来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要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覬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强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暨群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賜謚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掇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附錄）

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其先自宋太史庭堅之後。父昉、縣暨并家浦江、後遷義烏、遂占籍焉。曰伯妣①者、先生之高祖也。曰夢炎、淳祐進士、仕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編修官者、曾祖也。曰賭、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令以推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者、大父也。曰鏻、今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者、父也。中奉公元出朝散公外孫女王氏、歸丁應復之後、嘉議公疾廢、育之為子也。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任②先生時、綉湖水清歷世有四日、夜夢大星墮煜然、墜于懷、公始生、至元十四年之冬十月一日也。比成童、不妄踰户閾、授以書、矢口即成誦。年十三、屬文作弔諸葛武侯文、為鄉先生劉公應龜所奇、因留受業。大德五年、舉教官、舉薦吏、已而復棄之、多忤上官去。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大夫以生③充賦、古賦以太極命題、古賦以極命題④場屋士不能為、獨先生以楚聲為之、遂登場。明年奉大對、授　任郎、寧海縣丞。江浙省臣承制遷石堰場監運事、秩滿、陞從仕郎、諸暨州判官。至順初、用薦入為翰林應奉、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秩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閱六年、請補外、換承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時先生年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以侍親疾、絕江徑歸。俄有旨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久之、又被上旨落致仕、仍歸階翰林直學士、星京、中書侍旨權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薦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明年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遣使者追復前職、又明年、始獲南還。閱七年而薨、享年八十有一。葬縣東北三里東埜之原。娶王氏、將仕郎桂之女、封江夏郡夫人、未⑤一年卒。男群、用蔭入官、忠顯校尉、同知餘姚州事。女清、適忠州學正陳允讓。先生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年四十即獨捐于外、給侍左右者、兩黃頭而已。遇佳山水、竟日忘去、形于篇什、多冲淡簡遠之情。然性剛中、觸物或弦急不可犯。少時即渾然無復停礙、與同鄉柳太常貫為文友、必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其論著依據義例、致授的切。在禁林三史、惜以憂輟。其修后妃功臣傳、士類服其精當。經筵講文皆切于治道之大者。晚年喜為浮屠、亦研極其閫奧之說、請者盈門、厭亦屢之去。其為文求實書序傳記贊說誌銘凡若干篇、曰損齋藁若干卷、義烏志若干卷、賦若干首。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魯姚公、盾雝蜀虞公、三變而為金華兩先生也。丞峯李孝光嘗與予為兩先生評、余白柳太常如東魯杜翁、課閨閣子弟言、言有遺事。黃太史如獨繭遺絲、初不諧衆響、至趣往細弦激絕之音、出於天成者、亦非衆音可諧也。孝光以君言為然。太史致文江浙時、余辱與遊處最有不可遺落者、必決于予。在杭謁學時、謁文者項至、必段予筆代應、且又不淹于人

曰、吾文有豪縱、不爲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楊廉夫文也。自京南歸時、予見于天竺山、謂予曰、吾老且休矣、子必能辨之、曰於禁林、宋三百年綱目、屬之子矣。嗚呼、今亡矣、吾終不得爲公史目從矣、悲夫。因其鄉生浙西道廉訪司僉事鄭公深出其徒宋濂狀求予銘、遂忍而銘、且諱喪亂亦得謚于朝、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銘之辭曰、

大之星煜煜兮、緡之水穆穆兮。文之觥兮、大星翳兮。緡水堙兮、文之逝兮。惟文之鳴兮、大音在廷。爾鏞爾罄兮、我藝我望。祈之畀兮、會之咸兮。氣一升兮、有元氏之聲兮。吁嗟兮黑黑兮、孰見古人之風風。渾譽以工駁兮、吾車其焉從。

楊維楨撰《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黄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黄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宋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溍、字晉卿、姓黄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己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礪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嘗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堣、以進納恩補承節

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耆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内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巘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强起就試、作太極賦、獻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合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毗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

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屬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恆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怨昏田鬬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於龍湫、大雨、境内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堰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讙呼而去。姦民以僞鈔鉤結黨與、勝攫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鞫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儌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

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塘。誣者自明。秊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擬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朵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朵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秊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舊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達世貼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瑀、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亹亹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抑抑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册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祭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臧貲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邁類辥嗣通、第非眞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

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彦。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翺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耆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埜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校記

①伯姓：當作「伯信」。見危素撰《神道碑》。

②任：當作「妊」。

③「生」字上當脱「先」字。

④古賦以極命題：按此句與上文重，當爲衍文。見宋濂撰《行狀》。

⑤未：當作「先」。見《行狀》及《神道碑》。

程端學　倪天澤　吴益懋

項詗

積齋程君端學墓誌銘　歐陽玄

程君時叔既卒之二十年、予徐來請其墓銘。君端學其諱、時叔其字、號積齋。程氏系出廣平。唐以來家鄱陽、君先世有府君諱玠、自鄱陽遷四明之鄞。其孫仕為唐文林郎、衛率府曹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至宋代有聞人。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妣余氏。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妣卓氏。父立、年十八為鄉貢五經都魁。內附後當道累薦入仕、不就、今以子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妣王氏、曹氏、竝封宜人。至治癸亥、予以鳩茲宰淛省聘為秋闈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愛其詞氣高迥、擬寘選中、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予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手。盡三不成字號、督掌卷官對號參索、取其本經覩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主司是予言、乃與選。予默識是卷、及拆號、同列泰邦襲璹子敬素知君姓名、謂予曰、此四明處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時叔也。微君言幾失此佳士。明年、君會試中高等、榜名傳至江南、予自喜鄉者之識鑒不冬、烘矣。此予始得吾時叔於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名為國子博士、時叔已擢為國子助教、上日與同僚史駉、孫卓甫以門生禮見、駉亦予所得士也。予辭之不獲、禮畢、然後同升教席、旁觀者題之。予自是託交時叔、見其心與貌俱古、文與行俱卓。會國學改積分例為升齋等第、助予議甚多、諸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就予討論、蓋君之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朝夕刪改不已、寢食為廢。嘗語之曰、昔者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秋癖耶。未幾、卓甫以勤書致疾卒。君亦頗頗瘦瘁多病、予每以是諷之、其勤勵自若。此予繼得吾時叔於學行者也。後至元丙子、予以國子祭酒謁告南歸、假道於筠、君為筠州幕長、卒已二年矣。筠

州之長貳僚佐及邦之士友來見予者、予必詢時叔。咸謂君為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為儒者、恐不習吏事、君熟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嘉訥甚賢、凡事取決於君。及沒、素服哭之慟、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長官眡其存亡為去留、君之能官亦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時叔於吏治者也。宋乾淳間、朱陸之學竝出、四明學者多宗陸氏、唯黄氏震、史氏蒙卿獨宗朱氏。君與伯氏端禮、敬叔師史先生、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於是二難自為師友、平居一舉動必合禮法。時人以其方嚴剛正、以二程目之。敬叔發明朱子之法、有讀書工程若干卷、國子監取其書、頒示四方郡縣教官、以式學者。後中書以聞、復申飭之。君先與里中同志孫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續作春秋記。由是沈潜紬繹二十餘年、乃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以經筵官中請有司、取其書鋟梓傳世。君早歲不屑為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及再戰再捷、素習者不能過之。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為驚歎、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舉子得換書入場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請置通榜第一。後格於舊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調僊居縣丞、未行、尋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與為司業、君與助教王瓚在中、與張論文不合。當道入張言、君與瓚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烏公素聞二公有學、傳諭天官、特視考論升轉。君與瓚偕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在翰林論撰、每為學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書選考隨處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李哲嘗親受經於君、後皆為南宮第一人。君長筠幕未久、朝廷擬為太常博士、命將下、終於位。今以子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鄞縣男。娶余氏、宋叅政珍之曾孫、先卒、贈宜人、進封鄞縣君。繼周氏、宋進士應龍之孫女、封恭人、進封縣君。子男四人、復以廕敷

調為江浙行省理問所知事。次徐、由翰林從事發身太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選為中書東曹掾、從太師丞相軍。徐、擢禮部主事、改刑部、戶部主事、升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升本臺都事、以才譽稱於時。次睿、國子生、能文章、曾館有聲。孫世次。衡、林州書院山長。女一、適同里樂旭。孫男四人、孚、國學生、式、鄞縣教諭、謙、誠。曾孫二人祖、伊、俱幼。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統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閏十二月乙酉葬於邑之陽堂鄉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遷合葬焉。君壽不滿德、位不酬能、餘慶所被、在其後人為宜然。予兩知貢舉、兩考會試、又嘗屢考國學公試及大都各行省鄉試、得士亡慮數百人、其間為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經學古之士如吾時叔者、甚難其人焉。得之難、故察之審、言之詳也歟、銘曰、

生於鄞、沒於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魯麟、至終身、嗚呼、我元之獻民、百世之端人、素王氏之忠臣。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倪隱君傳

隱君倪氏、名天澤、濟亨其字也。鄞郡人。當唐昭宗時、其先有脩武君者、以避亂自永嘉徙郡之象山。迨茲居郡城之西偏、則自君之父徙也。姿性蕭散、絕煩礙、敬老慈幼、振窮恤匱、遇義事輒勇為、事親讀書尤力、暇則從一童乘款段、就先生長者講習禮貌、恂恂誠獨世中佳士也。一時貴游折節願與交、且謂君充乎內者必優乎外、足乎己者必裕乎人、盍仕諸。君弗應。既而曰、古之仕也以道、今之仕也以名。居今而違古、吾其為名乎、吾惟志於道而已、為名非吾志也。卒能以孝友之政施於家。君伯仲三人、貲産素豐殖、悉推與之、無復問、曰、吾茲幸以祖宗之祚、苟致完美、又敢以分所得而取諸兄弟哉。購高氏竹墅、極爽曠、引流種樹、雜叢篁瑰石、加築闢茇屋、其閒置琴一張、聚書萬卷、畜盤彝名畫古器物。歲時合鄉曲耆艾坐堂上、率諸子趨走拜伏侍左右、爵酣豆飯愉愉如也。然筆牀茶竈、賓友宴集、酬酢唱和無虛日。顧其貲皆已出、一不藉先業。嗚呼、君之卓犖不羈、高尚其事、雖寵祿之富、名位之貴、曾莫足以動其心、或者其可

及。至於疏財慕義、躬勤儉、驟樹立、而不撓於利欲之私、以敗倫類之公、此其器局可及歟。今夫豪商雄賈之家、質朽粟腐、且猶權輕重、度長短、毫髮無遺漏、視骨肉至凍餓、略不省恤、夷俟其死而已。此固庸眾之常態、蔑之責可也。若乃呻吟呫畢、服逢掖冠章甫、坐皋比以倡道淑世之職自任者、是宜敦棠棣之愿、篤鶺鴒之愛、猶每以分財召怨、析居起爭、甚者日尋干戈相讎戮。聞君之風、其庶幾以懲往而勸來也。丈夫子七人、可明、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言、可端、皆謹飭好問學、克承其家、益以見其遺德之茂衍云。君常讀易、至履歎曰、健行乎上而悅處乎下、斯則君子之道焉。吾知免於戾矣、乃復扁齋居之室、以自厲儕輩。至今以履齋稱之而不敢名。

烏斯道撰　《春草齋集》卷七

元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倪君濟亨卒、以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其孤可明請銘。君諱天澤。其先實顯漢、若水在唐有聞。曾大父居正、大父文珣、父敬之、俱隱德不仕。君丱歲侍父、自慶元定海之清泉徙居於路之子城西。君天資清淑、幼受父兄教、知自飭厲。長益溫恭重厚、處善循理、以孝弟稱。人以急難求焉者、視義所宜、奮然捐財力援之、一不自惜。重然諾、踐言不後時。刻讀書有才畧、路府屢舉薦、輙謝不就、曰、吾慕仲長統、卜居清曠以自娛爾、仕非所急也。北城有竹墅高公遺址、久蕪廢、公竭己資得之、因浚池築室、手植花竹、靚深蔚茂、魚鳥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勝士講誦觴詠、日以為常。篤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清溪江公宣慰浙東、廉介不妄交、聞君之賢、為書齋扁以輔其志。元統二年四月乙丑、以疾卒於正寢。卒之日、其兄哭之曰、孰敦手足之愛。宗族鄉黨曰、孰恤吾急。士之往來者曰、孰與遊而久益敬。生於至元十四年六月癸酉、

年五十有八。娶俞氏、克以道相其夫、内外無間言。子男七、可明、可伯、可與、可覲、可行、可元①、可端、可觀爲凡溢後。女二、幸、憐。孫男仁翁、孫女順孜、迴保。遺命葬勿遠父墓、得卜於鄞縣清道鄉清灣之原、在父墓左一百一十步。可明、可伯持家教撫幼弟、能繼其志。余辱君與遊、宜銘。銘曰、濯清追涼、釣遊鯉、有志舉知慕公理。去幹就或異終始、出者難工古皆是。逍遥一世此其軌、心迹不違誰與比。

程端禮撰《畏齋集》卷六

故石門書院山長吴君墓誌銘

君諱益懋、字仲謙、吴姓、處州龍泉縣人也。父妙莊、贈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章氏、封宜人。君性聞敏、自幼力學攻辭章。方是時、爲士者未有科舉之累、君所爲學務有諸己、不資爲進取計也。大德丁未、歲大祲、忠顯府君傾餘粟以賑餓者、君左右其志、鄉閭之民多賴以存活。里民將甲爲貧故、以其妻詭爲所買婢、鬻之君、既而知其爲妻也、遽遣還之、不復責其直。吴乙以田來售、已庚其價矣、而其弟私以半田界浮屠氏、訟於官、悉以歸君。君尋知爲其家祭田、則曰、吾安用有此而廢人之祀乎。即以還吴氏。有張丙者、貸君陶器貨於長沙、其價不訾、而舟車艱難、耗折大半。君聞其情、凡子本合徵者盡丐之。陶户假貸於君、有久而不能償者、則聚其券焚之、一置不問。浙右大饑、民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拘流民反元貫、在君邑者君爲具舟楫備糗糧遣送之、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遣、物故者多矣。人有産子不舉、而襁約置路傍者、君見之惻然、募人育之、而重與之貲。其爲人仁厚而倜儻、緩財急義、若此類甚衆。鄉邦用是多之。君嘗以舉者辟松江府文學、不應。復用宰臣薦、署石門書院山長。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爲近、且山水最奇勝、則快然就之。居久之、乃歸、既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絶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然忘返。友愛其弟、産業一以付之。及分析、唯其弟所取、不

與計薄厚。母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正月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天澤、曰天濟。女一人、適李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清。孫男四人、樫、揖、棋、柱。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羆。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治二年九月某日、葬龍泉鄉金沙里槎牌之原、以陳氏祔葬。且四十年、而楫由武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為狀來請銘。嗚呼、孝子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於久近、況君勇於為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曷敢曰不可、因為序而銘之。銘曰、

年不中壽、仕不厚祿、胡性之祥、而命之不穀。維餘慶所施、蓋縣以篤。尚後之人、是似是續。

王褘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項可立墓誌銘

予為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於予。會予方有史事、及得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為之。君姓項氏、諱詗、可立字也。其先自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自永嘉徙台之臨海。臨海故為章安縣、今所居章安、即舊縣所治也。五世祖琰、高祖惠、曾祖駟、當宋南渡初、遭時多故、並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予所為作銘者也。妣翟氏、張氏。父鼎、迪功郎、蜀郡虞公集銘其墓。妣毛氏。由迪功而上、考諸前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於里中、人至今思之。　國兵南伐、偶為卒所得、將剸刃焉、忽捷而曲、易以他刃、復然。卒駭曰、此天所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而去。及君之生、貿貌魁偉、自少倜儻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為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於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名人。嘗為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孚、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蓋未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子固他日之善鳴者、觀其丰茸閒婉、若明金翠羽、流麗雲屏、能稍加鞭辟、入於義理、則其緣飾萬物之情、當變而為鏗鏘清廟之音矣。遂介之見此廬翁先生森、又介此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既而歸讀書於萬隱、萬隱者、五世祖德處也。去家僅一里所、由山麓緣綫路上絕磴、穿石罅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平衍、清池方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所儲以給之、無少厭。歲饑、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為害、君移文朗山神而逐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迸落、少選聲漸悲、俄悄然無聞。開户視之、屏迹去矣。君藏脩息游於其

聞者十年、於書無不讀、而篤好經學、謂聖人修六經、始以明人倫於道之常、終以扶世教於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之常道正矣。終於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於二典、堯之遜位于舜、君道之正也。終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於二南、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乎。至於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也、末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於其終、所以俟後聖復常道於已變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脩道立教之義、斷斷始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　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居②就試於鄉聞、而君雅不喜效新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故屢試而屢卻、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服、爭奉禮幣③迎致而師事之。父客于外、行橐所有悉送于家、以具甘旨、一豪不敢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於朝者、辭以母老不可遠遊而止。季弟某從君游久、既壯、為之授室、其費一以身任之。永康胡先生長孺號㢘介、休官而家益貧、寓杭之青蓮佛舍以殁、君夙為所獎重、經紀其喪事甚力、裒輯其遺文將刻梓以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場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間與一二勝流盤礴金鼇峰上、而寄情於漁釣人、或繪為金鼇釣隱圖、其歆慕之如此。嘗患渴、竟以其疾至於大故。君生於前至元戊寅某月某甲子、卒於後至元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有一。臨將屬纊、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永訣矣。吾母垂白在堂、而不得盡終養之孝。爾年甫及成童、而不得盡撫育之恩。吾既為明時棄物、以就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篤志於學、以無忝前人。勉乎哉、傷乎哉、言訖而逝。母哭之慟、絕而復

蘇、弔者皆哭盡哀、俟殮畢乃退。娶王氏、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光讓、黃應驄。師周卜宅兆於臨海保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殁、師周年纔十五、凡狀所述、多質於君仲弟某而得之也。予與君為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於予、而先予死、予之庸謭詩藁、固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而來、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劍之義乎。銘以慰君、亦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棄捐。有木於斯、植彼中野。由其萌芽、至于拱把。沐浴時雨、膏液也豐。衍柯布葉、干雲蔽空。人指其材、可梁可棟。工師睨焉、乃不有中。委而弗取、老于丘園。斧斤所赦、山林之尊。不傷其違、寧不謂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于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虧。鳳山之原、墓草既宿。輟哭書辭、用慰幽躅。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校記

①可元：《倪隱君傳》作「可言」。

②居：當作「君」。

③禮弊：當作「禮幣」。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

王廷珍　錢良右　王都中

處士王君墓誌銘

王氏故爲祁門官族、方其盛時、宗親子屬聯名仕版二三十人、其家顯者曰某、官至江西提刑、直寶謨閣。往年先大夫作尉祈門、玉嘗過王氏之居、曰平里。在縣南五十里、其山川舒平、地多沃壤、繞屋植禾黍、老者耕田種樹、以肥遯爲心、少者好學工文詞、用意科舉、期復先祖之烈。處士名廷珍、字子真、則老而尤賢者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註腳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間耳。性嗜碁、與客對奕、終日忘倦、曰、吾嘗慕諸葛忠武侯之爲人、今世承平、無以表見胸中八陣圖法、聊以助吾手戰而已。延祐四年、歲適大祲、先是有司出社倉粟貸民、至是秋成、責民償官、民無以應、令皆將逃散。處士盡出所有粟代里中輸官、民乃安業。後二年、處士改築室、里中人曰、王君嘗代我輸粟、德不可忘、爭趨之、處士復厚其餼勞、人感之益篤、稱爲長者。年甫五袠、即以家事付其子存善、日惟抱孫、祖吉戲弄花下、與賓客飲酒賦詩、時事不一語挂口。元統三年三月甲午、病且死、謂存善曰、尤昌下里之兆、吾所自卜也、死必以葬我、惟禮制之大不可違、自始死至祥禫、其一遵朱子所定家禮。存善既用治命、以五月庚寅終大事、走書請銘墓上。按處士生至元十有五年閏月癸酉、享年五十有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同邑胡姓。銘曰、

祁山之南、閶水之上、奕奕王氏、爲民之望。吁嗟處士、遺世中微、碩果之食、家政用施。修身以德、裕後以學、德學之報、伊農之穫。樂哉斯丘、惟君之阡、手所自築、魂氣睠焉。刻此銘詩、昭于來世。潛德之光、永永無墜。

鄭玉撰《師山集》卷七

錢巽之墓誌銘

巽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巽之生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巽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巽之亦感勵，自力於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巽之。其取重如此。巽之既游文貞之門，至於前代遺老若升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巽之無不接其緒論。其餘中州雅望若蓟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儁之士，亦皆折行輩與巽之交，故其聞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巽之尤厚，數引拔之。巽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中書省署巽之吳縣儒學教諭，巽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巽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丞起巽之以應令。竣事，膺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巽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參領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巽之，將力援之於朝，而巽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巽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於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衒其識人之多，特以其閒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孚於人，不以為異也。大參金源天公嘗問巽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孫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巽之曰：「此無從稽也。蓋其之先有凭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巽之言，深服其質直。巽之晚自號江村氏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

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逵。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逵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於巽之父子間甚久，別去十年，而巽之逝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逵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朽事，予何敢辭。巽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巽之於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或有所挾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閈。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黃溍撰　《文獻集》卷九上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日襄大事於吳縣長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蕭大中之狀以授溍曰：「墓宜有銘，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中，字元俞，姓氏①。其先河東人，始居江左者曰顯，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令懷鐸。唐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琨襲台長溪令，因家焉，遂為其縣人。長溪，今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宋贈太子太保戩。太保生贈太子太傅椿，於公為高祖。曾祖諱崇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林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保，今以公貴，贈■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祖妣穎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郡夫人。■府君，魏公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弟子，以直道事宋理宗，至參知政事，為時名臣。考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拔福州，以八郡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　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又為國信使宣諭日本、抄抵其
境、郊迎甚設、請遂以　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
謚敬愍、俟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
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
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
從衆大夫跣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勑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
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曰定居于平江而著籍焉。　上念忠
愍不置、有　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
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
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
聘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牘
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遠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
歸過於衆人者、公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
官酒錢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
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
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
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婺之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
死、公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賕敗。張省四
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
法、衆皆大驚、且稱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
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
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孳至數百
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
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文、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
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以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荊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遣大侵、公躬履山澗、以拯其饑、靡憚勤苦。
江陵沔陽荊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
益紓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illegible]堙南湖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
接、人以為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
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
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洞蠻獠
往來民間、人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懾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薙其草樹、
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滌其俗而喜爭、一不慊意、輒起而相讎。
公大治學舍、作鐏爵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生②禮樂
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
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土殊少、民多艱食、時
方貯職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
列利於賤糴、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粮石
加五斗、公始平其概量、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仕

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使客往來資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北湖龍泉塘流、盃池俱官產、募民藝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磨、屑麥為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廚傳既豐、民亦少蘇。三川貫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閩郡箘。公觀其壅於客土、謀疏導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令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掘者、吏莫敢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盗者、已傳致成獄、公憮然曰、父於子而論為盗、既已虧恩、況未必有其實乎。乃親鞫之、果得真盗、而其父子如初。鄭州茶陵富民單時中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誘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鬻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貢金、視人戶貲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鉤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己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王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成③訝公不用公文、庭王曰、總管寧不知此、顧其事涉衆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瞰公之出、立高籍民數多、或徵其十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
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兩者。未幾、包銀罷、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特以名聞。鄱陽官湯稽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擬為己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絶之、人懷公恵、共立石以頌義焉。里正主首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悉取具於主首、而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閒無復叫囂隳突之患。餘干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燭其姦、首贓④至十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鄱君將梅銷故壘所在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貲買芰芡魚鱉之屬納其中、取孳息以給使客之廚傳。公之為郡、所至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麥禾之瑞鑱于祠記之石。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⑤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遣貪官汙吏掊克之餘人户所獲無幾公始
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絶其姦弊耴草於沙塗以爲薪者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蠲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煮盜販之鹽本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爲之禁督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姦行省左丞相脱歡荅剌罕薦公材任閫帥未報而臺臣　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爲已任俄陞中
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
五千畝閘壞而豪民擅其利公首倡役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
接境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遣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
點七路軍馬境内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
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爲文以諭之
使勿回事以結仇繼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
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其年謀擇人拯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賫襲衣
法酒至吴中諭　上旨起公於家公涖事伊始條酌前所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爲劉通州狼山帥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
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真州珠金沙以行運舟請每歲住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
精纖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閔公之老　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公感　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覬少蘇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還吴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氏子男八人長
曰畛以公蔭當補官未命次曰畯已卒曰畦以國學生爲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曰畇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
畹曰畋曰畸亦卒曰晼女三人適周■殷■鄧■孫男
七人祜祺禎禧禮禋禕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
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覊孤萬里煢
煢孑立先友燕右丞公擕一見知爲令器深加獎拔而策勵之
年幾弱冠爲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關典名藩承宣撫
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
而公才諝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柄
風紀一司凡
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於設施
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晩參大政頗遇益隆人方徯公盡攄宿
蘊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
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歉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
所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愍之夫人凡
公所逮事者皆爲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
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
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魁彦咸爲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
得於家傳數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壟不易一椽廪

祿多以周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奩田，悉賣以自給。公警亂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淑後進，即知敵慕，故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宴息之室曰本齋云。所為詩清醇而不事纖穠，有小山堂藁三卷，藏於家。始公臥疾西湖上，溍入候安否，公顧謂溍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屬。溍對曰：公年未及謝，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且夕且勿藥矣。公頷之而不復言。公之薨也，溍方縻於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哀以辭，用存掛劍之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溍雖庸陋衰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

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逮乎忠愍，捐軀徇國。遘茲鞠訩，銜哀籲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興夜寐⑥，罔敢不力。乃佐鄉郡，乃居閫垣。爰宅乃牧，來旬來宣。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煮，夫亦王事。繡衣苛蠢，弗究厥施。靖共正直，昭受王知。乃躋政路，叅秉鈞軸。坐鎮南邦，暫淹外服。上方仄席，庶遄公歸。遽獻未告，喪其蓍龜。史氏庀文，考次功伐。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二

校記

①「姓」字下當脫「王」字。

②先生：當作「先王」。

③成：當作「咸」。

④賊：當作「賦」。

⑤「高」字下，《元史》卷一八四《王都中傳》有「下」字。

⑥岡：當作「罔」。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

劉傳　蕭夢得　陳師可　陳樵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劉氏世家上饒，唐季有諱迪者仕于鄱，徙居鄱之清溪。六傳曰宇、宗[1]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官至秘書丞。其弟曰定，皇祐五年舉進士，官至尚書吏部侍郎，皆有譽聞于世，為郡望族。君諱傳，字芳伯，秘丞六世孫也。曾大父咸，大父元芝，宋迪功郎。父孔昭，母胡氏。君少學于家庭，迪功府君教誨甚嚴，君讀書清苦，日記千言。前至元時，江東部使者柳城姚公燉按行至鄱，鄱之名士黎君廷瑞、吳君存偕迪功府君同往造謁，君操几杖以從，姚公愛其穎慧，命題賦詩，君援筆立成，姚公嘉嘆，期以遠大。迪功府君常訓子孫曰：吾家歷世習詩書禮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君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于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教學者。名既著，聞江浙、湖廣兩行省，提學官各以校官起之，俱不就。延祐天子賓興多士，鄱之郡守首以君名應詔，君曰：吾之所學，各能合于主司之好乎？自是深居不出，聚書數千卷，討論皆造其極。郡人爭具禮幣延致於家塾，而師法焉。君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分教鄉邑，朔望來歸，深衣巍冠，諸子侍列，一家父子兄弟以道義相規切，若師友然，視聲利泊如也。君晚年獨喜為詩，雍容沖雅，五言諸作深得陶韋之體。佳時令節，杖屨徜徉清溪之上，蕭然若與世相忘者。中臺御史薦列其行習，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焉。君室程氏，前三十年卒，終不復娶，或問其故，則曰：獨不聞曾參之之[2]事乎？後至元六年二月某甲子，君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曰貞，孫女尚幼。某年月日卜葬君于鄱之和風南鄉若塘原，以程氏祔。既葬，門人程與權來請銘。其言曰：鄱自昔為文物之邦，邇年鄉之老成若黎君、吳君皆相繼淪謝，今君又亡，吾黨後學小子將何所考德而問業焉？余感其言，為之銘曰：

清溪漣漪，可以樂饑。劉氏來居，世讀詩書。遭時易代，歷年三百。詩書之傳，獨有遺澤。溪水之清，可以濯纓。咨爾雲仍，尚保幽貞。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爲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侍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蠲其科繇。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膴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漕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内外族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資裝配于名族，夫人悦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吴從彦、若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鍛鍊於北方者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强有力者脱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産而

甲乙之，編為義役三年，人以為允。川梁有徹壞者，勉有力者治之。鄉鄰有訟者及相鬬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妻邱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盧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佩。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壻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燬于兵，無復有者。府君之葬，周通集羣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略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傳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世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孑孑，其動也徐徐，不衒鬻而進趨，每深藏而自腴，殘膏賸馥霑丐於人者，亦足以複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歟。是為表。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四

故處士存心陳公行狀

曾祖諱文表，宋蘄州司戶。餘缺。祖諱霆轟，宋從政郎、行國子錄。餘缺。考諱聖澤，字容軒，宋承節郎、提刑提舉司奔牛酒庫提幹、陞提刑司僉幕、兵馬鈐轄、朝奉郎、常州通判，賜緋銀魚袋、帶行都督府機宜文字。先生諱師可，字伯大，自號存心老人，通判公之第三子也。宋末父居官常州武進縣奔牛鎮，宋亡而元，遂為武進人。母某氏。先生生至元十五年戊寅，不數歲能通孝經、論、孟大義。父常問之，應對如流。然天資醇朴，不尚文藻。既長，當路者多薦辟之，皆不就，孝奉二親。於喪事葬祭，罔不如禮。其弟振可，父命為同邑張總把後，蒙可贅盧莊金氏後。振可頗豪俠，先生數勸止之。然其好賓客，接後進，飲食教誨，送往迎來，亦不減乎其弟也。平居坐蒲石軒，觀盆池小魚洋洋自得，曰：「魚之樂，猶吾之樂也。」或小飲微醉，歌安窩③先生之詩，擊節嘆賞。晚年家居為童子師，無賢愚貴賤，但內拜則進而教之。束脯之禮，不計其孰有而

孰無也。元末草竊蜂起、鄉里有不可得而居者、挈家依無錫東膠山安氏、食指數百、恬不為憂。蓋人多知先生為有德之士、供具不絶。既而鼠革旁午、乃轉徙蘇州城西。先生及妻康氏相繼以病而殁、先生享年八十有一、妻年若干。穿木幾拱、遇世變、環城數十里、河隍變遷、而大明開天矣。先生初娶陶氏、生子曰以仁、先卒。繼室康氏。子男四人、長曰某、次曰某、娶某氏。孫男三人、長曰融、娶丹陽陳氏、次某、俱幼。洪武己巳冬、葬二親衣冠於唐原祖塋之側。嗚呼、先生生死始終、兩遭兵變、不以艱危虧事親之禮、不以困乏失守身之節、存心之號不誣也。某自早歲游從、且忝姻戚、知先生為詳、故狀其梗槩如右。

謝應芳撰《龜巢稿》卷一三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亂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墮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横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逮、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筆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説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説、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説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瀛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瀛受其說以歸、問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質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瀛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予聰明絶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

丞相巴延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勝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邇、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疾、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達年。君子歿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闕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起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

後五年、其高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裔年同王為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慑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同、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益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渾合兮、陽陰悉苞并。無闔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薅去莠與莨。春實成白粲兮、詒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墜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峩冠勝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横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肥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二



校記

①宗：當作「宋」。

②之之：當衍一「之」字。

③「安窩」當作「安樂窩」。按，安樂窩先生即宋代邵雍。邵氏嘗自名其居曰安樂窩。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

馬祖常

勑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為文，臣立為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

公字伯庸，世永古特郡，居靜州天山，有錫喇濟蘇者，高祖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為氏。曾祖烏呼訥，從世皇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散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嘆其異。蜀儒張公順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姦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為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知其盜竊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泰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

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爲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罷、雖事于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遂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内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爲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歷初、再使名爲燕王内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典儀、充讀祝册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内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名議新政、賚白金爲兩二百、楮幣爲貫萬、金織綺爲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禄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闕、

以事聞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寇有以貪墨敗没、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令贈謚。配袁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言國人曁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遇恩内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爲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聲髮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文精核、務去陳

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淩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業、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刺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洎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爲學初不爲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褒爲舉首、驟至達官、感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時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棊、光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昇至公、有大無撇。斷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劊碑究。益習以進、益混以瀚。不溺于流、而登于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泠屬、石湍激洌。天子有詔、乃興乃賓。貢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我豸冠。以涵納蠹、安我考槃。邇心浮雲、朿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于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庬恩異數、川妻允謚。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于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諞。惟爾部族、文貞有躅。敘倫敦典、益介戩穀。

許有壬撰　《圭塘小稿》卷一〇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

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丙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公薨於光州居第正寢。有司以聞、制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其年四月壬申、葬郡城之北平原鄉西樊里。公諱祖常、字伯庸。世本永古特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四世祖實剌濟蘇、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州剌史、祀褒忠廟。官名司馬、子孫因以立氏。曾祖伊克絲爾、

從世祖皇帝伐宋、留汴餉餽六師、卒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侯。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封梁郡公。母梁郡夫人楊氏。公幼有異稟、年六七歲即知讀書、歲時拜賀長者以錢賜之、他日行過市中、悉以買書。十歲、侍梁公宦遊儀真、月朔列燭於庭、燭欹倒延燒屋壁、公解衣沃水撲滅、梁公走視、火已救止、問其故、對曰、恐驚長者。蜀儒張公頴講學儀真、公時未冠、質以經史疑義數十、張公奇之。公少慕古學、非三代兩漢之書弗好也。梁公嘗語公曰、吾祖有德未蓋發、吾宦州郡不克施、汝其能大吾門乎。公愈力學。仁宗皇帝深厭吏弊、思致真儒、丕變治化、延祐元年、詔開貢舉、網羅賢才、公偕其弟祖孝俱薦於鄉、公推第一。明年會試禮部、又俱中選、公仍第一。廷試則以國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隱然名動京師。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日與會稽袁公桷、東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礪。三年冬、擢拜監察御史。時天子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羣下每因燕飲輒有奏請。公上疏曰、大內正衙、古帝王視朝之所、今大明殿是也。陛下聖德謙恭、尚居東宮之舊、願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夫陛下承天地祖宗之重、奉養當極精美、調攝宜進玉食、至於酒醴、固穀麥所為、然近侍進御之際、可思一獻百拜之義、且百官奏事、古有朝儀。今承平百年、文物宜備、或三日二日一御朝聽政、宰相羣臣以次奏對、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立左右、雖有懷姦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矣。初立英廟為皇太子、公請慎選師傅、朝夕輔養、下至臣僕、亦宜精擇。天下休戚實原乎此。丞相特們德爾專權擅勢、大作威福、公率同列論奏其惡、又摭其貪縱不法十餘事劾之。仁宗震怒、命罷其政事、將治以罪、賴太后救解得免。公又言、賛畫省務、允宜得人、而叅議博囉、劉吉為丞相腹心、交通賄賂、左右

司都事馮翌霄、劉允忠依憑權勢、僥倖圖進、遂皆黜退。又言、秦州山移、實惟大變、非遣使祈謝賑恤一方而可弭也、大臣各宜辭官讓能、畏懼修省。史載平公石言之語、世世為監。今山移之譴、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所以感召不動之物而動也。於是宰臣皆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以赦後殺人者作赦前原之、肆意廢法。大都路總管范某以盜竊家貲、自至兵馬司暫問、侵官失體。並劾罷之。又薦前中書平章蕭拜珠、左丞王毅、曩在政府、數與丞相抗論是非、當寘機要、勿令外補、朝廷緩急有所賴焉。前監察御史徹爾特穆爾、中書參議韓若愚、皆被丞相誣罔排擯、早賜錄用。翰林承旨劉敏中精力尚强、欲身高蹈、可賜半俸以厲廉隅。國子司業吳澄、通經博古、海內名儒、可進兩院、以備訪問。翰林修撰陳觀、刑部主事史惟良、其材方嚴、宜居諫職。公論刑獄尤本哀矜、嘗請量移流罪。及論禁挾弓矢曰、國家不嗜殺人、仁覆生齒、邇年屢發德音、未嘗量移流徒、竊慮推恩或有未悉。夫大辟死罪反被赦原、而減死流徒獨不蒙澤、豈法之平允哉。今後果應長流、請別定制、否則驗情重輕、度地善惡、遇恩內徙、幸甚。又曰、近制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矢獵者處極刑、百人以下流遠方、微及一兔之獲、亦各有罪。方今條格已有禁弓矢之科及聚衆之制、又復為此、錯綜而網羅之、誠恐愚氓舉足蹈罪、實可憐憫。蓋公建白剴切、故多見於施行。五年、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被命罷雜事於泉南。七年正月、仁宗賓天、特們德爾復居相位、睚眦必報、屢欲害公未得、左遷公開平縣尹。開平治行都、供億浩繁、訟獄繁多、益欲因事深中傷之。公退居浮光之野、詠歌詩書、漠然不以介意。久之、丞相不得專政、憂憤而死、鄆忠獻王栢柱獨相、旌別邪正而陞黜之、召公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三月、詔建儲宮、尋開經筵、公拜典寶少監、階奉直大夫。四月天子清暑上京、以講官多老臣、乃命集賢侍讀王公結、祕書少監虞公集及

公執經從行。明年、拜太子左贊善、尋遷翰林直學士、仍兼贊善。方儲宮之建也、一時賓贊之選、責成輔導之意益甚重焉。公述古昔調護輔翌之事上之、又因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廷出禮幣、命公助祭。三年、考試大都鄉貢進士。明年、同知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卷官。是秋、拜禮部尚書。會祖母梁郡夫人張氏卒、護喪南歸持服。公事夫人克盡孝養、初階官五品、請於朝曰、祖常幼亡母氏、賴祖母鞠育有成、願以封妻恩讓封祖母。於是夫人封慶都縣太君、著於令。至是公移文曰、禮有為祖後者、祖卒為祖母齊衰三年。我朝典制雖不登載、然某誤擢禮官、理宜從厚。無何、使者起復、轉右贊善、尋命兼經筵官。又明年、公始至京、復入禮部、階朝散大夫、旋又辭歸。天歷二年、文宗凡兩遣使召之、方起。至順初元、知禮部貢舉、復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內尉、又拜禮部、階大中大夫。公擇士務求實學、空言浮詞悉棄不取、中選者多知名於時。拜參議中書省事。是歲十月、文宗舉百年曠典、親祀南郊、公充讀祝冊官、參定典儀。禮成、大賚四海、侍祠官賜金及幣、致仕官一品月給全俸、二品半之、三品及九品賜幣有差、民年八十以上者表號高年耆德、並免其家徭役。公議事廟堂、言簡而理明。勅衛士飼馳馬者聽借民穴舍以居、公曰、衛士飼馳馬已有定居、今不遵舊制、徒使細民橫被驚擾。且祖常官列三品、尚無穴舍、況細民乎。奏復其舊。建德之民遠遊被殺、莫詰誰何、歲餘妻以貧改嫁之、後夫者曰、知汝夫之死乎、我以汝故殺之。未幾事覺、法司以不首坐之。公曰、綱常所係、當以重論、以責天下之為人婦者。制可其請。二年、拜治書侍御史、遷侍御史、進中奉大夫、特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三年、轉徽政院副使。明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六月、今上皇帝即位、召公及翰林承旨許公師敬等赴上都、共議新政、賜公白金二百兩、中統楮幣二百疋、金織文綺四端、遷同知徽政院事。是月復命儒臣進講、公

兼知經筵事。公每進說、必以祖宗故實、經史大誼切於時政者為上陳之、冀有所感悟焉。是冬進拜御史中丞、階資政大夫。公風神秀異、威嚴端重、起居皆有禮法、人亦望而畏之。三為臺臣務以肅、或挽憲度軌屏棄之。西臺御史高坦劾同僚時禁酤酒而面有醉容、公以風憲當存禮體、糾劾務有其實、令以酒容罪人、苛細不持大體、奏黜罷坦。山東僉憲白元采按行曲阜、以李經自陳、不當賂衍聖公求為官屬。及孔氏訟衍聖公不法數事以聞、公署其牘曰、李經所首、在赦令前、宗人相姦、事關名教。元采聞之亦去。江西僉憲任忙古帶以貪墨敗、田廬奴僕在東阿者當沒入官、公請以田廬供曲阜林廟祭享、奴僕充洒埽戶、從之。公喜鑒拔後進、及官中臺、薦士尤衆。故禮部尚書宋公本、初至京師、人無識者、公揄揚其學、遂大有名。嘗擬進汴處士吳炳官風紀、上曰、朕新擢炳為藝文簿、汝俟其至、用之未晚。二年、拜樞密副使、公言軍將子弟驕脆不勝任使、當立武學、教習兵法。庶人挽強蹶張、徒老草野、當建武舉、儲材以備非常。不報。公遂辭歸、復拜南臺中丞、階資德大夫、又還西臺。疾不赴、薨年六十。公娶索氏、常州錄事判官某之女。次奇味氏、河南鎮守千戶和尚之女。索氏封梁郡夫人、婦德母儀、宗黨範之。子男二人、武子、太常太祝、中書省掾、奎章閣典籤兼經筵參贊官、今承務郎、湖廣行中書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祕書監著作郎。孫男三人、女二人、俱幼。公自先世皆事華學、號稱衣冠閭族、至公位益光顯、文學政術、為時名臣。尤篤友義、昆季子孫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教養之、舉進士釋褐上庠者凡數十人。公上言、本朝及諸國人既肄業國學、講誦孔孟遺書、當革易故俗、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其議。公自少至老、好學彌篤、雖在扈從、手亦未嘗釋卷。喜為歌詩、每嘆魏晉以降文氣卑弱、故修辭立言、追古作者、其為訓誥富麗典雅。既出詞林遷他官、而勲閥貴冑褒贈父祖、猶請公為之辭。文宗最喜公文、嘗擬稿進、上曰、孰謂中原無碩

儒乎。文宗北幸還、駐龍虎臺、公奏事幄殿、勅近侍給筆札、命公撫前賦詩、卒章言兩京巡幸非以遊豫、蓋爲民爾。因詩以寓規諫、上覽之甚悅。適太官進食、乃輟尚食以賜。今上聞公痼疾、特免朝會行禮、命光禄日給尚醞二尊服藥療治。近世儒臣恩遇無以踰公矣。始、梁公監光州有惠政、公亦愛其風土、因買田築室家焉。嘗贊郡守修孔子廟、倡秀民興於學。接光人謙遜以和、光人益敬愛公、或有訟者、聞公一言即解去、不復詣府。公薨、光人老幼咸悲思之。公有文集若干卷、奉詔修英廟實録、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後①金鑑、千秋記略、共若干卷。昔者公以御史監試國子、天爵偶忝科名、殆還應奉、間以所作就正於公。公曰、勉之、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嗚呼、天爵學日荒落、不克副公所教、公之厚德其能忘歟。謹考次其世族官封、薨葬歲月、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銘曰、

維天生才、無間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萬方會同。征伐謀猷、屬諸羣雄。維公之先、奮興西北。佐官前朝、矢死靡忒。忠懿父子、種德百年。世載衣冠、至公益宣。黼黻皇猷、文華有爛。邈視魏晉、上本周漢。帝命褒嘉、中原碩儒。汝執憲度、往肅姦諛。正色立朝、百僚震懾。小臣以康、大臣以法。公論刑獄、平恕不苛。念彼華人、日陷網羅。公於人才、惟祇惟慎。薦揚碩學、裁抑躁進。公在廟廊、侃侃進言。以厚倫紀、以安黎元。賓帶對衣、賜賚繁彝。儒臣遭逢、孰步公武。贈官贈謚、爵以魏公。恤典孔昭、維以勸忠。瞻彼行潦、朝盈夕涸。江漢滔滔、源遠流濩。維馬有氏、七世於茲。忠懿啟之、魏公大之。百爾子孫、思慎其守。詩書之傳、允克悠久。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九

校記

①列後：當作「列后」。見許有壬撰《神道碑銘》。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

孛术魯翀（富珠哩翀）　張明卿

饒泰來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富珠哩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姓富珠哩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行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為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為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齋之新鎮。改翰林修撰。鄆忠獻王栢桂為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選國子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僉太常禮儀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僉太禧宗禋院事、兼祇承神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葬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葬辭。明年、復命編修官成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真貴族、泰和中章宗命定氏族、為百富珠哩氏、其一望著廣平。公曾祖阿納爾、金符離令。妣舒穆嚕氏。祖德、國初官忠顯校尉、南京路漢軍總把、累贈昭勇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人成氏。考居謙、累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南陽郡夫人王氏。公世居上京之隆安、昭勇公初從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軍壯總把戍鄧之順陽、因家焉。初至元己卯、郡公從故相賈公居貞掾江西宣閫、公生贛江舟中。於時釜鳴、家人驚異。昭勇愛公穎悟、嘗曰、是兒必興吾家。稍長、讀書一覽即記。郡公以順陽僻左、從居於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

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窶，進修愈力。翰林閻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遠遊以廣見聞。公往江西，謁克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偽集所居屋，翌①覆院外，疾出視之，沖天而去。明日公至，蕭君異之。公始名思溫，字伯和，爲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蕭貞敏公。貞敏隱終南，爲學精勤，夜以繼晝。公寓其旁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遊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文。公奇之，以書抵真隱曰：子嘗談論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爲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於是真隱以女妻公。公之爲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註，下至天文地理，聲音曆律，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故聲聞大振。自官汴學，士之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爲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河東，或訟冀寧監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冑，宜詳讞之。蓋欲緩其事。公曰：我第知有憲法，焉知爲貴冑乎。卒正其罪。關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户提兵赴河中，道出冀寧，公白憲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户難之，公曰：有責在吾，不汝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工，公言兵後宜蘇民力，朝廷爲罷其役。土番之民以饑來告，天子憐憫，命出內帑銀賑之，公以西臺郡史承命而往，民賴其惠。及遷內臺，適英王初正儲位，公言當選正人朝夕輔導，制可。公分行淮東，體察憲人能否，淮憲尚嚴刑，庭列獄具甚衆，公曰：國家置風紀，本以肅清貪污，興行治化，初不專尚刑也。取獄具焚之。南陽設六屯田，各樹官屬，朘削其民，民不能堪，故多流亡。公請罷去官屬，俾有司董其佃作。公在省闥，左相鄆忠獻王以公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相之位固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福德才量者乃能爲之。因爲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聞是言。權相既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

祖宗之治。上畋易州、閻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圖賜田賜碑在近、乃往視焉、勑設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日公進駐蹕頌、敷言忠獻王輔相世廟、統一六合、修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駐蹕表其里。英王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泰定間、數有大變地震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異石為寶、誑取國帑。又其私人多以貪墨奪官、至是託言累朝忠獻、諸物直不時給、臺憲所罪官吏弗克叙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若此。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彼內以私結其黨與、外以取悅於姦貪。公時為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他憲雖亦有言、皆依違回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已而事果不行。公讞囚保定、河間、民犯私鹽法當運司治罪、公以民羅饑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佐史以為難、公弗恤也。因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杖之、可釋釋之、衆皆以為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文宗入京、省謁太廟、既即位、又行裕饗大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崇奉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勲舊文學、親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僉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來問以某官為言、上怒曰、汝何不薦用子翬馬伯庸、而以斯人為言乎。公之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附之文。公曰、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下、禮當合食於廟。其後卒從公議。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②、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可斂怨於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一端、楮幣萬緡。初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為先後、歲貢補官、殊無勸懲、故太史齊公履謙為司業、請以學業為陞等第、試文詞優者為中選。由是諸生咸思奮勵、而人才興矣。後值天歷多故、其法中輟、公為祭酒、始試諸

生於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先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胥里、公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贄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爲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勑百官郊迎、公卿拜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部議、公曰、秦大國也、非宗王不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驛名秦淮、非地秦也、宜以淮易之。衆伺相意不悅、因共請曰、詔已命封於秦、不當別議。有官平章者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爲平章祈福、妾子求訴於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蔭之矣、所施家貲幾何。公曰、汝既無嗣、而反蕩其家資、異日何顏見汝夫於地下。命以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臣煩苛、事多壅積、民以爲病。公曰、賦居大藩、而欲吹毛求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事至即決、民大稱頌。公爲文章嚴重質實、不爲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輒稽吏牘、故多牴牾。公請於朝、賜筆劄廩膳、倡禮官彙集、爲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治禮、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於禮、勿徇流俗。以至元四年二月某甲子薨於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訃聞、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與里四望山下。配李氏③、貞隱先生之女、儼雅勤儉、治家有法、親供蠶績而無富貴之習、累封南陽郡夫人。以至正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順陽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是歲閏五月甲申、合葬公墓。子男曰遠、力學有聞、令祕書監祕書郎。嗚呼、士之於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爲迂、倜儻者人則以爲狂、砥厲名號者反以爲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爲譎。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

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為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富珠哩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為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為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尚賴其用。故老寖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間、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為世領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踐敭臺閣、畫贊相臣。言論之卓、風動搢紳。翌翌成均、公正師席。敷教以寬、多士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金人肇興。既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備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八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為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為弓正而賜姓為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燾、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為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為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焜、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為天台人。焜生武節大夫埏、埏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懋、懋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萊、萊生莘夫、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為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教斯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為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為生民計耳、不知我

者以其為干祿乎、盍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為人、聘致為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部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為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褐褐空矣、公恬然不以為意。唯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為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釃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塵土蓋不足浼也。作為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灑、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為、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夐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藁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濟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磧嶺之原。既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

閬天台為靈越奥區、所謂金庭玉室、瓊樓瑤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清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秕糠、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為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敵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遺、而夫耋是遺。詘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泝洛伊、乃達泗沂、乃牖夫民彝。磧嶺崔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為務光先生之碑。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甫墓碣銘

余少則聞造郡城、必見鄉先生吳仲谷氏、登清潤堂、因識其壻饒君。久之、君親余尤厚。至元再紀元之二年、與君別後八年、君卒。又八年、君之門人李衡王晉以薦春官、請銘其墓。迺求其家世學行之詳於君之從弟某州儒學教授熙則狀君之行者信豐縣尹婁君志灋也。君諱泰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曾大父景年。大父鏜、無子、以族人神童銓之子人龍為之後、實生君。君未冠而孤、時內附未久、先業蕩盡、而獨存所藏書數千卷。君日優游其間、然於詩春秋尤致意焉。鄉之先達若程文憲公、徐公奇伯、趙公孟蜚、孫公轍、咸禮重之。蜀郡虞公汲校君所為經義、譽其後曰、比事引證、深得聖人書法。謂所擬制誥它日當潤色皇猷。吳文正公亦稱其淹貫四書、深得經旨。龔公孟夔跋其文稿曰、根著理道、盤盤精實。是數公者樂引重後進而慎許可、觀其言足以知君之學矣。太史金華柳公貫提舉江西儒學、部使者河間張公榮爭欲致君於學校、為諸生矜式、皆辭不就。至順間、吳公仲子京為郡教授、以禮延聘、乃行。會吳公就養、知其學、延致家塾、君日親炙而所造益深。延祐初科目法行、君卽以春秋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歎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至是州里之學者日歸之。君生至元十六年四月、卒之時至正三年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有五。

其文若干卷、藏於家。子男二人、士立、士益。女二人、長適李衡、次適鄭某。孫女一人。是年八月己未葬所居積善鄉葉方之原。嗚呼、吾鄉文獻之傳號爲尤盛、近歲老成淪落殆盡、而君之殁且一紀矣、可勝悼哉。銘曰、

士有不遇、視其可傳。有雖文家、儻君之阡。維德之樹、維學之顓。紀述終古、視諸銘鐫。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校記

①翌：當作「翼」。見《元史》卷一八三《孛术魯翀傳》。

②此句前疑有脱文。《元史》卷一八三《孛术魯翀傳》云「帝既即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云云。細揣文意，《元史》所述爲是。

③李氏：《元史》之《孛术魯翀傳》云蕭𣂏以女妻之，則其妻當爲蕭氏。按，《元史》所載誤。貞隱先生即李友端，鄧州鄉先生，翀所娶即其女。見《大明一統志》卷三〇。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六

謝端　張欅　馬瑩　吴福孫
林寛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謚文安謝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國子祭酒、輕車都尉、陳留郡侯謚文安謝公諱端、字敬德、萎武昌江夏縣洪山之陽。至正二年冬、天爵來官鄂省、其子請銘公碑。昔我祖宗既撫方夏、盡收豪傑者俊、尊禮而任用之、考定憲度、襄贊隆平、至大德末故老日漸淪逝、後學之士隱伏於山林州閭而弗克奮。仁宗皇帝獨出睿斷、肇興貢舉、網羅賢能、於是人材輩出、以文學政事著名於世。若公者益亦表表可述者歟。延祐元年八月、公中河南鄉貢、尋丁内艱、五年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秩滿、赴調京師、由故相張公珪薦、擢國子博士、進儒林郎、改太常博士、階奉訓大夫、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官就遷待制、官朝列大夫凡再任、階中順大夫、遷爲國子司業、階亞中大夫、復入翰林爲直學士。公之先、遂州青石人。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始家武昌。曾祖繼先、祖元貢、考雄、曾祖妣黄氏、祖妣、妣皆牟氏。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陳留郡伯。妣封陳留郡君。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侯。妣封陳留郡夫人。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葬以是歲秋八月丙申。元配陳留郡夫人史氏祔。子揩、補國子員、以公廕爲石門丞。公世儒家、侍郎深通玄象、發言驚人。江陵制置使孟公珙敬禮之、居數年、忽中夜叩牙門謂孟公曰、流星出下階、沒西方一刻、所息占爲天士亡、其實當之。明年荆楚大将死、公是也。其後所言皆驗。公資穎異、年十歳時讀書江陵郡學、習爲科舉之文、援筆立就、屢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偕故禮部尚書廣陽宋公本從

王公奎文遊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翰林姚文公燧以雄文擅當代，讀者或不能句，公一見，並與其用意所在發之。姚公大喜，即以茂才薦之。初仕湘陰，時年尚少，然發擿奸伏，已能使老吏有所憚驚焉。國朝宗廟之制，範金為主，泰定四年夏四月甚甲子，有盜入第八室①，竊之。明日當時享，衆議為位祀之，公言四時之祭皆用孟月，有故即用仲月，今盜入祏室，震驚神靈，時享當用仲月。奏可其請。公教胄子嚴毅方正，諸生凜凜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夜則引燭課試程文，亦使漸趨平實，不為浮華淺薄之說。凡士子鄉舉會試、廷對及國子積分，公數與考第之列，所取者多博學有聞，而初學小生往往被黜，士論咸服其公。公為文辭簡而有法，序事核實，言無溢美，累朝信史典冊制誥，當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嘗憤近世士習卑陋，故修辭專務高古，以不同俗為主。有遺文若干卷。其於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

能道其詳。遼、宋、金國興廢，人物賢否，亦皆精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為憾。天歷至順以來，郊廟祠享禮儀討論裁訂，公多與焉。蓋世之於公，第知其文學而已，不知公政事之材為可稱也。湘陰學宮故敝，公始新之，暇則考其所業，而學則卽知興起。西鄉有隄護民田千餘頃，隄壞官歲修之，以為利。民因捕魚發掘以納夏潦，至秋徵租，雖艱苦無從得，遂及鄰鄉。公私病之，公計其工若干，諭民黄恭出粟若干石，身督其民築之，堅完，迄今不墮。先是賦役不均，豪宗大姓數免，貧者不勝其苦。公命具書民田於籍，差其多寡，役之田。元貴者嘗被省檄為巡徼，武斷鄉曲，締搆路府，持州長史短長，官不能誰何。公至，或訟元貴據其妻不還，公取狀閱之，同列顧左右趣，公獨敕吏作符召之，曰：否則吾就縛之。元貴不得已而出，公示以狀，即服，杖而遣之。亡何又犯法，杖而赭其門書惡焉。元貴徙傍郡，終公任不敢歸。盜有殺賈人及從者三，而攘其財，棄屍井中，其家累訟於州及府，皆以無

佐驗不爲理。公微服宿盜里中、庶得其實、躬往捕之、盜不伏、并收其妻鞫之。妻時時仰視其屋、公曰、異在此矣。屋蓋新葺、大竹爲椽、公使人發視之、財悉藏竹中。盜遂吐實、出四人死井中、乃訖獄。州人神之。部使者聞公之名、或他州訟獄弗能決者、亦檄公治之。公去湘陰二十餘年、民猶頌其遺愛。公在朝者、以文字爲職業、從容多暇。廣陽宋公時已登第、歷官省曹、事或有所疑、輒從公論決、悉中肯綮。衆皆推公材識、惜其不果於從政也。當宋之亡、士之有材名者、朝廷皆被徵用、初無南北之間、若程公鉅夫、燕公楠、陸公垕是也。公湘陰之政所試者小、而人已受其惠、若見諸大用、當何如哉。歐陽公玄誌公之墓、謂公材器宜居言官、處政途、世不用、不極爲恨、益猶愈於既用而觖人望者也。嗚呼、士有抱負藝能而不克盡施於用者、豈獨公乎。銘曰、

於皇世宗、景運天開、肇興貢舉、網羅異才、如風驅雲、如山有臺。博帶褒衣、群賢鼎來、帝始思賢、當宁興嘆。公應明詔、奮起江漢、射策王廷、才華有爛。其儀委蛇、其言侃侃。筮仕外郡、造茲民庸。相國薦賢、數教璧雍、璧雍皇皇、多士景從、講古述今、文治昭融。乃入禁外、掌帝之制、潤色之工、辭典而麗。論著信史、具有凡例、簡册尊嚴、垂範來世。豈弟君子、邦家之基。公於從政、有猷有爲、治化既同、海宇一時、維楚有材、晉猶用之。公用弗極、言足行遠。洪山之陽、有墳有衍、樹以柏松、勿伐勿翦、列銘貞石、繼壽而顯。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盧陵張君材墓志銘

盧陵張君材、名楙。先世唐曲江公之苗裔、宦轍所到、留家吉之吉水、後分置永豐、割其所居之鄉隸焉。大父宋進士、易名元佐、仕大元至承直郎、婺源縣尹、清謹慈愛、民懷其惠。然已意不愜、官滿而止、世父伯澄、父伯濟、聯中宋進士第、一授分寧尉、一授南康尉、代革、韜晦不仕。南康年七十二而壽而康、君材其丕子也、資秉英特、博

綜羣書、吐辭成章、敏健卓偉、慷慨倜儻、負濟世略、儒業時務外、文字聲音之形、象寄譯鞮之語、亦克旁究。年十六、郡守舉充歲貢。年二十、行省檄充樂安縣蒙古官學教官、皆非所樂。延祐甲寅科目取士、出其素所長以應試、一不偶即不肯再、蓋志趣弗與流俗卑卑屑屑者同。治生殖貨等事、絲毫不塵襟抱。前後郡邑正貳凡廉能公正之賢、聞名起敬、輒不以民伍視、俯就問政、必剖析曲直可否以對、聽者心服、多所匡救。嘗過余、及見其詩、余謂君材豈但以能詩名、當以用世顯、戹于命、戹于時、尺寸莫展。年五十一而終、憐才者憫之。雖然、藉令得一官、未必可以舒其志、則又孰若全所守之為愈。終之日、至順庚午九月丙戌。死生之際、凝定從容、有高人達士之風。娶南城尉羅致女。子男四、文豹、文彪、文虎、文篪。文虎奉尊者命為同宗後。女四、長適王、前三年卒。次適陳。餘未行。孫男女各一。其年十一月乙巳、葬石井箬塘之原。弟棣狀兄行、昪文豹來徵銘。銘曰、

才氣軼羣、既博且文。俾引而伸、不諫辛陳。惜也隱淪、翳天匯人。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五

馬仲珍墓誌銘并序

睦州詩在唐中季有章協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宋渡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擷其芳華、咀其膏潤、問詩法於耆老成人、盡得肯綮。楷意遣辭、初猶稍尚藻澤、晚更脫略邊幅、直窺微妙。性往年自為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總曰歲運。凡四十卷。溢之為銘、賛、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緊發之於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數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與徽文公仕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大同者、於仲珍為七世祖矣。曾祖諱治鳳、祖諱之奕、父諱雄桂、皆高德不試。毋濮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研經史、旁逮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覽、搴華嚌英、中雖曠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來學、往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景向聲求、鄉詩類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人材、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珎慈矣。方益厲氣賈勇、為其文不少輟。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答藁、合若干篇、題曰困天集、而其志孫矣。仲珎嘗倣漢魏樂府、唐柳柳州新體、製

皇元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章、將彙之走京師、獻塵

乙夜之覽、而未及脫藁。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家。其學横騖捷出、如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珎娶翁氏、生子男二、曰鈞、曰鉉。孫男一。仲珎病時始生、命其名爚。仲珎生至元庚辰、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善自脩飾、或佳客時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釂、取琴鼓一再行、自吹洞簫倚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自署號雪夢居士、天趣自得、可涯涘哉。元統元年、予客吳下、艤將畫仲珎扁舟欵門、語夜參半、請曰、夫子知我、文莫為有司、為則有以振我。度歲別歸、神色揚揚。予方張之、期其晚達、是冬予東還、次睦、則聞仲珎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家。先一日、力疾語子鈞曰、我死、必求柳先生銘、不得銘、則無以葬。鈞既卜葬域馮塢祖塋之次、惟食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窆、迺具行治為狀、褁經踵吾廬、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予尚忍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嗇其年、而卒殄瘁。得深行遠、要以永世、我銘斯阡、質之無愧。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闕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於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强學好脩。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輒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

檢。遐荒之地，縣長貳久闕，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適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諉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庫庫學士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巙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澉浦務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歉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論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闈，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還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興岳榜，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氾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於金石為尤宜。奉贄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

於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披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靜靜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贏於躬兮來者之畀。

黃溍撰 《文獻集》卷九下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峭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閉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録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其之哀彥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録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闕，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虚。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一八

校記

①入室：當作「八室」。見《元史》卷一八二《謝端傳》。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七

胡彝　朱震亨

元故中奉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胡公墓志銘

安陽胡公、里人也、始在京相從而不相知。有壬擢第歸江南、先太夫人語其狀、後聞之、乃驚喜曰、吾覩亦今求訪謁、而不謂得於今也。有壬左司員外郎、公爲右司都事、爲右司郎中、公代爲員外郎。先太夫人今祔安陽武官塋、公亦居魏郡夫人憂、倚廬相去二里許、時相慰也。公入朝、居中臺、有壬參議中書省事、俄爲治書侍御史、又同事焉。未幾、公以病歸、除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不行、改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一至即歸。有壬待罪中書者五年、始得請。至鄉里、相見甚懽、公嘗力疾爲具、方念秋益涼病日減、當日相從游、而不意天之殲我故人、遂至於不起也。孤敬伯泣而請曰、先子德善、匪公誰屬。嗚呼、契闊之久、始得合并、而遽銘其墓耶。公諱彝、字安常、姓胡氏、雪埜其自號也。世居鄢陵、貞祐之亂遷安陽、遂占籍焉。祖諱琢、累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魏郡侯。祖妣祝氏、累封魏郡夫人。父諱景先、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妣王氏、追封魏郡夫人、葬安陽孝明原。二子、長則公也、夙稟穎悟、起家鄉校官、轉大都路儒學錄。中書參議器其才、辟掾府中、歷儀曹宥府、爲中書右司掾、除工部司程、工部主事、除河南行省員外郎。省有小人、欲以糧傾其儕、公抗拒之力居多。歲飢、贊省臣擅發廩活飢者。僉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凉州、辨盜牛之冤、而正贓吏之罪。拜監察御史、遷右司都事、扞事行在所。張寔者陳言伏路左、乘輿之馬爲驚、將誅之、抗辯得免。上都獄有殺人之夫者、賂西僧將用佛法曲赦之、公力陳其非、卒正其罪。升左司員外郎、尋除工部侍郎。鄭州倉爲水所犯、作異分其勢。公所董萬人夜忽舉火譟潰、同僚惶懼、公但靜坐、至旦縛其首、衆復安役。魏郡公訃至、奔赴、迄襄事羸毀骨立。服除、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太夫人廸之使行、當關中大飢之餘、甫事經畫、而太夫人訃至。既葬、遂廬墓側、手樹松柏、大作塋門。甫大祥、除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戶部尚書、請使文至、鄉里榮之。戶部而遇朝廷有大故、領諸王費鈔萬計、公建議以鹽易鈔、賜用以足。拜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既歸、除河南、不行、至淮東即歸。疾革、戒服扶坐、教弟子家人覲綠明晝。請郡侯杜公宏道與之訣、又作詩留別其友五人、有壬其一也。治命樞以論語殉、勿歛華美、勿用緇黃、言畢而逝。公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丙辰、以後至元四年戊寅閏八月二十七日薨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壬申祔葬郡公塋。娶楊氏、封魏郡夫人。一子、敬伯也、國子生、補侍儀舍人。一女適侯思禮。平生刻意字學、憂樂不廢。其薨也、鄉人皆以爲歷階二品、年及六十、身居鄉里、弟若子皆在側、以疾終於家、在公爲無憾。予獨以爲生之易成之難、世既失才、子復失友、其能不爲之痛哉。銘曰、

公昔入京、蜚英妙年。我從之游、莫知其先。尚論世契、悔言之遲。天復遂之、聯班鳳池。憂患歸來、創鉅畫痍。一線逗水、泪血相視。臺閣路遠、公閑我來。觴詠未竟、松柏遽摧。琅琅耳言、歲歲日存。遂其責

知子予所撲。霜鶻騰秋，俊邁無前。人有菜色，以肥以鮮。小人犯蹕，斧將及吭，何以生之，力陳其狂。坐鎮衆喧，力障狂流。時名即我，我豈名求。分藩既重，碩憲亦劇。匪病匪老，敢忘帝力。歸來里閈，詩酒自娛。誰謂一旦，古令異途。遺辭及予，字仍飛動。墓雖宿草，哭猶爲慟。孝明之原，祖考是從。我銘不佞，永志幽宮。

許有壬撰 《至正集》卷五三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追慕，至於瀧涕。濂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于首，輒相視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爲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汜忽踵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爲狀，請爲表以勒諸墓上。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咸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迺摳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内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顛隮，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

驗默察、以欲見諸實踐、抑其躁棄、歸於粹爽、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試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爲一區、嗣人迭司穡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廼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從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呂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諂

瀆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徵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媚土偶、爲生死計耶。且徵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史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絜其力之朒贏而數之。衆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識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損裁。縣大夫勸耕于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慆靡廢、往迎于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廼爾邪。先生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是時圭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爲風。大夫一笑而去。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千畝而嬴、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庸鳌、爲三竇、時其淺

深而舒淺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灋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為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鐵鬚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貫甲罪則廢法、徇法甲必瘐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為藏之、不若使竟其葬瘞、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于縣、將逮之、人交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邪。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舁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為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紿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償之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為謝、先生吻而去。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蹙頞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單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衆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邪。皆慚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磨之、且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為前卻、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渡濤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為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正二家、然性倨甚、

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遽修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為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脈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為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粟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頰火赤、不能自禁、躁走于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為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鐵鏗、使人側耳聳聽、有躍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為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杖屨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大和十世同居、先生為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壹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

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爲、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老而彌篤。每見誇多鬬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爲。至於拈英摘豔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蟊賊目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論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姓大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於世上所悦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囂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盡力善以延其胥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動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禮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爲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椐。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塟先生于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

夫自學術不明于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掇拾、組織成章、流爲譁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挐、有如

聚訟、其視身心皆蕤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豸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黄鍾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九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胄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少挫屈、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遽變之而為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披隱抉秘、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疚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于朝、以行其道、則夫明効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井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生者、敢摭狀之概、叙而為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荊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胄之正、實歸金華。緜延四葉、益煜其葩。辟諸上尊、寘彼達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頹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貫而東遊、以袪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究。豈止惜陰、夜亦為晝。昔離其量、今廓其隙。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乎惠家邦、庶亨厥志。勤我祠事、以毗其宗、況有書詩、以陶以礲。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捐、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綆綆勿休。昭朗道真、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聾然、如聞巨鏞。有聲鏗鍧、無耳不聰。旁溢于醫、亦紹絕躅。開闡玄微、功

利尤博。斂其豪英、斆爲轂弘。所以百爲、度越于人。呫呫世儒、出入口耳。競採斷華、析門殊軌。以經爲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曷鐫。世塗方冥、正資揚燎。夢夢者天、使埋其耀。精神上征、定爲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焞焞。表德幽墟、遵古之義。僉曰允哉、畀祠無愧。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四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八

宋本

故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

宋公行狀

曾祖逸，某諱。

祖珪，贈中順大夫、祕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

父禎，忠翊校尉、衡州路安仁縣尹兼勸農事，贈嘉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

公諱本，字誠夫，初諱克信。世燕人。至元十八年辛巳生大都爲美坊。二十年，戶部公出爲杭州東南隅錄事判官，公受句讀於杭士石厓何天麟，即聰悟可喜。二十六年，戶部公遷歸州興山縣主簿，公隨侍之官。縣荒僻，民頑陋，僅百戶，無師友，公閉戶讀書，學皆自得。大德三年，戶部公秩滿，出寓武昌，貧不能調選。五年，改江陵路平準行用庫提領，須次未上。公始終其間，聚徒復束修以養。六年，侍戶部公赴官平準，俸薄，公聚徒養親如武昌時，兼教其弟息州都監克敏及裴傳性命理義之學於慎獨先生王奎文昌甫。以俊秀子弟補江陵路儒學弟子員，學業精熟，才器通敏，爲憲使陵川郝米麟文徵所知，將推爲憲掾。會薨，公不能求知他人，遂輟薦。或勸從事學宮階，是復職教一縣，公亦不答。十一年，戶部公薨，藁殯江陵。母范陽夫人年且老，戶部公歷仕南土，雖二十餘年，小心謹畏，家素乏蓄積。公至是孤益貧苦，殆無以衣食，喪祭哀戚之餘，教童子七八十人講授，紛沓親理衣鹽雜務，苦心力學，不以寒暑晝夜作輟。當食亦置書其傍，披覽研究，不覺匕箸之及口。飯羹數冷，溫而後進，始得終餐。夜分乃寐，幾廢寢食。至大二年，故易水何公瑋仲韞，平章河南行省，經理屯田，至江陵。公聞何賢，且故太子贊善靜修劉先生之友，上書請見，何才之，憐

其貧、親未歸葬、謂郡守趙嘉都文卿曰、瑋不才、備位大臣、素志求賢報國、茲行得郡二三人、今復得宋、乃質若是。汝盍資之奉父喪、挈家易水上、讀吾所蓄書、若諸子學、然後薦而用之、盛德事也。趙諾而助遣之。三年服除、單騎北上、至南陽、聞何瓚、公曰、吾所以行者、將謀葬與養爲存歿計爾、今所依者亡、吾盍浪將安之。復歸江陵、教授不輟、貧益不自振、處之益安、學益富而德譽日益隆矣。皇慶元年、憲使李彧從周敷公才諝、薦爲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掌書、客汴久、不樂、去省母。時仁廟詔以科舉取士、公曰、朝廷待士如此、吾志決矣。河南司憲凡四檄辟之、竟不赴。延祐三年、范陽夫人棄養、櫬合葬江陵。六年、挈家北還、名動京師、故西臺中丞張文忠公希孟文章德業爲一代重望、時爲禮部尚書、見公著述、大奇之、日與議論、如故闕　舊、命子惟健從之游。錄公著述、移文吏部、乃騰章上中書、薦試館閣之職。吏部以科舉方興、不肯官儒士之由他道進者爲辭、張復三移文曰、科舉所取皆時文、宋某所述、乃科舉所未有。乞移文翰林考覈用之。竟不許。張愁曰、何天官泥法之如是、宋某豈終不用者邪。七年、英宗即位、大魁大都鄉試、至治元年廷對爲天下第一、賜進士及第。宰相命京尹給儀衛騶從、導至所居、實自公始。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仁廟實錄、辭直而不俚。時英廟製鹵簿、舉親祀禮、翰苑製撰紛冗、公初由甲科入館職、雅爲學士元文敏公復初、侍講袁文清公伯長所知、命公當筆者十七八。公平昔記問該洽、才情精敏、行詞務溫雅宏麗、不敢苟簡毫髮加。以都人士及同年爭欲公文章、公答應筆翰如流、故是歲時文極多。自是士論翕然愈歸之。明年冬、安南國遣陪臣賴輔主等朝貢、回、以本職充館伴使。至武昌、適重修晉庾亮南樓落成、行省平章某欲公文記之、然素不就尊賢禮士、挾貴而重於致辭、微使人諷公、啗以潤筆錢若干、公艴然怒曰、彼縱妄自尊大、獨不能遣一僚佐請邪。遂不記。公時

雖居散地、然靜動云為、嚴毅方正、有識覘其器局非淺
淺者。泰定元年春、拜監察御史、階承德郎。公念布衣叨
恩、驟進六品秩、恒以報効自期。至是盡忠論列、不事苛
細按劾、所言皆王綱國體。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
密副使阿薩爾身先弑逆、後乃告變、朝廷以功掩過、恬不
加罪。公上疏言、其罪絕滅倫理、後雖有莫大之功、舉不
足贖。乞早正天討。太廟失仁宗神主、盜久不獲、公上疏
言、在法、民間失盜、應捕人等違限不獲、猶且治罪。乞重
罰在京應捕官員及太常禮儀院官。中書宰執視事不
常、聚散無度、日趨禁中、有無旬不至中堂者、僚佐曹掾
恒不得同堂議政、公上疏言其偷安苟容、壅滯機務、刑
政差池、紀綱紊弛。乞戒飭臣僚、自非入直宿衛日、期須
今日聚公府、以決庶政。俱未報。在位僅閱月、改國子監
丞。時晉王初即位、從來者皆椎埋無知、獷悍豪橫、無所
於歸、或百十為羣、剽刼殺人。恒州道中事覺逮捕、右相
旭滅傑奏釋之戍北邊。蒙古千夫長使在京邸、朱尚醫

妻女偶道過邸門外、千夫長及從者自車中白晝奪入、
朱泣訴、宰相曲庇置不問。民間憤怨。會風烈地震、有旨
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公卿枚舉他事、公獨言特克實餘
黨未盡誅、及仁宗神主未得、恒州盜不治、朱尚醫冤苦
莫伸、刑政失度、昏弱之甚、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激氣
憤、涕淚橫集、衆俯不能答、獨中書平章政事公撫按丞
稱之、今朝行間有及見之者。是年冬、進兵部員外郎、奉
議大夫。國家幅員視古為廣、要荒州縣赴京師動涉萬
里、因定制四川、雲南、福建、廣南西五道三歲一遣官廉
慎有幹局者詣所隸行省、偕行臺監察御史注擬三品
以下官。比奏聞、降制勑先遣赴上。是歲適當銓、朝堂久
才公、俾分典福建銓。福建八路、瘴癘少、地富庶、善闕什
六七、或可以賄取、公一以公道處之。向任惡闕、今優之
善闕、今補以中下、稱提銓擇、遏絕姦弊、人法並用、得黜
陟宜。二年還朝、轉中書左司都司、奉政大夫。今湖廣行
省參知政事段輔由為太常禮儀院判官、奉堂帖發粟

賑河間飢、飢民多粟少、段擅發歲飼官馬駞芻粟鈔五百餘錠以足之、宰相怒欲加罪、公力言曰、其向由江浙還都、道經河間、民旒榆樹膚以食、今猶可驗、且民七日不食則死、河間去都往返八百餘里、比得請無及矣。段能如此、是可褒者、何罪之有。衆善其說、迺罷。三年、當大比之歲、同考試大都鄉貢舉人、取士精當。汴處士吳炳彥輝有德業才學、望譽甚彰、行省奉使司憲雖嘗俱以名聞、至是公力薦、奏以翰林編修徵之。時天下州郡荐歲水旱、行省及守臣往往不暇稟命於朝、擅發廪粟先賑後聞。宰相患之、奏自今天下雖飢、遠方州郡果見餓莩、方許權宜擅發、其他雖飢而未死者、不許、敕準議。移洛行省主章掾李彥國英署牘至公、公初不知、愕然曰、安得有是、如此則人皆懼擅發罪、過飢須稟命始賑、民盡死矣、不可入覆中堂。宰相曰、已得旨奈何。公慼額慮久、退謂彥曰、兹事必不可行、欲復奏、則宰相不肯、無已則有策、汝能從乎。彥曰、謂何。公曰、毋白宰相、但尼是牘。彥徐曰、公官彥吏、果罪廢格、公重彥輕。公能負罪活天下民、彥獨不能從乎。但堂帖已錄、是敕付御史臺、臺必已檄各道廉訪司、如此則事必彰露、且無益。公曰、吾思有以處之。退詣治書侍御史王士熙繼學、陳其事。王曰、吾猶能省臺檄各道廉訪司、公牘已署未用印。若論甚善、吾亦為若尼之。遂果共尼其牘。未幾有赦、彥賀公曰、可以免矣。公一念忠厚、有陰德、天其祐之耶。公之為民不避禍也如此。先是、鬱林州蠻寇作亂、嘗命故將家子李某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討之、李在道納妾、逗遛不進、兵敗歸。宰相猶欲巧庇、為之改官、公力爭止之。冬十二月十九日、昏時、俄中書遣人召公議事、至則已燭、宰執以下皆在、公不知何為、平章政事誥卜都拉謂左司員外郎胡某曰、適所奉詔藁、可令宋都事觀。公始知明日欲降詔赦、蓋左相都爾蘇當國得君、及右相達實特穆爾是日同入朝而奉旨作藁、命中書奉行者、大率謂自朕即位以來、法祖畏天、故北藩叛王輯睦通好、南

荒酋長、諸蠻夷酋長多降附入覲、皆天眷也。然邇者星孛地震、列郡水潦、將由愛民之心未普、致上天垂戒耶、抑或獄濫而淹延不決、或累朝人嘗中獻諸物而未酬直、或諸嘗有過為憲臺奪官、欲復求錄用而不得、是二者憤怨致然耶。其大赦天下、酬累朝獻物之直、命中書省錄用自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其餘前後得罪者非臺臣不得譖治。其實皆都爾蘇姦邪罔上、納賄要譽之計、及鄂卜都拉私議而共成之者。公色變、復於宰執曰、舊制草詔須翰林、曾遣召否、鄂卜都拉曰、無事翰林、茲蓋兩相親草、已經御覽、有旨勿令衆知、吾黨不敢文又不敢增損、不過譯為華言而已。毋復他論。一夜譯成、宰執將起罷、公前立抗論曰、本雖漢人、居末僚、然忝與食祿、恒思報効、有所管見、不敢不陳、嘗聞醫者曰、人病脉不病易治、脉病人不病難治。以人譬國、紀綱法度脉也、安有朝廷降詔、大臣不知之理。此繫紀綱法度、紀綱法度一亂、是脉病也。失今不治、後不可療、且即放文言

之、尤有不可。今譬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不宜上瀆宸衷、是乃王言宣布、則必貽笑天下。又云、諸嘗有過為臺憲奪官者、命中書錄用、後復有姦邪贓織者、朝廷將治之耶、置不問耶。且自即位以來、屢以仰遵世祖皇帝成憲、形於詔旨、不知世祖朝嘗錄用奪官者否、豈非自悖前詔耶。又云、止錄用英廟至今奪官者、既畏憤怨、當均蒙錄用、其在前後者何故不與、本言果可采、乞大人詳議、明旦同白兩相、猶可及也。公再三陳請、辭情懇切、諸相不能聽、起罷、明日竟降詔赦。數日公稱疾不出。四年春、將滿告、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强起公為考試官、勉從之、未踰月、改禮部郎中、朝列大夫條上文獻事宜凡七、曰國史院倣前代制度、增撰志傳、曰改試國子生、曰選試國子正錄等職、曰國子助教各治一經、曰各路設儒學博士、用進士為之、曰用會試終場下第進士為儒學教官、曰采錄天下士人所著之書、分等第而用其人。法度周密、條目備具、時雖未暇舉

行、衆莫不歎其言之善。天歷元年、文宗即位。冬十二月、陞吏部侍郎、中憲大夫。職掌皆銓選録用薦擢封廕等事。比者胥吏弊滋、公素所閑知、視事月餘、條舉十餘弊、嚴禁約之、衆稍爲肅。二年秋、當大比、而禮部闕官、堂帖以科舉事重、不敢失期、命公攝禮部事。閱月、真授禮部侍郎、中議大夫。不旬日、天子翊置藝文監、拜太監、兼檢校書籍事。東海餽運舟至、選三品清望官祀海神天妃、南方命公函香幣、偕翰林直學士布延實哩往使。嘗歲多憚遠涉、往往中途歸。公徧歷閩浙、往返半歲。三年、恭上欽天統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尊號、奉旨同奎章閣學士院承旨學士李泂書篆玉册寶文。禮成、改元至順、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亞中大夫。時方修經世大典、撰分書局、公纂述夏官政典凡若干卷、編摩緻密、事備辭嚴。孔子父母已封啓聖王、王夫人、獨鄆國夫人亓官氏猶仍舊號、由公建言、降制、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二年冬、憲臺以公忠讜、向居言路不久、且典圭田之養、俾游清若、奏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中大夫。方治行、改拜禮部尚書。公嘗一爲其部郎中、一攝行部事、仍留爲侍郎。凡制度典禮之事、援引經史條例、揆度事理物情、剖決精允、無復滯礙。命下、僚佐胥吏皆喜。其來三年、復當大比、行省及各處主試官俱致書幣京師、禮請館閣之職爲鄉試考文官。公隆辱其禮節、敦請餞遣。濟寧路總管係其喉曲阜孔氏家長元祚擠擯襲封衍聖公、微過上諸禮部、公怒、躬操符文責之曰、衍聖公國家所重、聖者子孫縱有過差、亦當百世蒙宥。元祚者正當修己齊家、以德率下、自然外内睦婣、大小從化。且所言之過、假有實跡、亦係赦前。本路輒聽其訟、實傷風教。未幾、衍聖公費、公告諸省臺館閣、咸遣使致賻奠禮。四年正旦、時大行皇帝上仙、今天子未至、將循故事舉行朝賀禮。公曰、朝賀爲誰然、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止宜上表皇太后、不可朝大明殿。朝廷從而廢禮。二月、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命惟得以俟新君即位。四

方士多貧，不能久客以待成，欲舍去。公力請曰：「會試乃常事，不奏題，不廷對，何以俟為。且進士一舍去，四方將以為廢科舉矣。」遂追用三月一日開試，公實知貢舉。初，科舉條制有云：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內取中選者百人，槩言之也。由前知舉官泥條制之人，止憑赴會試數中三取一，故累舉中選者恒不及百，沿襲至是。舉會試進士亦不及三百，公持論堅請取中選者百人，實自公舉始。六月，今上即位上都，八月還京，九月廷試進士，公又奉命充讀卷官。自科舉之興，兩榜第一甲只放一人，公舉前代典故白宰執，(闕)放三人，亦自公陳請始。會試、廷試罷，皇太后及上聞之皆喜，各賜金幣寵勞。亡何，復降制兼經筵官。元統改元，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御史，疾未赴，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月凡三進講，公講解明坦，且陳告懇切，上嘉納，時降寵賚。三年夏，改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時公氣體已尩弱，力疾視事，稍間猶至監，大槩一遵至元所定學規、厲補貢試教養之法，間有微弛，亟勉繩飭之。冬，疾有加，寖不可救，竟以十月二十五日薨，享年五十四歲。中書省、御史臺率六曹各寺署及國子監致賻禮，給喪葬。朋舊同年洎兩舉門生、國子諸生哭祭柩前者十餘輩，執紼者將二千人。以次年四月十九日壬申葬宛平縣香山鄉撅山原新卜之兆。祖妣張，妣李，配王，俱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誘。女二，壻杜儉、尚軌，皆國子生。惟公性高亢孤介，尚氣不屈，不與人苟合妄交，遇事機警，識見超卓。幼貧，甘苦讀書績文，務為古學，致心悸、氣海寒疾。事父母孝，弱冠以來，凡為童子師者垂二十年，積束脩以養，三十猶不能娶，不卹也。操修端潔，奪擢巍科，敭歷華顯，致位三品，使天下稱願，不啻不貽羞辱，且累奉制書，褒贈二代。恒以考妣權葬南土為念。幼侍諸兄同筆硯，怡怡膝下，讓弟克敏席戶部公世賞為征官，教賚有成，薦補兄子繽為國子生，由侍儀舍人調安慶路桐城縣尉。京官俸薄，猶時割祿

米遺親族貧者。交朋友厚、或有干請、既諾必誠篤周致、不遂必以誠告之、不敢欺誕、事不可爲則徑情答之。當官處事、守正不狥、故亦有不悦者。人有一節善、則極口稱道。居要路、汲汲援引同年及名士、尤善延用後生才俊。素不善飲、然遇讌會、能談笑歌咏、與衆歡洽、人多親慕顧之。臨事嘗思謹守法度、不敢踰越、視吏牘往往親改竄、若嘗練習、然法外意間有世俗所不能識者。處事周密、務當理而可行、視所當爲則勇往、不知有推避巧術。左司吏部實權要之地、斂怨獲謗甚不易處、公廉貧自守、防閑有道、家人恒告不足、公處之淡然。疾惡之心重頗好直言正色、當公府議大政事、及私居朋友辯論、雖勢軋軋其上、情牽於左右、公嚴厲抗辭、略不少怵避。衛道之心甚切、凡以儒立身、或細行有未至、公規戒彌縫、不使世俗非笑。孔氏、顔孟氏子孫、凡爲教官、隸禮部銓擬、或他事在所司曹局中、公見姓名、既撫諭成就、不使淹困連蹇。一預鄉試、一爲會試考官、一知貢舉、一充廷試讀卷官、考校精覈、不事雷同。始終維持、勝處家事、恒恐斯文之不崇重也。性好著述、曾粹凡四十卷、以登科之年號至治集。文章以氣爲主、貴立論、尚徹辭、辭語典麗豐碩、温厚峭健、各得其宜。尤嗜駢儷樂府、嘗患二者絶學、規規然必以中繩墨諧律度爲念、而不失雄渾。寓南中時自號江漢蒴儋、性樂水及漁、又號垂綸亭主人。嗚呼、公氣稟清淑、學得心傳、成立艱辛、藴抱不淺、夫何位沮於壽、設施不終、奚止私憾於一門、實士大夫所共惜。顧其操行履歷、立功立言、賴同朝公卿所共聞見然。褧在同胞中從之久而知之詳、誠不敢溢美竊譽、獲罪公論。謹狀公行述、率孤哀子誘再拜乞銘。惟大手筆矜念情誼、勉副懇託、辱賜之文、以光幽潛、則存歿不勝哀感。元統三年正月日、弟翰林修撰褧謹狀。

宋褧撰《燕石集》卷一五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九

鮑魯卿　任格　李存　曾巽申
陸德原　張元禮

鮑景曾墓誌銘

景曾諱魯卿，姓鮑氏。幼負奇才，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百言。天文、地理、歷律、度數，無不研究，尤精於兵法與神僊修養之說。遭世承平，無以自效，又無相知有勢力在位者相推挽以致其能，喟然嘆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將行之於家，又何必天下乎。」乃治產積居，曰：「他日苟有贏餘，亦足以仁吾三族，賙吾鄉里，况子孫衣食給足，可以安心於學，讀書致用，以自效於世，猶吾得效也，不猶愈於已乎。」其理財也，以任人為先，不計其輸贏得失，而卒享其利。其買田也，望原隰之高下，知田畝之肥瘠。嘗有瘠田，人棄不治，景曾厚價取之，曰：「異時必為良田。」又有厥土上上，人爭欲得之者，景曾棄不取，曰：「數十年後遂為磽确矣。」已而皆然。其自病也，知脉絡之受病，曰：「某經病矣。」其飲藥也，識藥性之寒温，曰：「藥至某經矣，明日病愈。」至期而愈。嗜書如飴，雖家務叢襍，手不釋卷。其夜讀也，每至鷄鳴方就枕席，曙色才分，書聲又聞於隣壁矣。其為學也，專以講明心法為主，而以修飾行義為先。其論人也，則以識見高下為格，而不泥其成敗之迹。田過千畒，即誡其子元康曰：「田不可復買矣。賦重役繁，反為子孫之累。供給在官，日夕不暇，又奚暇讀書明理以修其身乎。吾將效鴟夷子皮之為矣。」景曾世居歙之唐越里，與予居相望咫尺，中有蒲亭之山，嘗使跛奴載酒，與予坐蒲亭山上，論天下形勢、山川險易，若身履其地者，幅員之大，如指諸掌耳。及言古今治亂，自三代已下至於今日，無不提其要領，而中其肯綮。使其見用於世，其所立詎可量哉。景曾生以至元十八年二月八日，卒以後至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葬以至正九年八月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五。曾祖諱衡，祖諱宗嚴，世號長者。父諱壽孫，嘗為徽、寶慶兩郡儒學教授，方至元之變，盗

起里中，敎授君與其父皆爲賊所執，父子願相代死，賊猶豫未敢殺。會風起林薄間，賊疑官軍至，皆走散，父子俱得免。人以爲慈孝之報。至今稱慈孝鮑家。娶同里程氏，丞相吉國文清公孫女。男一人，元康也。先是，景曾無恙時，嘗愛平原山川之勝，歲一過之，謀卜葬所，而莫宜其兆。後予與元康按行其處，指而異之，元康拜曰，此先君子之志也。遂舉以葬焉。且以銘請。予素善景曾，不忍使景曾無聞於世，乃使元康買石太湖之上，刻予辭以銘其墓。後有式車下馬而過者，曰此鮑景曾之墓也。其或由吾銘也夫。銘曰，

平原之山，公所盤旋。平原之水，公嘗濯焉。山水之間，遂爲公阡。我作銘詩，庶或有傳於千萬年。

鄭玉撰　《師山集》卷七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并序

昔歐陽子善爲銘章，論次賢士大夫功行，至於朋友故舊，握手言笑，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未嘗不感歎致意焉。今於任君之卒，而儕流爲之痛悼者也。天爵與君三爲同官，相從最久，暇則杯酒論文，繼以談笑風議。君儀容偉然，若古松柏，豈意遽哭其喪而銘其墓歟。君初爲翰林從事，及見諸老儒耆舊，接其餘緒，爲編修官，應奉文字，凡記載之體，祈禳秘祝之文，亦皆有法。丁皇考尚書憂，服除，調省汴檢校官。會文皇帝入立，乘輿經汴，擢河南憲司經歷。明年改江西，進南行臺御史。盛暑乘傳詣廣州，按問省臣盜海舶罪。又分行閩浙，而浙憲官相訐，持奪印章，失風憲體，皆劾去。召拜中臺御史，偕同列糾省省丞相貪墨，杖而奪其官，風節之後，遷禮部員外郎，稽訂禮文，省節浮費尤多。詔選官錄囚郡國，天爵時佐右曹，以君薦。宰臣或曰，彼儒者，可乎。某曰，正唯儒者能治獄也。陝之諸州，西南極金、洋、褒、鳳，北則綏、

麟、莨、丹、山川險遠荒寒。君覲歷之、歲餘始還、果能活冤獄若干人、未始有一濫死者。君為人廉靜簡默、不妄進取。其為憲僚、簿書出納、纖悉有方、吏畏服莫敢欺詆。然臨事則忠厚、識大體。性至孝、自尚書卒、獨奉其母、有弟五人、貧不能家、君屢請補外官以養親及其諸弟、不克如其志。卒之日、家無餘貲、襚無新衣、弔者莫不悲之。中書宥密而下、各賻鈔若干貫、始買棺櫬、治其喪。君諱格、字大正、河南洛陽人、享年五十有八。其曾祖考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樂安郡公、次公、妣樂安郡夫人梁氏。祖考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用。妣樂安郡夫人楊氏。皇考亞中大夫、戶部尚書秉直、母樂安郡夫人朱氏。君娶樂安郡君某氏、有男五歲曰典牛、女十歲曰漳。其葬在洛陽水南原、其卒至元四年戊寅二月十三日也。銘曰、

中尊而終、匪天而凶。郎官御史、匪否而窮。何厚其材、不俾其隆。歸咨無所、納銘幽宮。

墓志銘

至正十四年七月、番易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口、始聞喪、哭于清忠亭。又明年春、玄教子宗師有興為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縻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孫卓謀奉喪還葬、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大父昌言、宋贈朝奉郎。大父橚、鄉貢進士、父篤頃曰進士、制置司叅議官之極、從大夫也①。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一生②。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通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為古文章、事親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窶、必奔走視之、未始圖報。兄申伯死、撫其孫嫁娶之、逾己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鬻、三還其券、并諒其屋室器物。鄙氏妹早寡、資

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孫至成長、故早有州里之譽。里中友舒氏衍宅日謂曰、疇昔蔡子之多才藝、今游于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學末也、何爲哉。未之遽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閔惜。乃大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複造焉。曰、無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自所著書内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礪、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爲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爲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令禮爲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爲主文。三以高蹈邱園薦。王文獻公爲南臺中丞、爲古孫右丞爲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光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于翰苑、會去國不果。榜書室曰竹莊、題曰俟菴。恒語學者曰、聖賢之書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

思也。微陳子某、其終爲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額古神清、衣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映。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3]、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俄兵興、門人何琛迎養于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葬崇禄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禄大夫與樘之孫。子男三人、卓、章、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婿曰某。孫男一人、樞。曾孫一人、復觀。素少以文一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屬、心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素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教戒、不敢忘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

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死猶生。歸葬故丘、家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危素撰 《俟庵集》卷首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者、因輯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illegible]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答 太子④、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舞、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據攷證、而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圜丘、天大寒、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舉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綫礼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瑞昌劉光祿爲拱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葉督爲陳遂陳等辟儒李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嘗圖易治鑑及充廣郊祀圖、爲儀仗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瞻。而韓亦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韓亦丞相爲直命巽初以其書侍於殿門下、 上方御膳、韓亦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 旨召入、偏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異悉曰、後當有用。 勅秘府藏之、而命韓亦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兵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因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 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因溥大輿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皆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輿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皆官考工殊要之趣、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巽初尊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完密、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

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
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
初遽以寒疾殁，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纍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
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
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祖融，水縣簿尉，擢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
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
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
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冼氏贈
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
子三人：如璋、如宝，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環，婿周禎、何
浚、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
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其[illegible]，巽初所自卜也。
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愛而美物，兢兢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
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
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費。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
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二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illegible]若干卷，[illegible]
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為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為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富宗仁道過臨川來見，其也突其兄弟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父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孝友，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益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家有燁。天命維新，
濟濟來朝，超使宰事，飛千乘孺，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安不云拱，伯氏之來，公譽四馳。生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
翰苑，出掌考功。嘗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李氏。季
氏舒舒，弗亟弗靡，與體清羸，泰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於常載途，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
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鹿⑤，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
孫子。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九

元故嚴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志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天隨子故居，君葢其後也。曾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進，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6]自視歉然，[7]惴惴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然能尚義而好禮，館賓客無虛日。[8]訃音所及，或不遠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斂，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宏死，復為買棺以葬。君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儒宮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怵於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之澤被於無窮也，故於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當歸君，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剏義塾，以田歸之。遺重幣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璛、柳君貫者，以為之師，戶屨至無所容。筆札、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9]列古靈陳公製錦管見及四明程君端禮進學工程，凡交游與來學者，人予一帙，曰：觀此亦足為仕學之法矣。郡守趙公鳳儀為請于行中書省，升甫里書院額，祠天隨子為先賢，而署君為山長。初，有司舉君茂異，不赴，至是乃起就職。既有以其處湫隘近市，更營亢爽之地，徙置而增廣之。學道書院殿屋將壓，君攝事不閱月，為之植仆支傾，輪奐之美悉還其舊。長洲縣學廢已久，君市材傭工，屋於故墟，於是縣復有學。甫里秩滿，上名中書，調嚴州路儒學教授。嚴學亦久廢，禮殿缺圮最甚，君以嚴為儒藪，澤朱子闕里在焉，不宜坐視其壞，謀改作，而財用不足，乃大發私橐，以資土木之費，仍身任其役。沿郡檄來平江，購良材，募善工，闕　先諏日興事，君方行而遘厲疾，遂卒於家里，至元之六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其年十一月二日，葬吳縣東橫山先塋之次。一子，順孫，始八歲。長女仲尚，贅徐元震。幼女用保，生甫至月。君天性恭謹，平居無惰容，雖盛暑冠帶自若。絕去圭角，循循下人，有以非禮相加者，忍弗

辯、久而來躋門、侍之不異常時、人以爲難。君有别業在吴淞江之上、築室曰笠澤漁隱、作續杞菊賦自況。將以暮年歸老其間、復散人故事、不逮也。臨終、子若壻問後事、君曰、人受命于天、事之方來、非人所能必、一聽於天而已。聞者稱其達云。君殁後、諸生由君之力得成其學者、咸相與爲文以祭、檢校官王君良與君友善、誄之曰、居家庭爲孝子、處州里爲善人、官學校爲良師、人謂其無愧辭。君既葬之明年、元震代順孫奉先友陳方之狀、來謁銘、乃志而銘之。銘曰、

緊君之先、遯於甫里。弗襲其迹、乃出而仕。弗佚其躬、乃瘁以死。孰闊其施、而止於此。名乎我適、猶曰善士。笠澤之腹、吴淞之尾、烟波蒼蒼、君則已矣。覽兹法華、君尚有子。至正四年閏二月十八日、黄溍撰。

黄溍《珊瑚木難》卷五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謁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别號也。世爲越州人、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曄、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入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亭專務掊尅、貸私錢、不數月輒没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羡、抵大家租、小户殊不聊生。君嚴爲令禁止之、課嘗最于諸場。嘗遇旱、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爲紿狀、排去之。君居

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高場鹽司丞。君至、則政益脩、民用悦服。乃出錢建高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虞心廉平、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出門户。晚築别墅于月湖之濱、未幾、改敦武校尉、温州路都税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顧諸子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廪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塟于鄞縣陽堂鄉宫撥之原。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于管郭氏之學、塟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録、次黨、次薦、次勲、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于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沈委吏、亦何傎也。不愧其心、職之踐也。雖嗇而豐、駉方衍也。築宫于蒿、文教闡也。慶流滋涌、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瑑也。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校記

①此句疑有訛誤。

②一生：當作「一日」。

③悼卒：當作「悍卒」。

④太子：當作「天子」。

⑤鹿：當作「麓」。

⑥「自視」上，《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七《墓誌銘》有「家在民數中稱多貲」一句。

⑦「惴惴」上，右引書有「不敢有力者爭其豪侈」一句。

⑧「訃音」上，右引書有「莫不滿意而去」一句。

⑨列：當作「刻」。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

吴師道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為經、以義為用、以規為瑱、以禮為輿。學則探其奧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非大公至正不接于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于猷為。所謂時之龜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不疚不踰、初中終皆可舉也。君婺州蘭溪人、吳太伯之後也、而臧于越、子孫以國為氏。播植華裔、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閥、廣州牧之廉清、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冊、裕于後昆。君承是覆露、蔚有矩儀。四世祖杞、自信安來徙。曾祖燁、配陳氏。祖儒宗、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子㮚、配柴氏。君寔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為伯父後。幼而穎悟、長而不羣、問學疾力、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于有成。年十九、覩西山真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適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二公之文學、而上泝朱子之傳、乃述所得于己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咏繹其言、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為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明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平地泛濫、而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規堰瀦以瀦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水大溢、民以菑告、君行水所至、悉得其寔。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録事、以單恩陟從仕郎。宣城自昔為稚富之邦、在今為兼事所涖、地大民豪、政充事繁。君載覽氓俗、周爰令圖、絕其尤違、布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飢饉之歲、事為之制、官修其方、

吏士豫附、夫家寬息、始而人以爲煩、久之民安其政。天歷元年戊辰歲、徵兵江淮以遏賊師、掌兵者統馭無狀、軍士肆爲撩奪、舞刀出戰、群行入市、脅市人取財物、人憾或不與、則縱火殺傷人。城人震慄、府縣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嘆曰、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爲自完計、如一城生衆何。乃單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搒掠市門外、衆兵讙呼、揚言吾屬等死耳、錄事待我急、我必殺錄事。君聞之、使號于衆曰、錄事在此、敢害錄事者前。衆不敢動。會諸路兵涉道爲暴、君晝則綜理官事、夜則巡視營落、兵衆讋服、城人以寧。二年而已[1]歲大旱、黎民阻飢、宣城一縣、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事、措置荒政。先是、城人乏食、君禮勸大姓、得粟三百餘石、平估而糶者一萬餘石。四境之内無飢人、至是悉召縣民、禮勸如初、衆皆聽命、籍其户爲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賑飢人。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君白廉訪使者、轉以聞中書御史、得官粟四萬石、贓罰鈔七百三十定、廉訪使者掾出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定、選郡府公能、使以等第分與民、君獨任其三之二、與飢民爲約束、號令嚴整、督吏而受分者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有僞易服來受分、居衆中、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之、數問得其情、衆大驚以爲神明、所以賑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萬人皆賴以不困。廉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朝。至順元年庚午歲、以疾予告。明年、遂歸、在官幾五載、去之日、自始至今、宣城之民謳樂而歌思之。元統元年乙亥歲、遷池州建德縣尹、階文林郎。建德依山以爲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其民。明年旱、其備禦之法如宣城時。事學宮庳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勸衆士。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學以言郡、郡下其事建德、俾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縣學。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聖俞作亭其上、歲久堙廢、君修而復以属僚。列盜起漳州、朝廷出侍衛卒討之、次于建德、君拊慰得宜、民不知

軍在其境。建德素少茶、而榷税尤重、邑人苦之、乃移文所司、極言其敝、榷税為減、民以少蘇。三年之間、桴鼓不鳴、細民得職、供賦税給、公上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東名儒以教國子、令中書右丞②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雅知君、時皆在中書、提衡稱薦、遂自常選中擢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换儒林郎。六館諸生無不敬憚、人自以為得師。君在京師、未嘗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學、惟恐不及。或以為太嚴者、君聞之曰、為人師而可以寬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逮及其他、嘗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為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辭而闢之、曾不少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劉公以蓋世之才、而為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愧于從祀、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即下議、未幾、咸以為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為道德性命之明、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志節剛方而不狗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强無疾、是年冬、忽患瘡、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文江西、甄别有序。廉訪使者耿公渙深相器遇、舉以為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尤服其精允。四年甲申歲、江浙行中書大比取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議欲以主文、君以疾辭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乃反幣、且上休致之請、遠近聞之、莫不失望。十七日癸酉、遂以疾卒內外易之際、精爽不亂。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二月七日壬辰、壽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

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初、休請既上、朝論惜其去、久之、乃得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已久矣。所著書蘭陰山房類藁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嶽鄉錄二十三卷。君于書無不觀、亦無所不通、為文章清勁、善持論。晚益踔絶、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剴繹、補其所未備、啟其所未喻、非苟為同異、事致守而已。戰國策一匡高鮑之譌、而長短之說遂為成書。園池記暇豫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嶽鄉錄質而不俚、詳而不穢、去先賢耆舊傳遠甚。君之喪、始訃于予、予哭之慟。將即宅兆、門人徐元以狀來請、以揭其墓。烏乎、予尚忍言予友耶。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修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為大夫士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泯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敝。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為習之于豫、而用之為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厚下、為世吏師。其教于國子也、均已成人、為時明法、朝士拭目、大僚引重。使得寵永年、充遠量、束帶立朝、何適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值好文之主、而迴翔下國、中道而沒、有志之士于今為慨。君以董賈之資、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操可用之勢、亟位未極、怛化俄及、可勝痛哉。烏乎、人誰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修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于瞽宗、立于學宮、俾遊聽退觀、而後來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投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道、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乎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厚夜之冥冥、邈儀刑兮既遠、尚有考于斯文。吁嗟乎吳友人。

東陽張樞文　京山杜本書　河南陳思謙篆額

墓志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為海內所師表。益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寔能自外刋禁、蹈履純固、反身克己、體驗精切、故其育德成仁、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爲蜀柳先生、皆已後先亡沒、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樹世教而已任者也。朝廷方用之成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缺兹謝病空山、臥念斯文契好、涕泗時零、而君之子沉乃千里致辭、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吾海內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太伯之裔也。高祖諱杞、自三衢徙蘭溪。曾祖諱輝、配陳氏。祖諱儒宗、故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吳、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應奉公無子、以大父命君為後。大父愛其穎異、欲以續家嗣、大父臥起飲食與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覩真西山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為適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泝朱子之傳。乃述已所得持敬致知之說、撰書質于許公、深加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輒往復詰問、訂定方已。于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授將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條理紀綱、若素履其事者、至于開泄渠漕、拯救民傷、民蒙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升從仕郎、寧國為江左大郡、而憲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剸繁整衆、賑荒聽獄、一以忠信行之。凡屬境兇滯、憲府委之處決、咸稱平允。居官五載、以疾于告而歸、民歌訟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行、列薦于朝。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

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清心省事、新其學宮、尊意于教養、凡有堙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清白、重建亭其上、以激勵僚屬。地產茶少、而征課重、則力言于所司、以減免之。時值漳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屯次境内者兩月、君撫慰得宜、民賴以安。三年之間、田里清謐、二稅之外無餘事矣。朝廷更化之初、選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嘗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我朝許文正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之明而守之之固、未必不為異論所惑矣。誠宜一遵朱子之訓、許公之法、私意臆說、無庸參錯其間。摛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辯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必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即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禮樂政刑、操行清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江西、甄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滿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承其家學。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孫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以深祔焉。烏乎、君之學行、儕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纂文各若干卷。長史張君既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為之銘曰、

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述其宗、乃鮮知德。買櫝還珠、覺延刑塞。愿恭色莊、誇危欺默。不有先知、孰祛尤忒。偉矣

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沂源、正其學植。理一分殊、擴充意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敷教成均、寔宣乃職。克振綱紀、凡為規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斡推儒林、罔不傷蓋。金華峩峩、泉源湜湜。來溉來瞻、玫斯貞勒。

京兆杜本撰并書篆

吳先生碑

元國之③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内靡不聞、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與。濂于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咸餘教所暨、且與沉友、雖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于學、不督而勤、始為文辭、輒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敬禮之、授以所受、心領意釋、日開歲化、斂戢充橫、克削就規矩、然有聞于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録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簡下、兵白晝挾刃戟走肆市、人取資貨、不與、輒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縮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遂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示衆。衆譁噪大呼曰、何録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録事。先生聞之、獨出謂其衆曰、録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録事不汝衆也。衆愕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録事。明年飢、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六百石、飢者以不殍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

掾使出貸旁郡，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既有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于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修教修完，事治奸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佷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絕豪佷，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明行高，宜為人師，召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升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指問，關以機鑰，皆嘆服去。先生因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端。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翰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

艱歸。明年，江浙行中書省當大比，聘先生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仕。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與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趙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于書無所不觀，故無所不熟，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陰山房類稿二十卷，易、書、詩、春秋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于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于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扶，疏闢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卒未有由其說而大有

為于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矣。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于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焰被彼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力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于日。其或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適造周。天包地含、岳立川流。區區霸功、寔悖于道。畢曲偏歧、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擿之。有文而南、考亭拓之。奧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昏不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于泥塗。惟婺有傳、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燁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捅精、崇庳一致。繩豪鋤強、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斁。帝曰女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釋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覩其書、將考于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宋濂撰　《禮部集》附録

校記

①而已：當作「己巳」。按，此述天曆二年事，是年即己巳。

②右丞：杜本撰《墓誌銘》及《元史》卷一九〇本傳均作「左丞」。

③國之：當作「國子」。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一

歐陽玄　陳憬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漢涿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爲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曰萬爲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子、謨、託、遷。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太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遷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爲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谿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爲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爲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爲之驚歎。昭文公經術行業、師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郎公、季彭年。公生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集賢公爲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將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淹貫。朔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爲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爲憲史、力辭不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爲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實侍行、道爲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概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櫃以還、築舍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
大奇之、留諸舍館、爲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
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爲
文、爲之擊節。時其子集爲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
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
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澈、
仲春之月、西偏有泉觱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
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沈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
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大口相乳
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
抬尙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爲考試官、公夢神馬見於
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
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
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
能決。公得其情、皆爲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俾之
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爲、皆曰縣尹聞
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入
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率
上其狀、公力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薦
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谿洞、蠻獠雜
居、俗尙勇好鬬。撫字少乖、事釁不測。公視事踰月、赤水
大清兩洞猺衆相攻殺、鄰境告變、官曹忩遽失色、計無
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躬
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
鬬未已、傜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仗羅
拜馬首、請罪曰、吾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於
縣、縣不爲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役橫斂、掊克百端、使
終歲勞苦、無以爲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
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其
訟、其人感激遂安。召爲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
部、升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
史院編修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一
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
務、凡遐邇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
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
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
文監、隸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爲少監、文
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品。
又問、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爲翰林待
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爲不擬待制、而擬修
撰耶。即取奏目、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丞
相伯顏、參政阿榮傳旨。公聞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

曰汝爲盧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附古今書畫、或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爲敍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南歸。秋、升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奉大夫。是日中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命藝文少監歐陽玄可升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卽遣使召還。今上卽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敕編修四朝實錄、撰太皇太后玉册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兗國公廟成、奉敕撰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齎內醞、趣召撰太皇太后玉册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夫、撰皇后玉册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敕撰碑文。初、公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彰年之子逵老爲嗣。六年二月卒、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擕匶返葬、近臣以聞、上深念之、卽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菴撒里賜內醞二尊、追至臨淸、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敕撰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爲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爲便宜數十條、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稾、援筆竄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册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敕撰碑、賜白金三十兩。四年、奏①敕撰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衞、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勩、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遣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顔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爲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固

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敕撰故相冀寧忠宣王帖木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遊山水之間、謝絶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問候、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衆會皆免。冬、奉敕撰定國律、撰選格序、河決白茆口、大興工役、敕公撰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敕撰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兒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郢城、亦歿。公聞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賚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

武陵。奉敕撰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藁。秋、皇太子遣宮臣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撰皇太子玉册文、賜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葬京西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於朝、以長兄之孫佑持爲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壻下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沈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慈愛、處己儉約、爲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辱、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

宜王宮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爲榮。片文隻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贊化衞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太廟而後行、招捕並行、則脅從詿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行、糜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斂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濠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軍討平江州、鬪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夷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士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宜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閒諜、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衞親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略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山賊不意、以取武昌。遷官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今有若干、總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卽是可窺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既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爲役、佑持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太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危素狀。圭齋集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陽胡瑜手狀、踵門拜請曰、瑜先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院、兼退休、迄終於家。蓋慕漢邴曼容、宋蘇相國訓子孫守家法、傳家學、恬進士者。惟先太常公壻于陳、府君寔先宜人再從弟、瑜陳出也、忝甥館、又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也。先生好我先君、願施及陳氏、惠賜之銘、庶存歿有耀焉。辭不克、謹按狀序而銘諸。序曰、君諱慄、字希賢。世居婺陽東之長塘。曾祖某、祖某。考喆、號可山、世濟其學、稱鄉善人。可山公教於殿、君生而夙慧、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入趍庭外就傳、頎然出常兒表。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求道志。未幾、以弱冠繼主家政、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輿馬、舉不以屑意、用能拓先業而大之。壻同縣蔣氏家、蔣故多貲、君亦介然不為動。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朔必歸省母唯謹。蔣翁老未有嗣、君為持門戶、翁喜之、書劵分田宅三之一以遺君、君毅不取、祇受先所與奩田二頃。邑士多之。年三十、用薦為平江學道書院山長。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學士鄧文肅公文原在儒臺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教養有法、吳學者稱焉。數月丁內艱、尋喪內助、還舊居、慨然曰、古者仕以為養、今祿不逮吾親、復未能從政以致君澤民、幸有獎廬薄田舊書、以自樂足矣、而奚屑屑往來為。因家居不復仕、以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生至元癸未正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越二年丁酉三月壬申、葬所居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閭②左委巷者、才敏志剛、直氣不屈、而惇信急義、周窮恤患、於宗族尤篤。天稟儉素、寡慾、薄奉而輕貲重禮、為酒食治具接賓客朋友甚腆。性復倜儻、善論談、來者見如舊識。於瑜之考太常君同志業、既親且友、兼情好最篤、中契濶深相念、晚而太常致其事、君居間數相過從、命酒賦詩、至累日綢繆不忍別。同里婁隱君道山學惇行方、少則友善、晚歲延之家、日夜語相切劘、益就恬淡平實。樸卒無嗣、祠之別室、

命子孫歲祀之。君子有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爲詩文、多無留稾、沒後其子輯放失、得若干篇爲二卷、曰學海遺稾。學海其齋名也。蓋君慕靜存動察之學、將由博以至約、又旁求所謂出世間法者、別號了心居士。配蔣氏、以婦則稱、先三十六年卒、今葬其墓次。男子子二人、宗孟、宗可。女子子三人、長適許恂、次瑜也、次胡爲霖。孫男六、女孫三。曾孫男三。於乎、曩者宋社既屋、江左大家巨室率與之俱替、而長塘陳氏獨巋然。比年兵禍盈海內、縉紳顛踣不可勝數、獨君與太常君同享壽康、繼沒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金革聲、天固匪私於君也。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又稱君材德不爲世用、天將大其後、宗可有文、能繼志不墜、必其有徵也。予謂其信然乎。銘曰、逝者沄沄、不往者存。孰培其根、枝葉弗蕃。吁嗟陳君、惟善之敦。我銘斯文、以俟其後昆。

張以寧撰《翠屏集》卷四

校記

①奏敕：當作「奉敕」。

②間左：當作「閭左」。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二

張雨　黄許　王吉才　于欽

王士毅　劉庚金　葛聞孫

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句曲外史雨者、錢唐人也、姓張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狀元擢第於宋。傳四世至逢源、仕宋爲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生肖孫、肖孫生雨。雨舊名澤之、後改名雨。雨兄弟三人、獨雨好學、工文章。娶某氏、生子男一人、女二人。雨性狷介、常恥視世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入普福觀、戴黄冠爲道士。年三十、登茅山、受大洞經籙、豁若有所悟、遂更出羣道士表。道士見雨顔色皆斂、而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翰林學士吳興趙文敏公善。趙每以陶弘景方雨、謂雨曰、昔陶弘景得道華陽、是爲華陽外史、今子得道於句曲、其必繼陶後、乃號雨句曲外史。雨遂自居曰句曲外史、四方人稱之曰句曲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真人入覲京師、引外史自副。時清江范德機方教授左衛、以能詩播於朝、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輒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愬、趣白范、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畀我友也。即自詣外史結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城。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宏、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皆爭與爲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爲道士、恒以親老爲憂、乃因辭歸錢唐、璽書賜號清容玄一文度法師、住持西湖福真觀。父卒、廬於墓三年。喪畢、爲道士如初。延祐庚申、謝觀、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燬、外史適華陽、劉宗師劉素奇其才、使主領崇壽觀。及劉卒、外史又奉璽書提舉元符宮、仍紀至元之丙子、以上冢告歸、遂不復去。築室北郭、著書於其間、命曰幽文玄史。又建紫虛閣於菌嶺、會玄教吳宗師命外史爲道德經注、注成、加教門修撰、西太乙宮高士、仍提點開元宮。時年已六十矣、乃先葬其冠劍於南山、而辭宮

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八年、卒於宫之齋居、篋笥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有不善、輒面折、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才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直、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丑、基以提舉儒學俻員江浙、始獲識外史、一見即如平生懽。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乎、世之拔流俗而獨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之遊、寧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於是宫之掌事及其弟濟之奉其棺葬於冠劍之所、而基適迫棘闈事、弗能與執紼。及出、欲訪其遺躅而為之銘、而外史之徒若子弟無能承外史志者。踰年始得濮陽吴叡為道外史始末。嗟夫、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於是乎銘。銘曰、

孰為之與軀以為吾。掏式還其虛杳乎冥乎、吁嗟乎幽墟。括蒼劉基

劉基撰《珊瑚木難》卷五

黄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夷、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時括蒼奇士黄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革貪污、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臣暗不能用。及豪傑並起、海内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生十策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林定老相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老 闕 僉浙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教諭、不就。中州李彦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觀甚偉、美髯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

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其月其日葬於宅東之葉衕，閱十二年，其孫今秦府紀善夢池來中都，求國子助教貝瓊為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輝，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某，某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昶。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壁晚藁若干卷。為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没之時，擬陶靖節作輓詩二解。娶魏氏、屠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彬，次文奎。孫男四人，夢池、夢康、夢梁、夢蕃。夢池好學，工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絅、闕。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宇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咨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壞爛而莫收。葉衕之原，有土一邱。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之後，式延其休。

貝瓊撰《清江文集》卷三〇

益齋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吉才，字伯謙，號益齋。其先為光州人，唐季從剌史王緒入閩。宋建炎中，五世祖始遷于漳，祖德元而上皆居龍溪之施浦。父國子教授諱東之，再徙郡城，是生先生。醇謹方質，篤志古道，尤明典禮。甫冠，由諸生試直郡庠。太守張公知其有身心之學，延為弟子員師。日端坐黌舍，衿佩侍側，屏息不敢游，目睇帶履，執經質疑，則俯就樂誨，和氣見容色。尋以省注教寧德、安溪二邑。邑陋學廢，至輒廣宮宇，嚴奠祀，揖讓跽（音忌，兩膝着地貌也。）起，

士悅民豐。潭學門廡圮、郡府委董役事、先生考制審禮、列戟肖像、翼然有嚴。循資陞廬峰山長、丁內艱去官、以教授公老、無復祿仕意、絫司移狀大府、乞優注隣郡便侍親庭。再任泉州學正。未幾、教授公亦卒、家居閉閣讀書、罕接塵事。月吉必造郡庠、陪舍菜禮、丁祀豐兇脯葅果、非涉先生手陳、主者不敢以祭。天性孝敬、親終皆及期耄、已且老、哀慕痛毀、有如早喪。雖在家庭、亦冠衣斂容、人未見其遽言怒色、蓋古所謂典刑君子者。安人李氏、淑慎有儀、內相家法、以成嚴整。生子男三人、文與、文昌、皆恬雅好禮、克荷世業。文亨先卒。女二人、長適尚書顏公曾孫順卿、次適李彌光、亦為名族。孫男三、曰仁濟、曰仁愨、仁惠。女五。先生生甲申、歿癸巳。安人生辛巳、歿後先生三月。至正戊戌十二月十八日、合葬龍山之原。文亨瓦棺祔焉。先葬期來乞銘。唐臣夙聞先生言論、且辱世契、銘曷辭。銘曰、

敬於身不怍於人、孝於親不愧於天。嗚呼、是為先生孝敬之學、垂于後而不泯者歟。

于思容墓誌銘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〇

邗為姬姓之國、後遷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海、子孫或即居、或稍徙、支緐廣衍、尚為盛德之世。朝列大夫、益都般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自東海徙文登、譜足徵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其弟二太尉略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塾教諸生、兵暴入、為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以臨之、偪与俱行。至益都、稍即問計、則教以他語答之、若闇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受擒、其妻楊舉衆歸

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為其從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与俗淈、中年自放於酒、閒求平、浩然南遊、擊節自語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迁、中華禮樂萃于南土。子將觀善於是、而且以淑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於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与交。集賢

大學士郭公貫、淅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辟為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下矣、游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官三年、再以國子助教起君。會君服母喪、喪除、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事院奏為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迁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總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為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至順四年七月十又八日、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屬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棣、濱棣傍海、民尤艱窘。君為之發廪勸分、計口以餔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於死徙。參定初元、姦黨未盡誅、君為書數百言、極陳逆順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所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為之縮頸。在左司、參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諱皆據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鋭進、構為誣語以讒沮之。其出為總管也、亦藉是進秩之名、而陰以抑退之耳。雖不幸遂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嘆、則君亦為無所憾於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葬其骨于吳、自曾祖妣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土。君解山東照磨、持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里墅城阜之原、而序葬焉。今君之子將奉君祔其兆次、迺為書具其世出歷官行治、請某識諸其幽。其嘗辱与君交、其弃為助教、其實薦起之。洎某補外、而君始顯用。未及十年、已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予也。君之父以君貴、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内郡伯。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内郡君、而君周氏出也。君娶金氏、亦封河内郡君。子男二、曰潛、曰溥。女三、其二已行、其一尚㓜。君官京師、嘗題其齋曰書空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欲翕、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毀于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有子承家、貽尒慶基。不朽者存、琢此銘詩。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一

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篤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賚，皆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彙行於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幼出遊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諝自見。稍試盧花場典史，既而不樂為，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臥，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戇菴黃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然異其為人，以之革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梼峯朱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握手歔欷，行遊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負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爾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皋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皋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為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於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予東遊海上，在來徵墓銘，為問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曰：

辭必己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涸涸，獨予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軾也。

戴良撰 《九靈山房集》卷二三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爲江右簪纓之冑，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蒞郡邑，人稱爲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巾，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爲名進士。唯府君累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爲吉州路儒學正。丁内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鉡祥琴斷，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過異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壟緣之禮獨盡，瘁爲之不忍毫髮傾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中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②]以爲實錄。府君爲文無宿構，下筆滔滔，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耆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爲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　乙酉二月十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爲起居注，轉僉浙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傳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見珠、海珠、繹珠。孫女三，徐元、衣同，其婿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爲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浙部，詣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丕承前訓，惟寐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曹當自勗，以文學亢厥宗，即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隮，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二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綍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嫁厥命也，奈何，命也，奈何。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三三）

葛徵君墓表

君諱閏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以田力耕以爲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選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辟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爲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毋東夫人問起居，躬視食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爲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親舊[②]知其然，每食親以先以餽君，君使奉夫人。嘗以貲出爲頻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起，召而教授於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

拜東夫人、君侍側、須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爲好言溫藉之。毋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脩整、皆若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爲恥。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直、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閧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罔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毋夫人以壽終於家、余往吊之、君衰絰癯然、衆以爲 君者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騖於高虛、君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往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先生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楨、黄岡縣學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特合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人之士過君墓者式之。

余闕撰《青陽先生集》卷七

校記

①未：當作「謂」。

②奮：當作「舊」。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三

朱隱老　祝蕃　貫雲石

朱隱老傳

朱隱老字子方，南昌豐城人。幼穎敏，嗜學，晝夜誦讀不輟。母楊氏恐其成疾也，少與膏燭，至對月拾薪以繼。父應岳奇之，嘗語客曰：是兒他日有身心之學。甫長，克自淬礪。宋遺老姚江村、洪泳齋、趙洌泉皆以經學稱，隱老迭從之游，學益進。廣州倅涂應雷嘉其清苦，妻以女孫。兄鎮孫以其不事作業也，白母析財異居，既不能禁，即以田廬之良沃者讓兄，已日就貧窶，弗恤也。弱冠試藝有司，弗售，即屏去，杜門絕世事，潛心道德性命之蘊。思有以羽翼道學，嘗曰：元興，周程張朱之學表章於世，固以大明。邵子先天之學出於心傳，未能闡其微旨。吾于横圖而有得于姤復焉，於圓圖而有得于乾姤坤復之間焉，於方圖而有得於震巽恒益之間焉，皆從中起，斯其心傳之所存乎。又以經世書備物理性命之說，而人莫之講，於是著經世書說。太極圖、通書、西銘，朱子皆有注，惟正蒙未備，於是著正蒙書說。易道無窮、隨索隨有，於是有易說。儀禮經傳，朱子以命勉齋黃幹，幹以屬信齋楊復，記録雖詳，而去取未當，於是有禮說。別著道德經註與歷書二卷。及門之士凡若干人，其始見也，畏其端嚴簡默，比至執經授業，則俯就樂誨，於理義密微、毫分縷析，莫不心醉焉。蓋其教人以忠信為主，明體以適用，本內以達外，一以聖賢為師，故人於身心知所用力，非徒口耳而已。先是，淮兵渡江，所在盜起，焚掠鄉落，隱老猶左右圖書，著述不廢。盜初至，則曰：財物任自取之，書非所用也。屢至則曰：吾財已盡，無以給汝矣。盜素聞其名，皆謝去。里豪以全山砦方相雄長，詭隨者衆，則戒子弟曰：吾家世清白，汝輩寧寒餓死，毋汙不道也。至正丁酉十二月遘疾，八日呼子善謂曰：吾疾無甚苦，但覺氣漸微，以至於盡。吾以數推之，明年江西有大變，汝善防以免難。所著書多未脫稿，編緝芟補，皆汝責矣。語竟

而逝、年七十有四。學者號曰滿峰先生。善字備萬、遂於經學、能文章、嘗構堂以祀隱老。推其祖應岳、伯祖應(闕)名之曰滿峰精舍。蓋世其儒業為鄉先生云。外史氏曰、羲文周孔之心法、易書具矣。後世學易之士、論數者昧理、泥象者遺辭、邵雍氏出、即圖為書、得理數之源、象辭兼舉不遺矣。横圖與圓方二圖、皆自易繫而推演其奥、經世一書、亦以四象而起者也。張子正蒙雖本諸易、然其明正道以正人心、用意深而措詞嚴、所謂無子厚筆力者。隱老乃能會而通之、可謂忠於諸子而有功於易也。元世道學之士、北有魯齋許衡、静修劉因、南有仁山金履祥、草廬吴澄、白雲許謙、退齋熊禾。若隱老者、夫豈可少也哉。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二

故滿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滿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殁也人哀之慕之。殁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横渠正蒙諸書、共若千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闢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説、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説。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説。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傳、而其輯録多出于門人勉齋黄氏與信齋楊氏、其中

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于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也。灝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劬書、須臾不少息、母若兄頗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册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爇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泳齋洪公某、洌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寖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炎、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碎玉撞、塤鳴篪協、使人望之、苦穌之意消。至是先生又能纘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為變、殺戮至雞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貲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恤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憐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君族孀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八日卒于家。未殁、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藁、芟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

戊戌夏四月，僞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濂峯之下。娶徐、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郃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之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干禄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劚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耳，搴英摭華，以經為戲，繽紛外馳，奚裨身心。實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究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鹽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之飫之，如啖甘肥。內存于心，外著于目，明命有赫，吾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惇我民彝，天不慭遺，孰不涕洟。玄堂沈沈，妥厥靈爽，尚畀後人，胡福是享。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二

祝蕃遠墓誌銘

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亳者，自衢來令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巖，宋某年開鄉貢進士。公幼而警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蕃遠從之游，稍長，頗不羈，他日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信大喜，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當時陸氏師友遺書，特抄廣傳，期以大明。比朋友知慕鄉者，輒明目張膽為言，親之猶同根，援之與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氣質之偏愿，攻辨之不遺餘力，故

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事師之禮尤謹、苟宜費而乏、雖饘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某州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文安公舊講學象山祠宇久廢、言郡縣率同志復搆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菜者嘗不下百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鰥、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湊。調集慶路儒學正、南臺都事奏公某聽其講經明暢、即命子受學。滿陞饒州路儒學教授、遺書幣致旁郡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敏珠爾平章湖廣行省、辟為掾史、叅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巴咱爾以贓敗法、徙翁爾以厚賄求近、不可。播州宣慰楊公某率酋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既而授將仕郎、潯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猺賊數百入境、同知布通勒兵迎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被掠、脫身走、卒遇官軍竄草中、布通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搒掠死獄中、布通因偽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署牘、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布通賄不就辨、四人又死獄中。適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巴克實歷廣東西、聞其寃、命更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巴延布哈、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推問、事白、胥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于外。布通復不就辨、且教胥吏家人訴帥府、復移藤州、會赦皆免。公竟死藤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櫬踰五嶺以歸、至豫章亦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有一月甲辰葬饒橋。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凡數千言、及平生所為雜詩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事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顧雖與公為同門、篤下不逮遠甚、而切偲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

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溽之辨、滕之死、殆不善為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蕃遠不為也。居其位、坐視無辜死、蕃遠肯為之乎。前乎吾事、撥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以去之益偷。然則、蔓且緩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無乃用於其細。曰、蠻蜑之俗戇而忿睚眦、輒殺傷、二十年間嘯聚而逆命者往往而有、多由吏於其土貪者魚肉之、忍者草芥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蕃遠之為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可安邊鄙數千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牖下、羈窮瘴毒、其志亦可悲也夫。是為銘。

李存撰　《俟庵集》卷二五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貫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間、故人內翰貫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杭、海暮携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繾綣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甚有是心、謂之記生根、焉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奈何哉。言已悽然而別。明年甲子夏、公捐館於杭、數月訃至、哭之盡哀。自是凡至杭、過公舊游、追憶臨別之後、未嘗不為之愴然出涕、呼酒相酹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思蘭海涯展省于燕、願公神道未銘、願屬筆焉。其忍銘乎。公家世北庭、雲石其名、酸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宣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馳、公持矟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跨之、運矟風生、觀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獸上下①。初襲父爵、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屢下詔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為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然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牘，移有司，解所綰黃金虎符，欣然授之。退與文士倘徉佳山水處，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其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為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聞公名，爲之爭先快覩。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贊助居多。今著于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勳冑，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凡萬餘言，往往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自壽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資，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逆迓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於居人。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為被，愛之，以紬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為學日博，為文日邃，詩亦冲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重公，謂將復為世用，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違之，不翅解帶。泰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孤奉柩塟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天麟之女，有婦徳，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思蘭海涯，歷蘭溪州達魯花赤、權茶提舉、慈利州達魯花赤，所至以清白吏著聞；次八思海涯。孫四人：長南山，次寧山，次傑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謙，有學識，能文章。玄嘗評公武有戡定之略，文有經濟之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為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禄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

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敘樸著詩詞若干卷，及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貫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美氣，合祛為雲，散布為霞，威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騰真，出入機用，涉世為戲，一旦解悟，倏然而暴散，翕然而合聚者乎。死生幽明之際，爲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為悲者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藥塋之藏，體魄在茲。我為銘詩，詎能為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人之思。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九

校記

①上下：《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作「上下峻阪如飛」，文意似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四

孔濤　羅振文　陶煜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傳。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隆、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兗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受業然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年二十、舉茂才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薦舉署寧國路儒學録。逮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為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特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徒役、為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浙行中書省辟為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關白以行、訖無所壅。杭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月而集、時宰以為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從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覃恩轉承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粮不宿倉、官吏悍驕、莫知所為。君知而不發、使自為之所。粮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逭、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擅殺盜錢乙

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爭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柴埭以禦水，繕修無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霖潦害稼，君所檢視當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承風指誣君私庇之，居無何，誣君者以贓敗，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荅，君探獄有冤出其無罪者三人，乃雨。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眞弗問，反加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來廉車按是州，勒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獠穴，諭以禍福，皆懾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①永疾而歸，疾稍間，潮州迓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驥。君易簀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笥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塋之次。初，太尉世文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遷，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杭。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洙赴闕，架閣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建議俾仍嗣襲，洙力辭，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存存齋云。君所為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稿，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黄氏有疾，露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遂愈，後十年乃終。

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架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湑方孱弱、君獨治葬祭、貲産皆委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捘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為報、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疾人以其疎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八歲、力為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于君而沒、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為嫁于士人。術士傾知幾來謁、遽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斂、而緘其行槖惟謹、妻子聞訃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為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錢一阡繇於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謚焉。默齋之喪、主辦甚力。溧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于省尹、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君迎致於其家、而為位以嚴、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篤於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雖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五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締交於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肩備著以為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兼修。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爰擇斯藏、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詔來裔。

黃溍撰　《文獻集》卷九上

羅浮翁墓誌銘

嗚呼、浮翁先生不可作矣。復欲求典刑如浮翁、淳篤如浮翁、敎不倦如浮翁、胡可得也。初延祐甲寅科興、一時、海内之士爭自濯磨以効用。郡以先生通春秋大義、起應詔、戰藝失利、歸而學易。丁巳在選中、時吳文正公典舉、讀其經義、歎曰、深於易者。于禹鼎賦則云、學邃而詞騷、氣逸而義正、馳騁乎屈宋班揚間、賦中高手也。至時務策則云、學有體用、治有本末、識時務之俊傑也。悉批于卷。自是聲譽藹然。靜山翁晚節末路、賴以怡悅。明年會試于京師、志未遂。當道援例、以下第舉人保充江西憲掾、先生不就、惟思授業以淑後進、爲養親計而已。其誨門弟子也、必孝弟謹信、志學愼獨也、必格物修身、親賢信友也、必正誼後利、崇德修慝也、問辨講切、豈徒詞滌之末哉。故今年之塾館甫定、而嗣歲之聘幣又交至矣。至正辛卯、淮甸弄兵、郡守丁中憲梁亞中、猶聘先生職敎郡庠、以正人心。越明年、警報日切、自書室移家泮之詩人堂。後二年甲午、患虛弱之症、以卒、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卒之後二十一年、代遷世遠、其子尚觀始克狀先生懿行、授禮、俾志其墓而銘之。竊惟弱冠嘗拜先生、如其平生一二。既又與尚觀同舉於鄉、好猶兄弟、誼不得辭。按狀、先生諱振文、字弘毅、姓羅氏、晚字羅浮、人稱爲浮翁。世爲安成儒族。曾祖某、祖某、父士琥、字西玉、號靜山、俱有隱德。先生性孝、父母有疾、必置小床侍親側、以覘寒燠饑飫、而順適之、卧不解帶。母彭夫人嗜果與餅、歲得脩奉、嘗易以奉之。迨二親之歿也、姻交會葬者率數百人。娶李氏、有婦德、朋田著姓也、先其君子廿三年卒、後合葬於章塘西原、背戌。子男三人、長尚觀、贛州龍南敎諭、次民觀、縣庠訓導、次正觀。女二人、俱蚤世。孫男七人、繼修、繼魁、皆襲儒業、餘幼。所著有大易擬議十卷、四書集大成四十卷、詩文雜著五卷。嗚呼、大化之推遷、雖參差不可究、然近世以來、勢力之翕赫者、往往隨時變滅、而詩書之澤、綿綿延延、將替而復振、豈

天於善類終閑惜而睠顧之耶。觀之羅氏可驗已。抑禮當閑靜山翁年高德卲雖怨家子弟亦深教之有寄以銀酒爵久而忘取歲晚歸之寄者反驚愕歎服其誠。一日憩漢江橋有遺而蓋紵絲囊盛楮幣六十千者輙命小僮荷而俟遺者至而德之。其忠厚類此。子孫之食其報豈可涯哉。銘曰

積之豐發之約尚裕其後人星其斗山其嶽。

王禮撰（《麟原前集》卷二）

白雪漫士陶君墓碣

君姓陶氏其得姓始于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以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沿五代以入于宋衣冠蟬聯世不乏人。有諱椱者台州司户參軍遂家于台。八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生子諱辰史館校勘校勘生太常寺簿諱居安（原闕二字）生太學録諱應雷至元丙子淮安忠武王統兵平宋偏師至（原闕一字）學録爲鄉里請命將授以官則曰吾欲全父母之邦豈知有（原闕一字）已而築室清陽溪上藥病者櫘死者賑飢者煦寒者。其配繆（原闕一字）靜慈而克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質未髫齔即異常兒稍（原闕一字）從周仁榮先生學遊于易遠百家九流皆曉達學成乃出遊（原闕一字）跡幾徧天下上京師王公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譏之碔砆魚目爲病于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家貧鄉里諸儒先力勸君宜少屈以就禄遂試吏蘭溪。州民盜鬻連逮一十三人當刺臂君念其貧輕鬻直得賒免。浙省檄補江陰州。州民劉鐵欲强姦趙屠妻趙訟鐵鐵抵罪一日縛其妻犯之痛箠趙幾至殞趙乘急捉刀刺劉斃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趙得減死州重建治所君主辦社稷壇歷久寖壞每春秋社祭之道民院門外。君白于尹社稷復建壇壝。調松江創聽事後燕堂六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民徐德訟戴千户强刦二人瘐死十九人獄具民皆以

為寬、君平反之時部使者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陞賞。而辭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丞相托克托。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高成、劉錫、副以惡少年為爪牙南下、肆虐設計陷民掊財、無辜被搒掠死者無算。府縣曲承風指、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老被詬辱、②奪不顧死、言于官、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仲憤痛之、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守是邦、寧忍坐視赤子喋餓虎頤耶。侯喜、遂與謀、偵諸惡少勢稍減、所差官乃轉委憲省遣使至府、考立官猶震懼、君獨抱案條折理明詞直、悉依律斷遣事。聞丞相賞鈔幣。以年勞省除杭州東北隅録事司。典史輝和爾人拜布哈與其妻呼喇章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呼都克女觀音努為小妻、貌美、貲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布哈擲刃以剸、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餓死、婢引兒訴主母枉于官。録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于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拜布哈

雖遇赦釋免、猶坐黜矣。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病不赴。秋、再除湖州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省參政托克托檄君與烏程縣各（原闕二字）萬斛給餽餉。君募巨艘二十以載、君未至半道潰、即指（原闕三字）使各有定處。甫二日、湖州陷、君白參政畫計策邀復湖州、（原闕二字）無見糧、君走一介名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遂加賞賚、録功（原闕二字）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火人（原闕二字）淫殺縱恣。君稟命參政、按其罪不少貸、良民始復蘇。丙申（原闕二字）紹興上虞縣、歎息言曰、吾懷抱利器出將為家國天下用、（原闕二字）浮沈下僚、今年七十、其所蘊曾不得少試以沒、尚何言哉。（原闕二字）月廿日卒于府城都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三。配趙氏（原闕二字）真、故宋宗室孟本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原闕二字）鄉道輿之原。令侍講張公翥為應奉時銘其墓。子男三人、（原闕二字）儀、娶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元珍。次宗傳、娶錢唐于從（原闕二字）淑英。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宗媛、適同郡杜

思絅，次宗嫿，二字原闕國楊至，次宗婉，尚幼。孫女③。没時艱路梗，寓殯會稽王笥山。二字原闕其爲人倜儻磊落，于爲義若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二字原闕享感愴怛悼。待人以誠，律己以廉，蓋天稟然也。君諱煜，字二字原闕自號道與山人，又號白雲漫士，喜吟詠，善樂章。夫其游歷二字原闕交友及所抱負，當大有爲可也，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原闕二字心吏牘，不怵于勢，不溺于利，享尊爵厚禄者愧于君多矣。原闕二字其履歷之槩，以副其子之請，庸揭諸墓，以俟銘傳者采焉。

鄭元祐撰《僑吴集》卷一二

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

天台陶孝子宗儀，死其親已三年，制闋猶衰，衰來拜予雲間次舍，泣而曰：今日奮起風雲，附王公大臣者，其聲光赫矣，然有身没名著者，必託之名能文家，否則與腐草同盡。先子官卑志則大，粗見於歷官者，無名能文書之，儀坐不孝④。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萬古，敢以墓辭不複。按遂昌鄭元祐狀：君姓陶氏，諱煜，字明遠，自號道與山人，又更號白雲漫士。從鄉先生周公榮學，學成，遊京邑，王公貴人奇其狀貌，言議傾下之。已而翩然來歸，曰：燕趙多奇士，今所見仍爾。家貧親且老，遂屈身就禄，試吏蘭溪州，陞補江陰州。州民有劉鐵者，欲犯屠人妻，屠訟鐵，鐵抵罪，怒縛其妻卒犯之，屠捉刀刺鐵。君議奸殺非故比，屠免之。君平反，部使者審獄，一如君所言。又豪民朱管坐戮死，籍没兩家田歸丞相府，相以無賴少年爲爪牙，縱暴陷民財，民被榜掠死者無算。有訴於府者，府從風指，莫孰何，君進白府曰：朝廷命公尹是邦，忍坐視赤子殞命於餓虎之吭耶。無賴者覆詭文移省，爲遣使至府，府賞以幣。以年勞除杭州東北録典史。有畏吾人與其妻生女已十歲，一朝爲省行人，即别娶，抑睃正妻，且埋一室，因之婢引女訴主母枉。録長不敢受詞，君曰：此婢去，三人俱死矣。遂受詞伸理，行人坐黜，退⑤。果遣湖州歸安。時湖州已陷賊，君從主兵者劃計策，遄復湖

州。之糧、君為檄文走一介、召諸舶具至、無時刻違。録功中書、不報。調紹興上虞縣、嘆曰、吾懷抱利器、不後於今之人、而浮沈六寮、不得與今之攬權力者比。年已莫、死期將至矣、尚何言哉。遂卒於郡都昌坊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戊戌九月二十七日也。配趙氏、故宗室諱孟本女也。子三人、長宗儀、宗傳、宗儒、女三人。銘曰、其貌魁如、其論魁如。考功千吏、秩乎不可誣。用不能大、卒老死簿書。噫嘻乎、自古才而仕、仕而浸者、豈惟是夫。

楊維楨撰《東維子集》卷二四

校記

①永：當作「末」。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②奪：當作「奮」。

③此句疑有脫文。

④此句疑有脫文。

⑤果：疑誤或衍。鄭元祐撰《墓碣》作「再」，從下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五

曹慶孫　朱嗣壽　鍾柔　彭炳

元故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曹公行狀

公諱慶孫、字繼善、姓曹氏。上世溫之許峯右族、世稱三王、以神明顯唐宋間者鼻祖也。八世祖諱景修、分派秀之華亭文欽里、代為文家。曾祖諱澤之、宋秉義郎、戶部犒賞所差監硤石酒庫。祖諱應符、宋迪功郎、衢州司戶參軍。父諱榮老、宋宣教郎。公之系實嚴陵邵氏子、本生父宋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諱桂子。處州娶司戶公女曹氏而生公、公蓋曹氏出也。宣教公早世、秉義府君命公後其舅氏。公雖外繼、而幼養於處州。公克世家學、明書經。生於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七月二十四日。初仕平江路吳縣儒學教諭。再調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皆得士論。年甫四十、輒無仕進意、日以經史諸書陶情悅志、得古人嘉言善行、輒書之片楮、揭坐右、踰月則滿壁、又徹而更之、躬自踐履、至熟之乃已。公田廬不追中人家、取給伏臘、不求贏餘、惟於祭祀必考求古禮、躬自營修、務為精潔、不以豐凶而有所過不及、誠敬嚴肅、衆人所難。公既為人後、為繼高祖之小宗、益自闕虔恪以宗祧為重。上世墳營之可考者、尤加封樹、先世銘表之未刻者、悉求名筆以識不朽。復著墓祭禮沿革之以為常式、力教子弟、訓以先世遺法、俾毋墜家業。於魏晉書法素所嗜學、早歲即擅書名。未中年屏絶聲色、若物外人。築堂曰安雅、居群書其間、日夕莊誦、嘯歌忘倦。嘗曰、吾平生無過於人者、惟守吾聖門之學、以行吾儒分內事。雖不能紹先儒道統萬一、然不以世俗名利為身累、豈非陶靖節所謂不以心為形役、韓退之所謂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者、或可冀其遺意邪。故翰林學士鄧公善之、張公西巖、虞公邵菴、皆公所常考德問業。安雅堂榜、虞公書也。奎章博士柯公敬仲、國子丞陳公衆仲、儒學提舉楊公廉夫、皆嘗為之記。晚年人皆以安雅先生稱之、

公亦喜曰此吾平生所以自任若未死而人以謚我也。踵門求文者無虛月。公所為文必造理義盡人情無誇誕虛遠態不作鉤戟喉舌語一語一字必有來歷而意度皆從己出故遠近咸願得之。其所著古詩近體騷辭、記序銘狀箴訓雜文曰副墨者若干卷。年益老而力學益不衰晚年耳聰目明夜書細字又信意作小山水畫幅殊有佳趣老而彌健蓋有所養也。嘗曰吾居華亭九峰谷水間是邦之望惟陸士衡兄弟為晉代文宗。今其遺跡皆不可見能不感慨於千載之下暇日窮其讀書聽鶴之地遂買谷水東崑山陰構堂于上像二子以奠且築室其下。興到即命扁舟倘佯其間有司嘉其志嘗以聞於江浙行省。馬公於宗族間尤善周旋奉上字下、能竭智力少年事處州公克盡孝道中年奉叔雲西居竹二翁又能委曲承順事苟有不當者則犯顏直言必揆諸理乃已。公平生繼外氏而不以得其家貲為心人或以為迂勸公使求之公曰上世所以俾我為後者豈不以吾本宗世有賢人而利吾道義之澤為扶植計哉。吾豈較是瑣瑣以違上世初志。今族人所以沾丐文風、向慕忠厚者豈非處州公有大造於茲耶。由是鄉黨咸則之。至若處兄弟子姪則導以詩書禮義教以恭敬輯睦。歲時恒集鄉族長幼於家塾會講經義淑諸人者殆不少矣。及其或以徭役為公累公雖知其無預亦弗違其請。至於家貲蕩析亦無幾微出於言面家無饒餘歲又輟米以周貧族其有死者乃身先率衆以營其喪葬。尤篤於交道心常薄世俗以貧富為重輕遇事必尚古人意氣乃已。故江湖間清議罔不加敬向慕咸以得識公為足。性至好客客至則觴咏歌笑竟日不厭解榻留連不忍其去。鄉里閭每有論議莫適處者賴公始決人人得其歡心。親朋燕集皆力致公得公始樂。晚年嘗曰、吾本邵氏子利賴之者不為不多矣因考字書復名曰絜以志不忘本也。編修蘇公昌齡相知既久至正二十一年二月廿又五日至公之鄉始獲晤對如舊相識。方

接盃酒敘殷勤論議甫洽而公乃疾作矣二十六日質明命二子曰吾弗可為矣汝曹能遵吾平日之行則吾為不死矣言竟乃逝公娶槜李唐氏承務郎新州同知諱世延之女先十歲卒子男二宗儒娶新安汪氏邵武路總管諱從善之女宗臣娶龍江章氏蘭溪州知州諱夢賢孫女女四適仙山施德溥嘉禾徐麟槜李唐璞會稽趙琪皆儒家子孫男一子鎮女三皆幼是年三月廿有二日宗儒等卜葬於華亭縣修竹鄉文欽里先塋之側其佛廬曰集福公所履歷之跡此其大畧也然皆衆所能道信聞遠邇者故書之而不佞

邵亨貞撰《野處集》卷三

故天台朱府君霞揭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繫群事既有狀矣足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誌銘比狀者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着甚式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棐猶以為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豈厚而敏慧自為童子時風岸孤騫昂然野鶴之在雞群見者莫不異之及將舞校擩嚌群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為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為或應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實之若拈華摘豔鉥心劌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鄉盡其孝奉異母之凡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息及其蚤捐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瘞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藏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貴富賤貧而為薄厚踰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為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累累然布柔條間府君熱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酬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斷識吾良友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熙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

何爲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愧俯不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業。棟。楫。木。棐。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嘗某年月日。葬于縣東一里馬鞍山霞鳴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澆漓。傑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爲聳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棐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棐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一八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桑。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從唐玄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伷。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於口。群烏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

君卒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爽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提筆為决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駆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誠於葬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子而卒。興闕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寃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於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瀕卒無佗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樂府集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1]、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曾孫男[2]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於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於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葬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於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於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子恒言度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

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虔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媺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紱知而韡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璊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徽政令而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剛乎而、卑叱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為龐惇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曾有祥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彭氏新塋石表

泰定二年秋八月、建士彭炳元亮不遠六千里再來訪予、素冠素衣、形悴色慘、予驚問其故。元亮拜且泣曰、往歲炳受命先君、求學閩補、先生不鄙其愚、收而教之。及歸覲省、時先君棄養已三年矣。遺言示炳、計蓋離膝下纔兩月耳。悲逆如此、天地所不容。然不敢即死、猶忍毒須臾者、兵亂以來、四世之喪未葬、炳實受其責。僶俛謀地崇安縣南十里龍岡之南巷、用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舉曾大父武夷翁、妣江氏、大父好古先生、妣徐氏、世父柳溪先生、父里仁府君、從兄弟柳溪之伯子、季子、八喪六封左昭右穆、如中州法族葬之。蓋先君治命也、賴祖考之靈、僅畢營奉、則又惟念獲罪於前、既不可贖、我祖考積仁累義、澤覆子孫者、使泯泯無聞於後、豈不重有罪邪。是用歷時涉月、冒昧來此、幸先生哀憐、賜以石表之辭、俾展省斯塋者永以為勸。即出家世履行之狀授之、予以元亮修潔善學、孝思無窮、固知先德垂統之令、可標示久遠、託諸老詩、得非誤乎。然不敢終辭也、為掇其語而序之。按、彭氏五代時自光州徙居建寧之崇安、家牒燬于兵、莫詳所始。武夷翁諱康叟、生好古先生、好古諱九萬、字子遠、文學氣節偉望一時。有子五人、長柳溪先生諱桂子、字達觀、聰敏絕人、幼時從其父在太學、讀書強記、一過輒不忘、文行名庠序、忠信稱鄉黨。次

里仁府君諱似孫、字子如、炳之考也。天性孝友、事其兄柳溪如事好古、推仁擴義、無間險夷。宋亡之變、人爭逃死山谷間、鄭母屢墜險、里仁屢負出之。母曰、子無以我故受禍、終不忍棄去、歲大疫、至親猶不相過、閭巷有盡室呻吟者、里仁日至其家、視粥藥所宜、人得免死、疾亦不相及。蓋惻隱之發根乎純心、其遇事而見者類皆衆人所不肯爲。嗚呼異哉。享年六十有四、以延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初娶吴氏、有子善、善甫三歲、俱失兵間。再娶嚴氏、生三男、長即炳也、次祥、讀書力家、次夭、女三人。嚴氏勤明莊整、里仁再家、内職居多、嘗戒其子曰、而家世爲士、號稱盛族、淪謝之餘、獨汝兄弟與兄公之孫三人者在、而不種學樹德以振起而家、吾何汝望哉。斯亦可謂能母矣。且彭氏有家棠安、歷數百年、先世往往以賢德著鄉評、讀書力學、踐修人倫日用之實、而當休儲美、以歎遺後人者至矣。遭罹兵變、里仁脱身百死、克還舊貫、收亡合散、使彭氏之祀再傳、教子義方、使彭氏之學不墜、非所謂原之深者其流長耶。元亮佩嚴範于前、服慈訓于後、松楸事大既已成、先志矣、立身行道以顯其親、不在此、其將焉在、于故論次之、使表其墓如此。好古最少子名立孫、往後族祖氏、里仁同母弟也。三子名昌、四子名安、皆自變亂中淪跡異教。里仁異母弟也。柳溪二子、曰熺、曰同、今惟熺之子堅與元亮兄弟同居云。三年二月清明日述。

同恕撰《榘菴集》卷五

校記

①馮氏：當作「馬氏」。見前文所述。

②曾孫男：據文意疑當作「孫男」。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六

羅文節　許晉孫　熊本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耶。此余於盧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盧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詩書、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紱相承、照耀州里、起綰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復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外誤數百條、且為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視其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為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懟、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憩縣廨中、群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數朕、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于官、竟逋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燄熏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

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
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將走辨
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邪。君曰、工
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
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
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畏
溫辨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
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薄、無可投足者。遂入
成均、為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
顴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
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
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
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知事、廉
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史。豪酋使人餽賧、持
黃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怨者。君麾之去、酋怒曰、君
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

卒奪田歸怨者。乾崖湎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
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復開導
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
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馹騎皆官中給直、官
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
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
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
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
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廩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
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
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為
檄責之、片雲欻然興雨、因霑足。南韶海中積葑成淤、而
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
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疏其步畮及四畔所届、
上于官、官為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栈海岸、嚴其畛域、
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籍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

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雖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莅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録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託君鄉人裏金以獻、君怒曰、脘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讎、閩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住去之、閩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王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繽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澀、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鋏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癯、胸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絶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

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噤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參、盡橐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遘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斂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三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儆。曾孫男一人、其。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壎所為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鑑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儆之、則儆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一

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二

古惟正人、妖不敢干。芃芃豫章、變為枯菅。誰鎮大藩、乃復敵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三

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彝經、丕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四

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侁侁、橐戈而

嬉。有聲洸洸、有滰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其五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無懲而蔓覆謂我狂、訾我以凉。其六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顔。胡不爾膚、以身為冠。鷹隼一出、狐鼠晝跧。其七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離矣、凉颸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其八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以葬。嗚呼、濂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其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為鬱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遊京師、或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文敏偏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於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剚、連呼殺人、且訴於縣。獄已具、君閲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座、日臨其徒、號南廣東慕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於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詿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於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委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君、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鈞校物力之薄厚以應令、

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連追呼濫及民伍，君白於郡，發架閣舊籍證之，其弊以絶。豪民憚君之政不便於己，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暍，歸居久之，復以病疫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踐踐，卑謙，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訐為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畜馬。市新菜自烹飪而食，略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蘊藉。未病前一日，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藁，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娶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葦。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翰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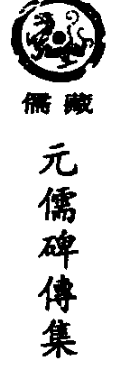
故熊府君墓志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蓋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頓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號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澹軒孫公轍、天慵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為郡學録，尤

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泒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貢子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爲之喜而不寐。間論古文尚書，亹亹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脗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爲學文之源，是易。府君自此以講學攜文爲務，視世之榮利如煙霞變滅，絶不足以瀾之向之。俊乂來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實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遇子弟嚴威儼恪，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雖初攝則趣之起，風雨不少衰。府君之伯仲凡三析財，別爨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匿偽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徐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爲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詠歌。一日偶過故人門，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櫩，作伊軋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奴負階覘，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予足軟矣。奴以肩翼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

生三男子：長即鼎，入　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人，適趙①𢧐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赳，曰繼，曰昇。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𡓳於金溪縣苦竹鄉之高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敷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纘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抉秘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横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濂於吳公徵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稟乎將堙。勇撤其蔽，所覯者全，行知尊聞。罔間南北，疊跡重肩，從者如雲。君鼓其篋，摳衣而前，無疑弗馴。雅與難測，孰鉤其玄。百篇之文，矧於羣經，孔蹠鄭箋，曷其繽紛。蒙蔀斯揭，日星乃懸，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絶蔓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芊綿，郁其成紋。其養也定，秉化而旋，奚啻詘信。有子而令，珪組蟬聯，遺澤之祈。仰睇飛雲，俯臨逝川，誰不攀呻。惟行之粹，惟石之堅，勒文墓門。



校記

①「適」字上當脱「一」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七

吳方　倪居敬　陳良能　鄭昂
柳鹵　程文　黃清老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没、曰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閎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暨兼卜筮數術之書、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逐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同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遷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藏、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君家非甚豊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櫬。穀貴則下其直、僨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劵。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無所出、攜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瘞、君方自治壽藏、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良天佳月、朋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孏菴居士、以示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毋以侈靡之物歛、且毋以緇黃溷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塋之側。娶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誼、惟謹、惟謨、惟詵、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父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銘曰、

繄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恩是承。君生盛時、不榮以祿。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詵詵、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求表封樹。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君敬字行簡，求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伊，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説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温，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君以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国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①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晉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稾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処。父曰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子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棄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九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吳興吳淑異公嘗以座主禮事余，過余錢唐次舍，談其徒之好學者陳君善，曰：吳人師余數學於文，獨君爲義理學。又曰：陳氏代以貨殖其鄉，君始興學，鑿鑿乎期華古之人。端木生不學孔子，終貨殖耳。此余稱其好學也，敢以見先生。後余二十年過吳興，而君與吳公俱已隔世。無幾，趙伯陽氏將君之子嗣亨來謁銘，因爲之感而銘諸。君名良能，字善之，其先自陳武皇生湖之長興白石里，子孫至今蕃衍，爲君②望姓。郡城之南曰六老堂故地，君之考德新號恒齋者，始徙居焉。曾祖世昌，祖日裕，皆奕世有德行。君自幼機警，恒齋公意有屬，輒能先事承之。公喜而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是子也。長習國子學，干禄于執政者，不合即退，閉門讀書，務求聖賢旨趣。嘗思吳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心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恕。時時誦習其語，以自儆。莫年治生貲業益裕，復拓居之北偏，剏宅一區，蒔

花竹、設琵玩、奉恒齋公以老、壽九袠乃終。君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喪紀一遵朱氏家禮。歲時祀享、極於精誠、親所嗜好、必具薦之、緇黃淫祀皆屏去不惑。伯兄早世、奉伯嫂以禮。事仲兄情好怡如、撫孤姪恩摯如子。交友以信、遇宗族以仁厚、與同閈諸老月為鄉飲以相樂。扁所居堂曰屬齋、士友至者必款留觴詠、久益不勌。君為人識高量弘、無善論裁、不苟同、不詭激、鄉之人受其言、視其行以為則、惟恐過差聞於君、即有聞、必陳誠勸止。故其卒也、咸思其人而哭之。生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閏十月二十日、歿於至正十年庚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二。娶施氏。子男一人、嗣身。孫男二人、惟一、習舉子業、惟讓尚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烏程縣三碍鄉陳粵子塢先塋之次、用治命也。嗚呼、君孝友儀於家、忠信行於州黨、學不為詞章而究名理、行不為厓異而趨平常、是無愧於名齋且名處士者、宜得書而銘之。銘曰、

學以遵所聞、孝行於厥家。叶言確而人允、行果而人趨。祿則不足慶有餘、我銘其人後不誣。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十六

鄭處柳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柳、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警敏詳密、清慎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於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為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歛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棨時為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遊官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攜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吾命盡、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

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聽其酋嘗知吾，必且浼已，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若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始回城，酋款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宥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寧可以汚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爲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巴延布哈分司至溫，復請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臥不出。衣寬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絶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爲古逸民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爲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爲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接應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也。非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故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爲人，使明日所爲或有愧於心，不若今日之死之爲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爲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藁若干藏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生三男：果、畏、集，蚤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概，以求名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陳高撰　（《不繫舟漁集》卷一三）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浦陽柳府君諱函，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諱補之之曾孫，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諱金之孫，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諱貫之子。府君爲兒時，重遲不戲，潛心於問學。及壯，益孳孳自治，端凝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宦游中外者久，家政悉寄府君，能斬斬不紊。撫世酬物，即始而慮終，一歸于誠。內翰杜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其不艶榮利，有古逸民風。浙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爲書吏，辭，繼以薦者署

紹慶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徜徉烟霞泉石間、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闕來僉浙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加敬畏、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文、潛伏岩穴、餘悉不問。未幾家貲既于盜、府君絶無憂色、人慰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柏橋之東。配東陽潘氏、有賢行。子二、[3]長柜、夭。次顥、信之永豐尉、贅居興賢女氏、後七年卒。次穆、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魯。孫女二、適葛信、方文烜。曾孫男一、本。濂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與府君交甚洽、而濂兄之孫女曼又歸府君從子穟。令穆來徵銘、乃造銘曰、翁以文鳴、發其和平。化孚于家庭、象賢惟明。以繼以承、以振其休聲。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程禮部文傳

汪師泰

程禮部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一時王公貴人如平章庫庫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相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會修經世大典、虞揭為總裁、而文隷揭館。書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學教授、以無闕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名。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服闋、再為臨清漕運萬户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為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賚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國家土宇、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內臥不

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終年七十一。師泰主喪事、殯於西山之麓。有文雷小稿、師意集、黙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黄公墓碑

銘并序

閩有名士、黄公諱清老、字子肅。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至正八年八月庚寅、以疾卒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明年五月己酉、葬邵武縣龍岡津之原。諸孤摸、樞遣其弟梓請銘墓道。昔者天爵與公同官詞林、又同奉詔撰次國史、故不忍辭。按黄氏光之固始人、諱惟淡者徙閩、五子各明一經、世號黄五經家。貴溪令知良第三子也、居邵武之和平鄉。及子佾生植、樹於門曰、汝大則吾宗蕃衍。既久、樹乃暢茂、佾有子二十一人。宋元豐間、其孫徳裕官少保。又再世通、爲右司郎中。母弟景從與其弟安之屢試南宫不偶、曰、吾家累世登第、今造物獨於吾父子嗇之、豈將豐其後乎。至公、果中科名。安之生寄孫、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知福清州、騎騎尉④、邵武縣男。母夫人詹氏、封邵武縣太君。公資穎悟、眉目如畫。五歲日記數千言。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嘆曰、是可繼黄童矣。號閩⑤多士、內附之初、前修碩儒猶有存者、而文獻之傳、性理之學、往往專門名家。公日從諸老講求其説、聞見彌廣、聲聞彌著。同舍生或趨世所尚、爲吏以事進取、獨公篤志勵學、不變如初。久之、部使者薦爲建陽學官、年始踰冠、士已推服。邑之儒先嚴斗巖者、至元季年有詔徵之、不起。公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於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公自是於六經四書之旨、悦若有得。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於是國家設貢舉十餘年矣。泰定丙寅之秋、郡守舉公應詔、浙省之士試者恒數千人、是歲公以春秋擢居第一。明年會試中選、廷對賜同進士出身。中朝搢紳多知公名、而禮部

尚書曹公毛用、翰林直學士馬公祖常請留公居館閣、遂除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未幾陞檢閲官。又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天爵修爲成書四十卷。又奉旨分纂明廟實録、皆藏史館。又嘗執筆扈行上京。凡朝廷有大議論、除拜祠享、詔令祝册應用之文、公偕學士虞公集、歐陽公玄、謝公端獲與討論。是時文皇崇尚儒術、左右侍從有以公姓名上聞者。元統初、時宰請罷貢舉、已而詔復行之、乃命中外作興學校、以經術造士、行省提學皆慎其選。公是以有湖廣提舉之命。湖湘之間、士尚文辭、公申嚴課試經訓、遠近知勸。吏白廣海學官或有冒濫、當覈實之。公曰、三苗久阻聲教、今方會同、中國士夫衝犯瘴癘、往爲之師、甚可矜念、吾何忍於逆詐乎。提舉月俸於學廪給之、比歲、擬郡縣公田多取其直、公不許。每賓興之歲、藩省大臣屢請公校文、去取精詳、士論推服。公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宰執王公懋德、史公惟良及一時名公卿各遣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人亦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才居多。若今四川行省參政歸暘、僉燕南廉訪司事王儀、監察御史篤堅不花、中書左司都事田復、太常奉禮郎程益、應奉翰林文字李繡、則尤知名者也。風紀之官列薦公可教國子、廷臣方議名公、而公卒矣。故聞其訃者咸爲之盡傷焉⑥。公風度凝重、廉靜縝密、一室蕭然、圖書自樂、居京師不妄造謁、世以是重其學。守文字雅馴、詩飄逸有盛唐⑦、存於稿者三千五百餘篇。又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公元配蔣氏、先卒、贈邵武縣君。繼室吳氏、封邵武縣君、亦卒。子男六、近仁早逝、次模、楃、梓、杞、楨、皆業進士。女三、長適上官文本、次吳國瑞、幼在室。公事唐夫人盡孝養、每欲筆母之官、夫人不忍離鄉里、公數以省母在告、世稱其孝焉。嘗訪得嚴滄浪故居、将築室共斗岩祠之、弗果。今卜葬密邇其地、諸子尚能成公之志歟。銘曰、

閩居東南，山川綿邈。士處隱約，如玉韞璞。海宇爲一，文教蝟興。鄉有碩儒，來師來承。歲月其徂，耆舊日替。國無仁賢，孰與共治。設爲貢舉，網羅羣才。無間遐邇，崛起草萊。英英黃公，博雅溫厚。和氣所鍾，惟閩之秀。冠衣楚楚，入對大廷。周旋雍容，蔚有典型。歷游清華，編入信史。公於春秋，深究厥旨。總齊郡學，振興皇風。祁祁多士，禮義惟恭。世皆謂公，宜教胄子。年踰知命，遽止於此。士思公學，心其好而。嗟爾閩人，室豈遠而。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三

校記

①比：當作「此」。

②君：當作「郡」。四部叢刊本《東維子集》亦誤作「君」。

③二：下文實述三人行實，當作「三」。

④騎騎尉：當作「騎都尉」。

⑤號閩：當作「閩號」。

⑥盡傷：當作「衋傷」。「衋傷」，見《尚書·酒誥》。

⑦「盛唐」下當有脫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八

劉鶚　洪ニ　王以道　王良玉

元故中順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劉公

墓誌銘

公諱鶚、字楚奇、世為吉永豐顯親里人。曾祖思才。祖士表、壽百三歲。父天祐。皆隱德弗耀。公幼穎悟知勤學、稍進益能求師。初學聲律、科舉習舉業、屢試不第、尤專意詩文、有英俊聲。年弱冠出遊四方、時大父年九十有五、寄詩曰、不知孫去身何地、深處舟行浪拍天。公得詩即歸省、因念祖若父皆高年、不復出。皇慶壬子、遊淮東、宣慰通通聞其賢、舉充揚州儒學錄。泰定乙丑、受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新書院以立教。麟州龍先生撰碑文、郡守房公明德刻於石。考滿、歸建浮雲道院、為藏修之所。學士虞公題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記之、承旨歐陽玄賦之。天歷己巳、改授泰州儒學教授。未赴、京師庶府交辟、初掾繕工司、繼掾太醫院、以才幹稱。至元丙子、授將仕佐郎、京畿漕運司照磨。京漕三百萬、出納重繁、前任是職者鮮終。公一無所私、抗貪吏都運赫格、盡革積弊、以廉能著。秩滿、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副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前任是職者往往不敢舉正。公至、首建言省憲、以身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監秘書郎、日覲清光、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中書左丞許有壬諸先生往還唱和。四年、轉承事郎、海門縣尹、未赴。六年、遷承直郎、南雄路經歷。南雄當道廣要途、送迎供億、不勞民而給、贊襄平恕、政聲藹然。十年、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家居十二年。壬辰、紅巾盜起、州郡望風瓦解。六月、朝廷遴選守令、越試江州路總管。江州丞李侯黼死節後、荊棘莽然。十五年、乃屯楊家湖、日畫策為恢復計、兵威甚張、於是寇不敢犯者凡三年。十六年正月、改除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未赴。十七年九月、陞中順大夫、廉訪副使。十八年戊戌二月

命始下、公去楊家湖、道隆興、遣營國公和尼齊自瑞州回省、留公議城守、公以君命不敢違。四月登舟、赴廣東憲副任。五月、公持節度關。六月朔日、關司南雄。九月、駐東於韶、調度無虛日。十九年春二月、至廣東、欽受宣命、入司禮上。夏五月、分司募兵屯韶、修城池、繕兵甲、勉勵將士、恢辦軍儲、奉命守韶。二十年九月、擢中憲大夫廣東閫帥。二十二年二月、拜嘉議大夫江西參政。凡六年、寇至屢擊卻之、民賴以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猺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乘間猝至、公自將乘城、命軍將李如璋率兵力戰一月餘、責以兵少無援而城陷。公被執、拘因至贛、賊將義公所為、幽於慈雲寺、惟仲子述侍側、公曰、吾平生志在忠孝、不幸遇執、不能報國、死不瞑目。公書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愆、清風自千古。公不食六日而卒、時十月二十日庚戌也。嗚呼、公以文學際遇明時、蹐膴仕、膺顯名、以行所志。及遭世亂、備嘗艱險、而報國之心死而不渝、斯可謂始終克

全矣。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學者宗之、稱為浮雲先生。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公性孝友、事祖父母、父母竭其誠、撫弟姪慈而義、待宗族以睦、接鄉人以恩。見世姻子弟輒勸之學、由公而成材者甚衆。從伯父李雲得疾、體癱瘓、其子貧、公捐資為制剛劑、服三日愈。後以他疾終、公具衾棺以葬、宗黨義之。邑黃文明等死於燕、無所歸、公能殯之。吉文蘭溪曾氏子燕京驢隨侍父玉輝官遼山、其父沒於寇、母子流落、公重購求得之以歸。公於親友無不盡其情、嘗捐資鑿石築陂溉田、凡力可為者、知無不為。父天祐、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彭城郡伯。母黃氏、贈彭城郡君。妻戴氏、贈彭城郡君、繼鄧氏、封同上。子男四、遂、育、凡鼎翁子、冀州儒學正。述、國學上舍、進為第一。翁後早卒、運繼之、侍公於韶、以出戰死。女一、壻臨川饒伯振。孫男六、昌符、昌裔、昌復、昌餘、昌壽、昌泰。女三。曾孫男一、廣孫。女二。明年乙巳、遂、述奉公柩歸自贛。十二月二十癸酉、葬

吉水仁壽鄉東山天柱峯之原，公所自卜也。先葬，徵予誌。予於公爲姻家，予少公五歲，自童稚爲兄弟，長以斯文見厚，如同氣，至老常相關也，宜爲誌。銘曰：其問學該乎六經，其行實貫乎日星。觀絶筆之數語，表忠義於平生。前鄉貢進士、吉安路永新州儒學正劉玉女撰。前鄉貢進士、吉安路泰和州儒學正劉于書丹。豫章由貢卿鐫石。

銘

余讀書山中，觀揭文安公浮雲道院記，已知劉公爲名士。暨擢第入翰林，時楚奇在秘監，木天玉署相密邇，每出入必相見。楚奇佐郡南雄，值壬辰兵變，不相聞知。歲癸巳，江西貢士上春官，始知楚奇動静。廷論奏爲修撰，改江州守，廣東憲赫赫在人耳目。噫，以楚奇文行之美，何施不可，乃遵迴嶺海以終，亦可哀。爲之詞曰：思江之山兮崢嶸，思江之水兮泓澄。久鬱積兮磅礴，孕奇秀兮士挺生。猗先生兮人中之傑，泛學海兮士林之英。朝發軔兮泮宫，夕弭節兮蓬瀛。典中秘兮木天，陪顧問兮彤庭。或分符兮統郡，或攬轡兮澄清。聲華溢兮藩府，名姓列于御屏。咸期公兮還朝，將贊化兮鈞衡。倏龍蛇兮起陸，紛豺虎兮縱横。悵關河兮修阻，獨持斧兮南征。鯨鯢奮兮擁江沸，穎波激兮砥柱傾。望故鄉兮邈愁，聊羈棲兮蘋城。嗟含生兮取義，庶不負於忠貞。前進士渝陽胡行簡泣銘。

《惟實集》附録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諸先生間。吳暾先生則所師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則所事而資之也，洪牘先生則所友也。牘初字君實，名牘，後更今名字本一。本一日所爲詩文古雅雋永，余甚愛而慕之。本一入邑，必過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輒上馬夜半扣門，相與論議，連日夜忘歸。時本一家尚裕，延師開義學，以教鄉人子弟。先世占籍水站，中疲於差役，有所需，本一

輒售田園以供應。自是日就貧困。人不堪其憂。本一處之泊如也。余既侍覲歸新安。益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盡棄其舊所為。而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淳安自融堂錢氏從慈湖楊氏游。而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夢炎亦登其門。淳安之士皆明陸氏之學。及再會於錢塘。則議論多不合。然交情益篤。後數年。余以便舟過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錦沙之上。至今猶往來於懷也。亂後忽得其門人俞溥書。則以本一訃矣。且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其葬。按本一之先。自尊睦府君任始居養材里。至本一十有一世矣。曾祖諱延宗。祖諱堅。考諱希說。本一幼穎異精敏。讀書日數千言。聲名隱然出行輩上。弱冠杜門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為。將北遊幽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反。越人陳以道聞之。聘為義塾師。自是稍往來杭越之間。與之游者。周公仁榮。杜公本。柯公九思。張公翥。皆一時知名士。天歷中。柯公遇知文宗皇帝。駸駸向用。以書來招本一曰。行成而名不彰。朋友之罪也。先生苟能此來。從兩院舉國子助教可得也。本一不為往。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而顯。今數百年未有繼其躅者。吾將置扁舟。戴青披綠。釣於煙波之上。使人呼我蓑笠翁。不亦可乎。蓋其材長於剸繁治劇。而不屑小用。至正十有二年秋。平章政事伊嚕特穆爾總兵討紅巾賊于新安。道由淳安。將校多欲自淳安以西即屠戮以樹威聲。本一迎拜道左。面陳脅從罔治之典。行師制勝之法。言辭慷慨。平章為之感動。命坐與之語。且欲留以自助。會本一有疾。不果從。行數十里。猶遣人促之。不得已往營中。留一日竟歸。是年冬。元帥沙布鼎退軍淳安。本一以書干之。謂自徽城抵淳安以北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今日之駐此。幸寇不我追爾。彼若乘勝而追。則我之退何時而已乎。又說以單車克復徽城之策。奇而中理。聞者恇怯不能用。識者恨之。其為學也。必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其心術。嘗語學者曰。

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門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篇自首章至第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今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章分句析，其説甚詳，辭多不錄。又嘗裒集先世遺文，自曾睦而下謂之内集，曾睦而上及旁出者謂之外集，復叙其出處，人為小傳，冠卷端，號洪氏一家言。其所自著曰庸言藁，凡若干卷。四書、易、書、詩則有考釋藁，皆燬於盜。十有三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邑徐氏。子男一人，肇曾。女二人，長適何坦，次適郜英。肇曾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本一某山之原。玉惟鵞湖之會，卒不能合朱陸之異同，而陸子猶曰：江東也無朱元晦，江西也無陸子靜。蓋不以其學之不同而廢天下之公言也。玉於本一託交三十餘年，其所學雖若有不苟同者，銘墓之責，又安得以此而廢彼哉。姑叙其所以為學之槩，以俟後世之知者，而為之銘曰：

道喪千載，乃生周程。又百餘年，朱陸並興。長江之西，大闡陸學。行不由知，理以心覺。淳安先哲，多游慈湖。先生承之，是訓是模。源高流深，若與衆異。天慳其逢，百不一試。潛德幽光，永閟茲土。我作銘詩，用詔終古。

鄭玉撰《師山集》卷七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部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歿今七年矣，而埋銘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幸為文之。既而佑復申劉君之言，涕泗而再拜。予既答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隲成章。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奉①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贄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之有王氏，自贄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肄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潭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絶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

歔欷纚纚如貫珠。君徙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秦公孟侍焉。伯剛往言於秦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幸盛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趣君曰、上頗憶君、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間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鬣碧瞳、如古仙人、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冲豈、自號為三槐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横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篁影中、其隱趣蓋翛翛然。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驩。暨歿、哀號戀慕、幾欲無生。且惇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葬者葬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雞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葬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壻也。孫男一人、泰、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絕去、託於神仙家言以自溷、則韞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傳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尒。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蔽之。有崔者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教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李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其、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黄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

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吴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委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禰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寀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涖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絡、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森。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稌、曰稙、曰稔、曰穉。女五人。禕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卷二一

校記

①奉：據宋濂《文憲集》卷三、解縉《文毅集》卷一〇，當作「秦」字。

②亡：當作「忘」。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十九

孫元蒙　蕭文孫

四明孫先生行狀

先生姓孫氏，諱元蒙，字正甫。孫氏系出河朔，名全照者有功澶州，其仲子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南遊吳越，遂為明之鄞人。曾祖諱顧賢，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璵，宋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宋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先生生而静重寡默，自幼穎悟，有志于學。歲在戊申，先生年十有八，遭家多艱，父母連喪，與其長兄元厚、次兄元佐拮据喪事，哀踊如禮。既葬，服闋，潛心經史，家事一不經意。值國家新學校法，有司選故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先生摳衣以往。適鄉先生曾公月卿、杜公孟傳皆以老成重望訓導太學，一見問其家牒，以先世同官于朝，有通家之契，喜而謂之曰：文獻之真傳，其惟有人乎！蓋先生之四世祖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宋嘉定七年進士第，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累贈朝散大夫，嘗師事宣獻樓公鑰、端憲沈公煥、正獻袁公燮及見徽國文公，證其所受，學正文粹，辭為儒宗。所著《海上藁》，人多傳誦。先生既得諸家學之懿，又有曾、杜二先生以為依歸，且以東南詩學莫萃于明，曾先生既得其源委，于是先生請授《詩經》諸家之說，旁通曲暢，學遂以成。胡松石奉禮幣招致為師，館穀之禮，十年如一日。郡庠延聘為訓導，從者雲集。逾年，以一言不合，拂衣去。太守丁公某與教授張遵道留之，不能得。陵陽牟公應復、景陽都司宣閫屈諸賓席，俾二子執弟子禮，且請攝教鄞學，而兼其廩祿，先生力辭不能兼。先生恒敬常以國學生釋褐為餘姚倅，奉書走百里延居館下。州守劉公某文、大同知宇文先生公諒子貞咸致敬禮，遣子就學。四明自宋紹興以來，有鄉飲酒禮，先生以其禮行之姚庠，揖讓進退，衣冠文物，彬彬焉。宋童杜州先生得楊文元公慈湖之傳，其孫子舟請于朝，創書院奉其祠事，司教者自黃彥實以後，難其人，先生以童

氏致請之勤、勉就東歸、申明朱子教條、季考月試、具有成式。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記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凡數十人。太守埜堂阿殷圖公聞先生名、復以訓導屈致郡學、當時與同其事者若先教授鄭先生以道、蔣先生景武、伯威桂先生德稱、彥良、協力作興、士習為變。廣平董公摶霄孟起僉閫浙東、于先生雅愛重。至正八年、河南兵起、公以復浙省功陞參知政事、駐師三關、辟先生為餘杭縣儒學教諭。或謂先生宜謝不往、先生曰、董公吾知己也、況教職為斯文世教所關者。即既至、公為欣喜慰藉、傾蓋如平時。時兵甲之餘、舊染汚俗、誦絃絕響、先生延請師儒、講明忠孝、聞者興起、殿廷齋廡煥然一新。監郡字顏公繼總制三關、平章左答納失禮公駐劄餘杭、尤相禮遇、訪以世務、先生條畫以對、皆中事情。二公雖避之而不及於用、有以見先生經濟之學、蘊蓄之素如此。在任二考、調松府清忠書院山長。於是先生已老矣、喟然嘆曰、吾何復仕哉、得為晚節完人斯可矣。歸隱于家、為就終計。然當時名公巨卿、四方士大夫學者、咸以先生鄉之耆碩、典故因革、就而取證焉。先生高下隨時、不矯不屈、各得其所欲。大明洪武六年、朝廷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先生語之曰、吾就木不遠、賴汝等扶掖以盡餘日、今與汝訣。吾念汝從政未之能也、以吾老故、得以告還幸矣。脫不汝聽、其以清白勿墜家聲哉。因嗚咽不自勝。逾二年得末疾、日猶夙興盥櫛、有來問謁者、必冠帶以見、舉手謝焉。屬纊前一日、始就枕席、不食飲、次日四鼓、怡然而逝、神色不變。生于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月二十六日、卒于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莊氏、沈靜寡默、不事華飾、年二十有七來歸、治家勤儉、先生之得安于教育者、其力也。生有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六月六日、卒于至正二十五年丙午十月三十日、享年七十五。葬以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十月十七日。子男三、長弘。次章、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次傳。女一

人，適同郡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又九月初三日，奉柩葬于鄞縣豐樂鄉黄山之原，與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

先生姿稟純粹，紺顏白髮，起居視聽，康寧不衰，而沖淡夷坦，得諸内養，始終不為勢利聲色所惑。待人接物，和氣可掬，酒殽享具，豐約隨宜，而久交愈敬，信不渝。有善極口稱揚，有惡未嘗出諸口，恐不為人所齒。天性孝友，歲時昭穆祀享，思慕終其身，不牽于鬼神巫祝。幼子傳嘗病，巫有勸禱於祖禰者，先生曰：禱之誠是也，然祖宗豈不欲嗣續之盛耶。且壽夭有定，瀆祀徼福，非時與禮，奚可哉。傳竟得差，人咸歎服。先世産業以讓二兄，一無所預。已嘗質而用資，復還者，亦不為已。僦居城中，從容自給，不以貧窶為戚。二兄年幾八十，常延致于家，委曲承順，竭力周濟，不為吝。疾病躬調藥餌，憂形于色，愈則觴咏，務盡其歡。比其殁，尤盡殯送之禮。其篤于倫理若此。平生書無不讀，至老勿倦，而以性命道德為根柢。文章出入今古，嘗兩造浙闈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以傳學者，且曰：聖賢之學，知行體用，盡之在已而已，爵祿有命焉。誨諭諄切，不以富貴貧賤禮意厚薄為輕重。惰怠不振者，深加責讓，不假詞色，故從游多底成立，以科第登顯途，任州縣者，前後五六人。所著序記碑銘、贊頌書疏、題識、詩歌，典重温厚，成一家言。縉紳君子若柳公貫、道傳、黄公溍、晉卿、危公素、太朴，咸相推羡，浙東僉憲史公銓、季衡亦以先生可登館閣，草剡以薦，而勿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其亡也，呼其子弘等戒之曰：吾家自河朔府君以來，歷十二世，幾四百年，詩禮相承。吾幸嗣遺緒，今死矣，引而勿替，實在爾等。勉之哉。先世著述，吾祖知縣欲刻以傳，在官每以自隨，以臨海兵難，同殁馬。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吾欲繼志勿及，竟，汝其勉為之，茲固先澤所係也。嗚呼，先生于死生之際，可謂克致其重者矣。惟吾四明自宋以來，衣冠之

家、棟宇相望、百餘年來、胄祚凋落、文學節行求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若稽郡史、慶歷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闡明正學、仰止高山、永言前烈、先生老成、聞望師表、一鄉碩果、不食官止於儒、而身居兩朝、年逾八秩、深衣大帶、歸然如魯之靈光、庶幾于儒先君子哉。眞慨念先處州教授在時、與先生齊名、兄駒又爲先生子壻、累世親契、過從周旋、而久客中都、忽焉聞訃、斂不及憑棺、窆不得臨穴、負愧九原矣。然念卯角以來、號知先生、乃爲泣哭弔、序其出處及生歿歲月大槩、求當世立言之士銘其墓、使後世君子知斯世而有斯人焉。謹狀。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南至、鄉貢進士同郡眷生鄭眞狀。

鄭眞撰 《滎陽外史集》卷四二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眞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蒙、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於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璹、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密內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歿、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宮弟子員、遂請往時鄉先生曾公月卿、杜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好、喜曰、文獻之傳固自有、大手因受詩曾公、出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辨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牟公

景陽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姚、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1]文大守文公子貞方行鄉飲酒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為合於古。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八年、有冦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謂知己、檄至、亟就道。孟起去、郡侯布延平章尊達實哩繼至、數訪以世務、畫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韙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大略、信非章句儒矣。閱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正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六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傳。章為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鄞之豐樂鄉黃山之原、以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丁某謝而留之、不能得。牟公景陽俾攝鄞學事、而食其廩祿、亦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之者亦不預也。僦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沒復治其葬。又篤於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不言。歲時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幼子傳遇疾、或勸其禱者、曰夭壽命也、烏可瀆祀徼福哉。傳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

盡出所業以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危公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衡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薦弗果。早號暎雪子、有暎雪藁若干卷藏於家。初、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謂之曰、吾輯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念女未知從政也、或以吾老丐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由是得疾、臨沒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四百年、忝忝不隊遺緒。今死矣、爾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渡、衣冠大族萃於東南、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尤。高厲千仞、砥撑衆流。黃山之原、有封一邱。石泐泉涸、清風莫儔。

貝瓊撰《清江文集》卷三〇

蕭修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登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救荒策於御史臺、一曰官自濟、二曰鬻爵、三曰禁酒、多采用之、著爲令。或欲引是以薦、乃慨然曰、吾豈以救荒書媒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爲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政修舉。未及代、謝去。遷臨江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民李殺人、驗者受賕、蓋以疾、乃移書擿其伏、請改讞。上下褒橐不省、遂自署疏於江西省及廉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叉白之、受賕者始自首屬、他官剖棺察之、見其肋斷者四。李伏罪、罷官六人、吏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惡民誣服代死、爲具言其狀於部使者、雷吐實受罪。僧以姦私傷人命、焚尸以滅迹、富者挾怨誣貧者以盜、咸燭其情辨之。豪民奪孤兒地構屋其上、則撤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岸居者償其失、則斥不問。從子傷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子與父縊尸誣平民、皆有以破屬縣之惑。同列惡之、在官十八月去。以前官遷興國路。呂元帥死、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地、訟累年、片言折之。行省符下增白銀常賦十倍、力爭之不得、明日遂行。在官僅踰年而已。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發私易故牘以冒求仕者、杖竄府牒以亂戍役

者。韶州戍卒以給鹽蔬直後期閒，元帥俾馳鞫之，杖其渠三人，笞從者二十人，罰萬戶而下有差。擢池州路總管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卯發、義士桂正孫，振饑禦盜有方略。居十有四月，會權臣枋國，不用漢人爲幙長，令下卽行。久之，朝廷慎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民歐陽、許二家皆據兄子田，訟久不決，卒諭以義而平之。孀婦蔣子幼，見逐於夫之兄，且鬻其產，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兒長。民陳夜姦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曹誣以盜，其母怨之，廉問得其稍，爲白之。郡民唐訟仇家擅殺家奴毛，棄之江，屬它尸自上流漂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密令人生得毛於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駭服，以爲神。綏寧尹頓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風使全其人，奮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凶如死者何？吾不敢爲也。」卽推驗具獄。武岡民黄鞭其婦，婦自縊，驗者惑於賄，不得實，婦家怨於郡，郡識之，啟棺驗其首，脅俱傷，事遂直。至元閒，尹黄順翁有遺愛在民，號稱循吏，其生祠曰種竹堂，爲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治公宇、橋梁，無秋毫擾。省憲考爲湖南最。嘗作忠孝二史，經筵檢討危素言於朝，以其書可備勸講。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史官稱爲纂述有體。未及擢用而卒。後四年，史官復言所著有禆世教，宜追録之，以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

贊曰：余邂逅蕭修撰於金陵，握手議論牛將軍廟下，使人磊落有生氣。使其仕至元閒，御史府用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之未就云。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八

校記

①同知劉公：《行狀》作「州守劉公」。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

鄭元祐　張樞　秦玉　呂權

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蘇大年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生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户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足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與君為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户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必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無有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媪提攜、右臂脱骱、左手寫楷書、規矩

備盡世稱一絶。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淛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徵疾而卒、朝官仕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似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生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起娶陳氏女寧、贅蘇人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為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孤起以狀來請銘、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世變、骨肉竟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素無愧于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歷自叙其平生出處語僕、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纊、又呼僕面焉、固宜為之銘。銘曰、

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與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全歸、孰曰不然、勒銘貞珉、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僑吳集》附録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令師相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劵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

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修、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桓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奧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讐、而退為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僂數。暇日寓情危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内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鈎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缺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蓄銳、趍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琢修靡諂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折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來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

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索其藁，請子長為之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責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刋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别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録，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賛頌碑記序説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卒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奥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場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観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

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

黄溍撰　《文獻集》卷一〇下

孝友先生秦公墓誌銘

孝友先生既没五年、其嗣子約因其友袁華謁予雲間、而致其辭曰、約不幸、先人學而貧、貧而又不得高年、死又不得名能文者銘、重不孝、先人事業不用亡、得稱、行義著述有不得不白者、已賴楊東溪氏狀其詳、敢丐吾子屬比之。余始來吴、聞昆太倉為貨居地、不為習屈、挺然以文行自立者二人焉、曰東溪老人楊公譓、泊先生也。予皆不及識矣。而獲見東溪所為先生狀、蓋若識於目睫間、故不辭、論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世以儒學顯。宋紹興間由其祖徙居崇明之東沙、與袁陸謝為望族、而秦氏尤以衣冠文物稱、重其鄉。曾祖棟、祖楪、皆宋太學上舍生。父庚、從蛟峯方先生學、咸淳末、以詩試通州第一人。國朝不仕、清萬戶王溪劉公聞其隱德、延致於館、因又徙昆之太倉、家焉。君四歲即挺然不羣、能屬句對。五歲能暗誦孝經、論語。八歲而喪父、哀慕如成人。母顧氏日夜躬織紝、資先生亦感奮曰、吾家世有聞人、其可自我斬乎。益刻苦自力、比長、通五經、尤邃於詩。會貢舉法行、州長踵其後舉先生、先生曰、予學豈為決科計哉。遂辭。性至孝友、事母與兄無違禮、事大小悉稟以行。母有疾、藥食必親嘗、累旬日不解帶。母卒、哀泣至血、執喪過禮、終喪不沐浴、不鹽酪、人以為難。初居喪、隣有火熾不可撲、家人收貲為出走計、獨先生伏櫬慟不去、火且及屋、壁遽自滅。州長上其孝行、將得旌寵、輒謝止之。憲史張公按行部、聞其行義、見其所著文論薦之、且約偕詣闕、弗行。居常晦默如愚人、見貴人益自閉匿。然衣冠服飾必整飭、與弟子講解、音吐洒然、而娓娓無倦。教授鄉里二十年、嘗曰、士讀書

將以惠天下、不幸不及仕、而教人為文行經術、亦惠耳。里之貧不能學者、為給饘粥筆札教之。嘗行道間、得遺金、訪其主還之、封識如故。有盜入室、竊布帛去、明日復來、僕覘執之、使縱之去。舊有土田在東沙、族人據有之、遂不問、并以舊書歸之。後其人感化、皆歸於善類。先生之於孝友、於蹈義、執禮至此、亦可謂之篤行君子者已。先生前歿之歲、嘗夢為詩、猶記其末句曰、五湖四海一閑人。及覺悟曰、合五與四一為十、五十月疾驗矣。四而虛其一為三、明年三月吾疾殆不起矣乎。至期果符其言、屬纊神色不變、時至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君娶顧氏①、子男二、長約、次壁。壁先卒。約能世其學。女二。先生讀書之舍自名曰迂澗、所著有詩經纂例、大學中庸採說、宋三朝摘要、齋居雜錄、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葬其所。銘曰、

人之機也我曰愚、我之達也人曰迂。嗟先生愚不如迂、自居四一以虛卒、允符。誠使狃愚以好用、偭迂以利趨、道弗信而晝於途、孰愈孝與友之謚於徒。

楊維禎撰《東維子集》卷二五

秦君墓表

淮南秦君沒、葬崑山惠安鄉南岡之原、門人私謚曰孝友先生。監察御史張君士堅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君諱玉、字德卿、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慶、扈送南渡、因家崇明東沙。曾大父棟、大父渠、游太學為上舍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入國朝、徙居太倉、隱居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道。母顧氏沒、未葬、比卒哭、里中失火、偪君室、君伏柩號泣、火為自滅。族有侵其田者、君弗較、且與之券。道拾遺金、訪還失主。僕執盜之竊布帛者、縱之使去。于是咸稱君為長者。所論著有詩纂、學庸標說、雜錄、漫稿若干卷。州部使者康君卓行、將疏上褒論、薦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三。配顧氏、子男二人

曰約、有文學、曰壁、先卒。女二人、長適某、次先卒。秦氏自統制府君而降、皆能世其學、君雖晦弗售、然以孝友為鄉先生、亦可無憾矣。余雖不及識君、辱與其子約游、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表、莫子為宜。遂為書之以告其後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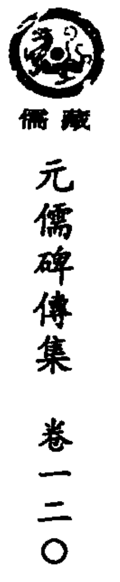
陳基撰　《夷白齋稿》卷三三

呂君墓誌銘

君諱檥、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礼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生甫十三、能佐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以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曰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痾在身、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樸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万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苟、而無留稾。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佳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空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与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啚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黄溍撰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九



校記

①顧氏：陳基撰《墓表》作「顔氏」。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一

劉輝 吳景奎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襲爵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户。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剌洪劉侯害請叅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潛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東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内鄉縣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喪能哭泣擗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東林之南莊、且日就其兄文振與姊婿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已謂東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為吏。適廣西檄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拂然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酒饌慰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酬君曰、微文大、幾辱我君。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爾斯蘭少許可、一見特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結喇實策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里皆治、使完整更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善能以侵疆壓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

二私鹽事覺、殺其幼子以誣官兵、嵊縣屠禮二妻爲外家誘賣而蔽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恩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部侍郎泰不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而生姦。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爲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爲流水冊、次之爲魚鱗圖、類之爲兜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詭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畮、站戶既逃、商得役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頒之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戚戚不樂、覬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栢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爲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謂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强、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當再挺爲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舊額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産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澹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役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杭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

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斂散之宜，舍館津梁斥候之治，賓旅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爲者，莫不盡心而勠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絶。縣人爲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卻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爲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絶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過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留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摩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侯復來矣。老幼扶擕，絶江迎謁者，相屬于道。既視事，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持不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氾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夭民，次靖民，皆循謹善學。女三人，長適衛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北廣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澥，次適燕人孫鎮，兩淮轉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少暇即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朱子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爾，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扑，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赭容力爭如仇，事已則絢絢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掾臺省，不爲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爲無相

知者、然卒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沈下僚、以死、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氏來具中、又得太常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翥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尿選輭、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汩下僚也。衆皆踽踽、獨儦儦也。剛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猋也。往者作則、來者教也。庶用弗張、闡孔昭也。匪嗇其酬、齎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恌也。

貢師泰撰《玩齋集》卷一〇

故處士吳公行述

先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世遠譜亡、無從考。有三府君始業其家、宋乾道間名炳者以進士為溫州司法。三府君逮先君十有七世、墳墓具在、司法則先君六世祖也。先君生而茂異、尊老而慈幼、期知名於世。七歲力學如成人。年十三、即以幹蠱自任、有司用大家充鄉正、鄉周百里、戶口數千、錢粮獄訟追亡一切以係於公者、悉取究於正。正又出土產之物以供於上、無休時、性不喜輿馬、春夏炎暑暴風雨、秋冬霜雪皸手足、皆身親臨之。嘗夜行山徑中、遇虎、適有持梵具至者、先君取鐃若鈸手搥擊之、聲震巖谷、虎乃驚逸。及歸、拜先大父床下、平氣和色、怡怡如平常、且戒左右毋得言、恐傷老人心。先是、曾德伯祖母黃有幼育恩、黃歿逮成服、先君當輸粮他郡、銜哀致情、特請於上官、乃與寬五日期、俾得成服禮、以成先君之志。有詔賜老人帛於鄉、鄉胥目先君幼弱不能制、乃並緣為姦、索錢老人、先君覺之曰、皇上厚

恩賜帛、而鄉胥索錢老人力白上官痛繩之、無敢索錢者。而鄉正多歛拘細民、先君為之卒無所歛求樵夫野婦以手加額曰、吳公為鄉正、歲且得安矣。先君雖幼外應王事內理產業、糾纆紛羅、雖家事益落而未嘗妄取於民。於是先大父年六十三矣、足迹未嘗一入公府、得優游逸樂以終身者、先君幹蠱之力也。弟幼未有室、先君教以成人、且為謹擇良配、卒振其家、兄弟相友愛、至死無間言。年三十、會今海道萬戶劉公貞為粤部憲掾辟先君為從事。明年劉公去、先君亦歸伏田里、後劉公為南行臺監察御史、出按浙東西閩海三道、道過里居、特詢政瘼、先君為言民事之未便、公力行之、民至今受其惠。同時得有施於時、適大昌於詩、竟以窮愁終身。嗚呼痛哉。履年四十、未嘗得一日之奉、以負天地大恩、窮泉陷地、罪逆莫逃、姑叙潛德萬一、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

至正十六年正月望、孤子履泣血謹狀。

故處士吳君墓誌銘并序

同郡吳生履喪其先君子之明年、以書來告予曰、嗚呼、吾父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於世、而宅心棍身、殆無愧於古人。然今不可復作矣、遺言逸行、久且泯滅、不朽之託、敢以屬於執事、願矜而賜之銘、謹奉狀以請。予按狀所述、得君之為人、學務篤實而不自矜衒、躬處窮約而無所怨尤、庶幾樂天知命之君子。歿而無銘、何以為勸。顧雖衰退之餘、久去筆硯、而於履有斯文之雅、誼不得辭、乃為序而銘之。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婺之蘭溪人。宋有三府君者、諱軼、其諱於君為十七世祖。有諱炳者、乾道間中進士、舉溫州司法參軍、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應酉、祖諱治、父諱用中、世皆不顯。君少力學、期所知名、見稱佳子弟。年十三、即代其父理家務、時有司用大家充鄉正、奉約束惟謹、一毫不妄取細民、性不喜與馬、日詣公府、往返數十里、雖寒風暑雨、不以為倦、嘗夜行過虎山徑中、徑狹、勢兩相持、適有荷梃具至者、取其鐃鼓雜擊之、聲震林谷、且戒左右毋得言、恐傷老人心。於

是其父年已高、足跡未嘗至城府、得優游以終老焉。君幼德伯祖母黃撫育之恩、黃歿、未成服、而君當輸粮他郡、期限峻迫、不可一日緩、君銜哀以白上官、上官憐之、特與寬五日期、使得成服乃行。弟幼未有立、躬其勞而逸之於學、既長為授室、遂克有成、終身友愛無間言。其孝友天性然也。君年壯時、今海道萬戶劉公貞為浙東憲府掾、辟君典文書。明年劉公去、君亦歸伏田里、絕意於仕進。久之、用部使者薦、署興化路儒學錄、以母老辭不就。後劉公為南行臺監察御史、來按浙東西閩海三道、道過里居、詢以時政、懇懇為劉公言、多見於施行、民至今賴之。御史同行者聽其議論、敬嘆曰、先生老成人、言言為國、古君子哉。君和易平實、退然自處、不與犯者較、而義之所在、輒奮然勇為之。有友人以家事託君於錢唐、而宦閩中不久物故、君為綜理其家、使鬻廬以買田、買廬者求下其價、以百緡私君、君笑曰、吾豈欺人弱子者哉。且百緡誠予我、我必歸鬻廬家耳。錢唐市上人率輕薄嗜利、聞其言無不嘆服。君平居厚於宗族、倜儻好施、濟人之急、雖過若不及、至家不自給、不以為悔、而依隱玩世、遂以終其身。臨終語其子曰、我病在腎、而耳俱聾、腎氣絕矣。幸失德之事、吾平生未嘗為、死固無所憾、汝等惟篤於孝友、以承先業、吾目其瞑矣。言訖奄然而逝、實至正十五年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三月四日葬於向家嶺先塋之次。君於書無所不讀、天文、地理、星歷、卜筮、醫藥之術、皆能貫通。嘗摘諸子百氏精語為書、曰諸家雅言。尤善為詩、有詩集曰葯房樵唱、藏於家。娶汪氏、子男二人、長即履仙、居縣儒學教諭、次益、孫男四人、頫、稱、行、穰、女四人。銘曰、不矯其為、不競其馳、不淪乎卑、不抗乎危、居之怡怡、行之熙熙、祇天之役、與道為期、我作銘詩、以揚其輝、以發其微、以永其垂。前翰林學士、侍講、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撰。

吳文可傳

天台張順祖纂

吳景奎字文可、婺州蘭谿人。七歲力學如成人、恭謹無與比。縣第其家鄉正、號難為役、景奎年十三、奮曰、吾親在、奉公幹蠱職也、何難為。所居去縣二十里許、每旦雞鳴趨縣受約束、莫歸奉甘旨、已即考論經傳六藝、矻矻不少休。嘗獨行、夜過虎、適有持鈸鐃具來者、急手取擊、虎驚逸。歸拜其親、顏色衎衎如平常、戒左右勿言虎傷老人心。鄉父老曰、吳君為鄉正、家事益落、而吾里社安矣。嘗受育伯祖母黃、黃歿、及斂期、景奎當輸粮外郡、號泣不置、官府義之、為緩輸成服。教其弟景叅底於成、嘉事不失特、終始友愛無間言。初、錢唐友人素與景奎好、將官閩南、把其臂曰、欲以家事託吳君也。明年友人歿、景奎親往候視、恤其幼孫、為鬻廬周食、得廬翁以百金私之、曰、我欺人孫寡而私利其身圖、則受而歸諸鬻廬家。數曰、吾懷知己之言、不以生死背吾心也。聞者感泣、益慕其行。平居樂易、發言烝烝似夫儒者、至於義所在、慷慨激揚不少讓。衣無完采、出未嘗有騎、意所之、即徒步百里。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鄉之儒先長老亦自以為行弗及也。尤不樂仕進、有以後時開之者、辟為閩學官、景奎不為起、既而曰、草木猶能庇其本根、況人乎、盍有以庇吾邦也。御史劉公貞素重景奎、適行部至粵、即往言曰、公司邦憲、以式諸侯、敢以均賦勤君之執事。昔先王則壤井野、制民有經、更勞均逸、以待百事、民知義所以奉公上而無有爭心。今庀政者會民無藝、貧受役也、集弁或不以征、家無蓋藏、而用之日新、何以芘民。如履畝平賦而體之、是免吾民於戾而公有大造於東也。劉公悅、屬淛東憲使董公守慤選有司經保疆、書土田形廣狹、稽隱漏、名甲乙、於是野無游民、官無逸征、民親而事有叙。君子謂景奎於是役也、施而不費。景奎晚歲益務博覽、手抄五經、旁及史傳百氏、靡不研極。尤好論詩、鈎取騷選粹辭與語為書、名諸家雅言。其所自著曰藥房樵唱。壽六十四、至正十五年終於家。

張順祖曰、余適荆楚、浮江淮、東歸吳越、數從長老詢民

閭政役、或云婺號稱平均。及余觀之信然。彼公卿大夫立經保民、固無可言、猶然無所施、况閭巷之士志行無牽於物、而言言爲國、義單家邦、豈非至難、亦其遇知已然耳。烏乎惜其居下、所被不遐也。且以吳君視之、則凡士懷斯世、不遇施設、卒湮滅弗傳者、何可勝道哉。余具論之、無亦使其久而不傳云。

《藥房樵唱》附録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二

陳植　聞人夢吉　倪瓚
鮑完澤　陳汝檝　李裕

愼獨陳君墓誌銘

吴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予東入吴、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維私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亹亹不絶。予于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浣滌不但中裙厠牏、若夫温凈室廬、則其上世敝風日者。至于滫瀡飲食之奉、必躬庖烹、價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學、其爲文以經爲準、貫穿諸史百氏、褒其菁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若精練、本之于杜、而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黄。至于畫思之盤礴、鬱積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兼豐潔、與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辜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以卒後十五日葬吴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徹靜、配周。君諱植、自號愼獨叟、朋舊私謚曰愼獨處士。謹乞銘于予爲序、而銘曰、士而處矣、父當舉矣、胡爲乎更三世而益傴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于天者而嗇于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緇磷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

鄭元祐撰　《僑吴集》卷一二

凝熙先生聞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聞人氏、諱夢吉、字應之、婺之金華人也。凝熙者門人之所以謚先生、謂先生為德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以凝熙易名為稱情也。然先生非隱者也、嘗仕於時、有官位矣。不見為先生稱、而稱以私謚者、先生之德不因官以為重、故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也。維聞人氏系出漢太子舍人通、後居於蜀。宋季有諱韶者、為金華縣令、因家焉。子孫遂為其縣人。縣令生逸孫、元初為溫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詵老、仍世業儒、號桂山翁。翁生三歲而孤、母王再適項氏、翁鞠於項氏、因從其姓。娶劉侍郎諸孫女、實生先生、乃以先生還氏聞人云。先生幼有異質、學知嚮方、鄉先達定庵王公某與其曾齋文憲公柏、崇尚伊洛之學、以承朱子之傳、翁皆及其門、而所學得之定庵為多。於是以其所得者以教先生、父子自為師友、夙夜磨切、所資日深。先生於七經傳疏悉手鈔成帙、義理所在、必深究而密察、雖其微隱剖析靡遺、凡訓詁家之說、有紛拏牴牾者、皆為別白是非、使歸於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郊。一日有約游城南者、取所藏革履御之、履久弗御、底腐且穿矣。久之、乃開門講授、四方學者咸來受業。婺為憲府所治、司憲者每禮致先生坐郡庠、為學者師。及歷仕教官、所至學者爭從之游。先生設教先道德而後文藝、有以經傳疑義為問辨者、必為敷陳衆說、而以己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學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栽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道甚篤、持己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馴、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沖粹、如玄文之玉、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于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為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治書

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略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於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亨後。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歿、門人前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宮、而濂復述其行以為狀。今國子學録張丁嘗集先生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褘曰、子吾郡人、知先師為詳、冢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屬。先生褘執友也、誼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為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所為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於人、表裏融通、始終純一、稱為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嗚呼、先生為足以不朽矣。揭其徽猷、著於貞石、後之來者、尚有考於斯。

王褘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吳興倪處士名驤、字子舉、沒且葬已九年。其嗣子璪猶涕泣於其父之執楊維禎曰、璪不幸早孤、居喪無已聞、先子沒若干年、又不遑以名顯、而墓道之石又不及求文章家者銘。重懼不孝、惟先子隱德不仕、其事業亡稱於世、而人之知者益鮮。非吾子以其及知書之、何以伸先志、且慰藉後人耶。維禎為文靜先生門生也、先生處士之父。某父事先生、遂與處士為弟兄。處士銘何辭。吳興之倪氏始顯於兵馬監押某公、至文靜始大。處士自幼喜讀書、有遠志、長與先生自為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嘗走京師、以其所學干貴人、不合、即遂絕仕宦志。人勸之仕、則曰吾賴先廕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苕中足矣。去家之北三里所為毗山、有園池花竹之勝、先生且治冢舍其中。處士時侍先生遊息於此、登山臨水、或坐盤石、竟日無一言。忽有所得、則寫之於琴、琴不

足又寫之於畫、琴最善水雲遠意、無俗師趣數節、族畫亦有求工於人、識者謂與今高吏部爭拙法於海岳菴。至正元年、處士之生四十九矣、忽謂家人曰、買臣五十當富貴、吾明年五十、當逝矣。於是預為棺斂塟埋之具。明年果得疾、告其父曰、騤平生一言一行、毋欺暗室、無負於大人矣。惟溘先於大人、不克報罔極、為終天恨、天實為之、奈之何哉。疾亟之日夕、尚疏喪儀、戒其子爾勿用異教俗樂。問夜何其、二鼓矣、曰、盍秉燭我坐、令家人勿哭、遂瞑、至正壬午九月六日也。父文静先生淵、母鄭氏。男四、①長琛、次肅、次璋、皆習舉子業。女三、長適閩元祿、次許適楊詠、未行、次在幼。孫男一、承孫。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烏程縣昆山塋之北。銘曰、

四十九已知非、又知死生、可知處士不仕非不時、五十焉用富貴為、長苕之西山之昆、處士之基藏於斯、視後不朽吾銘詩。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六

鮑信卿傳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摭據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都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輝和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

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爲之降嘆也。至順初、翰林冠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格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大夫子、以弟之子益爲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通函夏、於是帕克斯巴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爲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爲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一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鑱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欐、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誤）浮游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褘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塟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斵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卷二二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詮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緯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爲銘。」濂諾之，久未及爲，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懇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雞號即乘馬出，遠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爇燈牖下，按狀而序之曰：

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爲盜所執，欲兵之，悅即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爲，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莫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

六子、十三孫、皆惇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篪、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傅、即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巵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名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縯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歷巳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上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旋倪走旁郡、流離道路、倀倀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亟返、安爾妻孥、治爾田廬、科繇之事、吾為爾緩諸。民曰、衆未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亙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圮、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慄。俗尚鬼、當歲時之隙、往往斬羊豕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名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亹亹數百言、遮相

奔告。其俗遂變。市設駔儈、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摘發隱伏、撻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哲傍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更朽腐爲堅良、治丹堊而飾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鬱鬱成疾、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廕任蘄州路黄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爲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忠、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爲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葬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懷德鄉黄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濂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爲人、心慕嚮之、顧締忘年之交、而九原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濂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哀哀其修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龐有所知、期必躋於膴仕、亦不虞

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校記

①四人：下文所述僅三人，疑當作「三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褧　吕機　楊維翰　孔灝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謚文清宋公墓誌銘 并序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樴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户部尚書禎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户部主興山簿、公生色[1]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户部爲小官禄薄、公兄弟授徒以爲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挾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公伯仲、驚嘆以爲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又三年、汶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术魯公翀爲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别、使者以金爲贐、公却之。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爲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太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遷翰林修撰、與修天歷實録。奉詔祀天妃於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天子命以香致虔、以海漕爲禱、又何懼爲。頃之風息、竣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内、日月薄蝕、星文垂象、正月元日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溢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然歟。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興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饑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

盛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心。宜城民與富家爭刈麥、共毆而死、及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頸、或疑其夫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伏、始則曰以寡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曰用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枷出二人獄。國初、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刼、巡徼執五人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罪免、五人者非公之明、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冤、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濶於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

兼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搢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燕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嘗為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鄧州孝子段懋、父沒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國人託寅者少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荊襄士多稱之譽之、公表其行於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官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之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大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顧、顒、補國子員。六女

在室。公先世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泉村原，戶部僑葬江陵，正獻始兆楓山，公將還戶部柩北歸，以貧不克，疾革猶以為言。公葬，猶子中書掾纘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憶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

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憲臺秘府，詞林璧雍。優游清華，議論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能不惑。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咢咢其飾，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泊乎委順，歸寧故邱。咨爾後人，尚承公休。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三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垂八袠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illegible]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址，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2]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二人：堅、㭎。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〇

七兄雙溪書院山長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越之暨陽人。曾大父文修，號佛子。子朱子為常平使，道楓川，聞其名，請見，與談論竟日。及遇異人，移所患瘤，安易韓先生某為述私傳。大父寀，父寧，皆有隱德，鄉里推長者。母同里劉氏。君生至元甲午正月二十日，父嘗目之曰：是子生有神氣，長必大吾宗。時伯父實以倉使歸老於家，禮聘名儒若東泉陳先生某、桐西馮先生某為之師。從父山陰縣封宏，叔父賀皆喜讀史，君與維楨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為度，睡則以水沃面。君於經子能以疑難詰其師，會其解而後已。辯史至豢節，連柱兩叔父。長作文嗜三蘇，字帖喜雙井黃氏。每讀上韓太尉書，擊節慷慨曰：不讀此無以發人浩然之氣。朝廷貢舉法行，維楨中進士第，君以文過高，屢為有司杜，遂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為慈溪邑校，在職不事瑣屑，惟推經術贊縣長為治。后遷天台邑校。先是維楨尹茲邑，稱弟子者安普氏、許廣氏，君至尤以作人為任。時安許氏皆擢第歸，事君猶師焉。進子弟及邑俊彥傳經者百餘人。邑士語曰：小楊君政不忘，大楊君教重光。考滿，陞饒之雙溪山長。郡守韓公鏞素聞其人，一見即罷重，稱其文議論高古，有氣談可畏，尤愛其詩有大歷體。無幾，保薦於江東分憲，業用，而以病卒官舍，時至正辛卯正月十三日也。君素肆直，無表暴，衣不事熏副，被服恒如寒儒，未嘗少降詞色希悅於人。所居州里有公議，句論裁可否，不合，申辯不休，不為權力屈，時人稱曰古之遺直者。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興至即揮洒，侍筆札者給弗之暇。人求者無貴賤悉為作。時監辯博士柯九思自以為弗及，推曰方塘竹云。尤好覽天文及天下名山川形勝，有所得則述為歌詩，人爭誦之，號光嶽集。攷經有稱稱錄，書畫有藝游略。君男一，善。孫男二，樹，河。女孫一。君嘗戒善曰：女父玷校官，女叔擬上第，女母鄉先生虞雷氏之孫也，女弗學振吾家聲，吾弗子。幸今善苦學有志操，吾期其有成，

克應先訓。君年五十有八、死一千里外、善能不遠水陸、力護柩歸舍、以是年十二月甲辰克葬於長寧鄉瀉山祖塋之次、從先志也。越明年某月日、善至吾錢唐官次、泣且請曰、先君不幸制奇數年不周六甲、官卑無治狀、其髦業文藝、又不得善文言者為之章顯地下、重不幸。善重不孝、代之善立言者善未聞、幸叔父勿讓、銘吾先君。維禎為悽然感涕、敘其概而銘之曰、

千將不斷堅、不以稱不利。騏驥不馳遠、不以稱不力。於乎伯也、言為世格、行為世則、不大祿食、以放厥職。於乎伯也、窮居大行、蔑損與益。吾與伯也、講之白矣。吾又何計位卑與崇、壽遲與迫耶。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四

故遂安縣主簿孔世廣墓誌銘

孟子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益為常人言耳。若聖人之澤、雖百世猶未艾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今觀孔君之行尤信。君諱灝、字世廣、去先聖五十有三世。去宋御史中丞諱道輔九世。中丞之孫諱傳、隨高宗渡江、賜居衢州、贈中奉大夫。生端問、奉新縣丞。奉新生璹、漳州錄事。錄事生攄、銅陵縣丞、君之曾祖也。銅陵生應發、武寧知縣、君之祖也。武寧生紹、字成叔、君之父也。少工詞賦、有聲宋末、官從政郎、工刑部架閣。元初革命、以先生為西安縣達嚕噶齊、不任、再辟清節書院山長、又不任。娶徐氏、先没、再娶王氏、生三男、幼則君也。君早孤、奉母以孝聞。由孔氏恩例得寧國路學正、轉政和縣苦竹寨巡檢。丁内艱、服闋、海寧州儒學教授、憲司帥閫以掾辟、不就。家居、時四方盜起、江浙參知蘇天爵揔兵過衢、選主西安簿、轉餉給軍有功、升江山縣尹。尋勅授將仕佐郎、建德路遂安縣主簿。涖政數月、治有成績、忽嬰微疾、遂至

大故。思朴自護喪以歸。君幼聰敏嗜學、心事坦夷、外無崖岸、雖有聞不自大、恭儉慈仁。生於至元甲午八月十有二日、終於至正乙未九月三日、年六十二。娶劉氏安康郡侯之孫。男三人、思朴、思模、思森。女二人。孫男一人、克詒。以明年丙申十二月庚申、葬于西安縣之西溪源銅陵墓側。劉氏生於壬寅七月二十一日、沒於乙亥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八、附葬西溪之源。思朴以君之行實來乞銘。貞與孔氏交三世矣、遂不辭、謹述其事而論之曰、自聖人至君五十有三世矣、而君之兄弟皆彬彬有學、食祿于時、以世其家、所謂聖人之澤、雖萬世猶未艾者也。銘曰、

三衢孔氏、自中奉始。曲阜太末、二宗對峙。代有顯人、不替厥緒。聖人之澤、百世不已。惟遂安君、克紹厥美。設教縣庠、縣庠以舉、轉餉給軍、其績愈偉。由是而升、佐政百里。爲治有方、建立綱紀。天命有定、一疾遽死。嗚呼痛哉、九京莫起。西溪之源、厥土剛只、卜葬于茲、附以劉妣。聖人之澤、譬諸流水、出爲溪澗、瀦爲沼沚。將有瀦者、其在孫子。其在孫子、作詩以企。

魯貞《桐山老農集》卷三

校記

①色：當作「邑」。

②女：當作「父」。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雷機　楊俊民　王鑑　王介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萬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鸞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内舍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歿于難。父德潤、入元為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庚之餘、買田三百餘畮、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為建祠學宫。改將仕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秘書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于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為第一。二十、受大官薦、為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豐于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于上下、訟久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鞫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龜尾怒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浹旬始不見、或以為瑞應。改邵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適去、府君獨不為屈、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螣、不去苗將稿矣。悉置於法、燭見豪髮、無適情、皆以雷神稱之。闤闠之衢、甃以如卵小石、犖确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為版易之、人呼為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焚香祝天曰、為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恕。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為

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悦。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録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盍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民皆大悦、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耄矣、恐縻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淋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為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因至感泣、相聚僧坊誦佛書以為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鬭、鬭散、子失足墮壍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

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入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坊願闡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凌寇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栅數區、以扼其險要、招集強丁為禦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絶、盗聞不敢犯。陞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瞻故宅也、舊因宅為祠、已廢、府君為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為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剡薦于朝。及代還、民悵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為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為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為堡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韙之。府君為量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居公駉時為閩部僉事、

行郡至汀，稔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為決治如律，無不慊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聳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葬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寐半，孤燈熒熒，猶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為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鵠磯、梅易齋、碧玉環士藁共若干卷，藏于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部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徵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燦，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埏，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坑、仲堦。燦之子仲墉、仲堪。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葬，危夫人祔，禮也。既葬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濂為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飆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杭皆第奉常，而聲譽燁然久矣。雖散轡之有志弗强，不及摳衣從府君游，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于當時，文辭之載可勸于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于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所勸，莅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蕪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

之曰、

閭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
政行州邑平如砥。鋤擊暴民仁懦起、姦吏闖風潛若鬼。
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顙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
玄龜護印曳其尾。穿石序功文煒煒、魂升魄降叶死矣。
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繽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笥裏、
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予言有如水。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楊氏東塋碑銘

楊氏爲著姓舊矣、其家真定由束鹿徙、推本世次、鹿城翁其生總管成、總管生嚴齋君義、嚴齋生從仕郎、靈壽縣尹昌榮、縣尹生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俊民、凡五世。元統二年夏、縣尹遣人持先世事狀謁銘於天爵曰、吾家葬真定郡城東秦家里、先考不幸客死江淮。先妣無恙時嘗曰、楊氏塋域弗廣、禮當別兆、第祖宗神靈安此殆且百年、未易改卜。汝父初配已葬兆域、吾老、汝其別爲我營葬郡城西栢堂原。今將卜葬先妣、念先世墳墓尚無文字以表其潛德、敢請。天爵少與俊民同門學、今又同執筆太史、鄉閭故家遺事固所喜聞而樂道也。謹按、鹿城翁爲人孝謹慈祥、金季播遷、南踰河、以先壟睽隔、歲時不克展省、遇祖考忌辰、悲哭彌日、因號鹿城、以示不忘鄉井。平居無疾言遽色、蓋温然篤行君子也。年八十餘而卒。總管字道原、早歲嗜學、有志事功、值時多艱、抱器弗售。歲壬辰、北渡河、僑家真定。郡新創於兵、民無屋宇、乃寓僧舍。親終、悉力以營家壙、手植松栢、孝聞遠邇。歲丁已、遂占戶版、隸劉元帥織局。時官制未備、元帥薦君有守、因命董匠家、稱總管。君分功授法、歲獻其程。已而朝廷所設官至、君退就匠列、織組謀畫、家咸咨焉。殖家清儉、童奴年出四十者皆良之、曰、均人也、獨可久役乎。春秋既高、命構崇屋、繪孔子老子像祠之、間集幽人誦説道義、以俠道焉。卒以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其配尚氏、李氏、王氏、俱

開封人、尚氏沒於兵、李氏卒年四十一、王氏卒年八十五。生五男子、曰和、曰元、曰義、曰律、曰其。和字和甫、性好簡靜和樂、世不偶、充然自樂以終其身。大德八年八月卒、年七十七。配任氏。生子三人、珍、定、用。元字元甫、倜儻不羈、聞江南佳山水、輒往遊焉、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行次江州卒、年五十五、稾殯彭蠡湖。側配王氏。義字義甫、嚴齋君也。丰姿雄偉、弱不好弄、寡言笑、長入鄉校、師友異之。母既早世、奉繼母以孝、事兄尤篤、里徭門役己獨任之。治家嚴栗、閨門肅然。凡與人交、始卒一致、曰、歎狎者交絕之媒也。嘗遇相者戒君不可遠出、出則事叵測也。及兄訃至、即日戒行、或以相者言止之、君曰、兄亡不奔赴、可乎。至則兄墓已淪於水。君居踰時、哀慟無已、鄉人見而憐之、授君同歸、過淮易舟、君以舟弊、別僦一舟、而鄉人差在前、詢其後、訊之莫知所在。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也、年五十五。相者之言果驗。縣尹徒跣奔涉江湖、衝冒風濤、物色百至、竟不能獲。久之作木主、即淮濱迎神以歸。君初配王氏、前卒、繼室張氏、有賢行。生男四人、全、昌榮、顯允、德秀。孫男十人、逸民、殷民、友民、獻民、懷民、中民、信民、黎民、斯民、其一俊民也、皆讀書業儒。俊民登至順元年進士第、知名於時。銘曰、

燕南趙北、有城峩峩、上峙恒嶽、下瞰滹沱。山川炳靈、將相焉出、亦有清門、世業儒術。敦行孝友、蘊德於身。身焉弗彰、需及後昆。有美孝孫、溢於翰墨、射策王廷、思報皇圖。昔在炎漢、楊世顯融、雄爲巨儒、寘官三公。天懋其功、克衍厥後、衣冠相承、嗣有賢胄。真定之宗、來胤日隆。顧瞻東原、封樹是崇。維古公侯、必復其始、碑以表阡、匪華桑梓。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六

王處士墓志銘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六月庚辰、王處士卒于盤門之寓廬。基蒲服走就位哭弔、王遣內史諮議某元禮與喪事。越六日、元禮以狀授予為銘。維夏五處士寢疾、王命基走其門問狀、時處士已不能言、顧侍旁老婢、使億度欲言之意、若曰臣幸老王土、死無憾矣。基以其言復王、哀之、即命善醫候疾。今不幸、由是不起、而基官太史、銘固其職、不敢辭、乃序而銘之。處士諱鑑、字明卿、姓王氏。世為真定晉州之安平人。曾祖用、祖彬、考璝、台州寧海丞。妣畢氏。處士少侍父官江南、遂隱居吳門。娶李氏。子男一人曰溥、先廿五年卒、故今無子。處士病且革、以畢夫人弟之孫為後、名繼善。於是處士年七十有三矣。王命有司買地吳縣靈巖鄉積山之原、葬之時七月丁酉也。初、江南內附、中原士大夫多不樂仕南方、寧海府君以將仕郎任吉安路安遠縣丞、獨歎曰、臣子豈可以卑小官憚遠涉而使遠人不蒙朝廷之惠乎。即馳至縣。縣人爭聚金銀以獻、府君謝不受、名其人慰遣之。三年、遷平江吳縣尹、以善理民著稱。未幾、會京部以前除州縣官多躐等、著令咸降二等、府君已受七品秩、因改授將仕佐郎、徽州路休寧縣主簿。遭母喪、時丁憂未著令、君曰吾於母而不盡吾情、何以教民乎。即解官持服。去服闋、轉登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治行如在吳縣時。府君年未五十、即謝事居吳。時天下承平、南服無事、四方衣冠皆樂居吳中。處士日侍府君左右、入則躬定省、職溫凊、出則從搢紳諸老講經義、為文詞、俊邁機警、為同輩所推服。及基游吳時、處士年已五十餘、議論風采、高明倜儻、朋友過門、無少長皆樂與傾盡。家貧無甔石之儲、應門獨一老婢。客至、輒扣鄰家門問酒、酒至、輒對客劇飲、酒盡再謀。雅善談論、然不及時事、亦未始以一毫私己事干人。如此者終其身。處士少與弟鈞同學於燕。至順改元、鈞舉進士及第、終沈丘縣尹。府君以鈞貴、追贈從仕郎、真定路安平縣尹、妣畢氏封宜人。處士遯跡江湖、隱德弥耀、中外論薦、前後章皆不報。處士平生博學、為文章多不留稿。特愛唐人近體詩、時有所賦詠、皆平實沉毅、如其為人。晚年貧益甚、節益堅、閉門獨居、足跡不出門者二十年、晏如也。王初入吳、獨求處士之廬而訪之。處士與言皆仁義為得民心之本、甚嘉納焉。嘗語人曰、王處士吾友也。故其卒之日、用深悼之、且曰、王處士以節義高天下、然貧無以為喪。凡送葬卹家、有司悉任之。嗚呼、此處士之所以高天下也、是宜銘。銘曰、嗚呼處士、受材孔良、出言允臧、遇興廟廊、而不膺棟梁、懷璧而藏。嗚呼其可傷。

陳基撰《夷白齋稿》補遺

故慶元路儒學正豫齋先生王公墓誌銘

余行四方十有餘年、始克來歸、則運去物改、故老凋落、幸而存者若豫齋先生王公、尤所愛重。公亦折節交之、方將從公俯仰天地、尚友古人、抱遺經而談王道、以適其所樂、孰謂公遽棄予以逝。而嗣子錫圭狀公事實、笑且拜以請墓銘。嗚呼、尚忍銘公之墓也夫。然予知公為深、不敢固辭、乃序而銘之。公諱介、字萬石、號豫齋。其先大明人、有仕宋知高郵軍者曰定。定之子為徐溝知鎮者曰覺。覺之子曰宗武者、知越州餘姚縣、以官卒、遂葬雙雁山下。其子用之曰家焉。用之生二子、長渭。次鴻、免解進士、出贅上虞之陳氏。入元、曰占數上虞無

子以兄之子為後曰昌祖慶元路儒學録配經氏生應龍嘗辟會稽縣儒學教諭弗就典書不讀尤邃於史注南宮靖一十七史斷序述詳明藁藏于家娶羅氏孫氏生二子公其次也公質厚聰敏其所學可見于行嘗自誦曰孰不為學貴乎誠之於身孰不從政貴乎有濟於物然政有得施與否而學則在我敢不勉乎泰定四年郡守論薦公于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署台州路臨海縣儒學教諭需次至元三年始就職五年丁少母憂服除至正元年調諭天台需次七年乃視學事秩滿謁選江浙行中書省陞慶元路儒學正及考適廉訪僉事王公武行部到郡列公學行積勞轉上中書當擢郡文學銓曹以闕少借注建寧路浦城縣高泉巡檢實十六年也公居官雖卑不肯素食以教以養而且有所為於臨海見廟學簡弊白縣令出俸鳩財葺官室治齋館創明倫堂飾繪聖賢諸子之像范金以為祭器祀事嚴而弦誦作士推服之於天台以學田所入廩士之餘積其贏以脩殿宇門廡下皆甓之而士不知集事之為難於慶元聘名儒若天台胡世佐淡儀王厚孫等為學者師講道肄業以程以督具有成績間又綜校厚齋王尚書玉海板刻刊其誤以流布天下而元帥董公摶霄郡守阿殷圖莫不禮遇有加值寇發海上朝廷詔中書左丞孛羅總師勦之已而敗績猶肆威福公率郡士胡公升等言於部使者曰孛羅左丞不能斬獲海寇其軍既為所覆乃更侵害吏民人情震而寇勢張漫不之省而驕恣日甚是豈所以弭寇安民哉不急擊去之禍且不測部使者以聞請正孛羅之罪擇名將代之未報而孛羅移他鎮至揚州被旨伏誅輿情快焉嘗攝巡檢于小溪小溪負山壍海海寇非時出沒民方惶惑公至數日或飛語其民有為變者帥府命郡治中般若帖木兒鄞縣尹許廣大率義軍捕之軍壓境上民相驚幾亂公諭之曰毋恐吾為汝明之乃單騎詣軍白曰本良民何敢為變若以飛語而遂捕之民急且變變自有司激之無乃不可請還軍設有虞某當萬死軍還公語父老以其故且撫綏之衆皆泣拜曰微我公則幾被無辜之戮今公活我公真吾父母哉民甚安之惟高泉以道阻于兵不果行而大府檄公攝鄉縣之糜山巡檢練邏卒結民丁保衛閭井公以无事鎮之而益无私販戶不夜閉又攝巡檢黃家堰其地據江海之會風帆浪舶寇鈔不熄公飭隊伍而嚴警備民賴無擾于時天下大亂公太息曰吾不能為國協力乃偃游徼一隅豈吾志耶即日退歸足不入于城邑者餘十寒暑惟以經史訓子孫而已以　國朝洪武四年春二月丁丑終于家年七十有八有詩文若干卷公平生不事生產遇有鉅費無秋毫顧惜以是數乏於貲然其奉親甘肥必備而名酒嘉肴以宴樂族姻黨友者无少輟親舊有邀之亦便就飲飲雖霑醉不失儀矩而待人接物辭色可親或以貴富加之則亦未嘗不折之以氣誼也故其仕宦家居人皆敬憚公焉是月癸未塟于縣之永豐鄉王祥里魯嶼山之原夫人劉氏宗侍御史忠公諱漢衙之諸孫有賢行子男一人即錫圭女一人靜媛嫁同里馬彝孫男三人長家方力於學次鼎次復尚幼也夫以公之賢仕于前代浮沉庠序餘四十年僅受一命而今之士無擇於山林藪澤悉徵赴京師重爵高位不次超



擢、合而較之、豈其才智不相遠哉、亦各遭其時也。然公任師儒則能興學以造士、備游徼則能銷變以安民、所職惟稱、於德不慚、以壽考終、而子孫又善繼述、其視夫富貴倏起而倏滅者、果孰與耶。公其可無憾矣。銘曰、

公博于學、懿于德、歷師儒任游徼職。武文殊科、用參錯、慰安山氓驅海若。我車既懸時改玉、俯仰堪輿中不怍。所積奚豐施奚約、將啓厥後安其祿。勒銘貞珉告幽宅。

謝肅撰《密庵文稿》壬卷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五

孟泌　陳堂　樓光亨　馬祖謙

朱文霆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至元五年春正月，翰林修撰孟君擢拜監察御史。是春連日大風晝晦，君率同列言，當修省更化，以弭天變。章上不報。會臺檄君巡視河防，南至汴潁。秋七月還，過其里，即移疾上印綬，僕屢促之，堅辭不行。未幾，瘡生於臆，以是年冬十一月七日卒。踰月，余自維揚北還，聞之弔於其家。其弟沂曰：吾兄之葬，尚未有銘。按君諱泌，字道源，世家陵州。曾祖祐，國初為其官，將兵保其鄉邑。祖郁，不仕。父秉彝，某郡教授，累贈秘書少監、平昌郡伯。輕財好義，喜交當世名公卿士。君幼受學於其父，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侍故御史中丞許公師敬游京師，補國子員，能倍文暗誦經訓，師友異之。久之，以積分中高等生，補國學録。又舉至治元年進士，除冠州判官。政餘讀書不輟。入翰林為編修。時天爵為典籍官，東平王公士熙治書中臺，辟天爵為掾，以病辭，尋用君為之，果以材稱。未幾，復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從幸上都。還，以父憂去官。服除，調漢中廉訪司經歷。憲使與其副不和，君贊畫無事。歲辭歸，名為修撰，中書刪訂條格，書未及進而遷六察。君為人謹厚，不妄言笑，可任以事。自免喪家居數年，不事進取，及被名，士始相賀，皆謂君且大用，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也夫！君享年四十有五，葬州西南某原。母平原郡太君郭氏。娶戴氏，贈平昌郡君。繼李氏，奎章閣承制學士洞之女，封平昌郡君。子男某，俱幼。女適王某。銘曰：

士方志學，期於有為。或負其能，弗偶於時。君仕中朝，名聲祁祁。端車正轍，孰抳其馳。我銘玄宅，尚識深悲。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三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溍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内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歎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攜室人貫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膂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矜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内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名濂、趣裝上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迫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屐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為饗。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合、語剌剌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頹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璲同慎亦俱竊祿于朝。濂私自念、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壑所能淹、將以其文行上聞。璲、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

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為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還于杭、生餘姚知縣懋、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沠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沠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銕、鋘、鏞、鎰。鋘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鎰。鎰、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潽。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樸、榷、梓、椽。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斂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於其鄉。景元日坐皋比、申飭五倫之教、亹亹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捐踈、歸於密微、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

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築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葬、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覩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玉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閭款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懿、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磽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姻敦篤、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遊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翛翛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於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玉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濂嘗為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玆不書。濂今春蒙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件繫羣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鑱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願先生進之。濂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濂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類多岐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牖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

會神、臻於泰熙。春融天衷、蟬脫人私、俗變淳龐、寔由於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溢於中逵。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戶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馬氏本雍古部族、金季有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者、子孫因以爲氏。君諱祖謙、字元德。故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梁郡忠懿侯諱月合之曾孫。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梁郡侯諱世昌之孫。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梁郡公諱潤之第六子。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魏郡文貞公祖常之弟也。君賦質清美、異於常兒。少入鄉校、日記數百言。踰冠、從文貞公來京師、補國子員。是時朝廷方尚文學、太史齊公履謙入爲司業、請改學制、以積分法試諸生、庶幾士知向學而人材出矣。詔從其請。久之、君試中選、授承事郎、同知保德州事。州居萬山之中、事多苟簡。君持身以廉、奉法惟謹、未幾吏始知畏、民亦知勸、而同列共稱其才焉。或謂君官卑祿薄、而能盡心其職、他時必當富貴。君曰、吾聞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豈覬異日之富貴乎。滿考、調監保定束鹿縣。君曰、庶可行吾志矣。於是興學訓農、以勵其民。民訟至庭、一言而決、胥吏無故不敢輒入鄉社、民深德之。部使者按臨至邑、民老幼數百輩言其賢、使者以其狀聞、尋召爲昭功萬戶府知事。民聞其去、共請留之、不報、復以財物爲贐曰、君在官無毫髮浸漁我民、故以是爲贐。君再三諭而却之。至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君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二。積階奉訓大夫。母楊氏、封梁郡夫人。生母李氏、贈開封郡君。娶童氏、封開封縣君。無子、一女適某。以兄祖烈之子惠子爲後、今濠州鍾離尉。君

卒之明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光州桐鄉阡梁公墓北一里。惠子請文以表其墓。維馬氏世著勞烈於國，至文貞公以文學益大其家，宗族子弟悉教育之，俾克有立，積分貢舉，連中其科，惜乎君之不壽，弗克顯於世也。銘曰：維馬有氏，肇自先公，捐身國難，慶流於宗。衣冠相承，世濟其美，尚書之孫，梁公之子。佐郡監邑，烈烈有聲。天胡爾嗇，獨隕其生。詩書之澤，相爾宗族，爰載世官，來者其勖。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即見前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濂以墓銘為屬。聞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霆，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為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為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為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搆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廪，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士，逐其尚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逮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咈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

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閱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辯、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漳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髀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哲或愚、或以微纇、棄照乘珠。及其既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為吏侮軌。有美朱公、游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猺、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既典方州、亦司儒臬、黜士之贗、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詆儒為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楊維楨　皮棨　謝應芳　吳萊　朱柯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虞，分為四院，第二院大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嵩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後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根，曾祖文脩，以善耆義聞，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娠，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甬東，粥廄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願不多於良馬邪。躬為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拒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王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十。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桐原墓，族屬有酧墓者，植竹筠於前，筠發華芽，枝葉轉相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竟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曰夜戒概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投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從車馬，侯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為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杭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靁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藍君之文，無不校贊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巖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鐫

對刻，有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縈懷，過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超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弄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盻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議，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所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揭以歷示客。尤不録人以小過，縣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遇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所竊，其傔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焉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殁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閑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勸[illegible]，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覡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瀆干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衮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摧，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飫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刑些。離方遯圓，班部自寧些。流霆下槃，百里震驚些。[illegible][illegible]鳥瀧，天機呈些。鐵甲琱戈，百萬宵征些。茗勉賴豎，婚韶榮些。羅絡萬象，橐籥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來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軿些。迴風倚路，雲纒纒些。天人殊執，誰強攖些。絳府非樂，毋淪洞冥些。盍乎歸來，返故庭些。

皮君維楨墓誌銘

皮陞，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墟里人也。故宋叅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州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廕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滑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琁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己任，特為書達于　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爲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肯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⑴、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己既歿、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辛、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黄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榮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榮又敏學、慤飭、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彝銘、弗施、永瘞于兹、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四三

墓誌銘

龜巢老人姓謝氏、應芳其名、子蘭字。早從其親閒譜系、世居開封、多顯貴。六世之祖武進尉、東西謝莊族滋熾。大父別業烈塘涘、生男七人一進士。遭宋革命家乃燬、煙滅灰飛三百指。舊家奕世盡憔悴、賴有雙親踣而起。四男一女同遺體、男皆吾兄女吾姊。伯兄早歿孫藐爾、二仲及澋竟無嗣。我生迂踈昧生理、妻任井臼畜三子。木也左右奉菽水、曰林曰森伯爲禰。七孫惟塏冠而儷、坦垣成童餘幼稚。商周興亡陵谷異、舉家幸獲全生齒。干戈十年浮海避、強名龜巢等游戲。還鄉無復舊閭里、築室横山墓山址。春秋虚度八十二、著書數篇而已矣。府公遺石誌丘窆、聊爾云云叙終始。大明洪武十年、歲次丁巳、七月十一日、病中口授友人江陰張端。

謝應芳撰 《龜巢稿》卷一三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獻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闢，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蒼，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嵓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嵓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嵓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四裔，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儒主去留士，此三數

公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懽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過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壓沙霜露中。遂與嵩塗李巽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羅、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蓋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裹風挾沴、其血交襲、顏面黧黑、兩脛罷孱不可越户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踦贊、覺謂人曰、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謌、士謐。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盃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

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雖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鑑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衮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詠，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刿紙數十番，戲為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巖巧，文采絢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呈，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沉焱行，品彙咸亨，於熾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迈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洊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六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與羣兒嬉戲，嘗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辯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遇姻族，無大小疏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無不各當其意。間有歉於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治圃於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搆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畫舫，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棊，解衣岸幘，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遂翛然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霊，次熙，次叟驢。女二人。孫男一人，曰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白嶺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請銘。銘曰：

紫陽蒼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適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梗柟，弗棟弗梁。如彼椅桐，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後裕其壽？子孫詵詵，戩穀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校記

①什：當作「仕」。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七

陳遘　陳中　陳徵　张德亨
朱同善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任陳君墓誌銘

君諱遘，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夢簡，其官。祖諱仍其官。父諱孚，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公曾使安南。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陳日燇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贄，辭直而壯。日燇震讋，願遣陪臣入貢。使還，稱旨，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上方欲寘之要地，而公遽請外，歷建德、衢台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趙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母顧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歿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冠，用蔭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靳之。君延見父老，舊故，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斂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桀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覬子本相侔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鬪，毆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史于法。民間祖賦許自輸，而禁團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咸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疾弗起，居喪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於仕，家食者十年。調集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閫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燄，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牘，使無間隙可入。有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諮君而後決。君於民之冤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貲者循其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於汝也。郡學有沙田在海島石衢山中，土豪擅魚鹽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鈔，以具祭器。諸生立石以紀焉。所受丰租，平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右侵牟之弊，莫不貿其餘粮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於浮薄。君擇宿儒有學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於閭閻，不解文義，俾君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備書吏業？已命試，取文意不背可也。賴君言而獲弁容者甚衆。居無何，得病渴，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待矣。君卒於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後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檖，其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次曰模，左翼屯田萬户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袁桷翰林侍讀學士　郡文清公桷之孫次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冀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録事判官同郡周士濂集賢待制[1]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非歲能屬文中年窮游所至盡接賓客促考經史訖能承其家學君平神凝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讀居官處事求中於理何至過為深刻耶故其馭吏使不可犯而已涖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扁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於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今天子方妙柬儒臣纂脩三史遂以君名剡上冀國董忠肅公守簡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言[2]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閥閱子弟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葬後五年樸以君甥婿黄池稅課副使楊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予同時並仕於合之司縣別後音問邈不相過及予忝預聞學政去官閒一歲而君繼至竟莫能敘契闊詎謂君遽先予死衰朽餘齡動增感愴何忍執筆而銘諸尊价踏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猥不知所裁銘曰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世祖時朝多俊彥穎出其間茂膺　上眷鋪張帝業潤色　皇猷採彼羣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外服委祉於君以有世祿剸曹上幕罔殫其勤乃陟儒臺乃柄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紓素蘊光昭遺烈胡嗇不年而遏其施尚克有子圖永其緒不以予耄俾專述作鄙言匪腴聊慰冥漠

陳子中墓碣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八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下先塋之側其友哲理野臺並仕為丹徒達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册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審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録子中退自有司嶇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夭者之難必而殃變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

曾致仕。蓋其先人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虞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董兮斯穫。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畀天之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予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〇

廬山陳天倪墓誌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瓌奇，不屑屑求世用。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漫衍，故以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纂，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霦，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同，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士。始予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猶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欽祗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生没，誠善亦蚤夭，而予亦東入吳，顧乃于無錫梁溪之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又始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學于先生之門者蓋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遍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溉之，無不稱其才儁。如青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亦甚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時，浪遊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知舊有延之取資者，于是遂僑于吳，娶故宋相古心江公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歡。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慷才負氣，蓋措諸用，乃不遇而歿，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

其外氏遊、來拜哭乞銘，于是爲之銘。銘曰：嗚呼天倪、竟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爲非耶。殁而有子、九原其泯汝輝耶。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張君墓表

鄭元祐撰　《僑吳集》卷一二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啟原父贈湖省都事德亨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飛騎尉、天台縣男。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啟原以予之過鄞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於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啟原官再被光寵，於不肖孫榮幸極矣。惟墓有表、實先生是望。君字伯適、台之黃巖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爲張申甫公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教之書即能解意。時鄉先生栖筠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君從之游、益自力學。及試爲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公性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不語、君惴惴立左右、俟少解進食已、迺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蟣蝨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靳。遇寡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爲之嫁娶焉。宗戚鄰里有貧者輒周之。婚喪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崖崿、君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没、遂卜葬於其下、且別寘其傍。晚更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溉田治圃、優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寢祔焉。君生於大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啟原、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啟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人、許嫁黃巖州儒學正余閶。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學教諭；公偶、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報于其身、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被承休命、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烏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辛平昌濟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為之徵，周廣順間過治鐵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佐，益以建善惇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於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迴拔，日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為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為饜飫。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旁貫遠具，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傚太史遷為汗漫游，涉大江，泝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眺而不忍去。或發為嘯歌，扣轅為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為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元器公之才，行辟為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屨常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

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為大和、薰蒸所及、物無悖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咏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家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窘澀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為佳士。世濂問學蔚茂、文燄燦燦、起東南間、以薦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楫、適前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壻旁侍、問答經義、金舂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其在幼。先治中君犀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爾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感。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士習汙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闡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襟裔啓秘、皦不誣只。日月行天、耀經途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徽疊照、契德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只。振迅千里、流電徂只。視彼蹇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流殊只。主化紛縕、塞八區只。仰觀俯察、理則孚只。歸來故居、恒著書只。直自闕洛、窺泗沂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勒碔砆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三

校記

①非歲：當作「卯歲」。

②力盲：當作「力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八

蔣玄　陳大倫　盧觀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詡尤有名。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廣，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少俶儻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嶄嶄，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閔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莅官明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為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脩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脩建昌所創義塾，延師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長老俊乂，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為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窶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為僞鈔，

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寘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饒於貲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義、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䇲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日趨流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爽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于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東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賓、李覾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曄、昇、旻、昌、昂、景、杲。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裕。曾孫男五人：鈞、鑒、鎗、鎮、鼒。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溍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及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栢之九九，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愠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碧。碧生斌，斌生旬，旬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懃，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遊，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懃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瑞生嶼，嶼生清，清生德與，字克明，從子洙，嗜學

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數繹義例、揮毫飄雲煙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屢不能中繩尺、恚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潁先生吳公萊以興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喜鬪、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愊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頤將合族為義食、不問耄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斂怨於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媒隙之細

遽害之、其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於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跽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普烈圖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適鄞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藥鳳來為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閒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

府君捉筆咏詩、脱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絶倒。或氣俠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笻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於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於其鄉呂墻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曄、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堯、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輒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慨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於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斂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為當世有司弔。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説哉。曄持狀來徵銘、濂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埋淪。偘偘夫君、纓緌之門。風猎孤騫、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翳昏。鬱而弗施、結為氤氲。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襟一呼、兇徒褫魂。有友阽危、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復諄。平脱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為、己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鷄書雖上、荷衣莫焚。笑咏煙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墻之原。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故夷孝先生盧君行狀

本貫平江路吴縣鳳凰鄉。曾祖諱仁仲、宋故不仕。妣杜氏。祖諱鑑、宋鄉舉待補進士。妣沈氏。考諱有常、故不仕。妣呂氏。先生諱觀、字彥達。其先龍興武寧人、有稱中房支者即其族也。五世祖始來平江、占籍為吴縣人。考有常隱德弗耀、以壽終。先生少端重、及長、刻意讀書、致疾困劇、既差猶篤志不倦。師事鄉先生湯公彌昌、錢公重鼎、傳經受業、悉究原委。隱居教授、里中俊秀多所造就、事親盡禮、酒食衣衾必以忠養、既老亦不少衰。每遇時節、為享雖物不得時具、而滌濯陳設身必親之、欷歔哀慕恒終日焉。平居待人貴賤一致、或妄以非禮加之、先生終不較、其人愧謝、待之如初。遇人喪葬患難、雖力不能贍、亦為之盡心如己事。燕人石生死於逆旅、先生憫其無歸、為之棺斂。其篤於為義蓋多類此。歲大疫、妹之夫劉氏死者逮半、先生日視飲食醫藥、具棺櫬、晝夜不去。先生亦病瀕死、家人相繼阽於危殆、久而後已。於是體力衰耗、病日益侵、生事日益落、先生亦怡然不形於色。身飭子孫讀書、習為禮容不少懈。耽玩編摩、諷誦終日、凡經史禮樂百氏之書、下至卜筮醫方小説、多細書成帙、蓋樂而不厭、初不以貧病而輟廢也。至正二十一年母卒、先生病不能執喪、悲號泣涕、日夕不輟、至是竟卒。悲夫。先生生于大德二年二月癸卯、卒于二十二年十月庚辰、享年六十有五。所著書有易集、圖詩、集説、草翠軒文藁、樂府聲調集、總若干卷。娶同郡王氏。子男二人、伯熊、仲熙。女一人曰照、嫁傅斛。孫男二人、彭祖、充頼。孫女一人、曰織。將以卒之十有八日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先人墓左。其故舊門人相與誄行節惠、私謂之曰夷孝先生。華亭殷奎嘗受教於先生者也、知先生為詳、輒敢敘其行事、以俟當代作銘者采擇焉。謹狀。

殷奎撰　《强齋集》卷四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鄭玉　程養全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家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叟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卽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為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人冢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頴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為本攻苦殖學靡晳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飛鳴躑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卽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為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擗踊相倚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唉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剏師山書院徽堂

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内、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擒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蘄黄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甦。明年、浙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

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巋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内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强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臞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勌。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浙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

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淛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淛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太守鄭公傅翼、欽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嘗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陞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纘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嗟嗟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

祖澤早卒、次逵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生質額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彙從子姪名字、刻諸徽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為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奬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義簡與、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

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删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恢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益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淛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鳧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守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藁，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英論、童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緊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汪克寬撰《師山遺文》附録

元鉛山州判程先生養全行實　　吳維新

先生諱養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寇捍鄉里、生子勛、以金紫光祿大夫、行饒州司馬、無知銀山鎮、銀山即今德興縣也、因家鳳凰村。勛子彥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彥光子克璋、入南唐遷里之要城、再遷南溪。克璋子繼保、三世縣領鎮事。歷五世、至庸、始卜龍門之下而居焉。庸生敷、敷生繹、宋承節郎、江東帥幹。生子潛。潛生克己、從仕郎、真州六合尉。嘉熙中北人犯境、與沒王事、贈朝奉郎、即先生高祖也。克己二子、長達可、承直郎、兩浙運幹、痛父沒、撰帝王統論、歷叙宗季之失、又編刻河南家譜。次附鳳、與父同沒、贈淮西節幹、是為先生曾祖。達可憫其弟附鳳無傳、以子天球為之後、是為先生之祖。天球早世、而其弟天則次子贇翁繼之、是為先生之父。母婺源吳氏。先生自幼知折節讀書、中至正辛巳舉、登壬午丙科、賜同進士及第、授將仕郎、寧國錄事。先生剛正廉明、一日抗言忤僉憲、命為鷙鳥賦、授筆立成、僉憲怒釋、握手如平生懽。屢委讞獄、多所平反。秩滿、需次于家。時中書叅政韓公鏞出守饒、授晏元獻禮范文正主南京學故事、羅致郡庠典教、日興郡教范堯臣、同年董宗文、陸元慶、李晉齋、郡士楊本六人講論郡庠。舊有范文正手植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繪為圖、號曰松庭六客。韓公嘉其樂育有成、以白粥扁其齋、叙其事為詩以贈、先生因號白粥道人。既而轉從仕郎、龍游丞、政聲益著。以搏擊豪右忤郡官、委以遠役、曠其職、僉憲余公廷心按部、責郡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試浙闈、壬辰紅巾倡亂、協輔中書左丞羅及叅政蘇公伯修克復有功、授鉛山州判、出鎮汭口胡坊、號令明、賞罰信、立營柵以防禦、設團甲以保障、人樂為用。寇兵蟻附而登、先生出義兵力戰、俘獲凡萬計、民賴以安、為勒碑張嵓之右、以紀其實。居歲餘、寇復益兵犯境、先生親帥衆禦之、而為總兵者所拘轄、

志不克行，遂罹鋒鏑。臨沒，力疾大書曰：國事不敢言，家事不必言。又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時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夫人王氏，故宋黃岡知縣暨之孫女。是冬，歸柩自鉛山，乙未葬里之葉家山，以夫人祔焉。子男二人，長海宗，工舉業，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適樂平徐氏。孫男三人，長祖德，繼海宗。次祖祐，幼祖澤。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早有志當世，雖進由科第，而未嘗以功名富貴為心，故其事上不諂，臨下以公，涖政專持風裁。其於文，平淡古雅而不務險怪，於詩雄渾豪縱而不尚雕冶，有白粥藁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國祚難復，預為文自祭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國龍游，粗著廉幹，非汙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年逾五十，為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嗚呼，先生剛大之氣，見乎志，體用之學，措乎事。遇文治則廉幹有能，足以長民；遇武事則忠義勇決，足以禦寇。土人思其功業，廟食于汭水之上，水旱疾疫無不禱焉。是雖元祚既終，天命有歸，而先生之勤勞王事，暴白其心，可為後之事君報國者勸矣。維新忝內弟，獲從先生遊，故知先生為詳，懼其久而泯也，因狀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以慰先生之靈于地下云。旹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望日，學正維新書于監學崇志堂。

《新安文獻志》卷六六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

林泉生　楊相孫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林公行狀

曾祖炎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

父士霆、承事郎、興化路錄事判官、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生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為按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魁巡檢。時始孿生公與弟同生。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誦、始為文即奇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旨。年二十五、與弟同生偕領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輒所乘肩輿載之、友得抵家而斃。天歷庚午登進士上第、賜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淨海王、居海上十八年、劫掠不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洞胸、魚貫而沈之、截人髮以為纜、官府坐視不問。公曰、是不除、必將為亂、后且有大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慎怯。居半載、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卧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衛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别駕、今誠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衆、以二十八宿號别其黨、有稱太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內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斥不用、曰、任之孰有適别駕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詰之曰、爾以我為不曉耶。吾讀書尚考千古得失、而予奪之矣、將以目前之事隱情于我哉、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折没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與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省憲交薦留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咏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郡府經歷、民負酒榷不能

輸械囚竟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可償、囚之徒無益。其請任其責、無煩太守也。舶商每歲醸各千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曹素醸不榷、令貧民負榷不能酬若一、為償之、不為當受榷。於是舶商即代償前負榷者塡門拜泣。中順公没、公負喪去官。服除、選授承務郎、溫州路永嘉縣尹。永嘉號劇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孟某賭（闕）上下肆毒隣里、煽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其所向、公曰、奸民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寘逐之。邑鹽賦配民最重、往往破產、公求變通之術、取會集衝要地置局四處、省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職田者、公覈得之、勒石為記、俾里胥遞耕以輸鹽賦之不足、與水利、築新河埭壩、時啟閉以備旱潦。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畬峒不敢為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復命餽運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且出遮之。公詗知曰、是不過多役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阨所。陞奉訓大夫、知福淸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我矣。公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淸、戒勿出入、絕書問以防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直、陰隲此邦。泉生不材、叨茲守土、願持公恕之心、以拊凋瘵之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黷害政、神其殛之。洋洋在上、有感必通、一語不敢自欺、三年當如今日。又書省己愛民于齋壁以自警。于是持守益堅。海嘗省太夫人、謂海曰、兒作知州、乃食菜飯、餉午噉荔枝五十夥。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為誠感。無賴自公再至、徙居莆田福淸界上、然時出剽刼不已、畧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黨伺歸途害公、斫及馬足、公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媪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媪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請曰、殺人重事、奈何。公曰、以吾觀其情、必自匿之、欲誣仇家。俟受牒即殺之、是我殺一人、又禍

一家也。竟不受、數月僧果出、衆服其識。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歲以稱貸、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得濟。役法久為民病、民多竄籍豎戶、以冀免追。公政寬通戶、乃復為民。新黌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莆界圯、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以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清接境、率府命公鎮遏、公立保伍、置屯柵、嚴守禦之方。鹽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長樂民私受賊官爵、約其至為內應、公遣人匿舟中、諜往來者得其實、誅三十餘人。賊駭曰、林侯儒者、乃能軍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除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爾烏遜厚相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內無備、慮賊易進、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以為守。誅鋤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鹽徒聚渚上衆盛、稱十二支、公謀擊逐

而廉訪使郭興祖佑之、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官、懷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拊、得其大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公已得末疾、卧章山中、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篤學純懿、皆先公卒。次子子玖、子瑚、子璐。孫曰榮孫、棨孫。女二人、適史穆、吳觀豫。公以志略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任之、然氣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寀不協。好談論、每接親友及誨諸生、嘗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抑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盧琦、彭庭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與公之先府君友契、公復與海

為忘年交、故知公為人特詳。其居官涖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梗槩、以俟具公之政跡者詳記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善勿彰焉。友人吳海述。

《聞過齋集》卷五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原。其先濟南人、永嘉之亂、有曰披者避地來居于莆。是時莆屬清原。至唐有曰攢為福唐尉、曰蘊為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同時一門宗族九人皆尉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由莆分居福清者益顯、居永福林嶼者不顯、迨公乃顯。公之考諱士霆、興化錄事判官、以公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考贈溫州路平陽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汲附前宋遺民、有不安者、罪當死、錄判公在中涓、得民籍焚之、脫數百人、人祠以祀。後生公、公自幼精敏嗜學、強記絕倫、年三十二登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盜橫海上十八年、為州者憚生事、不敢詰、公以計悉擒殄之、聲譽日起。為泉州經歷、吏憚如嚴府主。吏部大選天下守令、以為溫州永嘉縣尹。監郡占無名田在永嘉界中、公奪以畀民。為漳府推官、峒獠相戒戢勿動。公既素信于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始涖事、謁城隍祠、為章與神誓、三年政加于舊。去之日、民立石頌之。紅巾起、帥府俾公檄守南境、賊不得逞、遂舍去、由北道攻城。除翰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官。紅巾復據、公請團民自守鄉里、翦兇惡、賊勢遂衰。廉使郭興祖訖鹽徒自衛、慮公討、乃先謀害公、公遜而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朝廷復起公郎中、捕寇盜不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管、復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公已得末疾臥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有司列公治行于朝、諡文敏。越十有九年、其孤子瑚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之原、來請銘曰、先公歿時、子瑚兄弟圖葬事、將走京師乞銘于中書潞國張公。今既不及、敢于吾子焉請。海辭曰、我無位與名、且既述公行矣、又

銘焉、不瀆乎。則又請曰、先公朋友存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且子言不誣、宜信于後。苟使他人銘、懼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傑、重而有威、憲功名、凡居官所在、擊奸屏盜、省法 闕 輕徭緩征、補弊舉廢、求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離合變化、拓而廓之、揉而順之、涵而蓄之、閎深雅重、優游奐衍、而歸于理致。方強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不能薦引。迨朝廷歸論、而公老矣、故文詞名海內、而治蹟不過其所歷。公邃于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孝友祥順、皆先公卒。次子玖、子瑚、子瑢。孫纔一人、曰鉉①。孫女②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君祔。銘曰、

有休其聲、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偉已、徒識其藏。陵谷有變、人無害傷。

艮翁楊先生墓誌銘

歲戊申閏七月八日、儒學教授艮翁楊先生卒於清漳官所。其孤奉訓大夫、廣州治中董度奉柩歸葬溫陵。既有日、來泣拜言曰、先君與屯田經歷公交久好篤、某復辱與子游、實世契也、敢以先銘請。辭不獲命、則誌之曰、先生本董姓、諱相孫、字敬在。上世餘杭人。曾大父世興、宋朝議郎、同安監稅。大父君選、元從事郎、潮陽縣尹。幼孤、從母鞠於楊、既而以楊入官、遂不果復董姓。父伯淵、泉州蒙古字學正。母吳氏、楊氏。先為華陰人、徙泉而益顯、一門登第十有六人、有諱汲者、官至戶部侍郎。四世曰宣教府君諱進德、實鞠潮陽者、其世次之可知者若此。先生始以諸生為泉庠直學、再補石井書院、能公出納、斥貪鄙、以嚴正自持。陞仙游教諭、復學田之侵於豪右者凡若干畝。攝縣事、明邑民因爭敵女之誣、部使感其言、嘉嘆不已。縣甲弟毆嫂墮胎之妄、甲兄受其教、友愛如初。轉教長泰、為子董度行冠禮、升降跪起、肅予恭

遯之容，而民知所尚。朔望講義，諄乎身心之學，而士知所趨焉。為莆學正，陳叅政、陳文龍死事，請旌于朝。鋟尚書劉後村文集，俾傳於世。及考，行省便宜授建寧路教，未上。德化縣鈌官，韓盧公適在省幕，舉先生攝其乏。時邑在盗，先生躬造其巢，諭降之，郤其槊饋。國子祭酒張公翥(仲舉)薦為儒學提舉，而吏部奏授漳州教授。張公為翰林承旨，復申前薦，命未下。先生在漳學三年，郡再被兵，學廟莽為儲胥，禮樂之器掠賣于市，至為泣下。屢以老移退，不允，則請于大將，移兵於它所，亟補弊苴鈌，稍復舊規，而廩入在額外者，亦實其數于籍。其官政之所施者類此。先生自童子時，學名才譽已聞於人。及登鈞磯丘先生之門，則盡去凡近，篤志理學，體之於心而誠以立，驗之於身而仁以行，學者宗之，户屨常滿。每告諸生曰：聖賢之學，高明正大，稍涉於卑污偏駁，則終於小人之歸。為文章平實古雅，務以理勝，不事藻繢。嘗以舉子業一試有司，不售即棄去。此先生為學之正也。天性孝謹晳諒，父疾顛，天減年，刲股投粥。及卒，哀毁逾禮，負土營墓，廬於塚上三年，然後歸。母喪如父。與人交，不以久近異情，窮通易心。初，潮陽公歿，遺命復董姓。先生念其祖之幼孤成立於楊，恩不可忘，而楊氏無後，願加董姓於楊氏之上，庶俾二祀不絶。移文莆學，上郡府，以事干憲部，不行。每於時祭，禮必均焉。此先生行已之懿也。先是，嘗得肺疾，久而愈劇。董度問後事，曰：吾老逢喪亂，獲保首領，而有汝在目下，復何囑乎？言竟而逝。先生生已亥，卒年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顔氏，生子一人，董度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延平路知事林天禄，次適王廷錫，亦仕族。孫男一，謙光；女一。惟先生之學有得於聖賢之要，故行已立身出於士君子之表，而所歷弗克究其所藴，惜哉！雖然，生順而無愧，死全而無虧，其不亡者固存矣。銘曰：

學有要，德既郚。政有兆，仕弗耀。先克紹，後克肖。人是儆，天不吊。遺言嚮，來者詔。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〇

校記

①孫纔一人曰鈜孫：《行狀》作「孫曰棨孫、綮孫」，與此異。

②女三人：《行狀》作「女二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一

朱升　唐桂芳　李祁　劉壽孫

朱學士升傳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廚，去宿弊，聿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秋，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于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書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致用為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箋注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

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説、則本乎吴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説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蓍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于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没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説、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説、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説、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録、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于指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録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奥義、彝書之説、皆有紀録、玆不盡載。其在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毁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于家。

《新安文獻志》卷七六

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

鍾亮

先生姓唐氏、諱桂芳、字仲實。學者稱白雲先生。其先始祖諱承盷、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爲新安太守、子孫因家焉。曾祖諱廷雋、宋登仕郎。祖諱處、治周禮、以待補出身、由婺源嚴田李氏繼登仕後。配程氏、無子、側室有子二人、長諱元、字長孺、號筠軒、即先生考也。博學工古文、名重于時、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妣徐氏、端重柔淑、爲閨門楷範。先生生於戊申正月三十日、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杏庭洪公滑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絶人。每篝燈夜讀、吾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疾疢、不爲之輟。教授公愛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閣戶曰、汝休矣、勿過於勞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吴庠、受毛氏詩於錢公水村、冀公子敬、卒業而歸、期待之甚至。弱冠、貢于有司不利、客金陵、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于昇庠。一時名公碩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楊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晉仲、陶公主敬、接識之頃、莫不器重之、而商確詩文、咸加推讓。後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監察御史楊公弘正以文行薦閩南教職、御史曾德昭復推舉、遂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始至、生徒星散、學宇傾圮、於是重修孔子廟庭、建齋舍。秘書彭公炳元亮爲紀其績。築杏壇、自爲文以記之。時右丞烏克遜公良貞幹卿僑寓崇安、深加器重、開東閣以延之、而右丞子煜、平章吴公可堂姪瑛、御史王公德美子通、御史朝用子巴延、不遠千里從游講下。師道嚴肅、諸生雲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鑑、嘗曰、閩附以來、崇安教官當以唐公清才懿德爲第一人。以滿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擧、入廣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赴、丁内艱。先生居二喪、哀戚號泣、毀瘠若不能爲生。嘗以報親未足、買田附祀於西山庵、又買田構祠於藤源、以奉祀事。未幾、壬辰清亂、靳黄盜起、挈家奔

窮、老幼匍匐、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龍興、平定海宇、天兵東下、而歙之版圖先入職方氏。戊戌、太祖高皇帝駐蹕於歙、訪問耆儒、而僉院鄧公愈以朱升、唐仲實名聞、名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事載實錄。鄧公嘗以禮羅之、俾掌儒學秋丁祀事、牲醴蠲潔、禮儀嚴整。值三獻未終、知府魏公均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先生惡其瀆法蠱禮、立殿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懾、為先生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為宋故相程公元鳳之鄉、授徒家塾、買田築室廬以為終老計。所居之圃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提刑按察司僉事三洲陳浩記之。舊友僉事喜山公行部下車、延見相與敘話疇昔、酒酣、先生大懷起舞。太守李公訥命繪為圖、嘗私謚晉陶淵明為酒聖陶先生、唐王無功為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先生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酣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識者以先生有託而逃、蓋佯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于時。居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在南門外、燬于兵燹、先生謀度地移建于東關縣學旁。凡士林中勸相木植瓦石、搆正祠三楹、兩廡十楹、門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宋理宗朝賜紫陽書院四大字、其二穹碑龜趺墮城濠中、雖經兵革、焚城坦、而二碑巋然不毀、衆以為復興之兆也。至是先生興舉果驗。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禮延於紫陽書舍開講。壬子、千戶唐震、朱興卜築於登瀛坊、尊以師席、訓其諸子。甲寅夏、復築室於烏聊山麓故居舊址、扁曰文壽堂、日以訓子授徒為念。雖蒼顏白髮、而游心經史、以自娛樂。是年秋七月、忽嬰卜子夏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論議英發、氣不少衰、志不少挫、毅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盲疾廢。當時士大夫學者翕然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之症、伏枕幾七十日、疾已小愈、七月廿又一日申時、子孫環侍、作賛曰、兩袖清風、千里白

雲。蕭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配江氏，先卒三十年。有男一人曰文虎，以明經舉任四川瀘州江安縣丞，秩滿，調廣西鬱林州北流縣丞，以疾卒于官。女二人，長順德，適鮑添寧。次愛德，適張仲啓。繼室全氏，有男四人，曰文鳳，歙庠司訓，以文學舉，除江西興國縣知縣，改任趙府紀善。曰文麟。曰文奎，以能書徵纂修文淵閣，送吏部。曰文楷。孫男十有二人，家慶、江安、家煜、家興、俊民、永安、保添、①民壽、民信、民祺、民樞、保、牧民。女孫十有一人，長慶，適汪慶師。壽慶，適潘某。月德，適程遇。懿德，適汪宗德。淑德，適汪討得。靜德，適程繼祖。添貴，適吳益。閨秀，適鮑某。閨賢，適吳綿遠。曾孫男十有四人，桐孫、官孫、宥孫、蕙孫、芷孫、佛蔭、茂支、希孫、佛希、茂端、茂萱、茂美、榮孫、茂英。曾孫女十有二人。以癸酉十二月廿又六日窆于孝悌鄉呂家林，癸山丁向，以全氏祔。先生身長六尺二寸，美髭髯，雙瞳如點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壯，雖遭困躓，浩如也。每當貴客盛會，酒未酣，清談娓娓，議論風生，座客傾聽不敢忤視，人人畏服而尊敬之。其為文一以氣為主，辭嚴而理正，及其成也，神驚鬼愕，意態横出，勃勃如春濤起湧，令人歎賞。其為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讀之琅然愜聽。有武夷稾、白雲集畧四十卷，藏于家。先生生平澹於利慾，輕財尚義，與人交洞見肺腑，不事邊幅，而性孝友，最隆於教授公，敬愛盡禮。先生留金陵崇安，凡遇生辰嘉會，必刻期而歸，致遠方珍果異味以為親獻。於諸兄弟怡怡愉愉，克勤友恭。於朋友危苦則賙卹之，患難則扶掖之，以協於義。此先生履歷行事之大槩也。予忝與先生之次子藩府交十有七年矣，凡於議論之際，文字之間，得聞先生為詳。而文鳳嘗以先生之行述未有能紀之者，潸然以請，予以僚友之誼，不敢固辭。文辭蕪陋，固不足以發揚盛德之萬一，而當世宗公鉅儒，顯而述之，則有待也。遂銓次其言為事狀一通，以俟執筆者采擇焉。永樂十二年歲在甲午春正月望日狀。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上自宣至歙，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來見、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于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間怨。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定天下於一。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所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新安文獻志）卷八九

族高祖希遂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側聞族高祖希遂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茶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于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遂、又號為危行翁。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淛儒學副提舉。今閣本一統志于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蓋傳刻之誤、元江淛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卒也、葬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千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居中州之北坪。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 公歸訪其裔孫某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泝嘆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于其墓、圖有志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己酉、在先公某聞先生之裔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清風大節、能大彰于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陣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混一區宇、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

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黨聲望沾教澤者、雖欲不惓惓于斯、可得哉。吾友顧僕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玩愒、獨不及其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吾比境、守望相接、姻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于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于君子、亦有所不避云。

李東陽撰　四庫本《懷麓堂集》卷四四

劉壽孫傳

劉壽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為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壽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壽孫當超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冦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絶、城復陷。壽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温江原、結寨以為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壽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壽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為我有、若其圖之。壽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我女為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壽孫不為詘、絶不飲食、而罵聲不絶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壽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為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搶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一

校記

①保添民：疑衍「添」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二

齊琦　郭士元　吳復　梅致和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珪、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顯、世以儒學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貢澄者、皆明易、尊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傅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蓋其爲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幙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即至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別多剌卜丹、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逺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

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内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呼圖克布哈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扎拉伊埒台、曰伊納克哈雅、曰布延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以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既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

易曰、吾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爲漕運官。既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名爲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暘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即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速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

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擯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遊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屛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恥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囿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為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為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王褘撰 《王忠文集》卷二一

郭處士壙誌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奉郎。祖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

學教諭。始生而頴悟，既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没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趙氏陸氏，煢然孑立，備歷艱難，嘗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没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婁氏，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娶周氏；次哲，娶吴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頴、睿。孫女一人：寧奴。惟是藐諸孫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祔錢唐法華山先塋之側，乃歸骨於嘉興，以婁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填諱。

貝瓊代撰 《清江文集》卷八

吴君見心墓銘

至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余友富春吴君卒，家貧無以葬。閱明年十一月某日，賴同里友馮士順葬某地，其孫毅來求銘。余悲之，不忍銘，往哭其墓。毅申前請，嗚呼，又何忍不銘。君諱復，字見心，生有異稟，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僞言行，與人約，雖千里外不失期刻。性喜吟哦，善效白長慶歌謠、褥詩。有諷切貪奸，其人諱者，欲以危法中之，不爲屈。予讀書大桐山時，君長通書，願與弟子列。及余寓居錢唐太湖間，遂舍妻子從予遊，學古文歌詩。始君持所作詩來，自今織同列詩屏棄如棄涕唾。余覽詩笑曰：子欲舉季唐伎，亦至高，欲追古，必焚滅舊語。君變色不敢言，徐取楮筆録余琴操及春俠辭二十餘首去。越一月，復來謝曰：先生詩法得矣，吾舊詩亦焚矣，弟出語猶吾前日詩也，奈何。余曰：姑歇汝哦事，靜讀古風雅騷及古樂府，幾可。又退而閱三月來，出所作，曰：余舊語忘，新語出矣，賴

先生教、幸而或馴致於古。遂編次余古詩凡十卷，加以評註，能道余所欲言。余詩有逸者，君輒能補之，觀者謂可亂余真。自後下筆必出人意表。嘗雪夜與余遊東西洞庭，徒步登七十二升之峰，其語益厓拔，皆奇氣所鍾，世人莫之識也。去年約余遊廬山，觀瀑布，馴至岳陽，訪鐵笛亭。未行而以病告，病三月而逝矣。臨終告其友陳倫曰，天乎死我矣，使加我數年，吾詩不後二李，吾文不遜吾師。嗚呼，君死矣。吾愛遊太山長谷，孰余相耶。吾唱古歌詩，孰余和耶。吾性急卒，未能寡過，君執直敢議，又孰余議耶。吾見君之學也，如朱頓積不訾，江河之傾不可休，其立志如匙勘鑰，矢破的，為文如大將旗鼓，建而三軍所指無不如意。蓋其來日登而未止，適今止於斯耶。前年夢遊天漢，探天孫支機石，穴為研池，遂自稱雲槎秋客，而所攜研且號機石云。嗚呼，君也生而食不給，祿不及也，蓋不以外者為憾矣。其不五十而卒也，又豈以為憾哉。大父其，父某，皆貧學而不仕。娶李氏，子毅，穆。女一人，適同里余驥。世傳其雲槎集凡十卷，茅山張外史雨為之序云。銘曰，

嗟吳子，雕龍貴麟賦天真，天所嗔，子之道，宜鬱屯。嗟吾子，忽已淪，文不死，千萬春。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五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居楚鄭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寖盛，咸繅藉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岐嶷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雄深，人號為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轗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

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艶其聲光、爭欲聘致爲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考德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觕跡、入於密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鐸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臧否爲言。二公深加歎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爲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府君力白部使者、復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御酒肉。鷄初鳴、衣冠坐堂上、秉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不平、赴愬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渾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彝、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稾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持史官朱芾所爲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爲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爲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焯焯。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藩。大藩言言、繼之惟艱。孰昌於詩、震撼四夷。位則孔卑、名譽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沉、如百鍊金。我胄我經、我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繡衣煌煌、諮詢寔章。告以否臧、肯煸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誰贊兩軍。厥志未終、遘此閔凶。下有幽宮、馬鬣其封。穹碑勒銘、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裔是徵。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三九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孔瀛　劉演　劉時豫　黄珏

王厚孫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間乘馬出道逆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譙之公曰我眞聖人之裔官乃偽浮屠豈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改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録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間久之復經雲夢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栩溺死僕媵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爨下兩丁媼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没公被垢衣佊佊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弟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顧自慰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寵媪亦亡公旦暮淚不收衢拟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衢未行適衢人至言其家廟蕪不治田若廬爲戍兵所據益鬱鬱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劑或具牲幣請禜鍾山神公罵曰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汙我迫疾革召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丘首豈知死於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霄漢者久之克仁亦淒然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日壽六十三公生紈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爲樂趙歌燕舞交錯乎後先公頹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顛連孑孑作寒窶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姪侍側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

無為主後者、唯高昌氏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為具棺斂、擇不食之地於石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以卒後三日舁公柩權厝焉。濂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濂臂曰：吾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徙困踣、無所不極、似可已矣。若俾令終于鄉、雖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賫䰟於此、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葬、視血染刀劍、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目決不瞑於泉下、柰之何不哀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羣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四

劉先生墓誌銘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演、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九月十日、卒於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子師曾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於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褘曰：先人所與游者衆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葬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典教義烏也、褘時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生有美質、於書無不讀、自少攻為文章、有聲籍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於經、而明於性理、天歷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他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戾於榘矱、講辨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於理者。至於詩歌、則舂容大篇、

如奔濤怒飆、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音、流麗而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可謂文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醞藉、性倜儻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久益相好。四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欵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賸馥、霑被於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教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蘊、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則師曾、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蚤夭。孫男一人煜、女二人。銘曰、

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韞於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翱翔也、雖遏厥施、所存者長也、亦既全歸、兹其藏也。後千百年、勿壞傷也。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王禕撰（《王忠文集》卷二三）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攜游京師、晝薪水、夜詩書達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容體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浼、人以能子稱。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汝仕毋規近效、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衆叅必學校。舍此他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某年有司以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因幹蠱還家、不幸以某年月日得疾、卒衞輝之里第、得年二十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阨窮百

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褆行，吾甚有所望焉。吾不知何負于天，遽使我罹此孤苦若是。予如不爲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多仲憲康，又相好甚，遂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爲慶，天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五）

黄菊東先生墓誌銘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説。及文潔先生慈溪黄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殁，其季顥菴先生彦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受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擿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黄氏，世居剡，高祖諱其，仕宋官至某州别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静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毁如成人。出就外傅，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頮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唼膚也。十二三，祖令説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介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顥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争致先生于師席，迻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専為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絶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槩觀，尤喜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瑶、玠。庶母諉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

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輙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援他事訟兄、醜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讎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啚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懞懞。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晏肅數為文字飲、以逍遙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凞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凞奉柩以是月甲子祔塟于上虞建隆鄉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凞、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顏菴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凞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唯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凞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称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倍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体、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遯而亨。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志銘

謝肅撰（《密菴文稿》壬卷）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學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素教論、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陛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乃授狀并書、於使者來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絰中、不得匍匐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琅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度、始家于鄞。曾祖撝、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獻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分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仝判叔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攻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換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諜、鄉里多咨問之。袁文清公桷自翰林歸里第、嘗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

數書、解詁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予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体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為繁、修詞有要不為簡、彼謏聞寡見、雖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作而嘆曰、先師之道、殆不隊矣。嘗為鄞庠訓導、演說名理、辯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侍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絶去雕巧、然時之知者益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泰署鄞直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設教亦為己之學也。廼就職、涂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陞考亭、宣慰司辟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為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閫帥鋟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謗于僉事苫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韙其議、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經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亹亹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桱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三十卷、藏于家。戒其子陛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飾表襮、而在母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亦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陛、次隲、隲為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琅琊、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䇿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時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飾。

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惟吾遊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袠，雖晦益顯。瞻彼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貝瓊撰（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三〇）

校記

①「厚」下當脫「孫」字。按，其弟爲「寧孫」，以「孫」爲輩行。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

范幹　哈喇不花（哈喇佈哈）　葉顒
張復禮　張以寧

范幹①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illegible]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耻而戒焉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葬其婣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禄，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真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耻也，豈真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本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禄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蘇伯衡撰（《蘇平仲文集》卷一）

徽州路達嚕噶齊哈喇布哈公去思碑

皇元奄有天下，立經陳紀，設官分職，所以爲吾民者至矣。各路設達嚕噶齊一員，位在守貳之上，所以總裁政務，表率僚寀，監臨一郡者也。按譯言，達嚕噶齊，漢言括

囊玉也、言政之得失係於長官、猶囊之啟閉在於玉耳。新安居江東上流、其境四塞、舟車不通、使客罕至。其官屬又無公田之入以充廩稍、斗糴市井、下同民伍。士大夫之臨是邦者、非勵廉謹之操、躬節儉之德、其不至於妄作威福、貪婪黷貨以為民患者、鮮矣。至正四年冬、哈剌布哈公以通議大夫、台州路達嚕噶齊移監新安。廉平自持、與民更始、休息尊務以德為化、鞭笞棄措不用。郡介萬山、民艱粒食、且租稅重於天下、歲永豐倉受輸糧米、飛走攫攘、病民為甚。公知其故、親臨監視、名民兒女子語之、通其利害緩急、雖有限期、約束亦不為用。曰、法所以防姦、事苟辦集、法又可盡用乎。積弊既除、民歡趨之、期亦不愆也。六邑詞訴就決於庭、或有誣罔、自懟而退。向之橫行州縣、指麾曹案者、皆屏跡閭巷、莫敢吐氣。期年之間、遂至無事、六曹蕭然、坐嘯而已。公乃自挾方冊、攜一羊皮、坐於山顛水涯、歌詠終日。或進農夫野老、詢以民間疾苦、官府得失、相忘勢分、不知其孰官孰民也。公之為政如是而已。然視其人無急遽之色、無疾厲之聲。視其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視其宇庭無留訟、獄無冤人、吏守其職。視其野男耕女織、父慈子孝、而民安其業。蓋公嘗與金華許謙先生遊、其為學專以誠意不欺為主、故其臨政忠厚惻怛、視民惟恐傷之、民亦戴如父母也。公既及考、代者不至、大臣考績以公為天下最、事聞於上、賜衣帛一襲、且布告郡國、使知所勸、然後賜環、蓋異數也。公既去郡、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咨嗟太息、重公之去。於是歙父兄諸母謂其邑人之子鄭玉曰、爾之所以得安田里、誦詩讀書、以詠歌聖賢之道者、皆侯之力也、可無文辭刻於金石、垂示子孫、以無忘侯德乎。玉惟西都之治、度越古今、循良之吏、前後相望、及其後也、龔黃卓魯相繼出焉。原其所自、始於曹參為相、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所以人人忠厚、恥言人過。公之為政、真古循吏、學問深醇、殆又過之。昔人謂在任無赫赫

之蹟者、必有去後之思。玉於公信之矣。公蒙古人、傑烈宜氏。玉既論其事如右、復為詩系於左方、并以致吾民祝頌之意焉。詩曰、

吳楚之交、郡曰新安。牧伯之長、刑政尚寬。俗化醇厚、民以乂寧。政成考績、治以最稱。天子曰都、賜之以帛。帛匪爾私、以勸邦伯。公既代矣、民懷去思。刻詩貞石、我無愧辭。黄山蒼蒼、黟水茫茫。山增川至、福祿無疆。公享福祿、以祐我民。入作夔皋、敷對丹宸。天際海壖、均被公德。地瘠賦繁、毋忘下邑。

鄭玉撰《師山集》卷六

葉伯印傳

吳敏

伯印名顯、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維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肰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耿延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宇文子貞主家塾、國英令子就學。館穀豐腆、有逾於耿。宇文子撤講、來國英家、適江浙提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快、國英前謝。李曰、妻子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酒茗醯醬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宰相。於是與伯英之子偕訓顯、伯印大造就。而卒業焉。後試省浙中上第、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憪所蘊、扶策走燕京。會風塵道梗、流落濠亳間。皇明平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高歌感慨、人多憐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聞伯印困滯、遣使招延、曾聚通家之好、欲為叔弟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印曰、時去志違、年既知非、毋庸是為也。吳興著姓姜仲剛、范玄德、張大聲、徐正敬暨聞儒許雪崎、華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從游講學、留連卒歲、竟旅死長興。噫、麒鳳之獲於魯狩、歌于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也。惟士亦然、惜哉。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五

故清河張處士墓誌銘

聖天子即位之三年、龍集庚戌、詔天下以明經科貢士。於是廣州府增城縣張度以書經就試廣東行省、明年徵詣京師、再試吏部、中選、拜監察御史、賜豸冠綺衣銀束帶、謝恩奉天殿下。既就職、奉命分守北京、已而巡歷中京。繡衣所臨、風采凜然。間嘗以朔日展敬先聖廟下、浚儀趙某以耆老請見、御史愴然有言曰、度以非材、備員憲屬、實先考處士教訓所及。先考卒葬、迨今有年、而墓上之銘未立。先生嘗逮事前朝、於書事為宜、敢以不朽請。某固辭不獲、則退而按狀、論次其大略云。處士姓張氏、名復禮、即名為字、禮庭其號也。世家廣東番禺之禮園社。曾祖楞、業儒弗仕、精於易學。祖一飛、父彬甫、兩世克承其傳。曾祖妣某氏、祖妣麥氏、母羅氏。處士生而凝重寡默、無疾言遽色、志行卓異、不為流俗所移。博學善文、嘗撫手澤慨然曰、吾家易學之傳、今三世矣。雖不資以取富貴、所賴乎淑諸身以遺後人者、其庶幾乎。於是窮探幽索、深契至理。觀夫日月星辰之著、風雨霜露之變、晝夜冥晦之往來、寒暑陰陽之代謝、以之達諸辭象、通於變占、吉凶悔吝、視為趨舍、動靜起居、罔弗以禮。事父母以孝、睦宗族以和、待鄉黨以敬、處事接物、思得其要。先墓在禮園之南山、由祖始葬、洎處士考妣與伯父隣甫、伯母蔡氏、先後告終、處士定四穴安厝之、展省封殖、歲時不廢。嗣守先訓、篤意教子、時科舉盛行、以鄉落間鮮師儒、挈家居廣城、俾諸子肄業郡庠、學既成矣。長子度為肇慶高要儒學教諭、得祿以養、凡六年。處士喜且慰曰、吾家斯文一線之脈、當不墜矣。會兵甲繁興、撫時感事、嘗鬱鬱不樂、一日以疾不起。郡境分擾、家難殷憂、度因奉喪避地增城之西有章山瓏、崖峯擁從、盤礴左右、羅浮聳翠、綿亘其前、遂為處士墓。時廣郡內附矣。處士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九月二十四日、卒於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一。以大明洪武元年十月望日葬。處士之配曰林氏、至性純

行、悉可儀法、先處士卒、令葬祔焉。子四人、長曰度、即御史也。次曰轉、②精楷書、善大字。次曰峻、深詞律。皆早世。次曰熙、好學而文、未仕。女一人、適董桂榮。孫男二人、曰汝嘉、曰吉祥。女一人。③其惟故宋南渡以來、經學之士視古爲盛、變故相仍、文獻故家澌以湮微、而處士乃能敬謹弗墜、遺時孔棘、弗克享其禄仕、賫志以没、而有御史以爲之子、際今熙朝、膺天子耳目之寄、讜言弘議、日聞於上、可謂難能也已。嗚呼、處士其有後乎。是宜銘。銘曰、於惟聖朝、取士以經。廣海東隅、文獻可徵。嗟嗟處士、適世弗仕。家學之傳、以遺其子。上膺薦書、旅于明廷。冠豸峩峩、赫焉寵榮。追惟教忠、貽謀罔失。奚俟疏封、式表先烈。章山巍巍、寧木青青。兹惟其藏、以妥以寧。明發瘖懷、罔極思報。勒此銘詩、永世克孝。

鄭真撰　《滎陽外史集》卷四三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其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既下、度録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丈之。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黄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埒者、始遷于禮園社。埒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説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黄岐張氏易。殁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享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于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項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乖盭者。

漢儒拘泥不通、或流于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處村疃、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庚舉茂才、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庚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還家焉。四年辛亥、庚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僉墨為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庚、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為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為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庚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庚方欲為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欝葱而綿延、是為張氏之阡。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為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顯、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己出。陳既有娠、一夕

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煜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封、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歎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黄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冦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内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母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賫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放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奬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閲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爲挽詩、意豁然也。訃聞、勅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致祭、仍給在任三歲禄以贍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塤、壇、埏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稾、淮南稾、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遺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爲之銘。銘

曰、

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琳毓文儒。譪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歷中外、英聲欻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弘禆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阯。夷俗丕變、龍顏以喜。寵命方降、訃音遠來。天語興嗟、失茲良材。爰歸其柩、復卹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貽厥德。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楊榮撰《文敏集》卷一九

校記

①范幹：《金華賢達傳》卷一一，《宋元學案》卷八二小傳均作「范祖幹」。

②轉：宋濂撰《墓誌銘》作「輔」。

③一人：右引書作「五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

王珽　周南老　楊惟肖

史公珽

王景達墓誌

王珽字景達，其先蜀潼川涪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右侍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方時蜀在邊，人危於被兵，因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略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珽幼而端愿，寡言笑，怒喜不外見。稍長善讀書，鏘然如出金石。既冠，督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永明稅務大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于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次鎖郎；次德槐。女三，長許適同里吳某、俞某，次幼。以是月乙酉祔武岡府君墓下，里曰高嶺。珽嘗受學於存，其疾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珽欣然聽納，勑妻子各事事，毋我戚，遂逝。今葬也，其孤願有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珽之為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百為夭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乎。壽其何必喜，而夭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

李存撰《俟菴集》卷二五

周先生墓碣銘　　吳沈

先生諱南老，字正道，姓周氏。其先汝南人，晉太康中有為揚州刺史諱浚者，族大且繁，散之四方，自汝南安城來居處之遂昌，其一也。唐末避難，遷建之浦城，在宋官遊道之營道，之營諱固，遂為先生遠祖。至九世祖諱輔成，登大中祥符進士第。八世祖諱敦頤，官至虞部郎中，謚元公。七世祖諱壽，元符進士，司封郎中。至孫興裔，和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虞候，駐劄平江等處，死節王事，敕

常熟虞山之麓葬焉，故今為姑蘇人。先生高祖諱禹，迪功郎、常熟縣尉。曾祖諱璵，承事郎，歷官為秘書省檢閱文字。祖諱才，迪功郎、沿江制機、檢察水部兵。元革命，征南行省檄令權撫鄉邑，時軍伍桀驁，公行剽掠，乃以仁義說諸帥，全活不可數計。有他處生口被虜，則傾資贖之，問所從來而還其家。考諱文英，元松江府監稅。先生幼而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比長，侍監稅於官所，從江陰陸先生文圭習舉子業，屢試不利，退而曰：「學在我，遇不遇命也。」因授徒於蘇，與者成名而去者居多。久之，用薦者授信州路永豐學教諭，嚴條約，為諸先生重建禮殿、論堂、齋廡凡若干楹，復侵田若干畝，新文昌、鄉賢二祠。改太平路當塗縣學教諭。秩滿還蘇，而南北多事矣。是時浙省大臣得以便宜除拜，奏先生吳縣主簿。先生視事，振舉大綱紀，發擿隱伏，羣下莫敢欺。縣之濱湖民告僧普益與王益婦私，殺其夫，鞫問且三月，獄不能具，則以告者為誣而反坐之。先生始至二日，閱其牘，疑而復聽焉。僧露其情，而未肯顯言其尸與凶器所在。先生躬造其地，移檄縣神，責以陰報。翼日，羣烏飛鳴下上，若有所訴然，良久從西南去半里，盤旋於湖旁蘆漵上。先生命從者入視之，尸則正在，尚未腐也。僧與所私婦咸叩首曰：「死矣。」已而刃出水際巨石下，於是正其罪而免告者，一縣稱為神明。縣賦有額，而稅無正額，民多流亡，而吏胥因緣為奸，多方飛灑，每歲皆沒於官者代輸，破産併命不能足。先生驗簿籍，徵其實在，請蠲其流亡，民賴以少甦。省臣聞其能，辟以為掾。時軍務方殷，應接不暇，先生處之裕如。上官目指氣使，下吏謟諛成風，先生獨裁之以正。他掾欲有所為，則曰：「慎勿令周掾知也。」上書言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禮分、公銓選，累千餘言，時至正辛丑歲也。有獻議請開沿海汊港者凡十有三處，先生往視，還言：「惟白茆一港地勢卑下，衆流所趨，開之易為力，且為利甚多。其他則塗漲已久，與陸地無以異，居民生長其間，享耕種之利，若興工

疏樞恐未為國利、而先與民害矣。海濱閒田棄於無用、募民立屯、使有耕食、亦禦寇之一策也。聞者韙之。除兩浙鹽運司知事。時國用浩穰、仰給於鹽課、乃新設分司於平江、歲辦鹽十二萬引、鈔七十萬錠、帶責儲偫者又五十萬錠。運官缺員、先生以一幕職任其事、設法既詳、處置得宜、豪商巨賈無所容其奸。繼授淮南行省照磨、改江浙、進階從仕郎、監價平江等處船貨、提調嘉興、長洲、吳縣白徒兵。浙省地日蹙、而權貴人方大興土木、廣生產、受投獻、與民校錐刀利、官冗吏貪、先生因復上書言之、大忤執政意、然猶憚公論、外示優容。未幾、權本省理問、録嘉興、松湖因聚實無錫州錢糧、人咸服其公。丁未歲、蘇州既入版圖、例遣赴京、與翰林、太常諸公同議郊祀禮、禮成、移臨安府居越數月、得旨放還田里。洪武元年也。先生既還、自朝與諸遊從、日以經史自娛。客至尊俎談笑、與世相忘。洪武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卒、春秋八十三歲。卜其月二十七日葬吳縣星涇道山先塋之次。娶孟氏、元松江府判官諱潼之女、先十五年卒、今合葬焉。子男一人、敏、長洲縣儒學教諭。女一人、適元醫學提舉張元善之子昊。孫男四人、汝、浦、淵、源。女三人。先生居家篤於友愛、女兄弟凡十人、多先生所字嫁、其他若內外親族之死喪、咸給其所不給。至於家事則一付之孟夫人、宗族間謂非夫人莫能為先生配也。先生之學本於義理、而以文章發於英華、詳於制度、而以裁斷定其取舍、方術技藝之書、靡不旁通、而於醫尤精。所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禮纂要、大學中庸章句集解、地理會要、醫方集效、拙逸齋稿、姑蘇稗咏、藏於家。先生既葬、敏以書抵京、請於國子監學録金文徵為之狀、而敏之弟子張暉方為太學生、為之求銘於予。嗚呼、先生之德之才、固宜銘矣、宜暉之請、其可辭乎。師生道乖、朋友義缺、如暉者以其師之災然在疚、而能代為之請、豈不可尚乎。予故取金君之狀、録之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

周氏之先、自汝遷閩、宦遊道州、復為吳人。子孫綿延、文

學相繼、蜚英上庠、策名科第。先生之生、蔚有蘖儀、韞玉勿衒、人莫我知。起為學官、敷教百里、侵田來歸、新宮肇啟。相臣便宜、試以親民、發奸直冤、號稱如神。虛田額存、民代以輸、君按其實、橫斂以除。大曹選能、衆務叢集、剖析若流、弗壅弗積。港汊之開、衆爭獻議、君謂不可、非我之利。海瀕之田、可墾而耕、以屯以禦、乃卒不行。鹽官分司、佐我國用、責重事繁、倚君為重。大商四集、貨寶如山、設法之詳、吏無容奸。土疆日削、權豪愈肆、正色昌言、無所畏忌。才不克盡、運也則移、命之不遂、奄然其歸。道山之麓、先塋之旁、厥配則賢、與之同藏。善行之多、我撮其要、勒之貞珉、樹於墓道。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五

鄉貢進士翰林書寫楊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聚由陝西行臺都事遷翰林待制、中書命下、翰林遣書寫楊君惟肖持璽書、馹召聚於山南。閏五月癸卯戒途、六月己酉病暍、卒于安陽。彰德路總管王侯仲方哀之、帥其屬藁殯城下。七月丙子朔、訃至澧君二弟惟紹、惟善、不敢遠告其母、父知之、命惟善來山南問卒故。明年夏、遣惟紹護柩南歸、因遂走京師、致書及狀、乞銘其墓。嗚呼、不文其忍辭銘哉。君生有異兆、資穎悟、幼工屬對、六七歲誦諸經不忘、即能賦詩。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月朔十五升堂會講、進退揖讓有度、發明詳盡、衆賞其超拔。弱冠師蜀儒呂仁叔、治春秋、讀書不釋卷、夜分方寢。家務紛拏、則頻顣歎怨。泰定三年、遊京師、從故翰林直學士文安謝公學易。文安子君為中表丈、館於家、日與之議論。君聰敏卓朗、且接賢士大夫多、學益恢拓、麗肆。奎章虞公伯生、中丞馬文貞公、我先兄祭酒正獻公、俱憐其才、薦諸朝、不報。至順三年、以寓士就試上都、名中第二。癸酉會試京師、適文安考文、君自陳避親嫌、不試。停三年、君念親老、未獲祿養、廼以善楷書試補翰林書寫、中高等、官制書寫歷三考、始官七品。時科目暫輟、君將有所待、比復賓興、而君卒矣、惜哉。君

居家孝友、慈厚易直、遇事通敏。先卒一年、文安公薨於位、子揖幼、君經理喪紀、咸盡其道、請於上官、得告舟具喪、歷涉艱嶮、歸窆於鄂。士論多之。適權臣當國、予備位臺諫、君貽書數百言、以忠讜見責。觀其行其亂、若是豈後人哉。初至元二年、君暫歸省、已乃挈家北上。侍婢溺死彭城舟中、旋至京、妻魏以蓐難殂。衆固閔其否於前、而期其亨於後也、君卒。時適大暑、奉命南適、將遵通潼覲省、且就試秋闈武昌、適三驛不以疾少緩。過鎮陽、病愈熾、渡漳水委頓、至安陽城北門下馬憩道側、氣絶。安陽民以使者旅死、紛紜來視、將數百人、會城土牢推、狀若嶽、觀者駭愕、震蕩巨擊、嵬磊隤墮、壓死者二人、壓而不死目損者一人、股折者一人。意是何氣之薀而値之者暴也。君字與似、生於大德壬寅、卒年四十。世爲蜀遂寧青石縣九節鄉人。先世避兵難出蜀、再徙遼陽之新安、遂家焉。曾祖某、宋某官。妣龐氏。祖考震卿、宋鄉貢進士。祖妣丁氏。父幼學、隱於仕。母宋氏。妻魏也。子一人、勛、國子外舍生。以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塋之次。君來京師、有詩文百餘篇、余裒輯傳之、餘皆逸。銘曰、嗟揚君、志不展。賢能興、備俊選。學行懿、年命舛。生有死、嗚竟免。惟之人、憾不淺。頌道路、親在遠。子遵養、孰免既。賴有弟、輀車遣。窆安圖、時日善。文若名、流質行。死因傷、生可言。語若翁、淚莫泣。勛世學、俊將顯。

宋褧撰 《燕石集》卷一四

蓮盧處士史公墓誌銘

上在位十有五年、歲在壬戌夏六月、詔前奉直大夫、知北平府涿州事史行可進階中順大夫、官山西道提刑按察司副使。行可既拜命入謝、侍朝三日、面聞聖諭、陛辭上道、過臨淮、訪真縣庠曰：行可荷國厚恩、實先公遺教所及。先公歿已有三十餘年、而墓石未有刻文、失今不圖、後將奚及。子其執筆焉。真退而論次如左。公姓史氏、諱公珽、字揩叟、蓮盧處士其號也。世居鄞之甬東。八世祖簡、宋贈冀國公。簡生贈太師、越國公、八行先生詔。

詒生贈太師、衛國公木。木生贈太師、齊國公東皋先生漸。漸生寶章大監、鄞縣開國男，獨忘、公四世祖也。曾祖諱望之、祕閣大理少卿。祖諱儀卿、從事郎、監泰州丁溪鹽場。父遜伯、入元隱德不耀、鄉稱曰處士。曾祖妣鄭氏、丞相安晚魏王玄孫女、特贈碩人。祖妣鄭氏、恭人。母盧氏。公本端山先生諱彥伯季子、以從弟遜伯無子、來為之後。公生而秀爽、詞氣溫恭、早志於學、通諸經子史、而尤邃於易。延祐科詔行、郡守舉堂課法、公年未弱冠、以書經屢占前列、庠序間名聲籍籍。安晚曾孫習齋先生大夫奇之、顧敢世好、妻之以女。先生素以道學文章自任、述作論撰、多俟公鑒定。先生曰、韓昌黎婿李漢而文譽益振、吾於揩與庶幾哉。公不自矜、喜學日進、而德以成。家居教授、從之遊者每數十人。諸生范樞、趙景年貧不能為禮、公不以介意、訓迪成立、卒有聞。時方承平、故家子弟多躋仕版、公慨然嘆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吾得為王者之民足矣。爵祿如彼何哉。程先生端禮嘗薦為甬東書院主奉、即棄去。兩試浙闈不售、絕跡場屋、用意古作者、慕陶靖節之為人、追和其辭。簿遊西州、陶寫性情、自以為得江山之助。名士大夫若黃公望、柯九思、俞鎮與為神交、詩酒從容、俛仰今古、論宋季臺閣典故、朝野人物、亹亹終日。至於國亡忠臣義士之死節者、必慷慨流涕。兩遭大艱、克盡禮制。每春秋祀享、忌日祼薦、哀慕之情見於顏面。雖家道中微、而田園猶足自給、將艾、作整辭、為終老計、而竟以疾終、惜哉。公生於元大德五年辛丑十月十九日、卒於至正八年戊子八月十六日、享年四十有七。以是年十一月廿五日葬于陽堂鄉華奧之先塋。所著有蓮廬集若干卷、易演義、象如發揮三卷。配鄭氏、克相其志。子三人、長景祖、即行可、有司奏戶籍時、即其字為名。次晟祖。次晏祖、早夭。女二人、長適鄭必政、次幼亡。孫男一、必寵、晟祖出也。女二。公性儉素、而好施與不倦。廣平李堯民亡喪不舉、公賙之累歲、且為著哀辭。告其常往來者、過錢塘西湖、遇老人湯姓、年七十餘、益

德祐遺民，知舊事甚悉。公憫其孤貧，解橐中半與之。暨歸，無買舟費，徒步不之悔。處心仁厚多類此。一日語其子行可曰：「門戶之托，實在汝等。汝及我在，屬志于學可也。」求幾公即世，行可年方十五，佩服不忘。與其弟晟祖受業先君求我先生。年幾二十，大家閭左要致之，教子弟有師法。際聖運肇開，以詩經中洪武四年浙江秋試，計偕京師，授承事郎、同知華州，轉承務郎、調樂安州同知，升知涿州。奉母以養，人以為榮云。真竊惟史氏自冀國積德累行，歷八行至三世，而桓寂公才，位登兩府，自後世相王封，父子叔姪焜耀前後，天下之人歆艷而慕望之。乃若獨善文華公以衛國之裔，與公高大父大監同母，嗣中散諱法之後，風節行誼，世以再來讀書種稱之。獨善之孫果齋，家鄉泝考亭正傳，從子公瓛實學焉。公以本支系序之正，學于公瓛，而克嗣其承，信乎文獻足徵矣。然以運去物改，不得與世祿之盛，豈非命哉。乃令行可踵美世科，所至有聲，上膺耳目之寄，相門復興，其在茲乎。真為史氏門婿，視公為外伯父行，且與行可幼同研席，覩契之厚，非一日矣。斯文不朽之托，可辭耶。

銘曰：烈烈四明，有華相閥。公生其間，率履弗越。天地蘧廬，我菑我畬。仁義蘧廬，我詩我書。上下周流，萬化一理。反身歸全，孰呼起起。有子象賢，對敭明廷。繡衣持斧，服鞶寵榮。慨思教言，聲容如在。錫類疏封，時其有待。華與之原，宰木光輝。公侯復始，福履其綏。

鄭真撰《滎陽外史集》卷四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

莫昌　傅若金　倪士毅
季仁壽　劉環翁

莫隱君墓誌銘

隱君名昌、初名維賢、字景行。其得姓則以有熊氏後之季連、其得氏則以莫敖官後之屈生。秦漢魏唐、代有顯者。在宋自始祖諱延珙而下、一十世由進士科仕州縣佐、躋郎官法從者五十四人、是為吳興莫氏。自始祖之義、宋刑部侍郎諱君陳而下、至高祖宋承事郎諱之濱為六世、徙居錢唐、乃生曾祖諱世榮、是為錢唐莫氏。曾祖生祖諱大有、祖生子四人、長諱如德、次諱大中、君伯父。次諱如貴、君父、次諱如璈、君叔父。君實叔父出、父無子、出而繼之者也。先其叔父配孫氏、於前元大德六年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君於積善里。少穎悟知為學、長益俊邁、知克家。自刑部至君已九世、以宗遠澤斬、思振家聲以為世楷。時處士以君之善承意、遂及時行樂、優游以卒歲焉。君大治第西河、扁其堂曰有政、請處士法師合家族以居之。同舍晉寧張翥記以先志、趙雍仲穆為書而揭之。考幹蠱之外、兼以學問、書無不讀、藝無不游。元初、仇山村、白湛淵、湯北村、鄧素履諸老先生者、咸得登其門、卒受教山村先生焉。兼通詩傳、為場屋文。及延祐賓興、時年十九、以前受業一試不售、則曰、吾寧藏璞、勿可再刖。翰林待制楊公剛中舉辟、授以右職、亦不起。有別業在南山下、作屋介兩山間、命曰兩山、始有隱念。無何二老繼歿、家事日繁、交友日衆、而君學日富、延名師教弟及子姪輩、君亦不忘所習、乃日與講明以求其至焉。課雇僕惟責其成而已、不妄加喜怒、且奉己恐厚、施人恐薄。柯博士敬仲質犀帶未償、頗有欲得意、亟舉授之。有要兄假君數萬緡以起家者、亦無責焉。矧不知名者胡可計、其性行類此。尤通佛老之教、遂以廣莫子自號。後感瓊琯玉蟾師授以內外丹訣、遂有得焉。又和永明壽禪師山居詩一篇、在叢林有傳之者。篆法嶧

山碑與漢石經、動有古意、方外碑牓其蹟甚多。具畢諸弟妹婚嫁。西河第毀於災、湖濱別業稍近市喧、遂卜居下瀨亭、扁留暉、蓋用和靖詩也。輯師友尺牘詩、則標其名籍、則詳其姓氏、有元好問中州之遺意、但惜不記其所交所知、亦可悲矣。後復徙居南屏別業、其處頗多景物勝槩、因人而成、有若輞川之南堂者、遂為廿有一題多賦之者。君初以家訓不敢飲酒者殆四十年、而未嘗間人之歡、至是每客至、始肆酣飲、共醉則止。尤樂於着棋彈琴、家畜法書名畫古器甚都、於是盡錄其器、裝為二帙、曰雲房玩餘集、若歐公金石錄焉。先處士法師之没、既葬、遂展拓先塋、鼎建堂宇、遠求虞道園、鄧素履二公之文合為一碑。諸士大夫因以棣華摛之長句者、幾二百餘首、又自為致嚴堂記、歷叙先世營置之由、并附之所、創為送葬經營供祭之規、立石堂上以示永久。皇朝洪武三年、始建學、立師為英才首、君以詩經為杭州府學訓導、所教者成一鄉之俊士。晚懼族譜散逸、簿遊吳興、搜訪故迹、歸與從子約作家傳、凡先世之遺文翰墨、附其後為若干卷、曰吳興莫氏家乘。及所與文敏諸子倡和、目名苕溪紀行。又嘗訪吳松故時所過題詠、目曰雲間紀遊、計平昔所為詩詞等號為廣莫子藁。又有和陶詩集。纂名物抄若干篇、藏於家云。君娶金華蕭氏、先卒、祔祖塋。次楊氏、宋后族蕭一子。楊三子、長海寧學錄、次殤、次孺在家。女一人曰某、適邢某為某官。嗚呼、予總角時嘗從外叔祖竹逕諸先生學、以君嘗學琴於元之某學詩於仇山村、欲携予見、竟弗果。後年始長、至正己亥鄉舉、始得與先生交遊、又獲交其猶子敬。又同為杭庠訓導、後為小人間、君遂以疾辭。予亦繼以疾辭。君以年老不為腐鼠之嚇、予豈一包羞者哉。傳曰、人定可以勝天、亦盡其在己者耳。思昔從仇山村游時、同輩有二人焉、一則張雨字伯雨、以高道顯、一則張翥字仲舉、以名官顯。與君皆傾濶、或者以君隱名可匹顯名、則道德文章而言、非以地也。君未厭世、而慕陶潛劉伶之達、而

為壙志詩、則有待於觀化之歲月、斯可謂之達者。伶荷鍤以死為死、陶自祭不以死為死。然則隱君其死耶、其不死耶。

凌雲翰撰 《柘軒集》卷四

元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至順三年、新喻傅君與礪挾其所作歌詩來游京師、不數月、公卿大夫皆知其名、交口薦譽之。蜀郡虞公、廣陽宋公方以斯文為任、以異材薦之。會今天子即位、詔遣使者頒正朔於安南、以君才學為之貳、佐受命即行、至真定驛、啟制書觀之、上有王號、君曰、安南自陳日烜已絕王封、累朝賜書皆稱世子、今無故自王之、何也。使者疑未決、君獨請行、至都堂白其事、宰相大喜、立奏改之。安南之人往往以中國使者不習其國風土、多設譎詐以紿使者、至是君一一用言折之、彼遂讋伏不敢相侮。或郊迎張宴犒衆、或盛飾侍姬侑酒、君皆卻之曰、聖天子遣使者來、所以宣布德意、不當重擾遠民。至日、世子出郭迎詔、帥國中之人共拜聽焉。明年、安南陪臣執禮物來貢闕下、君以功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湖南及廣西帥閫爭欲辟君為掾、皆辭不就。於是繕完廣之儒宮、復學若干畝。未幾、遇暴疾卒、至正二年三月某日也。君諱若金、與礪字也。其先由相州因官家湘潭。唐廣明初避亂再徙臨江、遂為新喻人。宋川陝宣撫處置使吏有子曰雱、紹興初假工部侍郎使金、為通問使。生新興令紀、紀生循州倅元余、元余生韶州守君平、君平生司戶价、价生頤、頤生朝奉大夫實之、實之生典江簿允迪、允迪生明可、是為君父。其母胡氏。君賦質清美、自幼為詩、出語驚人。弱冠游湖南、宣慰使阿榮招延於家、賓主吟咏不輟。久之、薦為岳麓書院直學、即棄去。卒年四十。兩娶皆孫氏、無子、父命以弟若霖之子德麟為後。二女、宜男、宜弟、俱幼。將以至正四年正月十二日葬新喻擢秀鄉玉隆山。君學長於毛氏詩、尤喜漢魏盛唐諸作、其詩數百篇、多可傳誦。及使遠方、果能以專對之才稱、宜有銘。

銘曰、

士之窮經、本以致用。詩三百篇、有諭有風。達於從政、專對四方。其或不能、空周奚望。傳君言詩、上本風雅、漢魏盛唐、作者之亞。持節侃侃、佐使南交。言諭遠人、王帛以朝。我述銘章、納於君墓。後生學詩、勿溺章句。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三

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誌　趙汸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於黟二十有三年。既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返葬於休寧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係邑人之思可乎。其孫聞之、謝不敢當。又二年、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布濂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為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孫急諏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乙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黟南坑余思塢之原、從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汚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沒而復思之。倪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為生、居常授徒以養。黟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先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為邑人問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注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稾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稾、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

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絅、尚德、尚誼、尚禮。尚絅後汪氏、尚誼為從父士安子。女嫁徐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縣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切感縣人之知義、周恤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葬、乃謀買石刻文墓次、以汸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者、則授筆焉。汸聞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惇厚之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氏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葬、略著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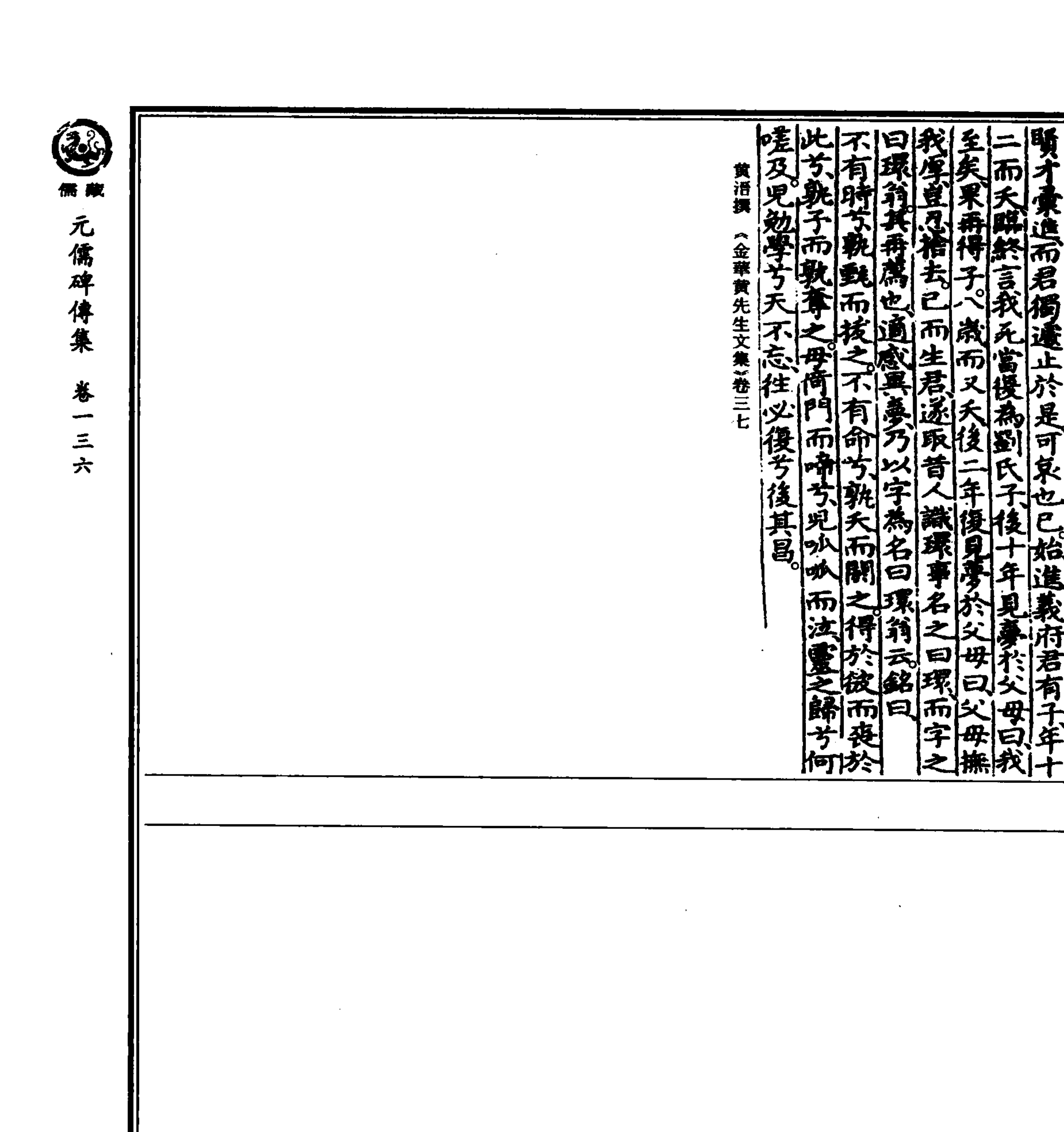
濂待罪國史、兼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衍。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演、賚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問來言曰、外舅李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蚤姓名無由自通。敢持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顧畀矜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崇、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享、祖文明、父德巽、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為徼通祖、新禮殿、建教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宮。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唯恐有懈息、竟有二士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還鄉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罷。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繹騷、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闢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孳孳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局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林煙壑間、脩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奥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録事、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國忠宣公余闕過栝、索而觀之、其稱

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群書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為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有衍義，共若干卷，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玄若干卷，弓治録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葬于龍泉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宗憲一名觀，將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訢。繼室潘氏，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弼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三，同、紹、應。予惟人處霄壤間，有異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則托辭章以寫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沉庠序中，迨沾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取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盡可悲也。雖然，治国有道，政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横經講道，霑丐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黄、埀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值之兮，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禄位之卑兮，蔑以振其華。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經。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斥豪英兮，囿于醇熙。敷繹六藝兮，蔚為人師。日坐皐比兮，唯先民是程。誨言淪浹兮，學維烝烝。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刻刮染汙兮，丕冒至和。視彼滔滔兮，三組銀黄。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隱世澆兮，懷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蓋然而傷心。麻丘之灣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二六

建德録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閬風山。曾大父禹，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奥等處海船上百户。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絶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閉窻隙坐，以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逮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録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者曰文宣，死於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還寓門人龐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巹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娠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束帛為母壽，第言旦夕南歸。未幾而龐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卲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泉慟幾絶。時進義府君殁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啓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嘗仕寧海閬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龢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為人介絜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於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



賢才彙進、而君獨遷止於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夭、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爲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夭而閼之。得於彼而喪於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毋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七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七

余闕　貢師剛　曹永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居武威。父錫拉卜藏布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恆游，恆，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肆。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寘灰燼中誣之，闕爲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名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名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敓金道上，埶如狼，闕糾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恆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後闕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峭直無忌。人勸闕少辟禍，闕曰：吾縱愚，豈不知批逆鱗爲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濶，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爲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

每抗辭沮之。會莫搖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巴延以姿律香贄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胎黃金。章歎曰、余贄達官多矣、潔如冰壺、惟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摘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婺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違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擁、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

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八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髮、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鬬、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驍騎數十、大噉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歸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偶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灊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寘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

城下、即近出師擣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溪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脇主供億、闞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猺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闞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闞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闞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闞戟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闞、闞遂自刎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闞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諡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闞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闞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精忠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粲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闞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闞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闞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闞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擬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戶杜其呼曰、

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懐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擧兩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嘗丈身、又號為花李善槊、視賊欲吞、廷心兄聞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户、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牀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于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

故元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録事司録事貢府君新阡表

宣城貢潁之之將遷葬其先録事府君與其母夫人也、卜地于宣城縣三十二都中山之原而吉、其地蓋潁之曾大父所嘗卜者也、於今八十餘年矣。潁之曰、吾曾大父卜而不用、蓋必有待、以葬吾二親為宜。厥既襄事、以一夔嘗辱交其父子間、疏其世系官簿行實、不遠千里致書、請表其墓。按府君諱師剛、字剛父、別號木訥野人。系出孔子弟子端木氏、其後以王父字氏貢。至漢有御史大夫禹、㝡顯、後鮮聞人。迨宋中葉有諱祖文者、由大名之蒲城扈從高宗來南、初居秣陵、後居宣城之南湖、故今為宣之宣城人。曾祖諱應霆、宋承節郎、元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驍騎尉、追封廣陵郡伯。大父諱士濬、元贈秘書監卿、追封廣陵郡侯。父諱奎、元天富南監場司丞、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府君為人和易、樂與善人游、見不善人輒避去。與人交未始計較錙銖、以乖情誼、

有忤之者、亦聽其自悔。性警敏、少時就學先生長者、或命題使賦、能操筆立就。讀書二三過、輒成誦、與其兄翰林待制師道、從兄戶部尚書師泰自相師友、其兄亦不敢以弟目之。而其伯父翰林直學士文靖公奎、亦深期許曰、此兒他時不忝吾門者也。府君少失怙、年及弱冠、從母夫人之命出贅于鄞阮縣尹之家、阮亦賢令、曰、不可使貢氏子荒嬉。延黃彥實先生于家、俾府君與其子同學、黃亦當世名士、學者經其指授、皆能取科第。府君從之學、通尚書、周易兩經、就試有司不利、乃歸宣城。時東平王公士熙為江東廉訪使、王公有文學重望、府君袖文謁之、王公大喜曰、貢門子弟如鄧林之木、一枝一榦皆美材也。薦于中書。府君荷王公知己、遂沿檄北上、久之未調。時文靖公在翰苑、而尚書待制仕亦顯融、府君矍然曰、幸吾父兄布列於朝、吾姑徐徐而仕、亦未為晚。拂袖南歸、益修其德業。後中書移文江浙行省、俾為學官、補婺之麗澤書院山長、轉饒之餘干州學教授。再調廣德。在麗澤時訓迪有法、來學者有成效。書院察通憲府、學官或弗稱職、輒庸人視之、甚則斥去。府君之為山長也、司風紀者皆一時名人、莫不以賓師禮待之。時許先生謙、黃文獻公溍、柳待制貫、吳博士師道在婺、府君暇輒修謁、諸公皆稱譽之。一日、黃公來報謁、適府君白事上司、公題其壁、有冷官人事亦紛紜之句。在餘干時廟學久廢、能不資學廩新之、學田久沒、能據版籍復之。士業不振、能立教條以程督之。其在廣德亦然。元制、歷教授兩考、例得八品流官、謁調銓曹、得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未上、會中原亂、水寨軍有號長鎗者先襲南湖、府君倉惶移家入浙、浮湛浙東西者久之。江浙行省丞相辟為掾。時方艱危、内則楊左丞挑苗獠以肆脅制、外則張太尉據州縣以務僭竊、丞相孤立寡助、為掾者亦不易。府君能出籌畫以左右之、多所裨補、丞相目為文學掾、字而不名。考滿、表授于朝、仍前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錄事司錄事。時元官類為強有力者所沮撓、

而府君周旋其間有善譽。張氏欲拔用之，遜辭固卻，不肯就，退居嘉興之野。會天朝更化，例從故有官者，府君亦從居和州，流離顛沛處之恒裕如。頃之，有旨放歸田里，而南湖故業鞠為兵燹，依陶氏壻于蕪湖縣之東川，恬澹寂寞之濱。有遺子弟來就學者，府君亦不辭，曰：吾故學校官也，為師固宜。方圖修葺舊田廬，俄感末疾，遂至不起，歿于東川之寓舍，洪武六年十一月廿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又七年十一月廿又七日，穎之始克遷塟于中山。夫人諱德惠，字巽軒，姓阮氏。大父諱麟翁，宋進士。父治鳳共榜，元贈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謚文安侯。父諱申之，累官至奉政大夫、慶元路市舶提舉。母諱婉伯，故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嚴之之孫女，有賢行。見于虞文靖公集所著墓銘及改塟誌。夫人蕙順恭儉，年十八贅府君。後四年而歸，事其姑如禮，處妯娌間和睦，訓子女嚴而有法。至於奉祭祀、待賓客，舉無違節。其姑嘗言：人言娶婦須①不若吾家三郎妻，生貴驕而能然，亦吾家福也。府君行居三，故云三郎。長鎗之禍，府君尚猶豫未去，夫人曰：稍緩且及矣。既出境，適穎之留婦家不及從。夫人積憂成疾，比得見乃愈。久之復作，乃歿，享年四十有九，距府君歿之歲則十有八年矣。客殯于山陰縣之九里山。穎之聞 府君之明年，自山陰遷以合塟，則其年之十月三日也。子男四：長相之，故元慶元路昌國州儒學正，前若干年卒；次穎之，前鄉貢進士，洪武四年蘇州府儒學教授，今奉旨館于駙馬都尉李府；次集之，故元將仕佐郎、紹興路曹娥場鹽司丞，前若干年卒；次稱之，方習舉子業。女一人，蚤永，適士人湯潤祖。孫男三人②，曰譽，曰謨，曾孫男三人。初，貢氏以正將起家，不棄其君，扈從而南，肇跡于播遷之地，世篤其祜。至秘書府君而始大，作南湖書院，延致大儒先生，若眉山牟伯成氏、剡源戴帥初氏為之師，以瞻導群子姓，比閭族黨敦詩書而悅禮樂，宣亦東南名藩，持部使者節而至，則柳城姚公燧、大名盧公摯、巴西鄧公文原、東平王公士

熙其人也。歲時行部，必枉騎過書院，親與秘書為客主禮，褒獎再四，以風厲四方。時則文靖公以宏偉之才，談贍之學，以代言為職業，在帝左右。而尚書待制克濟其美，其文其學益大以聞，入則鳴玉廟朝，出則揚鉞郡國，天下之想望其風采。府君處乎名父兄之間，所謂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身親而炙之者，固非衆人之所敢企。使一歲三遷，以襲父兄之餘烈，分之宜也，而位不滿其德，惜哉。吾聞有德者必在其後，穎之以前鄉貢進士起家，學贍而文高，除令咸時，為咸邸賓師，聲譽日起，其進蓋未易量也，代有禪續，而貢氏之文脉，宛如一昨，誠乎見哉。嗚呼，其德厚者其流光，必然之理也。無假蓍龜而知，吾謹表諸其墓以俟。

徐一夔撰《始豐稿》卷一三

元故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曹君墓誌銘

君諱永，字世長，姓曹氏。曹族溫之瑞安許峰曹村，上世自宋建炎紹興間徙居秀之華亭縣修竹鄉，今八九世，子孫蕃衍，仕者率不過令丞。曾屬、祺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君生大德七年九月二日，父雲西處士，名知白，隱德不仕，為鄉里典刑，知名江湖。母夫人河內李氏，有賢行，晚年事佛，自號紫[illegible]居士。君性穎悟，好學，通舉子業，凡詩書六藝之文皆習而能之，沈潛體究，必造其理，尤力淹貫魏晉以來字書八法，朋游以能書稱。鑒古墨蹟法帖，到手輒次甲乙無失誤者。行輩皆服其識。有膂力，堪射御。弱冠筮仕，以蒙古字學進，沿檄為溫州路瑞安州學正。秩滿，陞授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未上，江浙行省宰臣賢其學問，以宣使辟之，領職且有日，而疾作矣。至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歿於錢塘旅舍，春秋四十有六。妻同郡陸氏，先一歲卒。子男三，騶、虞早夭，次於菟，幼彪。孫男一，女一。其年冬十一月甲辰，處士以君之喪歸于其鄉之千山東原，從陸氏冑而合葬焉，從母夫人之兆也。嗚呼，君之事業咸期以遠且大，而遽止於斯，不稱其位也，可哀也已。銘曰：官無云卑，道是先，學必

以博約乃全。四十强仕傷夭年，有父歸骨名山川。千載不朽視斯鐫。

邵亨貞撰《野處集》卷三

校記

①不：疑誤或衍。

②三人：下文僅述二人，疑當作「二人」。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

危素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其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於蹇反）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號慟，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覃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黄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郴彦章于豫牙湶，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①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黄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

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博羅特穆爾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元危氏宗、督屬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哻、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與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

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勸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搆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餳餅饋宦寺戚里、歷歷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修錢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署、薙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儒有進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儆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寋嘉特天歷初舉兵欲翌戴明宗、雅克特穆爾巴延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激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

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具長禮部也時亂將至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黙黙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具条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布延布哈為中書条政經畧江南以額森特穆爾黄常為禮部尚書頒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内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内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推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强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佚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具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嚕噶齊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翰欒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条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托里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囷粮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喇布哈同官丞相台哈布哈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摅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盗中陳桒俾詣德軍饋

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恩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博羅特穆爾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布哈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鬬、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博囉特穆爾為丞相、治四川、以庫庫特穆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畏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吹斯淵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使布延布哈、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

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勑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郯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伊蘇岱爾為省平章、挾私憾殺右丞達爾瑪巴拉、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達爾瑪巴拉無罪、辭官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

救矣。亟請河南王庫庫特穆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沈。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為嘉木揚喇勒智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哻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嗜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嬴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圖們岱爾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郤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杕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公罪、翺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杕、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俛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夭、次德章。公未仕時、館投賁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

闞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代廟條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當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渟而龐、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具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文厲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薦饑、黎首告病、公跽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瞽瞽有相、化其荒驁、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抂辭。或服旁冕、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寃弗雪、孰善弗褒、孰囊孰蠧、弗除弗媷。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戕、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遁、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桴。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招任公、侍講禁中。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



校記

①妣：當作「祖妣」。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

汪克寬　盛德瑞　滕堸　張理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於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釗、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竝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敝。敝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為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䏻。䏻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矩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於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叩懇、悉得其縕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盧憁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於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於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浸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

論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蘄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於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躐等謀進、其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鄱陽丞、特往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開先生學行邁異、時草舉、應江浙鄉試、即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篤對策切直、遂見黜於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實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為學、痛自修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為主、而研究眾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畧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

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黛峰王署諸老交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環遶、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仍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於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黄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瓢屢空、先生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賫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吾歿則祔於盛村之先塋。其孫逵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勤儉以相成其家業。程夫人生與先生同年、卒於先生前十九年癸巳五月八日。子男二人、曰希、曰皆。女二人、長適同邑李傑夫、蚤卒、次適同里謝子原。子原卒、而守節誓終其身。孫男六人、鈺、鏵、錠、鉞、鏵、鐃。國英蚤歲從學於先生、訓廸最深、辱知於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於右。俾其孫乞銘於當世之名公、以圖不朽焉。門人長洲縣學教諭歙人吳國英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二）

澄江盛先生壙志銘

先生姓盛氏、諱德瑞、字祥父、江陰人。少孤、鞠于祖母。稍長俾受學鄉先生陸子方氏。逾冠、徙居崑山、以周易教授閭里。至正中聘先生入學宮爲訓導、在事七年、教詔之績紀于學徒。既乃避伏田野、游心玄微、與時消息。著易辨疑五卷。洪武四年辛亥歲閏三月三日、以寒疾卒、

葬于常熟南沙鄉之原，春秋六十又八。子二人，男曰有天，女嫁王復。銘其壙曰：海虞之東，南沙之南，是爲盛先生之幽宮。其藏之深，其封之崇，尚慰其學徒之心。

殷奎撰《强齋集》卷四

滕星崖璟傳

汪幼鳳

滕星崖名璟，字仲寒，質貌清古，性度高遠，不事產業，財有贏餘，即以濟窮困。爲文不蹈襲古人，自成一家。草書有晋人風度。常命兄子舜夫求文丞相遺墨。舜夫得所書過金陵驛詩以歸，璟日懸於堂，焚香拜泣。又過西湖拜岳將軍墓，賦詩以伸其鬱，有相對含悲石翁仲，老衰無淚落秋風之句。其忠義蓋天性也。黄文憲公溍誌李君與康云：聞滕先生璟會朱陸之學，而得其同，與康牢朋徙往就講學。其見重如此。及卒，王茂伯爲文祭之，略云：才高明而不自有，氣剛大而不自屈，片言隻字，散在斯世，貽家藏而人誦之，在先生則土苴耳。

《新安文獻志》卷八八

滕先生傳

滕回先生者，新安人也，更名璟，字仲塞。其曾大父璘，與弟珙從朱子學。璟少負奇才，有鄉豪飲酒樓上，璟適過市，鄉豪呼之延上坐，求賦張巡廟詩。璟舉觴盡飲，援筆立就，語益奇偉，鄉豪大驚，更謝焉。弱冠謁其鄉世人方回於錢塘，閒揣璟觀潮，命賦詩，璟立爲詩誚之。方回驚愧，璟去，欲再見之，不知其所往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以城降者也。喪其親，衣楮衣，不言笑，不飲酒茹葷者三年。讀書不好守傳注，常超然心會聖賢之旨於言外。里人聘爲子弟師，璟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辭章，則視以爲忽者。璟弗然，或致禮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輒以與故舊之貧者。非知己則望望然去之，不可强而留也。數攜門徒登高山，坐茂樹，爲之敷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參半，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聲。晚遊錢塘，觀古碑刻，泫然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未幾月没，不更娶。里有王生者，與璟善，生没而家窶，璟經紀其家，教養其孤。好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佳酒，客至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然其里人汪會與璟善，會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爲甚類璟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璟年七十矣，聞素爲人，規將訪之。素適遠遊，乃止。會之子幼鳳言：滕先生囊中二方册，不去身，嘗竊取觀之，蓋手書朱子及

陸子之要語云。

贊曰、滕先生可謂奇士哉。莊周氏曰、畸於人而侔於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危素撰　《危太樸續集》卷八

承事郎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　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闐里者、諱鵬、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壽、嘗同文潞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爲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某、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某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鼎將訖、師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爲墟。某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貲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王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皷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標度沖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壁壘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璩間道歸安仁、閱外孫陳政養中士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椎牛釃酒、誘僞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戚菹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剽掠、府君命璩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璩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璩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相兵欲退、璩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遽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璩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粮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兩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瀌舉猖獗不可制、左丞大你赤公檄璩共平之。府君授璩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設伏于道。璩乘勝深入、賊突起而戮之、璩力鬬而歿。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士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瀌舉、瀌舉懼、別降江

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義夾攻，大敗之，獲其兄廉靖。廉搴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戮于市。且求救琢者五人京之，而以中子爲琢後。里藏俟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毋勿出剽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贄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内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粮，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兒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艇出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咒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土豪羅、李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②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知事孫希穎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鋌爲贄，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遘心疾，怔忡若眩，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樂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爲稱貸斂，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州王氏，出荊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德、次九德，即爲琢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本、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刲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然操履剛介，不謟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殁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適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來經躔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群行，請爲文勒墓上。濂，府君之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絪縕，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孽，退縮莫予侮。維才孔臧，曷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靡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求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賢。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一二

校記

①改：當作「敗」。

②徙：當作「徙」。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揭汯　張近仁　舒頔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梈、揭文安公傒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汯，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遊，君獨坐諷不休，夜爇薪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般，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以為文安慶。至正闕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條，皆致賻遂人，勸君輸貲縣官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汯敢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為修撰，仍兼國史編修，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僞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掠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畧使布延布哈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畧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畧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獨走欲安之乎。經畧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畧雖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讋。君集衆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為俘馘。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黄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

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爲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爲。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息、復積濕薪枯蒿城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内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絶、徹民居以炊、經畧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椎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鬭。自寅至午、焚其三栅、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爲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脱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特穆爾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走。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爲。杳然行弗顧、樞泣把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强掖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卧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爲浮豔語。集燬于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歘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

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嫡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曾、吳、易三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桀丑夭，其二郎樞樂。三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有元百年，中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靡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礭。際時休明，與帝制作。德尊望隆，震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開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邑南藩，剪屠姦兇。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申申，復地千里。襃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污先君。生既有聞，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者咸式。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予縶留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柩，臨其穸。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八百里見予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痛吾父生既晦，而無所見，沒又泯而無所述，其爲不孝大矣。將與諸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壽無窮。嗚呼，予忍銘處士邪。初予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叙外姻之好焉。蓋予娶葛氏，處士內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予客浙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談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北，且不罪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俊秀及門者恒數百，予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求不能當也。善飲酒，至百盃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播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予與處士尤爲莫逆，有所蒙蔽，引物開喻，爲之釋然氷解。而性頗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則已矣，惡得不爲深悼而慟邪。故視鼎所叙狀，不容不銘也。按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獨病其拙也。曾祖諱鈞，曾祖妣余氏。祖雲潭，祖妣金氏。考諱儀，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天南，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復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爲子。晚有子，復命處士子之。既長，乃悉以許氏田宅歸後，去家上洋之蕭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鼒、履。升娶陳氏，先卒。鼎娶郁氏，節娶朱氏，繼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浩、濤、涓、澤。女一人，壽奴。淵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往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蕭溪之東原，寔是月■日也。銘曰：

驥日千里而蹶於坦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固繫於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鶴砂之西，有溪曰蕭。玄宅孔安，庶厚其諸孫。

貝瓊撰《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一

貞素齋集自傳

華陽山中有一老翁、年踰七十、浩鬚炯瞳、自號貞素先生。性直率、守信不阿、亦無驕矜之色。王公大人見之、坦如也。喜爲文章、人求記述、則欣然援筆、未嘗以事辭。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師友。又喜咏歌、或古風長律、取意而足、不蹈襲、不求奇、務在理勝。三爲教官、遭時搶攘、遂退處教授私塾。所居曰貞素齋。齋之前植花木數本、四時紅白相繼、環以湘竹。良辰美景、邀親朋叙談話、有酒酌數行、不强人、不過飲、蔬殽隨所有、陶陶然、油油然、不計家之有無。素性如此、風清晝閑、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則怏然自得。雖不逮斯翁然、時人亦莫之解。步星者云、當及渭叟。自謂死生有命、豈敢必其說、富貴非吾愿、靖節翁與予異世而同志者。贊曰、

無拔俗才、無軼世志、爲鄉里所恥。守貧樂道、雁驕靡傲、惟古則是蹈。田不及頃、荒頼大半、欲與富室等、何不量之甚耶。嗟呼、詩書之澤、至於五傳、子孫賢愚、一付於天、儒衣儒冠、將不墜乎先。予於是有憾焉。

故貞素先生舒公行狀

舒頔撰（貞素齋集）

禮記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貞素先生舒公、梓之師也。生事之、死喪之、則所以狀其行而使之不泯者、禮不在吾弟子耶。先生生於元大德甲辰十二月二十又四日、諱頔、字道原、貞素其號也。先生之先居舒村、有曰雅公、雄公者、爲宋文武狀元、官至宣使尚書、科第相繩、至九世孫昶四公、觀績之山水明秀、因家居城之北焉。代多聞人、至高祖六九公諱珣、以明經補國學上舍。時天下多故、遂不仕、著有鶴林手稿。曾大父諱夢祈、字武仲、宋補國學上舍、仕登仕郎。大父諱正大、字直方、號梅埜。元初以肄業積分、授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轉廣德路儒學正。父諱弘、字彥洪、號白雲先生。以文學薦授杭州路昌化縣教諭、又轉教錢塘、皆儒官也。先生幼有操志、嗜學好義、不與羣兒伍、外

祖玉甫戴公嘗奇之曰余將見文明之外孫興日必昌其家。年十二三經書成誦十五六淹貫諸史工詩文鄰先輩皆奇之與同郡允升朱先生子美鄭先生以文程先生相與講明。比壯遊江湖尋師問道受業於姑孰青山李先生與其子伯羽仲羽及翰林主敬陶先生博士元叔潘先生皆爲同舍生。時中丞伯庸馬公祭酒伯高韓公洎諸南夏冠皆雅善深器之。後至元丁丑江東憲使雅克巴哈辟爲池陽教諭大興文教貴招來多士。時萬户侯秉陽仲賢萬公庫楚巴哈公延於家塾訓子孫皆襲侯爵。秩滿調京口丹徒校官遂館於平章元之泰公之門。先是邑學無恒產廩禄仰給郡學黌舍僅三楹卑隘弗稱門廡悉缺。先生瞻顧嘆曰何足以闡斯道。遂白郡守士則王公出己帑率士類鳩度財用闢建禮殿如制創齋廡及櫺星門不日落成士民嘆美生徒從遊者日益衆。江浙考試官松江府判用中俞先生爲文刻石以記其事。至正庚寅轉陞台州路儒學正。遭時多艱

不仕歸覲親闈定省未温兵戈擾攘遂奉親攜書歸遁山中。嘗與其弟遠遯與親避寇巖谷被擄執先生正色叱賊言甚厲欲殺害之弟兄執手抵爭代死且曰若輩盤我囊槖酷毒吾家但存弱孫以奉吾母死無憾焉。由是賊衆皆感泣俱釋以全丙申二月初七日也。歲丁酉天下猶未寧今衛國鄧公戡定吾郡江淮知府天章理公開治吾邑交章薦剡厚禮卑辭聘先生於北山之陽先生志不果出矣遂以疾辭。未幾慈闈失養閉門終喪禮。晚年誅茅結廬爲讀書所扁曰貞素齋。訓課子孫講解不倦長於詩文有古澹稿華陽貞素諸集藏於家而稿之不存者尚多。尤工於篆隸筆力精健人多慕求之。先生操行堅正不屈不阿甘貧樂道不及功利故能令終天命。洪武丁巳秋九月十又五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先生娶胡氏子一孫男二。嗟夫人之有死逝如夜旦豈有超然而獨存者哉。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舒由上舍至于先生五世相傳皆以儒顯豈非源深流長之

效歟。然則、舒氏之澤將未艾、若先生者可謂生順而沒寧者矣。嗚呼、哲人云亡、予將疇依、相對而哭、爲之失聲。昔人有痛其師之死而私爲之謚者、而今則未敢也、敬爲述其行實、丐求當世名公一言、庶幾可以傳不朽云。時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吉日、邑東門生張梓頓首拜譔。

張梓撰　《貞素齋集》附録卷一

華陽貞素舒先生墓誌銘

余先人嘗與績溪先輩王伯經、胡相之、舒彦洪三先生爲友、古義稱篤。惟彦洪先生子道原公與予又友愛特深。己酉、奉檄齋詔旨抵績溪、與道原晝記登源洞題詠。韓退之有曰、兩家子弟材智不相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若道原者可謂善繼其志矣。丁巳秋、道原疾逝、予暫未遑弔哭。己未春、其弟遜與其子詢袖銜行實踵門告曰、余家與先生忝交載世、先生必能道吾先兄意中事、願丐一言以賁幽壤。嗚呼、予忍誌道原之墓乎。按、公諱迪、字道原、貞素其號也。先生之先居舒村、有曰雅公、雄公者、宋以雄才及第科甲、蟬聯。迨其孫恕四公遷家績之城北、雲仍相繼、代不乏人。高祖珣公、以明經補國學上舍、時天下多故、遂不仕、著有鶴林稿。曾祖夢旂公、字武仲、宋補國學上舍、階登仕郎。祖正大公、字直方、號梅埜、元初以學行舉、授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轉廣德路學正。父彦洪公、號白雲先生、兩任杭州昌化臨安教諭。其淵源所漸者遠矣。公秉性豪邁、羞與市兒伍、年十三、黙誦經籍十五六、淹貫史策。外祖戴公玉甫曰、不特黄太史之有洪鈞父矣。寖長、頗尋訪在鄉里、集賢朱公允升、翰林鄭公子美、御史程公以文、荅問反復、孳孳不厭。在姑孰、師禮李公青山、一時父子不減三蘇。參政陶公主敬、博士潘公原叔、同舍生也。在金陵、中丞馬公伯庸、祭酒韓公伯高、極口借譽。南院諸豸分庭抗禮、凜凜不屈。其除貴池教諭、明正學、申教條、俾江淮之人累累接踵、莫不欽慕。其調丹徒、傾己帑名犀工、曰廟曰學、丹堊翔煥、內外一新。記之者松江府判官俞公用中、侍御秦公

元之設親主客、以嚴講貫。其陞台州路學正、時方勗勵、不果出矣。壬辰丙申、遁伏巖穴、有利其貲者、公曰、但存稚孫、足以供老親足矣。未幾親沒、肉消骨立、白頭衰盡。公之為詩、盤桓蒼古、不貴纖巧織紝之習。字尤善樸拙、有識之者曰、宗漢隸、匪八法也。家藏古澹、貞素諸集若干卷。春秋七十有四。娶胡氏、子男一人、名詢、孫男二人、將以是年五月十日窆於縣治之北秀野。嗚呼、士不以道自重久矣、倘遇人之孱懦則愚弄之、稍振拔者輒畏縮吐舌。公常太息曰、士生天地間、浩然正氣、金石可磨也、膠漆可解也、吾之正氣不可撓也。孟賁失其勇也、陳平失其智也、吾之正氣不可奪也。石介字守道、當慶歷中獻聖德、褒貶忠邪。先是衆怒不可犯、遂以奇禍中介、欲鑿棺而驗其死生、賴天子仁慈而不忍也。公之浩然正氣、平日於死生禍福、是非毀譽無避忌、故忤時觸諱、而悅之者少而不樂者滋多。古之烈丈夫、微公其誰耶。余不腆於文、夙辱友愛、姑掇其梗概、揭於墓上。銘曰、山高則頹、水深則洄。不渝不泐、過者必式、曰吉矣。時洪武十二年四月望日、同郡友人白雲唐仲實拜手撰。

唐仲實撰《貞素齋集》附錄卷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

顏善膺 周聞孫 曾一漢 鎦斗鳳

唐懷德

顏一初墓碣銘

元統元年春、余友顏君一初得病嘔血、遣近師友皆來視之、且徧求良醫、其弟善膺刲股肉和藥以進。既瘉而復作者二年矣、乃以至元元年六月廿八日卒於家。將葬、其友饒旭子初來屬余銘君之墓、余謝曰、安仁李仲公先生君嘗親門問學、其文足以使君不朽、非余之不佞所敢當也。其後子初兩至京師速余文、則應之如初。不幸先生去世、而子初亦溺死黃河、而君之歿亦廿年、終不可無述、使泯泯也、則爲敘而銘之。按、君諱善解、姓顏氏、一初其字也。其先居隆興之進賢、隆興今爲龍興。宋大觀三年、有諱元者、徙居撫之臨川長壽鄉之先塋。高祖有文、遷悅塘。家業再裕、生子三人、長諱徹、則君之曾祖也。致祐則嘗聘寧安令金谿曾氏子良授業焉。曾氏亦稱其一門子弟忠厚俊秀、自是以儒學名其家。祖泰孫、復徙桃華峰下之禮方。父翔鳳、母勺氏。君生元大德九年三月、幼而天資敦敏、狷介而通。大父延名師以教之、稍長應門、頗已廢學、一旦忽爾自奮曰、古今賢哲亦人耳、其不由學而至、況吾詩禮之門、學其可廢乎。自是委家事其弟、顓志讀書、且習爲文辭、早其許業於從祖某。旬日則就正於饒先生宗魯。歷數歲、又復自歎曰、聖訓有爲己爲人古今之學。乃探味先儒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語、坐臥之所徧書之。它日至郡城、納謁孫先生轍、吳先生定翁二公、深愛重之。子初復與君見李先生於安仁、又見撫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先生蕃、則又皆奇其才而以爲可進於道。君於所居之西偏作高閣以藏書、客至焚香瀹茗、其於世味泊如也。君以大母年過八十、母之年亦過六十、作堂以尊奉焉。鄉郡士君子知君之孝、助爲之喜、爲文歌頌美之。君心術誠篤、氣象雍容、一介不以取諸人。至於周貧濟乏、則無所吝惜。足迹倦入城府、言必擇而後發、於義當爲者必盡其心力、以故鄉里其推敬焉。其將沒也、惟以弗克終養大母、母爲大恨、囑族長友朋爲之訓子、戒子姪爲之收書、言訖奄然而逝。君娶徐氏、子男二人、女二人。其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子淵之學、聖謂庶幾。不幸而夭、終古之悲。君學爲己、天亦似之。表石高冢、嗚呼悕而。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　解縉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敵蘖牙其間、至於元氏、遂以外國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轉移之局、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敵皆有故臣、遂為三史。於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為至幸、一俯首聽事、即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媲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譁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為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為公行狀、請為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字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縣侯胤居廬陵以卒、子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有諱汾翁者、為會稽刺史、遂復榮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泥田、遂為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祖澤之、擢宏詞科、號磻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為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磻洲年八十餘適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

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讜論、天下誦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公由是從事於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餐、精思力踐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榜、特賜燕、文館賦詩、揭文安公大稱賞之、遂薦入史館。由是也財數月徑歸、為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為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磻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逋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謹傾貲會義為保障、公為之謀主。一日諜報寇謀攻劫之、宗謹以衆寡為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自為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去、宗謹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數萬來吉、公為畫取袁城策、手寫數①言、策甚備、不能用、公隱於新淦之石澗、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葬吉水大畬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人、曰曹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為後也。女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為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豔天葩露新萼。摩羽低飛巢巢幕、
矯首秋空淚②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箸籌機屹城郭、
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枘鑿、千載英靈莫山嶽。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八八

曾秀才墓誌銘

秀才曾氏子一溪既没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壅有時，奉行狀乞銘於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也。弟一溪寔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績以長，頼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叙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溪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焯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朏生，天曆二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溪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章。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養，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詞章，凜凜趍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逑，習舉子業精熟，尋執贄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説，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北來，拔並舍大木，似翁嘗得未濟之異，心疑之。不踰月，一溪乃不起。妻鍾氏。子男一人，萬奴，栽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溪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溪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麛不如殰。鷗之不翰，鷇不如假。奪其所有，無予之為。齎恨其垂成，無生之為穿坎而深，樹而樸，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一〇

鎦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鎦君歿，既塟，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碣墓左。今海宇晏夷，家子昺始刻銘以貽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妻鳳鸛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倜儻有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其衆茂材，部使者主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文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耳，奈何棲棲服章逢，獨井耶。遂絕江渡淮，遡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遡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酹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為詩，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奚斯、礼部郎中吳公師道皆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辛之年十月十五日塟鄱義城東潘趉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琛岫，字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校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朱，生昺、昱、燮。三男子，昱、燮亦夭，昺復業儒，文聲動縉紳間。銘曰，猗鳳鳥，睇靈兆，壽曷以，氣則浩，跖而老，顏而夭，匪天道兮。

劉昺撰《青陽文集》卷六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婺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來、故材已實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書游城南、識思誠於主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斂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語而以義裁之、袞袞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為獨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嚥嗢、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葩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為。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而未知其充積於己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屨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參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贊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塘上、思誠竭蹷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藝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稗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呐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閟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彊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荅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為士者趨辨目前、一遇有問、舌柱齶不得發、孰有學能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廚彌、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

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録，亦未及上。忽創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句無山南，思誠之没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絜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孳狀，以墓銘爲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傅，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户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説，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爲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揚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爲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録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辯，名曰破萬總録，録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于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説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絶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名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丈學掾之禄有不能食，況望如先生烜著于時乎。此濂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于一時，學術之啟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

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瑛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貢、晉、恒、震。女二、申戌、汪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

孰爲嶢嶢而不昭昭、孰爲訑訑乃復焞焞。二氣糺紛、莫知其門。有遺者文、煜乎霞氛、訇乎霆奔。不泐以堙、不軋以髡、後千百齡其永存。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〇

校記

①「數」字下疑脱「千」字。

②涙：當作「唳」。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

周堅　吳儀　鄭邦彥

周皥齋墓誌銘

皥齋處士諱堅、字砥道、皥齋其自號也、姓周氏、慈谿金川人。曾祖諱壽、祖諱寔。父諱祥、以處士爲後。處士蓋餘姚雙溪河孫一之季子也。性孝友直諒、有識見。稍長、貌若玉雪、出就外傳、言笑容止如成人。至總角、歸雙河覲母氏、母氏異之、母曰、周氏既得汝、自生子一人、汝宜留以守吾宗祧。處士拜且泣曰、堅甫生七十日、即後周氏、其鞠育教誨恩若己出、不可忘也。堅闇背義不祥、且守祧有二兄在、不敢奉大人命也。母氏感其言、復遣之如初。既冠、益好學、趯趯然自飾。或與二人謀植身計、一曰貨殖、一曰科第、處士曰、士當眞實踐履、富與貴命也、奚可必哉。咸服其讜論。時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闡慈湖楊文元公遺書有覺、一時出其門者甚衆、而浮議者亦衆。處士奮不顧浮議、一從二先生游。寶峯知其識道器也、爲拳拳然啓迪。處士聞日用平常即道之誨、意殊喜、作而問曰、見道之功安在。寶峯曰、其反觀乎。昔楊夫子猶反觀入道、某亦嘗事此、頁驗、子其試哉。是夕歸而默坐反視、意念俱泯、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不知我之爲我、惟見光明滿室而已。詰旦、白二先生、先生笑而領之。寶峯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者是也。處士又問曰、光明滿室者何。寶峯曰、是心之光、古人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是也。他日二先生過處士、見榴花瓶中、相山問處士曰、花與枝葉紅綠間出、果孰爲之。處士答曰、吾所爲也。寶峯曰、孔言庶生無教也、砥道領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燭、寶峯曰、此燭之明、燭歟、火歟。答曰、非燭非火、此榴花之變化也。二先生曰、反觀之效、豈欺子哉。處士樂不可言、因取曾子讚孔子曰皥皥乎不可尚矣之言、名燕處之室曰皥齋、日以自鑒。金川室燬、乃就縣治中楊夫子祠左之室以居。蓋楊夫子讀書業也、面湖際山、東西有熙光、詠春之門、其流韻可想見。且俾子孫得以習俎豆事也。日與相山、寶峯暨小隱楊先生、是齋時先生、向君樂中、李君原善、王君彥眞、余斯道及伯氏性善等、日徜徉山水間、論修

己治人之道、不知歲之邁也。甫以金川故址及所積崇構材悉讓仲氏、有私處士者阻之、處士正色曰、天倫與土木孰重輕乎。卒不聽。自是規行矩步、罔敢失節、嘗服役官府。元至正間、寇亂、大造兵甲、邑之役於官者就瘠民肥己、以斂民怨、處士所聚鄉井、取給公用外、未嘗漁獵其民。郡侯阿因圖方收糧過半、處士率里民輸賦、侯見其端謹、曰、必有識之士也。問君之利病、處士對曰、今歲旱暵、民無所出租、既失於上聞、宜緩奇零之征、使規米入官、侯之惠也。侯偉之、賜帽與酒、民悉受其惠。縣令陳麟沓治道於縉紳諸公、處士與焉。居無何、邑以從化。處士於振貧恤患尤汲汲、一日見小女子風雨中病臥馬通上、將絕、命人僕負歸、飲食治療、得瘥、問其故、則行乞貪於市者也。久之、遣還其家。有定海戴氏子、從母乞食母給而辟之、號泣無所歸。處士畜之數歲、歸其母。餘姚歲饑、雙河困乏之者羣至、處士食二日、復與之粟、且奉書伯氏曰、飢者天民、粟者天物、幸勿靳天物飢天民、以逆天意。伯氏感焉、如其言振之。里有徐氏、被御私怨者媒孽重罪、寘之獄、處士憫其枉而貧也、爲貪其費、使納賄輕之、遂受笞而脫。處士至雙河伯氏家、疽發背、諸從子請致醫、處士不許曰、有命、惟清心定氣而愈。越數載以疾卒、實元至正幾年癸卯十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七。歲乙巳十月廿有三日、葬於縣西黃庫舜山之原。配董氏。子男二、曰鍵、曰鎔。女二、長適同邑馮應章、次適劉叔瑪。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斯道與處士同在先生門、冀吾道之亨、以少補斯世。不幸、師友及吾之伯氏俱淪喪、而處士亦歿、僅存者亦皆老矣。大明啓運、斯道被薦、忝宰石龍、再調吉之永新、不得拔茅連茹、以發揚楊夫子之學、愜畫於心。洪武十七年春、鍵、鎔介走永新、請曰、先人卒葬久未銘、惟先生與先人同講習、知先人爲最深、非先生銘之不可。敢奉狀以請。嗚呼、斯道詎忍銘處士哉。義不可辭、乃銘之曰、

人之從物、不知所歸。卓哉處士、惟道是依。其道光明、匪騰於口。既驗於見、亦驗於守。樂不可踰、徜徉湖閒。水之渙渙、雲之閒閒。雖處韋布、輕於爵位。雖處里閭、軼乎天地。遭時弗亨、尙復何言。不瑕以終、亦全其天。身不可起、道則不滅。孰其徵之、湖上之月。

烏斯道撰　《春草齋集》卷一〇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弗覈，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含光尉邦基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郇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銑、澧，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徽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纘承家學為事，雖初篩飄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徽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十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玄盛又薦于鄉，玄銑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教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竱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裨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歎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騎鸞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己之功，莊懿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謦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夭，其室周氏方少，子衷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異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從為亂，先生椎牛釃酒，集里中耋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罹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孑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

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徽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

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

名見

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祏，今以字行；次諭，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

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樟塲山，且勒文麗牲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騫

兮。儒躋道腴、詠幽玄兮。袞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膺至隱發精明兮。剔扶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韓衣擲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巹乃文兮。膚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逝深兮。方倚俞扁、起痼沉兮。秘其正陽乎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窆一宮氣蔚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為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覬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為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咻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没徙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壁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為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盧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强敏絕出、窮經為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闢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音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鄒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

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為姦。名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粮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為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為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荊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為妻妾、或脅為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强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塟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為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翩翩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卲。寔生良子、才氣曄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梟强。單窮

舞歌、姦屏溢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黼衣、權貴震肅。弗畀遐壽、遽閟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敬其德、以篤厥承。

方孝儒撰　《遜志齋集》卷二二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

王寧孫　潘著　黄尋　汪汝懋

王先生叔遠行狀

先生諱寧孫，字叔遠，姓王氏。王為瑯琊著姓，後徙居開封祥符。宋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四世祖也。靖康末，金人入汴，公以兵扈從南渡，遂定居鄞。曾祖撝，文學治政為時名臣，官至禮部郎中、崇政殿説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掌兩制者十餘年，高文典册，當世傳誦，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號厚齋先生。父昌世，承務郎，世稱為承奉公。故侍講金華黄文獻公銘其墓。母楊氏。先生幼岐嶷，侍承奉公側，循導規矩，出就外傳，庠校諸老若趙公山心、石公仲剛咸獎厲，治詩經，得優柔溫厚之風。繼以春秋帝王經世要典，取左氏、公、穀氏、胡文定氏、張氏主一、陳氏止齋、吕氏朴鄉及鄉先達若息齋高氏、存畊趙氏、時叔陳氏，晝夜復習，訂正同異。史傳有未得其要者，必推明事實，極其始終而止。讀范曄後漢書，欲為註釋，弗果。為文敦尚本實，然不肯拘有司繩墨，未嘗一造場屋。崔植、傅浮嘗就焉，二人者後亦為名士夫。郡守知其賢，以幣招致郡學，訓導弟子員。郡大家邵氏、梅氏嘗屈諸家塾，不久輒棄去。西游浙江，以所業贄丞相府。丞相以其先賢子孫，將署為白鹿書院山長，辭疾東歸，人遂稱為山長先生云。同嶴山去鄞縣東四十餘里，山高水深，自承宣公下至承奉公，皆葬其地。先生搆廬其中，時致其思。先世手澤、宸章御墨，寶藏珍惜，凜如不勝。尚書公所著深寧集等書累千百卷，先生與其兄厚孫遂初公同為校讐，卯分目别，肄習成誦。其玉海及他書十二種，請於部使者鋟梓，以傳天下。學者讀其書者，以王氏世有人焉。郡有鄉飲酒禮，先生每歲周旋其間，升降揖讓，具中儀式，太守禮敬之。值世事日非，養恬肥遯，中更脚氣疾，常不出户限，而遇事輒慷慨直言。至正末，浙東憲僉戴公東皐按治于明，民頗安之，分省參政杭州巴哈、浙東僉帥多爾濟不使①其所為，時御

史康呼噜岱將由海道入京，誣其以它事，捏摭戴罪，繫諸府治。父老民庶寓士論行臺訴冤，及上書者相繼，未報。先生慨然曰，此非吾所當言耶。率明士大夫抗疏臺端，戴得復職，會多爾濟自海道遣師，踰城以入，變在不測，戴師郡將討之。事定，將薦剡，先生謝絕之。于是先生年已艾矣，將卒，以家事屬其兄，請異日葬同兆域，且命以咲翅春秋殉。生于有元大德十年某月某日，卒于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八。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同縣先塋之左。嘗娶楊氏，無子，以兄子騭為後。孫男一，公權。女一。先生天資穎悟，書無不讀，而性理文章之懿，制度典故之詳，深致意焉。其文章根柢班馬，出入韓柳歐曾，詩文未嘗留藁，惜乎散亡者多。性尤孝慈，承奉公謝世已久，事母楊氏克致其謹，楊氏深愛之，僕隷養之如子，至為搆廬娶婦，劃膏壤以給之。早與董先生東野、將先生敬之為友，二先生已物故，獨兄事先君子，求我先生，敦始終之誼。酒樽棊奕，論辨今古，真時以子弟侍立，嘗為論唐正衙內殿之制，詞科制誥檄書露布之體，以世之學者不暇致詳，而獨許真為能學。宗景定末，度宗即位，尚書公以禮部郎官草百官表奏，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丞相賈魏公命增撰三道，尚書公至幄殿一揮而就。先生酒酣，嘗論先朝制作之盛，真素習其文，因為默誦，先生喜曰，汝殆為吾家子弟也耶。嗚呼，先生已矣，世無復有論斯事者矣。真竊觀四明郡學先賢右祠尚書公，在度歷淳熙諸大老之列，而他不與焉。蓋道德聞望有不可以勳名爵祿並者。尚書公名滿天下，傳及三世，遺書舊藁，先生與其兄嗣而承之，非文獻之足徵者耶。仰惟聖運文明，士自一藝以上，皆得與禮樂之盛，使先生尚在，不使居撰述之司，勒成一代大典乎。慨逝者之如斯，悼來今之勿繼，真所以欲圖其不朽者，實惓惓焉。因述其平生出處大略，求當代立言君子為之銘焉。謹狀。洪武十一年二月朔日，鄉貢進士同郡契家子鄭真狀。

鄭真撰《滎陽外史集》卷四二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着、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冀世祖推官至某處提刑、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興焉。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誨生逵、嘗長幕涇縣。逵生四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衛、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歷君。既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於竹岡蔡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遊於公卿、論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歎。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焰熏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顧藉、君曰、太横、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溍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選俾録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牆、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内艱去、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賢之。服除、調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餼士常數十、不給則往往貸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董師吳興、察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法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敢慢期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為不可及。君閭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留為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

居悁悁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倜儻若此，自謂功名可以立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沈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塟於海寧州彭城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閩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遂為銘曰：

君才翩翩標玉雪，孰儷其華嶠比潔。嚴斯為順施可烈，圭以璋合環以玦。巽角之全啻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紲。彭湖渤滴山巀嶭，墓門鏡珉堅媿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貢師泰撰　《玩齋集》卷一〇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亳社已屋，歷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實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鄞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紼有石，願先生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㬋，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呼！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

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遯[illegible]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耳、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公及丞相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日辟朝空宮以淹國邸、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也。盍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不可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倉皇大慟、拾級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遂負之以升、歔欷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富貴、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大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然不解、還舍治酒殽、使家人歌舞為讙、環守至日昃。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紿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闤闠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寘不紊、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瀰州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兢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殷士既貴顯、或勸求宦甲族以姝榮進、殷士曰、鄘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弆為榮、金華黃文獻公溍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



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沒、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為先務、皇上即位之初、載自淵衷、即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式以殷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蓋承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黄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絶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髪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洌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爾死得死、百世宜祀、鐫銘金章、誰非臣子。

《明文衡》卷八〇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循為君之徒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假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亹亹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戶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嘗舉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好戲弄、而警敏絶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吴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尋調青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児公統大軍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補鄰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顧擇禄耶。君矍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五年、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即扁舟宵逝。朝廷嘉之、以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內附、君間關歸故里。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觀、為文章、

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待己約。而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厚薄。君官一以樂易為務。而接姦發伏。世吏莫能抗。鄉吏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罕失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己。所至必以教養為職業。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谿蘭靜贊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鄉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為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義者。君皆造門獎勵。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刼民財。民疑其鄰。懸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鞫鄰使當罪。君察其冤。為變其獄辭。僚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鄞縣獲真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走。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夜失去。嫗愬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鞫其婿。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卧。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翰林丞旨張公翥為作贊。歲比旱。君行亦日禱。馮潭見雙鷹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兩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伯父後。次即請銘者。李曰微。女二人。長適方明。次適胡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文囑君俾復為兄弟。君泣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屬纊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樂初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藁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碩利冒恥之俗興。士多矜智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己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忘其能畜外脩內。蒸蒸慮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知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祖聖伏道久隳。士俗靡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內則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遠。頋取弦歌化海陬。棄捐斤斧引繩徽。質實辭訂識者誰。有儒一生心獨知。為編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死其何悲。

戴良撰　《九靈山房集》卷二三



校記

①不使：當作「不便」。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鮑元康　徐元震　謝煥

賀景文　夏侯霽

鮑仲安墓表

仲安諱元康，余友鮑景曾之子也。余與景曾交時，仲安方讀書家塾，未嘗與人接，余又以負薪之役奔走四方，不遑家居，故仲安未余識。然仲安勤於讀書，自經籍外諸子、諸史以及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吳兵法，與夫佛氏經典、神仙家延年長生之說，無不研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為先。及余終養，優游林壑，以故人子弟來從問學，一見即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而後得聞聖賢之正學矣。」於是日從事於五經、四書，而尤盡心於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玩索有得，輒筆記之。且曰：「上下繫辭，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說嚴謹簡畧，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為有得。」嘗語人曰：「自吾從先生游，於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者，於應事處變，得經權之說焉。」景曾晚年，仲安尚在幼冲，已能出其智謀，佐其家政。及景曾大故，仲安既除喪，即曰：「先人勤苦起家，蓋欲積有餘以及人，況聚而能散，禮經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迺以其歲所入十分為率，三分以饍老幼與凡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貢賦及官府百費，二分積蓄以待水旱，一分賑恤族黨、姻戚、鄉鄰，自親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貯之別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隨其輕重量力周之。遣嫁孤女，收養孤子，義之所在，知無不為。休寧有務官以虧課粥二女，陷倡家，百計求贖之，使復為良。設立社倉，時其出內，以濟里社之貧乏，弛其息不取。又嘗欲置坊局，儲善藥以救疾病，為不樂善者所沮。朱文公舊有祭田百畝，為族人之無藉者所盜賣。朝廷既立文公之廟於婺源，訟之有司，數年不得決，官民交相詬病。景曾嘗語仲安曰：「他日稍有贏餘，當以其價與民，而歸其田於廟。」至是

仲安追思景曾之語，粥其材木之山，得錢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餘貫，而文公之祭田始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累數之不能終。事母程夫人尤孝謹，求新鮮於山澤，取珍異於蘇杭，時其食飲，體其溫凊，無不得其志焉。至正十有二年二月，紅巾賊至饒州，仲安與鄉人集丁壯，結保甲，捐財出粟，以供費用。及賊至婺源，知官軍皆敗走，度民力不可支，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攜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賊購余甚急，余將死之。仲安謀於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先生死世豈可復得。吾將傾家以解是難。乃使其從子深與吾弟璡以計行賂諸賊，余始得免。九月，大軍克復，仲安與深、璡首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勞苦成疾，病且革，譫語唯云殺賊。十一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遠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喪其親戚骨肉焉。余使深主喪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於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賊復至，家遂燬焉，柩獨無恙。人以為積善之報。仲安天資高卓，識見過人，自其幼時為學已與流俗不類，及從余遊，講貫益精，踐履益篤。乃率同門為余築師山書院，聚學者而肄習焉。余方將以講授之事屬之仲安，仲安亦將有不得辭者，而遽死也，豈天喪余乎，天喪余乎。乃叙其梗槩，立表墓上，以識余之所深痛云。

鄭玉撰 《師山集》卷八

故徐君孟達壙銘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燉，故益陽知州。妣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于 朝也，君以俊造游成均，爲博士弟子員，精敏奇偉，最爲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嘗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出入府君左右，進止不凡。教授公見而喜曰：此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贅以爲壻。陸氏家素醇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贅，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顏，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於昌國。尋遭郡君之喪，哀毀盡禮。居父之喪，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殁益陽，君迎柩歸常熟之先壟，親戚賓交送車雲集，凡葬祭百需，視力所得爲，而哀禮兼盡。君倜儻有卓識，雅重然諾，樂赴人之急，遇事立決，幾警絕人，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其英風駿望，偉然於搢紳公卿間。與人交，不以疏數爲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方復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年粗有餘，將與所知優游卒歲，俄一疾不起，遂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曰緬，遲敏好學；次曰昂，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曹玄越。七日丁酉，緬奉柩葬於吳縣靈巖鄉陳灣東橫山之原。嗚呼！君託人之孤，急人之急，剋身謹行，始終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之所以哭之也慟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

維孟達父世吳人，育才弗施善其身。託人遺孤力千鈞，之死無怍勒貞珉，有孔孔勿替在後昆。

陳基撰《夷白齋稿》卷三五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贛之寧都人。祖諱復新，父諱仁居，皆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於詩。志倜儻，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爲苟合，諂諛不肯詘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章名，遣幣爲迎之，爲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嘗過彭君，與君章語甚合，咸稱道之。未幾，彭君死，君章不遠數百里護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復遊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户部司討達爾瑪 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黄君昭爲令於廣之新會，有政聲，君章以事踏其邑，一見即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遊京師。至是，適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

判官段君定僧首關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爲君章地者甚至、既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顧森呼圖克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興麥公文貴復列其學行薦于丞相太平公。於是丞相方鋭意收用天下人才、顧森呼圖克君以丞相子又樂推轂士、父子間得君章甚甚、亟欲甄録之。會麥公有疾、君章感其知己、躬親藥餌若子弟然、因染病、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行年四十有一。段君爲具衣衾買棺以斂、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烜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爲資、段君爲出重賻。而黄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鉦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於爲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黄氏、子男二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名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爲壽、王坐飲不爲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翅草芥、倨之不禮於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禮。然則王雖尊、不宜於僕不爲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爲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儕君章謁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詘。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於死、亦可哀也已。予因述其行而著於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嘗全矣夫。善於文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爲不朽矣。

故將仕郎江浙財賦府照磨賀君墓誌銘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二

君諱景文、字元忠。其世祖恐、唐會昌中自越州來爲今永新殁英邑之良坊、是爲良坊賀氏。二世祖泰、唐鎮南將軍、天祐中討賊戰殁洪之象牙灘、贈武翼大夫、廟食墓側。宋元祐中九世祖升自良坊徙龍溪、又爲龍溪賀

氏。君父士貴、字信翁、仕有元、同知全州。逮延祐中、承湖廣省檄、進太皇太后經涵至京師、召對便殿、命典中心閣階奉議。君以至大庚戌二月生。夙負英聞。元統癸酉、朝廷用宣聖孫衍聖公薦、為夫子廟學正、孔顏孟子弟悉受業。三年有成、江南行御史臺以宣聖孫監察御史思立章上于朝、乞留廟學教授。以父憂去、終喪起為餘姚廟山巡檢。拜命即就道、道險遠、至則過期、弗克任、還絕江踰淮、北上至京師。京師多故人、太傅朊朊公亦奇君。至正改元、朝議以江浙財賦繁重、宜慎選清要官理都府事、遂奏君照磨。先是、都府吏非人、率並緣水旱為欺事、故弗集。中政院取旨、遣使者來諫、且出庫藏胡椒若干鬻於市、守藏者坐以盜抵罪。君甫治事、即白尹以狀付使者曰、朝廷照、推好惠恭、元務從寬、貸府道賦可弗貸耶。庫椒朽腐、鬻不便、且中宮不宜與細民爭利。願使者以狀聞。未幾、奉旨悉停罷、庫藏亦得不免。官淮安、雨雹殺麥七十畝、既得狀不報。二年冬、中命江浙省重臣領府事、始舉廢責負、遣使往、以君偕行。君歸白省臣言、淮地枕嚴野、其民宜振恤、不宜復徵、否則顧以歲食稍田一頃代、淮民事遂寢。三年夏、大水、松江平江稻盡沒、圍田舊穫畢、縱水稱災、有司受賕、弗詰、復為請、府檄君佐貳府、請盧田司議其事、君遂極言宜亟救災恤民。是歲浙民得減田半租。秋九月、祖母楊氏訃聞、以承重奔服歸、服闋、淮東湖南閫府之帥咸辟君、爭欲致君幕下、君弗從。朝廷授真定儒學教授、俶裝且行。母趙氏郡主年高、不聽去、君亦不忍遠離膝下、遂築燕春堂奉母居之。十二年、望成而兵起、明年夏、郡主卒、既襄事、會大司徒道童公平章江西、以邊事奪情起君、檄屢下、弗果行。又明年春、乃行、至廬陵、渡江、遘疾、三日卒。君篤學有善行、居父喪、致賓客數郡畢至。母卒、遭亂、喪葬祭必盡誠。居鄉好禮讓、崇信義、又故世家、能感動其鄉人。歲嘗大旱、鄉人適禱羣祀弗應、君獨走武功山、雨三日乃止。君之卒也、其族老與其鄉之老相與聚而哭曰、自今

吾族之有不足於衣食者，無復所仰給矣。吾鄉之有饑饉疾癘者，無復與望周恤矣。君之交游士慟而哀相告曰：吾儕自今無復有論文賦詩、尊俎談讌之樂矣。廬陵四方之大夫君子聞君之卒，亦莫不咨嗟痛悼，惜其才而恨其不遇，以死也。君娶征東儒學提舉安成周某女，生男六人：宗聖，娶蕭氏，江南行臺御史泰登之孫；宗良，娶曾氏，繼張氏；梵僧，繼伯父龍川後，娶興安岳氏；關童、未娶；真定，夭。女三人：婉安、玉安，夭；慶安，適永豐龍淳曾洵。孫男三人：世昌、公復、武定。孫女二人：慧真、秀瓊。以其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安仁鄉白沙之原。宗良求其母命，偕君行來請，謂予與君交久而情厚，請為銘。當君任財賦時，予適預江浙貢舉事，既出院，與君相見，慰勞甚懽。方是時，君齒力俱壯，騎馬導從，行通衢，出入甚都，冶貌辭氣魁岸灑落，與上官辨事侃侃，無所屈撓，一時王公貴人咸稱美加敬愛。予亦謂君當建侯，取勛爵食萬鍾祿不難也。卒之與時浮沉，以養其親，以善其身，以保其子孫，以全其家人，雖位不稱德，亦可以少無憾矣。遂為銘曰：

顒顒乎其容，淵淵乎其中，望之而不敢慢，狎之而不可窮。德則既有，而時不逢，祥麟遠跡，妖狐橫蹤。吁嗟乎元忠。世之治也，行足以達其道；世之亂也，哭弗違於厥躬。此哲人之事，而君子之風。吁嗟乎元忠，於貳不違，於焉令終。有子克肖，有孫克從，式克罔替，以張厥宗。

李祁撰《雲陽集》卷八

夏侯時雨先生墓誌銘

於戲！飄風雖驟，不能以陰雨揚其塵；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離其倫。博碩龢裕德文之士，雖賢，不能自必於用，雖用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欝迴轗軻，而卒以困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紛敎，謗譽角起，究不可一差，豁然不足唏。獨山東豪傑文武士與吾鄉儒膚人，一口說夏侯先生齋學行，山海可仰。於書無不讀，讀皆通，通則慮，慮得善，取予服守篤

踐以教人、無毫髮倦。鬢且益華、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賸者蓋不知幾許矣。又凝遠其風度、不拘急若束縛者、霞絢瑾玉、宴笑因事訪論、尤傾動其座人、歆懌忱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爲憂豫泰如也。家居時年八十餘、皓皓鬚髮、儼衣冠、温然不起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予也。今年春、有儒者養直手文字一通、大戚邑邑、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冢孫狀其族來請銘也。嗚呼、予生二十餘年、聞先生名十餘年矣、且職在紀善惡、敢辭銘。按狀、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庚戌七月二十二日戌時、殁於洪武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葬鄉之西車井頭礱。配張氏、繼室劉氏。子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鑑、劉氏出也。女二、俱適人矣。孫男四、曰源、曰温、曰淳、曰泓者、即養直也。

銘曰、

粤稽夏侯、萌蘗於譙。裔遷長沙、爰吉是僑。瀘水之湓、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韶。歷宋逮元、暨於昌朝。兩有文武、擁旗珥貂。蟬聯有耀、激其清霄。猗嗟先生、含華在朝。腴郁孔周、窺規如姚。一命司教、吉士惟杓。再命臨川、撫民不恌。河潤膏施、星輝岳苕。金精失馭、卷懷軼超。遁於熙和、嬉於德軺。齊魯大邦、仰之喬喬。自南自北、感若聆韶。允也君子、士林之翹。人誰不死、公有賢子、子肖孫哲、億年未死。我述斯銘、以昭新阡。從祖公友、嫌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賢者孔多、晦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泐、斯文永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解縉撰　《文毅集》卷一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

孔森　王毅　夏霖　楊恒

故元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墓誌銘

前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既葬之十年，其孤希智以文學被薦，瀕行告於天台徐一夔曰：先人葬已久，不肖孤未建圖其所以不朽者。茲將去墳墓而聽調於朝，失今不圖，致先人之潛德或遂埋沒，將墮於不孝。幸矜而賜之銘。且予辱與先人有平昔之雅，予其勿辭。希智別去，調補華之華陰丞，以有能聲，擢審刑司詳議。貽書來趣文。而余比歲困於痼疾，觚翰事踈，有稽前諾。已而希智得告來省其母夫人，趣之愈亟。余告之曰：未晚也。古之孝者必躋膴仕而後大書深刻，以發幽光。今子仕方顯融，樹銘之事，此維其時，未為晚也。遂乃扶憊叙而銘之，以塞其請。按狀，君諱森，字英夫，世籍溫之平陽。平陽之有孔氏，蓋自五季之亂，有諱檜者自曲阜浮海至溫，家焉，殁葬其縣之淨水山。後唐同光中，縣人表其墓曰唐襲封文宣公曾孫之墓，至今石表猶存。歷宋涉元，平陽之孔氏躋世科登舍選者累累有焉。而君之曾祖考諱貴敬，宋迪功郎。祖考諱澧孫，理宗時一再試禮部不利。考諱文振，度宗末亦試禮部不利。元至元初，歷建德之桐廬、徽之歙縣兩學教諭，後居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方五歲，而教諭府君即世。長姊適同郡葉氏，其母章夫人挈家依焉。稍長，從淵先生多吉學。先生浙之名儒，見其聰敏，甚愛之，因博習經史百氏。其姊夫誘之從商，久之，私謂其母曰：葉姊夫誘兒從商，資以為養，固當，而非兒志也。吾族人昆弟類出游學四方，所至學校官莫不折節而迎，適館授粲不敢後。故吾族人昆弟多所成就。兒奈何遂錐刀利辱孔氏哉。於是出游四方，學日益廣。元制，凡孔氏後得從其族長推舉，移衍聖公府，送所隸類選，注學校官，出身視庶姓優一等。至正初，族長元祐

舉孔氏子孫之在江南者，以君為首選，行聖公府移江浙行省，注充慶元之翁洲書院山長。翁洲在海上，去城府遠，有司不暇顧，殿宇頹圮，米廩弗給，釋奠不備。君走謁於郡守，以修葺廢墜為請。郡守是之，書院遂得一新。為山長三年，禄米仰於郡庠，俸錢給於府庫，無所自遂，齏鹽之況，處之裕如。人曰：孔氏之為學校官者蓋如此。秩滿，陞松江府儒學教授，未上，而張氏據蘇松，干僞署者已占其缺矣。君曰：逢時不祥，庸何言哉。乃退處荒閒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為事。屬天朝平兩浙，即故廉訪司為按察司，而西湖書院舊附司設教。西湖書院者，大德中廉訪使徐公琰所剏，以祠唐剌史白公居易、宋知州事蘇公軾、林處士逋也，其制如州縣學。而國朝之制，置州縣學而罷書院，司風紀者惜其遂廢，謀所以攝書院事者，咸言孔先生德尊望重，其攝為宜，乃檄君來攝書院事。君至，視如家塾，書院之規摹如初。一日被疾，其子彷徨營捄弗效，遂終于書院之別齋，洪武六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配范氏，宋太傅忠肅公諱宗尹之七世孫。男二，長希智，今審刑司詳議；次希昇，蚤世。孫男二，曰諫，曰議。君軀幹傾頎，少時識量過人，以蚤失怙故，依葉氏姊。葉氏無子，言於章夫人，欲以為子。時君方八歲，其母曰：我家幸託聖人之系，何可後他姓以自貶哉。他日葉氏果無子，兒事之如母可也，不可從其姓。其後學成行尊，致蒙族長推舉為學校官，屹然為儒林望，非有卓然之見定之於初，安至是哉。故君位雖不滿其志，而有子獨用於時，所以顯榮其親者，方來未艾，將見屢書不一書而足。而余懼咈其請，不敢復稽也，姑書以為先焉。銘曰：

五季戎馬蹂中州，乃有聖系來東甌。或視小宗如懸疣，樹以石表昭所由。歷宋涉元碩且稠，松江後出克自修。有識自稱孰與侔，歷游四方學行優。大宗飛薦不敢留，位雖弗稱澤則流，有子進列簪紱儔，式瞻寵贈賁松楸。

徐一夔撰　《始豐稿》卷一三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為農。初西鄰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為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捲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痿疾大作、身熱如火、燃榻畔懸繩代桄、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刃劃、姑衣有纊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臥、心知其為己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譏命收斗、掛書牛角而讀之、隨斗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蒼溪濱、挾冊坐轎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為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脩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不盡。夜分燈屢涸、猶聞其吟諷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為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為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泝黃河、而覩泰山鳧繹之雄、徘徊闕里、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黃文獻公溍、揭文安公傒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參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為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為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沉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慕、革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臥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蘄寇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賛將軍石抹宜

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竇忽丁適，盜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鹵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季文謂曰，吾豈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羣盜。大府錄功，賚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穀拜賜侈矣。謝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惜灑泣，以復讐爲事。弟子胡深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連率，帥師剪夷之。越二年始平，葬先生蒸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爲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氓之顛隮如已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爲戚顔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過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滅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爲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廉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蓋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茹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間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辨鋒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兄子彥簡爲後。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爲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董爲善良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衎手及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絕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爲師復讎，兵屯二年弗解，卒尸鼠輩于市，功比衎爲尤難。祠宇之

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蓋亦入人深矣。

宋濂撰　見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教授夏道存行狀

曾祖元異、吉水縣學教諭。

祖雷亨、故不仕。

父吉先、故不仕。

妣蕭氏。

君諱霖、字道存、吉水人也。先世居金陵、宋建炎中始祖澤以刑部司門郎從孟太后南遷、至吉水、因家焉。世業儒、在宋、父子相繼入胄監者、在元有父子同中進士科者、故里有聯魁坊。君幼穎拔異群兒、卓有遠志、讀書當至夜分、父母憂其勞勤、止之、伺母夫人既寢、竊燈燭入帳披吟不輟。稍長、侍親往教、親有所適、即檢攝同輩莫敢嬉戲、如親未出、人已奇之。二親之歿也、祭葬盡禮、僉謂夏氏有子。延祐癸亥、從兄仲善以易經舉於鄉。君益勵志于學、思並驅齊駕、遂從季父明德先生受易大義。季父亟稱於衆曰、吾家科第又有人矣。所居泮水經門而橋横其西、因名其居曰西橋流水之間、日與名勝講習其中、蜚聲稱甚。秘書卿達公兼善篆其顔、御史貢公泰交序其事、一時鄉之先達如解中正、馬成己、王與耕輩皆相與莫逆。講其程試之文、光明而俊逸、暢達而紆餘、莫不以世科期之。然試于私輒在前列、大比之歲又往往屢黜於有司、其命也夫。天曆己巳、從兄再舉及第、改會稽尹。君由會稽入姑蘇、過廣陵、溯大江、以遊乎吳楚之交。于是四方慕夏氏之易學、自安豐自姑孰來從者有焉。君亦自負所蘊、期於晚成、孰知宇宙墋黷、而世事日非矣。兵亂以來、頻年奔走、衣食之不給、而未嘗阿附以取容、矯情以取辱、惟待人一誠、故雖暴夫悍卒、亦知敬服。偽陳之在九江、趣者日衆、或諷君以進、君曰、吾雖不能有爲于昔、豈不能有守於今耶。遂擇忠襄文節二楊公之里卜築以老焉。於時鄰曲親朋尚德相近

者得九人、每遇良辰美景、必选為賓主、飲酒賦詩以為樂、名曰真率會。好事者繪為九老圖。大夫士家莫不欣羡、蓋山林恬退之趣、君于是專之矣、故亦自號退菴老人云。既而天命耆定、文事聿興、設科取士無異前代、廣東江西以較藝聘者無虛歲、省憲長貳之崇儒者時因行人問安否。自是從遊日衆、而世故又有不得而辭者矣。貳守楊侯弘道聘之預宮、太守徐公彥中薦於省部、辭之、辭之不獲、則受鄉郡教授以歸。領職以來、易俛達為謹厚、起倦厭為勤敏、稍稍無愧。盧陵時朝廷方尚鄉飲之禮、君與博雅君子考之經傳所載、參之歷代所行、酌古準今、不膠不陋、由是冠帶濟濟、有嚴有泰、觀者歎曰、郡庠非敎授、太守獨能行此曠典者乎。越三月得疾疾、交游問視、言笑自若。一夕、夢至家、即動歸興、謂子鼎曰、吾平生未了者、惟吾父母改葬未安耳。汝曹毋忘吾志。言訖就寐、翛然而逝、實洪武八年六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没之日、太守率僚屬往臨治喪、命載還其里、太守而下及士友送祭于城南者數百人、莫不痛哭流涕、舟發而後返。觀者榮之。越數日、諸孤權殯其柩于里之夏徑。明年春、鼎兄弟具梗槩求禮狀其行、每一執筆、不覺潸焉出涕。追惟較藝五羊、忝同馳驅、鄉飲議禮、忝同揚確、一話言、一動容、顯顯猶在心目、而九京不可作、動隔歲時、能無感於中者乎。知已晨星、相繼淪謝、前年狀李君主敬善行、君謂有此可無銘矣。曾幾何時、復述君生平、悉得不動後死者之悲也。君盛時未效于用、事業未顯、然為性寬厚、口不論人是非、與人言必依于仁義。侍學者亹亹忘倦、遇有關於風教者、必反覆極論、使聽者感動。常誨子弟曰、作文作詩無補於世、雖工何益、徒費紙墨耳。又曰、文者德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焉耳。使隣里鄉黨常有斯人與居、後生氣質豈不潛改而默化、而不可復得矣。若談經則欲探伊洛之微妙、為文則喜效韓歐之舂容、詩賦尤追古人。鄉先生劉公桂翁評之曰、道存之詩、琢清貯瀅、凝幽拔奇、

不苟簡。一語飄乎如輕雷之度風，冷乎如寒泉之落澗，瀞乎如古罍洗之不可雜泉點也。永嘉先生李公孝光亦曰：「予讀廬陵夏君所為古賦、詩，和粹雄蔚，浸追古之作者。」今其業之存者有荷亭集、越游集、金灘集、馬田集、庄西集、振文集、尋梅集、養正集，醉之温厚衍裕，要亦類其人焉。配蕭氏，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子男五人，已有能纘其學者，曰彝、曰寅、曰貢、曰謨，幼者未名。女二人。孫男四人。從兄之子曰瓚，英年俊發，登試於時，實君敎也。今以監察御史謫居鳳陽，歲時間繼，憂形於色，有甚于己子。凛凛乎孝友篤行君子之遺風也。是為狀。

王禮撰　《麟原前集》卷二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俊爽，翹然欲超群。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質絶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熠熠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類弗應。濟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寮而爨，飭戒子姓執贄致辭。生睢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寖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貴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棲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徹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繆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一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關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弘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錙銖矯偽，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為稜載事，弇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閔其惷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輒鳥捷為謝，生拒之。氓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達主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走介致饋，繼以金幣。生咲曰：「孰謂君子而可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踰之云。

史官曰：予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遊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造為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四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鄭銘　蔣宗簡　陳麟　楊居

烏本良、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吴公萊爲之師。吴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即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吴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吴公遊、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貫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吴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倫、輒以爲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容而波瀾張、皆煜煜有光于時云。初、景彝早喪父、事母黄氏至孝、飲食必愼擇以進。黄氏嗜鱢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筐以香粳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絶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黄氏殁、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衰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强。翁既老、欲以貲産悉屬之景彝、辭、請以畀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彝塟埋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鉅殁、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盡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童然

哉不苟於取與。紀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彝駕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彝爲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吴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吴公後、始得與景彝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彝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絶似其爲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彝之學未暴白于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彝暨胡君皆吴公門人、胡君既銘景彝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爲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彝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〇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來屬于余曰、宗簡生不及從子遊、死而得一言爲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余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余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深究。郡庠延敬之爲少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于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悦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説、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禄仕、獨以古文自娱、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于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游江湖間、過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意合、欲偕之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

居。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牘，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奥先塋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信，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爲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奚以區區之言爲？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爲，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黄溍撰《文獻集》卷九上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來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爲閩王參軍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温，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珪，泉州市舶司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温州路瑞安州事。母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弟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迨葬，復封股和糜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爲司縣小史，數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日從南溪父相問己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御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户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仕吏事，吏每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鉤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缿筩，虛中而穴其上，置諸衙校。今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



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禁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扼於豪右，莫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諭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豪埶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法。縣之鳴鶴鄉，有界唐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衝潰唐，唐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樹木籠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欽之，以使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藝麻麥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驛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鍊，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慄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網灣，惡少年嘯聚徒黨為盜，則督士卒奮擊，嘐尾江上，鄞縣之夾唐有劇賊傅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屬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聞君治代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閫帥者橫甚，至刼之兵，且欲執以逞。戴窘蹙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瘞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譽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君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虎鬪故，隻身以至，殺之、衆非男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柰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宮，治田葺圃，種收以為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詔以海之疾，倚杖瑞栅出遨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擾與其里人聚石為臺，陳簠簋爵斝，盛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碩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溫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務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於是，南遊閩中，未幾竟

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岙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郎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愁，次在室。孫男三：慶童、勛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邃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梁肉，不求備於妻孥，不致嗔於臧獲，不忍劳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貲。女有養子為君兄，既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舊，然性公直，凜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禿堅，皆練民為兵，守要害以禦暴，互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區區不量輕重，搆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豪，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乎古循吏之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衡，有令如君民乃愒。曳儒裾，提將符，義完勵勤，伏以遄。彼業業，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之虩忌之，歸海酉。禮命贈乜襆，才不及究而老，吁其悲。

戴良撰《九靈山房集》卷二三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千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擬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彝，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為婺之浦江丞。浦江丞生昱，昱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子先生子恩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黄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

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眡滌濯、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為豪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于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候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饑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於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垂、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問學。女子一、歸士族咸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歎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之載、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偏。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擿埴索塗、何往不顛。有偉夫子、式覩其全。以彼校此、孰為愚賢。鐫石幽墟、過者察焉。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先兄春風先生行狀

先生諱本良、字性善、世居明之昌國。迨父試吏同郡慈

谿、樂其山水之勝、又多君子、因占籍焉。曾祖煒、祖暹、父文亮。先生性質朴、生十餘歲、聞浮屠氏言人子能不茹葷三年、名血盆齋者、可免母罪、即不啖魚肉。父母念其讀書氣弱、力阻之、堅不肯受命、且幹蠱不以勞苦辭。年十有八歲、父遣習吏、弟斯道就外傅、暮歸必問所授何書、同習讀、講辯疑義。間為詩、即為老成輩推奬。至廿有一歲、父没、家無甔石儲、日汲汲營奉母、資弟斯道年十八、季弟二人、女弟三人尚幼、皆仰給焉。日夜銜恤、艱苦萬狀、夜必讀書至三鼓乃已。里有陳氏家裕饒、子死、令人誘以為嗣、先生泣曰、吾烏氏宗子也、不可為人後、且母與弟將誰托哉。遂止。丁丑至錢塘、民間妄傳朝廷選侲男女、咸倉卒婚娶、有願以女配先生者、先生曰、吾之來也、為母與弟求衣食計耳、衣食之謀未遂、而先有室、人謂我何。不聽。雖執事官府中、暇則師事秋雲徐先生學春秋經、從衆仲陳先生遊、問古人要旨。不久歸井里、即脱畧吏事、明書經、授徒大姓家。幼弟希顔方髫齔、攜以教養、夜必抱持而起。斯道亦處館事未畢、相與養母氏、撫二弟。稍長遣嫁三女弟畢、始娶。邑之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子中時先生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先生從而講貫久之、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風雲雨露無非我也、樂不可言、因盡棄舉子業而學焉。文元公有詩春秋易解、先聖大訓、及所為詩文、日以諷誦、如在春風中、就以春風名齋。弟斯道相與探賾、若朋友然。辛卯四方兵蔦起、蔓及浙、郡縣悚懼、邑宰陳文昭甫至、咨守備策於縉紳諸公、先生同在列、畫策團練為保障計、又條陳為政之要於邑宰。行之三月、邑以大治。時好名之士各擇所依、取名爵如拾芥、先生退處山谷間、淡然自怡、一不動其心、凡勢利之家足未嘗躡其戶限。惟以道相尚者、雖至貧賤、亦與之往來。鄉先生有碩德博聞者、必數造其門。仕宦中有以文字相益、如戶部尚書貢公太甫、太常禮儀院使陳公子山者、咸與之交焉。為人慈祥愷悌、重然諾、言不妄發、發則必以聖賢謨訓

為根據、待鄉里、接賓客務盡確誠。有義事力不能為者、必勸有力者為之。見在位者利澤不加於人、必具便民事告之、請為舉行。作詩文尚正大。性不喜遊藝。凡治天下與用兵之道、靡不究心。特值時不偶、弗輕售焉耳。以是士大夫咸敬禮之、或請業、或求以啟沃、或聽其論言者彌衆。戊申、母氏沒、喪葬莫有違禮。方終喪、遘疾、卒於正寢、神清明不亂、實洪武五年正月十三日也。祔葬於邑之蔡胡考妣墓側。配同郡馬氏、先卒。再娶同郡翁氏。子男二、長良光、次用光。女一、蚤卒、馬氏出也。弟斯道謹摭其行并卒葬歲月如此、俾兄子用乞銘當代君子云。

烏斯道撰　四庫本《春草齋集》卷五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

解泰　周祐　傅致柔　歐陽衡

淵靜先生李通行狀

解氏之先，世家平陽，有諱福者，事西漢高皇帝為太僕，居唐代雁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為吉州刺史，由是為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我。十五世祖諱斛，唐昭宗徵之不起，咸通中謚貞白處士。十三世祖諱戚，唐末遭黄巢之亂，舉宗奮義兵，保障吉陽，全活甚衆。南唐中追贈僕射。高祖諱黄，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太學上舍生，上書言事得罪，賈似道擯處於家，宋亡，以憂憤卒。考諱應申，叔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太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沉靜寡言笑，好讀書，鑑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兒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兄觀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辦於公，朝夕内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俯鞠諸侄，皆如成人，不為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聯科接武，翕然有聲，朝野士人爭觀望歆動，皆爭徑竇，選便捷，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恥之，承親志，不得已亦再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絶意進取，銳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妍媚，而方正厭重，類其為人。吴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子，公不往。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於郡舍，或勸公賫詩文求見，冀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於鄉。鄉之豪衆勢侈靡，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鬭誇，公善導之，乃更尚清儉。其教根柢六經，尤必以躬行為本末，嘗以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秋為準繩，拘之於遷，縱之於固，馳騁之於唐史、五代史，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為户庭，以杜為經，上泝三百篇為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子惟取荀、揚、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晚更授徒於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王通比之。中

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灑泣、激以忠義、又時時為論說前史、雅善揚抑。犀溢聞者慚服、自悔恨甚衆、轉相戒敕、無更侮之者。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百廢未興、帑弗有考、又承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略、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人爭相磨淬、至於今蒙之不衰、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蓋五十人、作屈物命篇、屬而和之、以為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自號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壽終於家。臨終呼宗族與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於人者、我死、慎勿為世俗譸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鶴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蒼張、雖強橫人見之、側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襲、處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閭里咸歎息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閔凶、苫塊居廬、而葬三喪、禮咸罔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三人、琛、璋、皆先公卒。珪、績學飭行、世其業。女二人。孫男八人、約、緯、繪、綺、緝、紹、繼、純。曾孫二、聞魁、望魁。森然皆蘭馨玉潔。公寢疾、約、繪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悉盡孝道。以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葬公於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塋、從治命也。公極深奧、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見聞、故摭為行狀、求立言君子銘之、圖不朽焉。

淵靜先生小傳

先生諱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吳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晚號鑑湖老樗。自幼沉靜少言、勤學不怠。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聲色不大、而門內肅然。居喪無闕禮者、君子

稱焉。肆力於古學、吳文正公招與共學、不往。虞文靖公歸自翰林、或勸挾所業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兀坐齋居、玩心高明、人莫窺其際。其來學者亦弗拒、久之教授桐江之上、慕而從者日盛、隨其材質誘掖之。為學者師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之王烈、王通云。聖朝詔下徵賢、郡縣衆方起之、曰吾壯歲年且不仕、今老矣、尚須祿位耶。卒不起。至於振勵士風、扶樹教基、則深致其意。吉之文獻足徵、大抵皆其力也。晚年教其孫興、壽、榮、皆能文章。先生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玉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强横者望之屏風、而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誨人不倦、出於至誠、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從容大道。要之、聖人之徒有成者也。

解縉撰《文毅集》卷一一

貢元周先生墓誌銘

自延祐甲寅舉進士、先後為科十有二、閩士之魁浙闈者凡四人、若晉安林仲節景和、邵武黃清老子肅、建安雷杭彥舟、皆登甲科、躋仕中外。延平周祐于一以至正庚寅在江浙二十八人之上、於是兩與計偕、而不售於春官者再、士類屈之。先生自齓年即知讀書、動止端重異羣兒。父小溪先生恐汩其純也、延師家塾教之。甫長則盡能通四書、五經傳註。及冠、治舉子業、會科目中輟、遂刻志古文、先秦西漢諸子百氏、韓柳歐蘇之所述作、咀嚼饜飫、久益博洽、發而為文、溫雅閎徤。令南臺侍御左公世臣曩以閩海僉憲督師漳南、先生撮討賊顛末做治鑑為野史上之、題曰邊臣近鑒。左公曰、真史才也。薦為同安文學、進其書於朝、以備國史編録。由是諸閩老成知名焉。靖州推官詹達納有愛女擇對、特妻之。初、先生領丁亥鄉薦、恩授廬峯山長、再以舉首走京師、翰林羣公將薦之史館、以親老辭歸。至延平、奔小溪府君

訃、配詹氏道卒、府君服方除、而母復亡。嗚呼、孰謂母服未練、而先生又不祿耶。先生質醇學正、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而中之所蘊則渾渾莫窺其際、事有疑難、質之一言而斷、委曲周盡。其爲校官也、從游之徒千里來集、善誘不倦、皆成其材。名讀書之室曰宗濂、見其學之正也。壯年有志功業、使得展其長、庶幾經邦澤民、必有大設施者、而拂鬱不揚、賚志以歿、悲夫。世族可知者、上世祖瓊、由建遷延平。瓊生公權、權生延、宋武翼大夫、廣西路鈐轄、閤門宣贊舍人。延生大明、大明生禮、禮生昭先、屬時宋季、皆隱弗耀。昭先生小溪、諱蕃才、以吏漳、因家焉。生先生於皇慶壬子七月癸丑、卒于至正甲午十二月乙卯、得年四十有三。明年七月壬辰合窆于靈應山詹氏塋。無子、側室女詹家奴尚幼、弟祗寔主喪事。唐臣舊學於先生、謹叙而銘之、不敢以微陋辭。銘曰、

靈奇天慳、而先生取之貪。聲名天靳、而先生播之覃。此予彼奪、孰司其機緘。乃年之不永、而爵之未擔。然文傳而壽、德尚而貴、則於彼者、又將何憾而何慚。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一九

傅守剛墓碣

自焚屍沈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爇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絶、燹已、編荊成筐、貫以衆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覺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齎告於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閒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買明善徵木造小櫝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

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説、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吴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爍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厠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款、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覬割户自私、先業悉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叔授某之女為配。年逾四十、生男鵬鵬、絶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僅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廳事、作謦欬聲矣。為之失笑矣。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塋、忽有白面少年拜於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翰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遣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善不翅若己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淄公翻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

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儕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三

華雲歐陽先生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十六世孫諱衡、字師尹、學者稱華雲先生。至正舉進士、遇亂、遂不復仕。吉安守臣梁克中檄舉義旗、先生即遣子率豪傑千餘人、首治水軍與賊戰、摧其鋒、屢建勞績、竟死於陣。先生以書萬言陳便宜、主將不能用。先生曰、事不可爲矣。隱居山谷間。時四方大亂、尚有學者義而從游。先生不拒也。入國朝、屢有薦者、嘗再至江西行中書省、皆以疾辭。與先公同年生、而月日稍後。兄事先公。先公之應詔赴闕也、曰、吾必不仕、將以死自誓、子幼無可托者、此可少念耳。先生即許以子妻予兄、謂先公勿憂也。已而先公亦得告還、人皆謂先生友誼無愧古人。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醫藥之術、皆通析融會。予少時因市得四書集成闕鄉黨篇、先生口誦、予書之、已而得本、較之不謬一字、而取正居多、其精博類如此。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莊肅而和易、學者嘗謂、如先生誠所謂恭而安者也。所著文集凡若干、皆可傳。先生沒以洪武庚申、年六十有八。世爲吉水螺陂人。其先自文忠公之孫紹世得部符、居吉水積符。至諱雩者、始家螺陂。曾祖炎起、宋進士、新昭州教授。祖夢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父吾衡。其墓在龍塘山之原。子仲訥。孫忠孝、少長余家。今請爲銘於其墓、故叙次俾刻之。銘曰、

文忠餘慶、河漢輸、浸淮川陸草木蒼。沃其根柢枝扶踈、文章懿行與之俱、博學隱德伍樸樗、將施後嗣仍環瑜、不信請考太史書。

解縉撰　《文毅集》卷一三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湯楷　鄭深　顧權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 有序

處之龍泉有簪纓族曰湯氏。自宋蔡國公載八傳至塑望生鑄鍾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爲義門。至府君益厲志飭行。石末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溢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爲教官。免强就職。未幾、瓢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一日卒于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季弟椿次子燧來爲後。燧生二子、綰、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一、未行。燧嘗以濂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季宗起狀、不遠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謚爲姓、源鴻流長。譜逸宗堙、莫究厥詳。從于括者、至宋寖昌。簪纓蟬聯、義聞芾奕。府君承之、祖武是式。粤自弱齡、嗜學尤棘。衆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而群經、心涵口詠、必啄其精。寒燈在壁、夜分猶青。無末不誠、無本不凝。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持貢函、應書而起。議苟不合、退修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制行、期履大猷。自我先人、惟義之述。闢塾建莊、群族之繇。養或有慾、益田以百。居或黜昧、加以塗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以究以繹、以行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式馴。春秋舍菜、執禮愈恭。嗜意漓俗、復還淳風。豈卹吾宗、不達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糴我粟、爾哺爾匕。繼以耄年、惠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繹騷。胥田群兇、是讙是呶。彼暴悍者、虎嘯鼠跳。欲起應之、脅劉恣驕。君登于庭、曉以順逆、不見禍首、身膏矛戟。妻孥夷戮、鬼不血食。爾盍自固、以禦寇賊。衆皆羅拜、頓如君言。我刃我淬、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聲大振、寇膽遂寒。惟忠愍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公欲刈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疇敢與競。君跽轅門、慷慨陳辭。脅從罔治、渠魁當誅。蚩蚩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踵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耜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因爲暴。頭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盡然、是何忍爲。即日戒行、妻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愛以擿。君性至純、兼以沈毅。惡欲如讎、嗜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履冰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允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烝嘗、尤極慎愨。出就齋室、心存沖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揚淑隱慝、欲道之歸。里有狱爭、㚒質爰稽。苟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况能周急、以蘇羸病。友有寄金、沒于兵鋒。家惟一牛、償之弗靳。君德之施、漸漬益真。人爲弗滋、智熄糾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僉謂斯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畊。量夫授地、孰富孰貧。孰有餘利、盎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單公爲私。大將遠圻、徵無卑繩。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鄙壽夭、乃政之基。奈何棄諸、顉若蛙黽。不有君子、誰復斯憫。肆善扶義、其利維永。成愍之心、實重耿耿。恭施經横、中梗之礬。鴆鶥晝呼、長離罶鳴。誰不攺容、誰不啖情。歿而不揚、爲善者懲。彼有守爵、吾棄弗頋。此惟布帛、發吾豔慕。大書塋間、表厥中素。此吾直筆、初非諛墓。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三六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于杭之寓舍。江浙行省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君用壬暨僉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還葬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沐評隲諸行成書、而授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先從陸來遷婺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青田尉德璋子、出為德池後。德璋與兄德珪罹難、爭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嘗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紿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凶于其家、君恐祖父聞之、或薄其愛、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譽我、吾當厚報子、否則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行縣、騶從甚都、君嘆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游學京師。久之、會丞相博爾克布哈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災、連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恒產、若俟報下振之、則已大半為鬼矣。汲黯發廩、此非其時乎。丞相悅、令戶賑之。君曰、戶有小大、必計口乃宜耳。丞相從之、俄辟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為宣使、俾理問官約爾珠名君、約爾珠將別有所薦、不白以丞相意、卒然問曰、儒者可為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約爾珠反命、謂君不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為約爾珠所賣、不復辨。聞太師托克托公喜士、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于豐、謁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蘆蕩之利宜與江淮萬姓同之、

閣下專焉、無乃不可乎。太師曰、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民物、何云專邪。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意若怒君失辭者、君從容曰、在至元間魯王當取之矣、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復繼焉、或者其違制書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恐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喇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君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稱譽弗置口、至有聞于上者。初、皇太子鞠育太師家、與哈喇章同卧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是取譏于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孝經進、喜見顏色、因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喇章託君。時訛言沸騰、或促君亟去、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甚焉。且死生命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舊與太師有微隙、又怒君不為宣使而客太師家、將罪君、復憐君才、不忍發、乃遣人鈎致君、君曰、丞相遇我厚、我寧弗知之。其去也、特為理問所閒爾。今丞相幸用我、然受人託而遽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寘不問。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為長史、階從事郎、時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君以民所最病事、君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貲取券、使受直于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蕭熙、黃楧等號訴于太師、太師以示君。君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於所薦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西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履其庭者、獨王架閣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短

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爾、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為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為長者。鄉先達為臺臣所糾、奪其誥命、君言于太師復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君、君畧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蔭入官、君復白太師擢為崇文丞、始大愧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閣授經郎、階徵仕郎、名見明仁殿、上顧資政院使多爾濟巴勒曰、此哈喇章師也、教法甚、朕今陞入宮庠矣。俄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數繹聖經、啟沃深切、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同居事、屢嘆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鑒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冑子者凡四載、歲錫燕者再、頒金織紋幣者二、皆有副。扈從上京、又予褚幣二千五百緡、率以為常。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濤方為經筵檢討、樵祭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湩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吏部月有選、鄆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三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進即上之闕畀之、後者為例。董甲雲南木邦人、以任子當官、貧不能賄吏、遂以戶冊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于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注之。永新尹趙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例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竟失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未達、頗使酒廷辱君、君心甚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擇良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于冦、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騶奴家、使

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不敢言。君將闕于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不脫吻而禍及其踵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民曰、軍奪民牛且孥翁嫗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蹤跡之、獲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寘于法。冬十二月、太師以讒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送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已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君急欲南歸、即入謝上、皇太子聞之、將留弗遣、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為親榮。時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旅舶壞、深目而髯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昌生我。主舟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為亂。言人人同、君力屈羣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暨升岸、羅拜去。浙西時屯重兵、挾貔貅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為薪、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覆鞫訊、知隸平章政事慶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譯史桑葛憑藉憲使之威、視僉事呼都克布哈如無人、僉事欲黜之、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君劾之、憲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為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不能容也。擲其文于地、事遂寢。尋除令官、未及上卒、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烏吳氏、東平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高麗康氏、生女曰芬、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為君嗣。君眉目疎豁、軀幹魁梧、雖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間、鮮自憤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勳戚大臣之子、君載星而出、載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

崇庳而貳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傒斯、翰林學士承旨瀏陽歐陽公玄、太子右諭德東文李公好文①、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間者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濂長君僅四歲，負笈游吳先生之門，始獲與交。君晝同食，夜則共衾裯而寢，穆穆然，衎衎然，其姓雖殊，情實兄弟也。君嘗指時之闒人謂濂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館閣，某也垂紳正笏立廟朝，而弼成化功，鄭生長雖不滿六尺，行見錚錚然鳴矣。濂見君言夸出峻辭，戲君反覆相撐拄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蜂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耿耿而在，是亦足矣。濂幸後死，因悼君行而揭之，以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錄焉。銘曰：

斂出豐城，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嚴嚴師臣，四國是瞻。佐其戎勳，唯君則堪。民生瘡痍，我是用悼。朝政秕糠，我寧不告。當宁聞之，名入宮庫。日照月臨，承其寵光。廣廈細氈，從容論道。載啟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堯舜吾君。八荒熙熙，期囿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博，宜鑒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冰清衡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指，繡衣赫赩。嚴霜夏零，邪輩不植。凡人賦材，此盈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風，淪肌洽髓。大本既立，孰踰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馴。如持右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衍。泉臺莫晨，有淚雙泫。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滑風凜然，施及後昆。烏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叶同門友金華宋濂文。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元故靖夷先生顧君墓誌銘

先生姓顧氏，諱權，字伯衡，世居婺之蘭溪。其父達卿始入吳，因占籍崑山，娶婦生子，為崑山人。達卿在蘭溪與雲峯胡先生同里閈，心敬慕之，期有子當使為士。及生先生，見其凝重岐嶷，益自喜，銳意教督之。先生少長，能體父之志，斂力學業，不以祁寒盛暑為少輟。既壯，博習羣書，尤究心於易，以教授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游，時人莫不善其父之能教也。先生為人不事矜飾，喜哦詩飲酒，常頹然自放，然其交際恭遜，久益謹，蓋未始忤人也。中歲刻意為文章，有古作者矩度，雖一字未當，不為苟止。其志亦欲以是少見於世者，遭時喪亂，竟窮於無所就以死，年不滿五十，無子，男昆弟挨人為主後。烏乎，天於先生乃命之如此，悲夫。先生娶呂氏，生子輒殀死。買妾得一女，尚幼。其卒以至正廿四年九月丁亥，其葬以十月丙寅，其墓在馬鞍山之北原。其葬事知州偰侯斯、教授蔡君基之所與也。葬有期日，其故舊門生咸痛其有德無後，相與私諡之曰靖夷先生，而奎與為銘也。

銘曰：善不必有後，仁不必皆壽。彼夢夢兮誰則能究，言甚文兮行甚茂。烏乎先生，為我能為兮，苟不在我，其奚咎。

殷奎撰《强齋集》卷四

校記

①東文：當作「東明」。見《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傳》。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

章溢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鄒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抆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縣、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忽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圖沁布哈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

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間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舒穆嚕公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廹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猶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舒穆嚕公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舒穆嚕公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省命右林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城急、舒穆嚕公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舒穆嚕公、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將乙積粟不糶、公言於舒穆嚕公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哈迪爾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

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舒穆嚕公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舒穆嚕公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舒穆嚕公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内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内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内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特穆爾喇實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檄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丞、右戶閔輗、土豪周天覺悉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

使以束帛召公、公乃惝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
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
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
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
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
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
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
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
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
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
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
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
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
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
胡君、而遂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

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
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
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
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
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
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
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
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
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
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
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埸
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
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
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
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
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

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粮餉、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諷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抗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欵、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遏、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管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敗、公斬惟淵以狥、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嘉奬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粮，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黄宗雲、朱君達來附，各處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宜直恃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玆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拔倒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稟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宜勞為

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感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祭、幸有倫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旂、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塟、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

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樸度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峰西岡為義阡、聽其埋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彝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英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

其人。覩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爲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爲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奮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爲欣。勅生蟄蟄千子孫、白筍排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趺鬚目電焞。音吐鴻宏鐘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棍、嘯呼不異鬼彪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屹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屯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尖嶙峋、狐狸跳舞驕妖神。帝曰汝諡汝老臣、整汝戎旃旋汝輪。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戮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浙擊左右巡、四郊怗怗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數奏披逆鱗。當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違帝閽。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閩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斟濂洛溉本根、所以不判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黄腸題湊藏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諼。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七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朱右　王禮

故晉相府長史朱公行狀

公諱右、字伯賢、姓朱氏。其先河南偃師人。十世祖景宋光祿卿。生左司諫光庭、受業程夫子。司諫之孫紫、同簽書樞密院。建炎初、扈從南遷、至台之臨海、遂家焉。生子履、仕至知縣。履生起宗、是為公之高祖、宋通德郎、隱居不仕、以醫術濟人。曾祖正肅。祖致中、受業王文憲公、著書傳發揮、號春江先生。父應時、以子貴贈晉府長史。妣謝氏、宋參知政事申國榮敏公廓然曾孫女、贈安人。生公與其弟四人。公幼聰敏、學知向方、父母所鍾愛。家雖貧、鬻產以教之。既長、博通羣書、後以書經應進士舉、不得志、遂刻意為歌詩、文詞動以古人為法。間嘗游金陵、南臺監察御史趙承禧舉才堪校官、浙東帥閫檄攝慶元路慈溪縣儒學教諭、能善於其職、人至今猶稱之。居無何、丁外艱、家適貧、弗克治葬事。與仲弟肜勤苦自立、所居環堵蕭然、歲(闕)寅、遭兵燹、奉父遺殯、權厝臨海縣楊梅山、因徙居城府、依其舅氏、居二十年。舅氏亦卒、奉母入越、授徒為養、俾弟肜居(闕)墳墓、時往來吳越間。又徙居上虞五大夫里、調紹興蕭山縣儒學教諭、江浙行省丞相察里公承制擢公為其縣主簿。歲丁酉、遭母喪、還、父遺函與母合葬餘姚蘭風鄉金雞墩。庚子、除江浙行省照磨、左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就(闕)公學益力、造詩益深、名聲日蔚然以起。海昌馬氏延公教其子、以天下亂、復還上虞、或游永嘉及鄞中。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師、預修元史、既竣事、以疾辭還、蒙賜金帛有差。六年、翰林侍講學士宋公濂舉公及金華朱廉、臨川趙塤有良史才、上特可其奏、命奉御監李彬傳旨中書、遣人取公。公八月至京師、九月四日上命公特入史館、纂修日曆。十八日賜宴。冬十一月戊戌、甘露降於鍾山、命詹公率公特往采而食之。明日、公作甘露頌以獻。壬戌、賜公等七人綵段各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曆稿成。庚申、上

御黃閣、承旨學士詹公、同侍講學士樂公韶鳳、宋公濂奏曰歷稿成、總一百卷、約十萬餘言、特旨授公與趙塤、朱廉三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七年、學士宋公與公等又奏所纂皇明寶訓五卷。正月十六日、駕幸翰林院、公應制賦黃鸝春聲詩。二月、賜春衣羅一縑、絹一匹、高麗布一匹。五月十八日、日歷淨本成、計一百冊、上御奉天殿、丞相胡公、學士宋公、承旨詹公進、上曰、此千萬世事蹟、皆汝等力也。命藏殿前金匱內。六月十一日、學士宋公傳旨、俾公入晉府講書。十三日早朝、復見上東黃閣、上諭之曰、老朱爾去教晉王講經史、令其通曉大義、知詩文法度。十五日、奉旨賜茶。十一月、上御城南齋宮、勅諸儒與公同考正韻書。十二月、令考古喪禮。八年正月十一日、奉旨與公考歷代后妃儀衛車從時禮。十月二十七日、召入武樓下賜饍、語及中峯月舟字說、命賦一篇以進。八年秋、授晉府長史。公生於延祐甲寅九月十有七日、至是不幸以疾卒、洪武九年春正月十四日也。娶張氏、先卒、贈安人。繼詹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孝建、次孝錫。女一人、曰珉。孫男二人、曰震、曰巽。女二、曰珍、曰珂。公平生著述、有白雲稿十一卷、春秋傳類編三卷、三史鈞言三卷、秦漢文衡三卷、深衣考一卷、邾子世家一卷。選唐宋六先生文集、修季鄭侯傳一卷、補注漢魏詩四卷、歷代統紀要覽一卷、元史補遺十一卷、藏於家。公居家事親至孝、其弟篤友愛、時節嚴祀、先報本之禮、著為成規、以遺其子。待賓客友朋、敦尚義概、不啻若骨肉然。見人有死喪患難者、汲汲捄拯之、唯恐其不及。有貧乏者、輒分財助之。其游金陵、居杭、居越、居鄞、賢公卿大夫多雅重之。所與友南北之士甚衆、若今杭州教授徐公一夔及予二人、與公友好尤篤。往歲同居杭之海寧、當干戈擾攘時、不幸遭先人棄背、欲扶櫬還葬鄉里、方惑於浮言、以道梗莫能成行。公輒由黃灣附海舟、抵上虞、乃從越郡城過蕭山、度錢唐以還、兵戈屏息、水浮陸走、皆無患。予聞之、即具舟行、使先人得遂首丘之志、皆

公之力也。公平生所爲急於義者大率類此。公今客死京師，有二子奉柩歸葬，顧予力乏，不足以振之，以與公同里，學同經，友同志，今又同仕於朝，其知公爲深，用敢述其梗概，俾其子求立言之君子銘其墓，以垂於不朽焉。洪武九年丙辰夏四月甲辰，陶凱謹狀。

陶凱撰 《珊瑚木難》卷五

故晉相府長史朱府君墓銘

天台朱君伯賢既卒後四年，其子孝達持故晉相陶公凱之狀踵門，拜且泣曰：先君之生，辱執事知而薦之。今沒矣，倘又辱銘焉，是先君生死徼惠也。惟執事圖之。予俯執而泣曰：朱君豈待吾言而傳耶？然予嘗與君論文，知之甚悉，信非吾莫能銘君也。君諱右，字伯賢，其譜：宋諫議大夫光庭。諫議之孫同簽書樞密院榮，建炎初始自偃師徙自臨海。生知慶元縣褆。褆慶元生通德郎起宗。通德生君之曾祖正肅、祖致中。學於王文憲公柏、通尚書，有所論述。父應時，以君故贈晉相府長史，母謝氏，宋叅知政事廓然之曾孫，贈安人。君先世皆居台，至君避亂來越，葬父母於上虞，遂爲上虞人，然書其鄉里必曰天台，識所自也。君軀幹端雅，美鬚髯，少爲學甚力，讀書無所不究，爲文章淵源深博，不可窺涯涘。年三十餘，聲名蔚然，被吳越間元末名公卿多推舉其文行，兩爲學官，三以七品官授，不赴。國朝革元命，洪武三年詔修元史，予時爲總裁官，薦君名，自布衣召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後三年，詔纂修日曆，上求有史才者，予復以君名應詔。書既進，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承詔授經於晉王。八年，擢晉相府長史、階承德郎。九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終。君在翰林，每以辭章獻，奏對精密，顧盼有威儀，上甚眷重之，每稱以老朱而不名。君亦自意爲難遇，因事多所建明。凡被綺段襲衣之賜者二，預宴饗恩者數十，賜坐應制賦詩者甚衆。其同編輯之書，最大者曰聖政記、洪武正韻，其他稽覈舊典以進者不可勝數。上蓋將用之，雖君亦以爲且得施所蘊，而君之病作不起

矣。嗚乎、茲其命耶。君善著書、有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各三卷、深衣考、郗子世家、李泌傳、歷代統紀要覽各一卷、唐宋文一十七卷、漢魏詩四卷、元史補遺十一卷。又為元史編年、未成。其雜著文有白雲稿十二卷、行於世。君娶張氏、先卒、贈安人。繼詹氏、亦封安人。二子、長孝達、其次孝錫。女一人。孫男曰震、曰巽。孫女二。君內外行皆可稱、尤急於義、能周人之患。郡士郭彖心死濠梁家、朋友具棺斂以其喪歸、以貧告者、分貲財相遺恤。與人言恭敬詳慎、固有德人也。而其壽僅六十有三、位不足以當其才、孰謂之非命耶。然君有文以傳、有名以聞於時、其過於人則遠矣。君之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墓在餘姚淩雲峰之原。銘曰、文顯於時、身不必華也。名昭於後、壽不必多也。天不全於人、竟如何也。君得者至寶、千載當不磨也。玉光劍氣、蒸為雲霞也。自信而勿疑、胡悲嗟也。吾銘以慰子、勒石於巖阿也。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譔。將仕郎、前國子助教、金華鄭濤篆額。

朱右傳

宋濂撰　《珊瑚木難》卷五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瓿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為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名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名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鸞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為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

馬。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二

元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王公墓誌銘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左春坊左諭德、經筵講官、闕里孔公恂撰。

麟原先生歿于洪武丙寅四月二十六日，以戊辰十二月庚申葬於中村，其高祖運屬官之墓後。距今成化改元乙酉七十有八年，其族孫大理公槩以其曾孫謙所奉擴誌來請銘。予與大理公舊同寅也，誼不可辭。按誌，先生諱禮，字子讓，姓王氏，世居廬陵之宣溪，自號清和道人。因所居後有鵝麟山，學者稱爲麟原先生。曾祖維翰，祖公奎，父斯覺，俱隱居弗仕。母劉氏。先生生而聰慧，好讀書，事親孝。五歲就學，揖讓進退，儼若成人。八歲，四書經傳皆通習之。十歲，即有志于科第，出就外傅，習舉子業。年十五，作文操筆立就，老師宿學皆嘆異焉。十八，試於有司，與群士爭衡。至正十年庚寅，以詩經魁江西，有司以名聞。十一年，授安遠縣教官。十三年，循民弄兵掠汀州，攻龍南，于是安遠頑民作亂。十五年，贛州路總管噶海齊以先生當典教是邑，令奉詔往綏之。蠻獠礪兵及弦弓矢以逆于境，先生諭其父老曰：「吾奉詔輯安汝民，宜改過自新，毋自速咎，使妻孥得保首領以歿。顧非幸歟？若負固肆暴，一旦天兵遠臨，父母昆弟並遭擒戮，悔之何及，汝宜思之。」父老再拜謝曰：「明公教以生道，敢不自悛。」叱其子弟，令各歸舍，解甲爲農。于是遠近居民悉遵化。贛州移文省憲，議功。十六年，授興國縣主簿。未幾，以親老辭歸。江西行省參政沁布阿咱爾聞而嘉之，遂辟參謀幕府。越明年，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十八年，噶海齊爲江西行省參政，總戎贛州，復召先生歸幕府參贊軍事。九月，陳兵陷贛，沁布阿咱爾與噶海齊俱死，所領兵亦潰。先生偕都事巴延子中收餘兵棲天封，意圖恢復，而世事日非矣，乃取道過雩，明年挈家下贛，又明年歸廬陵，而鄉里莽爲邱墟，民不遑

虜。二十二年、江西內附、遂構堂于古城舊址。鄉郡學者爭師之。洪武紀元、詔興學校、郡守王君澤以書幣延至于郡庠、為學者師。洪武庚戌、設科取士、于是福建廣東藩臬奉詔禮聘先生為考試官。繼又江西湖廣書幣交至、皆以疾辭弗往。八年、詔行鄉飲酒禮、郡守徐彥中以先生老于文學、固請為賓、講明禮法。九年、四明烏斯道知奉新縣事、復迎處賓位、多所咨問焉。先生自少至老、嗜學不倦、其于六藝之文、百家之書、靡不閱覽、嘗類群賢之詩、名曰長留天地集、滄海遺珠集、行於世。復輯官箴一帙、名曰為政規範、俾官守者得以法焉。每于嚴冬氷凍、輒減米以濟貧者、鄉隣德之。元季以來、科舉法廢、先生遂工為古文。是時、前進士江浙提舉雲陽李公祁、國子司業西昌劉公崧、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濂每見先生之文、咸推重焉。亂後文多散逸、其所存者百無一二、名之曰麟原集。生元延祐甲寅正月四日、壽七十六。配吳氏、有賢德。子男三人、長楫、次楪、次樞。楫、樞先卒。女一人、適周塘文氏。孫男四人、士頵、景遜、希晏、慕僑。曾孫男十三人、謙其一也。銘曰。

仁者必有後、而後未必多賢。吁嗟乎先生、簪組綿綿。德者必有言、而言未必能傳。吁嗟乎先生、道義兼全。道以淑人、義以制事、惟所在而能安、故俯仰而無愧。中村之陽、有幽其堂、勒銘斯藏、百祀不忘。

（《麟原後集》附録）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

陳基　陳高　管壽昌　孔克堅
王景行　陶宗儀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溍，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吴，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内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名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常熟縣河陽里。基有文集，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黄、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二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汯伯防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録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氏善與平陽周從道攜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走中州，夏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虚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陜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已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於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爲耶？抑天之爲耶？

《不繫舟漁集》卷一六附録

管伯齡墓誌

先生諱壽昌，字伯齡，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祖諱某，宋開寶中以詞賦領鄉薦。考諱某，遭宋革命，遺逸而終。生處士于元之皇慶四年①某甲子某月某日。氣質清秀，不數歲能暗誦小學四書，通大義。既長，為學道書院訓導，諸生悅服，文譽蔚然。越二年，以病請告，踰百日而歸。自是年益長而學益進，善屬文，尤工於詩，泗橋杜玉泉氏招先生以教諸子。時玉泉以詩鳴，花朝月夕，更唱迭和，其詩如元白而不俗，郊島而不寒不瘦也。館穀凡二十餘年，玉泉歿，而教授于家，學徒愈盛，如歌後鄭五輩及緇衣黃冠能詩者咸與之游，有古儒之遺風焉。大明洪武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六。葬某。娶某氏，生子男二人，長曰某，經鋤養親；次曰某，從軍某州。女二人，嫁里中嚴氏。孫男女若干。於乎，先生抱俊逸之才，負高尚之節，齋名尚志，超然晏居。有詩文二十餘卷，曰尚志齋集，藏于家。辭藻之名，榮于軒冕。誌其墓者，毘陵故交謝某也。

謝應芳撰《龜巢稿》卷一三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政知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

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布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為達禮。御史大夫蘇蘇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棗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布學為秘書卿、遣使者即棗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還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令勤王之兵願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特穆爾二軍

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德埒特穆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秉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布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厚美髯、

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乘湀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褒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盜適難夷，公實啟之。關陝之間，將驕爵嗤，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迫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上宇白䍃，位其可居。退修于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續無聲，後嗣是式。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八

危齋先生王君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某，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學中迪功郎某，復徙縉雲，居焉。四傳為承事郎彥顯，從某致政，次某，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曰章、曰章，生鄉貢進士，鄉貢士生元龍，將與史局，先生龍將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將之書，先生藏者，先生即請書示之，後嘗復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為翰林待制周仁所奇。龍將府君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某夫不忍其無以為喪，事僦舊歸，見其貧，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于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將府君調鄞縣，屬之而行，及先生走台反葬，已二十餘。蓋歸主人僦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

永嘉之陳，宋吏部尚書正夫之曾孫而諸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齔，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窶，勸絕婚，而嗣祖迄以女妻歸先生。家窶甚，且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聘，師之膳異束脩，以養繼母，畜弟妹，饘粥初不給，而奉從諸父皆衣食之。雖其先人嘗受業已者，過之恩意如一。時節祀享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勤甚，意掘甚篤，探力索，晝夜不違，貌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達，而浹貫淵源所闖閾之微言，則以為指南，潛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德名動州里，從學者日眾，始閉門而專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為主，本力詆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跡縣者之門，而戍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據概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試，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節，為訓導，來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鄭汝亨行不順親，則先生戟手數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為穿窬之行，其如名教何？」汝亨遂來肯謁為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浼，乃復亦欲浼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蔬推致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能遊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為訓導，月稟不嘗給，亟命給之，賴以襄事。諸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晉頫不花內臺治書奉國嘏經略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　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舉孝立師，知府侍汝楫奉書幣致聘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為訓導。惻學子從事於利祿也，思有以作新之，適其遷畫左右者發使歸於進脩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及發義去，後秀之士悵悵失所依，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奠得寢其際，矢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明，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明年，贊于盜先生，國以奠而疾革矣。應明乃卜葬永嘉縣行鄉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卒先生之柩祔焉，而以銘來。窮惟括蒼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儒既名進士者既多人。　國朝勃然興，然以賢且顯者不少，有足觀者有矣，而一郡之望顧為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往躁隳於世利之末，非或嚴者不能不慨焉。自予與先生本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拘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鄙夫哉。而今亡矣，嗚呼，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為之銘，曰：

昔人云：遠學夫其將有誤，有剖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猶贅。誘僻為博，紛靡為妍，剽竊為工，簡易為迂。陰尚柔儀，陽崇大剛。希世射利，嶷接有躋，較量得喪，忘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覺。口誦心惟，待以歲年，既闡其藩，遂窺其奧。反脩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度，無愧無怍，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既白既堅，勒文維貞，樹于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伯衡撰　《蘇平仲文集》卷一四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黄巖。黄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皇祐裹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録。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弃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倨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閫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曰：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為親禄，不逮養，適增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巳餘悉種糯，栽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説郛一百卷，輟耕録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脱藁者不與焉。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邈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宗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録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微，猶有如輟耕録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為寶也。使知為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余言，有不傳耶。

孫作撰 《滄螺集》卷四

校記

①皇慶僅二年，「四年」當誤。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

王沂

竹亭王先生行狀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所居之號，而學者因之以號於先生者也。姓王氏，系出琅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具載其家譜。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時榮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注國學待補。曾祖孟奕，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游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宗潛邸。仁宗即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為里望族。生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說，心已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復初學易經，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造其精微，其學大進。元季衰，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分省贛州，乃復設科取士，遂以易經領鄉薦。屬四郡多壘，道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為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沒，時戊戌夏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為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掖後學，降意怡顏，于天理人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而皆有所得。為古文宏辨浩博，造之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擇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而析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者相上下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遊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湞、豫章萬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啟，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為己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嚴

必合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其稾多不存、近所傳二妙集者、先生没後出於閩人蕭翬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隘、別為一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跽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雖風雨不避。事其親至孝、親之殁已久、每念及之、輒悲痛形於容色。於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為資、貸所有田業往給其費、尋命戒行李、躬往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宥還、日相與怡怡然、居處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然、氣岸高邁、而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頴。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稾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平自處者嚴、而待物極恕、口未嘗言人之過、不求異于衆、而所為自出于流俗、不拂乎人之情、而所接自中乎矩度。元進士劉雲章嘗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凜乎大阿之未出匣也。酌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嗁其鯖、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柙。吾嘗求之古人、蓋不替陳蕃之辟、而唯笑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舞雩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說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真。臨没、强起扶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稽首曰、永訣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七日也。其生元至正丁巳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陳氏、先没、繼李氏、皆有婦道。子三人、長伯貞、今為瓊州府知府。次某、皆夭。女一人、適同里嚴宗齡。孫男二人、行敏、行儉、今以進士為翰林修撰。曾孫男樾、穗、鉦、秬、稹、皆先生没後生。葬千秋鄉五十八都大徑之原。於乎、先生之才之學、足以當大任、而遭時弗康、故囊括以自晦。迨海宇既靖、遇太祖高皇帝

之盛、而先生老矣，道不得行于時，才不及見諸用，君子蓋多惜之。先生之葬，尚未有銘于其墓者。潛于先生獲聯姻好，又嘗受學于御史君，及侍先生而知之者也。于是伯貞屬為之狀，第謭淺蕪陋，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謹錄其大槩，以俟知者擇焉。

梁潛撰《泊庵集》卷八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啟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啟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啟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襜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突奧。自六經至于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沁布阿咱爾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逮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翛乎其清而

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志、歲時登祭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紅溪先生。紅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①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八

故徵士竹亭王先生墓表

王君子抱瓌傑之才、負特立之志、不得施於用以見於事功、韜藏沉晦、老死牖下、似若可恨、然其言行之懿、足以垂世、有沒而不朽者、固不係於彼。若西昌竹亭王先生是已。先生博通乎六藝之文、潛心於聖賢之學、窮天人之際、達古今之頤、文章制作、典重深厚、行已取舍、皦然明白、求之古人、蓋不多讓。自爲兒時讀孟子書、即知義利之辯、深有慕乎先儒之說。既長、益刻苦自勵、而卒造乎成。適元季兵亂、有以先生爲薦、上名京師。時便宜授官、命除福建行省照磨。先生知時不可有爲也、遂辭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

治中、亦不就、隱避於鄉邑。屬
國朝混一四海、開科取士。洪武庚戌、與考廣東貢舉。
明年、臺臣薦爲
親王説書、
召至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懇辭、
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出。自誘掖學者、授經講説、極
天理人欲之辨、剖析精微、傾盡無餘。先生丰神秀偉、
胸襟軒豁、辭温氣和、渾然不見崖岸、故人樂於相從。
自是及門者漸漬薰炙、咸爲佳士。尤好賦詩、春容典
則、優入盛唐諸大家、所與唱和往還者皆魁士名人。
喜游山水、必窮其勝、輙發於吟咏、故所作甚多。今傳
者二妙集、先生與弟御史公子啓之作也。兄弟齊名、
故稱之曰二妙云。先生事親孝、於親戚有恩、與兄弟
友愛。事先之禮、世率簡畧、先生別爲一室、做朱子祠
堂之制、以祀其先、四時薦享、率依家禮、墓祭亦然。親
没已久、每念及輙悲痛。後御史公解官家居、怡怡同
樂、旦暮不相離、出入閭巷、又偕威儀整肅、人望而敬
之。平生持己甚嚴、待物甚恕、口未嘗言人過失、所爲
不先人而人自不能及。所教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乎
矩度。使其施於事功、必有所稱述、惜其終老於一鄉
而已。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蓋學者稱之也。先世系
出郰鄒。高祖叔可、曾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
以道、母彭氏。生先生於故元延祐丁巳五月二十日。
洪武癸亥一日偶得疾、起坐神色不亂、呼御史公曰、
今日永訣矣。遂没。是年六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
有七。娶陳氏、先没。繼李氏。俱有婦道。子[2]二人、長伯貞、
今爲瓊州府知府。次仲孚、早夭。女一人、適同里嚴元
齡。孫男二人、行敏、行僉。行僉今爲翰林脩撰。曾孫男
積、秫、樑、种、秬、稹、稜、和、私、稠、穓。邑[3]之千秋鄉大徑之原。
有文集若干卷、名曰竹亭退稾、藏于家。先生葬至今、
未有文以表於墓、翰林脩撰梁潜爲撰次行狀、直持
來謁廣爲文曰、此家君之命也。廣先大夫延平府君
與御史公同仕于
朝、相知親厚、二家子弟往還無間。廣夙欽嚮望、實非
一日、豈敢以固陋辭。竊觀自古才能之士不遇於時、
則辭氣激揚、胸中勃勃發不平之聲、鳴號求售、終老
而不止。惟有道之士知時進退、不以得失爲慊。若先
生抱負令器、取公卿大夫可以立致、壯遇亂時、遠跡
以自潔、晚逢
治朝、欲往以先退。出處從容、不矯不抗、謂非有道之
士、其能之乎。夫有德而無位者、後必享其慶、故其子
若孫咸躋膴仕、原原而來、蓋未已也。持揭其大者以
表見于世、庶俾後來者有所做則焉。
永樂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同郡胡廣撰。

胡廣撰　宛委别藏本《王徵士詩》附録

校記

①子男一：《行狀》作「子三人」。

②子二人：《行狀》作「子三人」。

③「邑」字上當脱「葬」字。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趙觀光　蔡復初　戴良　黄寬
劉干

趙君墓誌銘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侶翁，始晦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黄巖海寇萃起，而昌國爲州在大海中，距黄巖一息可至也。其州侯特穆爾布哈問計於君，君謂今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鬭擊，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爲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侯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閫帥摠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艘卒至，衆皆惴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上，賊船又大至，即説侯速進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勩，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過一小吏，設有功，功且不顯，倘有不測，寧不重貽父母憂。君曰：人臣食祿，難其死所也。吾雖小吏，亦既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戮力捐軀，以及於難，得年三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男二人。君爲吏廉而有守，勇於赴事赴功，上官悉信用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無媿。而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爲其死之重輕，何哉。銘以表君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尚或有徵也。銘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既完，遑卹厥身。我作君銘，刻在貞珉。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逸士蔡君墓誌銘

漢置五經博士。李唐以還、士用明經薦、由是學者尚專門之業、有能博求其師而兼通數經者、未始數數見也。若玉融逸士蔡君明善蓋有志于是、而不暇於一端之陋者。君諱復初、明善其字。幼穎敏、從鄉先生林梅所、余大車受書、治舉子業、既又從進士盧先生諱希受詩。晚歲復學易。其於三經、研究與旨、折衷訓傳、能得聖賢微旨、士類推先之。嘗一試有司、不售則慨然曰、學貴有德於身心、科目進取、利以訹人、不足為也。閉門讀誦、風雨寒暑不休、羣經百氏以至虞初稗官稗論曲說、靡不窮討。太守申公延致州庠、誘成後進。至正甲申、閩饑、君率里人轉粟廣東、憲閫方遏糶、君進言曰、春秋之義、為鄰分災。閩廣唇齒、寧忍其饑而不卹耶。廣為弛其禁、粟得達數千艘、閩人以活。屬所在盜起、強有力者率武斷鄉曲、福寧陳中與玉融陳一挾私怨以兵相嚮、禍延齊民。君陳其罪於行省、得命解之、里賴以安。性方介寡合、然每自信不疑、有知之者則相與至篤無異情。盧先生卒、心喪三年、欲為立祠、未克如願、恒心切焉。歲戊申某月某日以疾卒、年纔五十有二、多士惜之。祖曰應昂、父曰君祿、俱潛隱弗耀。配曰郭氏。生五子、長亮、早世。次曰容、實、容、賓、咸知學能文。寄任方逮顯。女一、適陳克敬。孫男四、衎、衍、衙、衡。卜以某月某日葬某里之原、實以某夙好於君也、來請銘。既哭而言曰、君子之施、視其力所至、不以布衣衆業而自廣狹其心也。昔者魯仲連排難解紛而無取、趙悅道通商米以濟越饑、君之所施小大雖殊、實亦庶幾焉。嗚呼、明善之學僅見於此耶、是可悲已。銘曰、

學之豐兮德之充、世弗用兮士則宗。猗若人兮、曷有終。

林弼撰 《林登州集》卷二〇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述來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於世。子於先君爲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爲。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不遑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遂叙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浙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劍。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善業儒、爲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濤、父諱暄、皆隱德弗耀。先生天資警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解帶者逾年。居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喪父、教之踰己子。早從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鳴於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祁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爲古文。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奧、與文肅公尤親密、公之死、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遊講習頗精、即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爲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

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攜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於茲，先生每相與宴集爲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爲有黍離秀麥之遺音焉。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辭若干篇，命大官予饍，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既而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爲書謝諸親舊，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爲語。追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蓋前人之釁，乃爲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於寓舍，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次即樂，今爲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終日危坐，無惰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嗚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迫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鍧炳耀，所以光前修，啓後武，維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彊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韜英斂華，大呂厥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門生趙友同撰。

《九靈山房集》卷三〇

黄詢饒墓誌銘

黄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申君歇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父芝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劘爲古文家。無儋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爲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遷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戚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袁參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黄先生、不幸絶矣、我不爲之斂、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葬于石鞏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于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而義袁君之爲也。宣城貢師泰過其州、詢饒友人陳與祖、張浩來求銘。銘曰、

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嗇其逢、孰茂其初而遏其終。謂天夢夢、孰義其封。

貢師泰撰《玩齋集》卷一〇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永豐儒臣劉千府君應詔來京。閏月丙子、皇上御外朝名見、俾敷繹聖經賢傳、府君摭其章旨而疏其會通、上爲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名見、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名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于亂離、幸際真人啟運、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敢辭。上熟視之曰、爾誠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君操毫立就、詩進、上大悅、命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遘疾、三月甲子正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殁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承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濂爲之銘。當府君之名見也、濂實侍上左右、覩見名被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英發、濂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

別去僅一年、遂作土中人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諱干、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幼淵敏、砣砣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羣從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令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為之動色。年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皷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羣盜蠭起、永豐亦為盜所據。府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就禄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兵爭強、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慮、熙和夷冲、若將終身焉。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越二年薦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試、得士為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君傾已槖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婦道閫。子男子四、壽、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來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啟。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濂官儀曹時、與曾侍郎魯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為、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為人、當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為人可知矣。使天錫以耆年、日坐左右塾、陳

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仕，亦當有贊於邦治，奈何死之，奈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為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只。文葩而則，錦為姿只。鵬方摩雲，復退飛只。經畬之藝，日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邇推只。有聲四達，蔚為人師只。烽火相連，望絕庭闈只。蹈彼虎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九天，錫以冠衣只。龍光炳朗，照耀里閭只。不有君子，將孰依只。一鑑之亡，中心悲只。太史勒銘，鐫在幽墟只。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二一）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趙汸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勤王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為宋京庠學官。歲大祲，出廪賙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訾，將仕郎。夢訾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郡邑有持兵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於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紬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鬻恒產以為裹糧執贄之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歎，以徒費心力為戒，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于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

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
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
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
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
之有得者也。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脩道
立、為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
所為行狀、而知先生為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
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
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
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
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具對平言劉侍讀有
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精切詳備、末乃
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
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
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
酬議。以二說為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徼言精義、必有契
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韙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
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復究竟明白、
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
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為託
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
館矣。有袁誠夫者、文正公高弟、緝師說為四書日錄、首
意與朱子多殊、請商訂、先生為條別是非數萬言。袁公
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脩、虞公之徒也、為浙省參
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
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為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汸蚤歲
學於鄉、求程朱之餘緒、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
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
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
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
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
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

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為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脩身、脩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擾攘、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刼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混、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已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閬山。山深

閒寥、人事幾絶、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脩之功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大明龍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名中。暨竣事、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長適汪瓛、次適蘇敢。男一人、夢吉、甫入學、側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養二親、出乎天性、居喪哀毀過禮。事諸兄備盡敬友、撫幼以慈。三兄歿於他鄉、諸子不能為喪具、先生奉柩歸葬。從兄子弼有遺孤、先生撫之成立、當賦斂煩重之際、俾能保其恒產。吴氏甥失其恃怙、無所依、為之收養。若此者在先生皆所優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四方稱之、為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義纂輯羣言即為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為學之要、嘗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黄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黄先生、問年、答曰、己未。黄先生曰、生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為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絶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黄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

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者聖人書法也。黄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黄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其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

每謂非黄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别、為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傳補註十卷。吾鄉風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於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賫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黄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

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類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畧以為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賛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乎上下二篇以天下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名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為文曰必以理勝為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夫切己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為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

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爲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

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詹烜撰《東山存稿》附録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

曾蕃　沈性善　陳達　韓謣
鄭琮　周天祐　蔣元

曾秀才墓志銘

曾氏遠有代序、秀才諱蕃、字伯蕃。朱尚書戶部郎中、直史官①、累贈太師、密國公、其十世祖也。太常博士、累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九世祖也。魯國公之子知衡州安仁縣宰、中書舍人肇、親昴弟。安仁七世孫鈺、定居金谿。朝議大夫、贈少師、秀才高祖也。皇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議大夫致仕沖子、曾祖也。文柄、大父也。元默、父也。母樊氏。娶徐氏。秀才生延祐七年四月。八歲、祖父使從里人危素受學。越九年、讀書通大義、頗學爲詞章。其平居色莊氣和、恂恂謹飭、厚重若成人者。命之事、不敢少懈、故其大父加愛之。從余廣信山中、其姻家張氏亦愛之。余在京師、聞其能理家事、敬賓客、而未嘗廢業、謂可不墮其家。乃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以疾卒。余適病目在告、聞之加劇。明年秋、使還臨川、欲哭之、而史事嚴、弗能往。以十一月□□葬邑之某鄉某原。其父以書抵豫章、請爲之銘、其辭甚悲。顧余家於曾氏爲契好者四世矣、而秀才從余遊久、非銘無以洩吾哀、亦無以慰其親之志、廼敘而銘之。銘曰、

曾氏逾江、盛於南豐。世以儒鳴、閒國君公。奕奕蘭玉、其始當復。而獨賟僞、琢銘山麓。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沈秀才墓志銘

始素里中陸文安公、新安朱文公同時並起、而文安公之高第弟子在四明者四人、其一沈端憲公煥。素致書大瀛海道士呂虛夷曰、端憲公子郡人、遺書當存、能爲求之甚幸。至正三年秋、呂君以書介沈君師孟奉遺書來京師、既繕寫而序志之。於是師孟數相往來、察其爲人、蓋謹厚簡默、可進於學者。明年春、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而師孟亦辭歸省其大父母、父母、且曰、吾將待先生慈谿之上。及至鄞、則師孟舟次會稽死矣。其弟開善以狀來求爲墓銘。方是時、呂君亦先師孟一月以死。悲夫、尚忍爲之銘耶。按狀、師孟諱性善、至治元年三月生。髫齔敏慧、篤志於學。弱冠能爲舉子業、居家孝敬、愛族黨交、譽之。嘗曰、昔之君子、往往遊以充其學、蘊深伏奧、不幾陋乎。其至京師、實稟命於大父而後啟行。遷至呂梁、疾作、卒之日三月壬子也、得年廿有四。父偲友、母張氏。大父壽翁。娶方氏。子男一人、道心。以明年某月日葬於慈谿縣西嶼鄉梧桐灣之原。悲夫、尚忍爲之銘耶。銘曰、

端憲書亡復行後、嗟子之名同不朽。我銘茲阡貽永久。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五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內不淆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illegible]動[illegible]嘔心，嘗膽撥亂而反之正，若拯焚救溺之不暇。乃延相與[illegible]淫荒，視若宴安之日，獨有甚者，不以[illegible]實，思慮[illegible]恨好[illegible]權[illegible]惑帝，至于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于時官文字，憤激于衷，發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未少須臾。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常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圖殄寇愛，猶可以登中興之功，祿須臾之運，奈何奸臣朋黨，而遂用擯逐公，非宜書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雖衆觀望者翁瀝。偶爲勝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而帝遂奔，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流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讜爲狂者也，亦未有彷用非人，以言爲讒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嘗定物以攻丁大全而[illegible]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墟；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墟。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死會，何其絕相似也！其非不幸與？然身喪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教死以殉國，雖學之所，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操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凜凜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illegible]，字元[illegible]，溫之永嘉人，[illegible]之蘭溪。曾[illegible]司馬[illegible]祖蕃，宋某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監、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安。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恭憘。祖自中，郎同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考諱[illegible]，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illegible]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洪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汪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補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巙巙、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牓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劉切。皇太子憚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魯帖木兒，定丁酉冬，稱太子旨諭，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遊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領其兄大都留守豪籍奇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名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使兩名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已之材識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沉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遭遇　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　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泉鄉

門封京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寵。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岩鮑丑，一許嫁蘭溪楊求。孫男二：霆、彰。今翰林吳君沉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夫卿爲宪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攻問學，褒德於人，而不自以爲畏，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爲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厚，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爲公榮。難其事盡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敢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爲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爲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火之初熱，炎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焚京燬廟，滔天，雖竭江河，焉能撲滅。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遂也何擇。不禁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搖杖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蘇伯衡撰　《蘇平仲文集》卷一三

元故將仕郎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韓君墓誌銘

歲行在未之十月，友人韓君致用有失聲之疾，既而稍差，告於始豐徐一夔曰：吾近者音吐不揚，此一經受病也，吾殆不久於世。子素知我，能及我未死時爲我著埋銘，亦足謝也。余謝之曰：禮無是也。吾誠後死，銘君未晚，何用太早計耶。後一年，爲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而君果卒，年五十有九。其孤師可以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會稽縣上管鄉昌源先塋之次，衰絰踵門請銘，曰：先人臨終時囑師可曰：徐君嘗諾我以銘矣，必得徐君銘，乃有以慰我於地下。先生其勿辭。嗚呼，詎意吾果銘君於一年之後哉。江湖寥落，失此良友，尚忍不銘之哉。乃序而銘之。君諱誘，姓韓氏，致用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尚書令、魏國忠獻王琦其十世祖也。靖康之亂，忠獻之曾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直秘閣、知饒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膺胄始定居于越，則君

之七世祖也。曾大父將仕郎桂甫。大父義行先生亢宗亡始不有祿仕，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父耘之，亦以文學書翰知名。母魏氏。君之生也，有文獻之懿，耳濡目染，無非詩書禮樂之訓，經史百氏，博覽强記。爲文老蒼，不作嫵媚語，然亦好古法書名畫、彝器之屬，以資博雅。與人交情誼周至，或行檢有不謹者，輒謝絶之，且急於義。見人窮約，若自己致，必盡力振之。嘗過嘉興，有故人子貧不能葬其親，君惻然傾已橐葬之，身饑寒不恤也。力學飭行，聲譽日起。時天下承平，大夫士之過越者必慕與之交，名公鉅人如歐陽文公、黃文獻公見其文行器識，亦數爲延譽，而張内翰翥、危内翰素待之尤厚，有請必爲論著弗靳。或久不相見，輒枉書問候。浙東部使者嘗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王御史餘慶、余御史觀薦之于朝，擢温州路儒學教授，乃稍起就職。東嘉學者聞君至，爭自鼓舞曰：是爲義行先生之孫、莊節先生之從孫，必能以經術淑我。君既至，首延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已坐講堂上辯析經史疑義，以牖導之。三年皆有成。及考，乃欲引去，學者爭共挽留之。又居二年，朝廷乃調建寧路録事兼防禦事。階將侍郎②，遂移病不赴。俄值更化，蒐羅舊所用士而用之。君曰：吾非膚敏也，亦從吾志爾。初，忠獻嘗唱第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後金紫卜宅，乃在越之五雲門，君因自號五雲生。其卜築鑑湖上，亦名曰五雲書屋。君之歸自永嘉也，書屋無恙，因閉門却掃，不接人事，日以著述爲職業，曰：書屋固不負吾也。晚無他好，獨好文字，手抄奇文成帙，時出而誦之。或他適，必訪學古之家，與之極論，論不合輒卷而去。錢塘其舊游也，素稱文物都會，亦時過浙河訪之。運去物改，徘徊四顧，度無合者，則析而過余曰：斯文在乎，吾觀子文理粹矣，而氣加充，必傳後行遠。吾死必以銘累子。故君之嬰疾也，即欲以銘事屬我。今死矣，苟弗有請，吾猶當銘之，矧其孤請之固哉。君平生所著述有五雲書屋藁六卷、

重定先世祭式一卷、彙粹魏國家集十二卷、類編名人詩文八卷、名人尺牘一卷。君嘗一娶、有奇疾不乳而歿、遂不再娶、以從兄謂之子爲後、即師可也。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銘曰、

魏國世澤有長源、其流愈遠愈弗湮。錄事承之播清芬、毅然直往志不羣。擯却羣飛肆孤騫、曰吾不敢媿吾門、好古學慕揚子雲、獨行與元德秀倫。誰云今人非古人、同派合汚世泯棼。斯人云亡孰可親、有悲弗紓述茲文。

徐一夔撰《始豐稿》卷九

從弟琮墓誌銘

從弟琮、字叔方、先仲父諱椿齡之子也。仲父早無子、從兄璹本洪氏、於先祖母爲姪孫、仲父取以爲子。仲父晚生琮而死、嘗命琮父事其兄、故琮視兄猶父、兄撫之如子、友愛篤至。琮年十有五、從吾友程文先生學書法、得鍾繇筆意、一時號能書。予有山水癖、好堪輿家言、號地理學。琮從予遊三日、盡得吾意、其聰明敏捷類如此。且善幹蠱、知艱難無子弟之過、意其必振吾宗也。至正三年癸未四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二。某年某月某日、葬所居西南百餘步。予悲其竟夭死、將無聞於世、乃爲銘刻冢上。銘曰、

嗚呼琮乎千里駒、今其死矣天喪予、無可奈何徒長吁。

鄭玉撰《師山集》卷七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志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宋樞密官、靖康末扈從高宗南度、占籍於杭。曾祖淳一、曾祖妣某氏。祖道誠、祖妣某氏。父公美、妣姚氏。初、公美年既高、無子、禱於山川之神、一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公閱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舉有司輒斥、其有不如己者往往皆先登、因而歎曰、科舉之得失、豈足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也。學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

即棄所業文不復爲。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右不去，密禱諸祠，乞以身代死。親没，哀毁踰禮。其産頗饒，又推恩宗族，殯無歸者五喪，嫁甥女之孤而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於朝，授嘉興路崇德州之倅，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稚耋，置酒酣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喻而解之，人爲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年四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李景忠，其一未行。孫男一，孟珍。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忤，如雲雷之蓄不獲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乎，天之報施恒畱於善人也與。之遊者私爲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銘曰：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穀閟於畝，而殖此根荄也。天默默以勴，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庶存而不朽也。

貝瓊撰《清江文集》卷三〇

蔣生元冢銘

生名元，字亨之，吴興安化鄉陳瀆里人也。祖慶元，主簿必直。父亶，政院掾克明。元生質機警，五歲入小學，日誦書數千言。十歲善屬文，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輒自忿曰：吾學經無師說，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其東南授經之師，吾將不遠千里，執贄而北面之。父憂其素病羸，止之曰：天其蔣門之幸，先生從吾聘，汝學可已，不須奔走千里，學未可望，而我憂先焉。汝學之成不成，卜於先生之來不来也。予嘉其父子心往焉，時至正四年十一月某日也。閲三年，元學成，蔣氏之族咸相慶曰：元以先生之来不来卜學之成不，某等又以元之成不卜蔣氏之盛衰焉。元成矣，先生之賜不徵矣，蔣氏之慶長矣。嗚呼，又豈料元學成而娶，娶而即死乎。始余至元家，元婦家催元娶，速予語其父曰：元娶，學無成理，遲吾業可授。父力御婦家娶期，期三年而通媾，元

得卒學。婦家申娶期、適相者又言曰、元娶早、早亡、娶遲十年可免爾。元父弗信、娶焉、娶未月而元病、未期而元死矣。於戲、相者之言其得天歟、得人歟。元學吾春秋者也。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以天任天。元之卒受教于、其以人合天歟、其娶而即死、抑以天任天者歟。嗚呼、人歟天歟、吾不得而知之矣。元生於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死至正七年八月初六日也。閱二十日無赴、又閱二十日、夜夢元衣其所常服來拜曰、元死矣、幸遵先生教不娶而學僅有成、不幸而符相者言、急娶而速死也。吾父兄將以某月某日葬元車注之原。元學於先生、無毫毛表世、死無先生一言以表吾埋土、吾其迄與黃土同腐乎。予聞其言、怛而驚、亟諾之。明旦、有扣門者、乃蔣氏伻赴也。予為之哭慟、遂俾學子吳毅書其志、復銘曰、生以人得天、死不得天以人。吁嗟元乎、睿而病而壓、未宦而昏、力夭厥身。人耶、吾不知其所因。

楊維禎撰　《東維子集》卷二五

校記

①史官：當作「史館」。

②將侍郎：當作「將仕郎」。見文題。

元儒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趙友桂　倪可與　陳中立　楊謙

方槐生　蔣允　陳汝秩　孔希學

鄭楲

趙訦仲墓志銘

栝趙君諱友桂、字訦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烺。祖曰必烟、國子進士。父曰良貫、集慶路録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平。雖經諸講師詮足、一有寡鎮、必讞而皀之、弗皀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窮其會通。蓋君于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子多其徵。問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絶無鵕盤贅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恒不可一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與、輙覆手掩几上、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旦、或怒詈如鬭勢、或大號、墮幘在地。唯恐卓去亟、故挽遊仙都山逰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原闕）剥且益之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至、禄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讋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為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録辨、南泉稾。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收君骨還、指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妄相標榜、謂彼為毛鄭、此為韓張、疑然若可名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嘿嘿不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為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遂淪于隳。我懷伊人、中

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為龍文，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宋濂撰　《宋景濂未刻集》卷下

處士倪君仲權墓表

嗚呼，余友倪君仲權，明之風節士也。年五十有三，未試而卒，實洪武九年五月九日。將以次年十一月三十日葬於鄞縣桃源鄉黃沙之原。其長子豫翁奉書永新，請表諸墓。余義不可辭，蓋知君為詳。遂書其實曰：君諱可與，仲權其字也。倪於明為著姓，其先當唐昭宗有脩武府君者，自永嘉徙郡之象山，子孫又分徙定海，今居郡城者則自君曾太父徙也。曾太父諱文偉。大父諱敬聰，元贈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千乘郡侯。父諱天澤，贈敦武校尉、台州路黃岩州判官。母俞氏，贈宜人。黃巖君性夷曠，倜儻，別搆高閣竹墅，治居第，日觴豆娛賢士。以君秀嶷，不使少去左右，君因以觀感異常。既長，從鄉先生遊，如程公畏齋、方外碩宿如噩夢堂，名宦如太常柳公傳、戶部尚書貢公太甫、應奉邢公吉甫、狀元陳公子山，益得以砥礪學業，獎掖風節，有聲譽。既而元運將去，豪傑並起。歲丙申，海上李得孫以歸順帥浙東，頓軍漁浦，聞君名，以書幣招君為諸暨州判官。君歎曰：彼雖禮士，可致我哉。卻使者弗顧。天台方公擁兵入城，奮威武，累官至丞相，凡出其麾下者皆得奏請於朝，致顯官。君伯仲亦因而受元爵，貴顯，君澹焉自樂，若弗知之者。丞相妻越國夫人薨，將葬，聞君深於禮文，命君考禮行事。君固謝不許。或勸君曰：人鮮以知禮聞，致禮益國，明哲之士也。苟忤其意，非自庇之道。君於是强起而考侯邦小君之制，凡從葬明器、紼披柳翣等物，率有品式。與執事者七百人，郡人皆未之前覩。丞相大悅，事畢，欲授以官，并以白金綵段為贈，不受。時河南王庫庫公總戎中原，浙江丞相達實公以便宜行事，人以才畧見者錫爵不恡，人爭往惟恐後。有力挽君與俱，君歎曰：庫庫公自設官擬朝廷，達實公玩兵而自弱，其

勢豈建功之地哉。況道路梗塞，必蹈海或走間道始可達，冒險而要名，君子不為也。力挽君者，遂婉報而去。朝廷舉茂異，授定海主簿，以在方公境壤中，亦不就。惟與故人之遷於學者遊衍吟適園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平生孝友，疏財慕義，為長厚事。積書盈齋室，手校讎不倦。書，脩倪氏譜系，續胡貫夫廟學典禮，補朱子家禮。有司方起君議禮于朝，而君以遘疾，告人曰：吾死矣夫。夜有冕服如王者，俾余教其二子。乃令治棺具，甫就而絕，神氣不亂。於乎，君未卒之先，今天子勘定天下，天下據有城邑以豪傑稱者，悉係頸銜璧，為降虜，向之利其福而大其門，得志於當時，亦隨以消歇無聞焉。君獨以風節自勵，雖不偶以沒，而高風殊邈，不可泯滅，汨於先而耀于今，孰有過於君哉。

烏斯道撰　四庫本《春草齋集》卷五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旻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於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寖月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翥以脩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文軒、晦庵、夾漈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

十餘畝以食為師者、儲山囷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為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眾矣。夫豈知君子之為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乎懷位尸祿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若夫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蒞。鄉髦如雲聆且肄、少長齗齗類洙泗。化莫為良暴更懿、醇儒為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宋濂撰　四庫本《文憲集》卷一九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吉水楊公之七世孫曰伯恭、倜儻魁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上書藩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剴切。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眾迂視之、既而朝命劉鶚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爲畫計、募斷黃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既行、又數貽書促鶚曰、及今尚可爲、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爲恢復計。事集、輒爲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既敗死、江西内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少受經于鄉先生劉粹衷、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

建忠節祠於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廣學田以饍士。居家不問有亡。傾貲復忠襄賜田於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二，旭、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塋某原。既塟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為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難危急之際，懷負飽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鬱焉抱忠蓄憤而不能自已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洼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弗來，而驂駑駘，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厥後繩繩，襲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固。材與志忤，孰扼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覩來者。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從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蓋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靖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鄉民有愍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白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贓，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紿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貧窶，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桂，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饑渴。祭忠惠公襄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圮壞，時舉請于有力者葺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宮。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發，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莆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諜未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謹慤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薰然和，翼然恭，愍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

身、又開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昝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横逆者、雖夭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為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弃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朱氏、故官族。二子、長即文焴、次文烜。二女、適柯藻、適潘。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塈翁、父則諱應元。其世見應元墓銘。葢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疄或死于斤、豚或被繡紋。天道棼棼、孰知其門。命之方也、雖賢哲莫伸。自昔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君墳、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爾後昆。尚其不泯。

宋濂撰　四部叢刊本《宋學士文集》卷七三

蔣季高墓誌銘

嗚呼、是惟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卒、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其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華樹塢之原。初、禕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黄公溍、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為銘其葬。俄而亦遽捐館、遺命以屬之禕。嗚呼、禕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於禕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為至、銘非禕誰實宜為。季高之先自漢山亭侯澄、由京兆徙義興。又七世為晉吳郡太守樞、復從臨海。又十七世、為唐吏部員外郎則。則之子勲為吳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迺徙東陽。又十七世、入國朝、為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吉、襄陽路穀城縣尉。父玄、私謚貞節先生。母葛氏。季高幼頴異、讀書過目即成誦、見稱奇童。稍長、益自力於學。貞節君性嚴毅、教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麒、同邑李先生亦於家塾、俾季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

華文懿許公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奥，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季高悉得於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生繼没，季高乃束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為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喜自馳騁，有古作者風。會黄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為得之之晚也。季高為人恂恂然，樂易，不自衒鬻，而議論風槩，度越人表，動静出處，嘗擇義而舉。事母孝，相其三兄植門户，振鄉閭，周姻族，備極恭順，以故道季高之善者，内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為。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高死矣。學士大夫以謂季高之於學行，進而未止，將必遠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輒死也。故其死也，識與不識，凡知其人者，皆為之悲，而學士大夫於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壽考，以盡其材，以究其志，豈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抑天之於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娶陳氏。子男三人，旭、曄、時，皆幼。所著有時敏齋稿若干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芾所為狀來速銘。銘曰：

命之悠，弗永年。名之晰，可長世。固兹藏，無壞傷。勒貞碣，示來葉。

王褘撰《王忠文集》卷二四

陳維寅壙志銘

處士諱汝秩，字惟寅，姓陳氏。其先本蜀人。遠祖篆，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曾大父洽，宋鄉貢進士。大父仝，父徵，咸有隱德。父嘗從草廬吴先生學，既卒業，乃北上燕趙，遍交當時名公鉅卿，論天下事，已而南還，遂於吴卜居焉。母江氏，宋丞相萬里之孫女也。處士生而警敏，剛介，才氣過人。早失怙，能力貧以篤學。工

於詩文、有古作者之風。且耆古、凡前代名畫法書與今人之作、心誠好之、雖傾貲購得弗惜也。與人論古今人物賢否、治道興衰、自夜至於曙弗怠也。奉母夫人曲盡歡心、與人交懇懇而有情。當大明維新、以人材聘至京、將大用、辭以母老、得歸田里。正圖菽水以盡親餘年、竟以疾卒、豈不哀哉。處士生於天歷己巳十一月初四日、卒於洪武乙丑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袁氏、生男一人、純、女四人、咸未娶嫁。卜以是月六日丁酉葬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從先人兆次。友人張適叙而銘之。銘曰、嗚呼惟寅、豈其才而莫伸、工其辭而益貧。竟潛晦以終身者、將以發乎後昆也耶。

張適撰《珊瑚木難》卷七

襲封衍聖公神道碑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為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引見華蓋殿、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姪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即命館于太學、翼日召嗣襲封衍聖公、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前左司員外郎王翼所誌其先公墓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德、忝嗣厥世。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執司文衡、捨先生其誰託哉。固敢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文。按公諱希學、字士行、為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涭、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女真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

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雅馴。每賓客讌集，談笑揮洒，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兗及闕里，公誓不汚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我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詣行在，上清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後歲入覲于京，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每正旦，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餼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費浩穰，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於豪民者五十頃，禮器、禮服、樂舞儀以次備舉，煥然一新，卒復舊觀。年四十七歲，以疾卒，遠邇大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日葬焉。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家，贈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亦卒，皆附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出也；次曰謂，孫出也。女二人，長適汝南衛楊鎮撫子思，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為長，次希説，次希範，次希進、希麟、希鳳，又次希順、希尹、希斌，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為東魯家法。予記弱冠游太學，師事助教陳泉仲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至，太常公侍立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予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又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予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彌昌。才鬱乎中，鏗其琳琅。脫畧芳葩，惟德是將。大成纘緒，木鐸振響。繼述以孝，垂裕無疆。幼遭盛際，名流萬方。堂陛奏對，秩然有章。闡明治亂，始自陶唐。公襲其封，儲瑞發祥。惟聖子孫，表表昂昂。喜動天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忘。志期成績，業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湯湯。乾坤毓秀，有

子才良。早服遺訓、文著巖廊。吐辭煥發、炳炳煌煌。御製頒賜、存沒有光。碑立道左、地久天長。

宋訥撰 《西隱集》卷八

鄭檝墓銘

浦陽鄭檝、少凝愨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為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為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濂哭之慟、來謂予曰、檝也幸從先生遊、先生謂為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儻不死之、盍為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為著銘曰、

父母生子、疇不欲望其成、矧如檝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齡而遽賫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宋濂撰 《文憲集》卷二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九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675
SS号=12315583
DX号=000007486502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